

李太白詩全集

第一卷

李大钊全集

第二卷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编注

最新注释本

人民出版社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李大钊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友人在中央公园留影（中立者为李大钊、左1雷国能、右1张申府、右2梁漱溟）

目 录

- 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 (1)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九—二十一日)
- 共和国与荣典 (11)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 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 (12)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 面包与和平运动 (15)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 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 (17)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 俄国大革命之影响 (21)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 战争与人口问题 (23)
 (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 调和之法则 (26)
 (一九一七年春)
- 青年与老人 (32)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 战争与人口(上) (36)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 美与高 (65)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 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 (69)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 学生问题 (85)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
- 学生问题(二) (88)
(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日)
- 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 (92)
(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
- 讲演会之必要 (94)
(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
- 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 (96)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 (98)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 真理之权威 (102)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 大亚细亚主义 (106)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 不自由之悲剧 (109)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114)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 罪恶与忏悔 (116)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
- 简易生活之必要 (118)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 中心势力创造论 (120)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上) (123)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中) (127)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 (132)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
-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续) (136)
(一九一七年五月五日)
- 川局罪言 (140)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 (141)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 旅行日记 (144)
(一九一七年五月九——十一日)
- 自由与胜利 (147)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 乐亭通信(守常自乐亭寄) (150)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 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及教务长易人 (153)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 辟伪调和 (155)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 此日——致《太平洋》杂志记者 (168)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
- 暴力与政治 (171)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 图书馆主任告白 (182)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 图书馆主任告白(三则) (183)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 参观清华学校杂记 (185)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九、二十日)
- 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 (189)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 “今” (191)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
- 强力(致高元) (195)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 新的! 旧的! (196)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 图书馆主任告白 (200)
 (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
- 在进德会评议员、纠察员第一次会议上的提议 (201)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 强力与自由政治——答高元君 (202)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 调和剩言 (209)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
-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211)
 (一九一八年六——七月)
-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225)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 胡适《美国的妇人》跋 (229)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 雪地冰天两少年 (230)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233)
 (一九一八年)
- 俄国革命与文学家 (240)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 《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编者识 (242)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 图书馆主任告白 (243)
 (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
- Pan……ism 之失败与 Democracy 之胜利 (244)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 图书馆主任告白 (248)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日)
- 图书馆主任布告 (249)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 图书馆主任布告 (250)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
- 图书馆主任布告 (251)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
- 图书主任布告 (252)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 图书主任告白 (253)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 庶民的胜利 (254)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 图书馆主任布告 (257)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Bolshevism 的胜利 (258)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 《国体与青年》跋 (264)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 新纪元 (266)
(一九一九年元旦)
-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269)
(一九一九年元旦)
- 北京的“华严” (272)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
- 新自杀季节 (273)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
- 面包问题 (274)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
- 政客 (275)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国民仲裁 (276)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 平民独裁政治 (277)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过激乎? 过情乎? (278)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乡愿与大盗 (279)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放弃特殊地位 (280)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图书馆主任布告 (281)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 (282)
(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
-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 (287)
(一九一九年二月七——九日)
- 劳动教育问题 (291)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十五日)
- 战后之妇人问题 (294)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 祝黎明会 (300)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 秘密外交 (302)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 罪恶之守护者 (303)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 青年与农村 (304)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十三日)

-
- 死动 (309)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 普通选举 (310)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 光明与黑暗 (311)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 新旧思潮之激战 (312)
(一九一九年三月四—五日)
-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 (315)
(一九一九年三月九日)
-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317)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十六日)
- 强国主义 (322)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 小国主义 (323)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 现在与将来 (324)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 统一癖 (326)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
- 白人阀 (327)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
- 混充牌号 (328)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
- 解放后的人人 (329)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
- 宰猪场式的政治 (330)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 汽车与邮片 (331)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 废娼问题 (332)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 “五一节”(May Day)杂感 (335)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
-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337)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 黑暗的东方 (340)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 太上政府 (341)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 第五师军人 (342)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 图书馆主任布告 (343)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344)
 (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
- 图书主任布告 (347)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 牢狱的生活 (348)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不要再说吉祥话 (349)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 新华门前的血泪 (350)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改造 (351)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哭的笑的 (352)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威先生感慨何如? (353)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阶级竞争与互助 (354)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赤色的世界 (357)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最危险的东西 (358)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光明权 (359)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我与世界 (360)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 忠告黎明会 (361)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黑暗与光明 (362)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真正的解放 (363)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战栗 (364)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 |
|------------------|-------|
| 万恶之原 | (365) |
|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
| 灰色的中国 | (366) |
|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
|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 (367) |
|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
| 日本人听者 | (368) |
|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 |
| | |
| 注 释 | (369) |

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九—二十一日)

十余年来，世界革命之怒潮，澎湃腾激，无远弗届。以例举之，葡萄牙革命¹矣，墨西哥革命²矣，吾华革命³矣。他如印度、土耳其之青年革命运动⁴，亦有渐即燎原之势矣。而革命之酝酿最久，国民之牺牲最多，屡起屡仆，卒未告厥成功，以苏其困苦颠连于专制政下之民生者，厥惟宫庭阴谋政治根深蒂固之俄罗斯。欧战初起，英、法、俄、德相继沦于战祸之中，于是数国之民，念国步之艰难，凛阡垣之大戒，内政虽有未善，亦宁姑为隐认以同趋于举国一致之一途。即俄之虚无党⁵，亦尝停止其运动，而以捍御外患为重。此等美谈，固吾人时时所颂言于国人之前者也。而今忽于大敌当前之日，自起此天惊石破之纷争，此其中必有非常之暴政阴谋，内不足以安民，外不足以御侮，为俄人欲忍而有所不能忍，乃肯于敌军压境之秋，茹痛出此者。今昨所传，电音甚简，未能断其共和赤帜已否树于伯脱罗古拉德⁶之城头，然而经此壮快的革命之风云，君主国体，纵不能一时推翻，而自由政治之基础，必缘兹而确立，为无可疑。盖尝论之，世界之进化无止境，即世界之革命无已时，帝王之运命，将渐绝于兹世。即彼依其末光之官僚政治，亦将以失所凭依而日即消沈。于以知自由民权之大义，无论如何屈挫，终有时而昌。专制阴谋之恶政，无论如何披猖，终有时而穹[穷]。由外患言之，俄国今日而有此，固为彼邦之不幸；由内政言之，则实自由政

治之曙光也。

俄国革命之气运，久已弥漫于全国，兹将其远因近因，分别陈之。

一、新旧思想之轧轹。俄国之新旧思潮，久呈轧轹之象，对于亚细亚而有欧罗巴，对于英国主义而有德国主义，对于斯拉夫派而有欧化派。新思想则以伯脱罗古拉德为中心，旧思想则以莫斯科为根据，此二种势力，遥相对峙，反动不已。因之政治之底里，亦伏有此二大潮流，而时现不安之状。彼得大帝⁷虽为介绍欧洲新思想于俄国之一最有力者，而于输入政治的理想，则决非所好。故并自十四世纪时萌芽于俄国政治而渐趋发达之贵族议会，足为立宪政治之一基型者，而亦废之。闻英伦议会之限制王权，辄诋议之以为非。至加札林二世⁸，一时贤明济济，宜可以建改革政治之宏功矣。而以其时俄之社会，无中流阶级，足以运其思能于新政之上，故亦终于无功，甚可惜也。逮十九世纪初叶，开放农奴，施行宪政之运动，日以炽盛，其动机则起自贵族阶级，而近畿将校及大学学生亦与谋焉。当此之时，俄之志士，殒身于断头台上，与夫窜徙于西伯利亚荒寒之域者，固不计其几千百人也。后遂分斯拉夫派与欧化派，各谋振其权威于思想界。斯拉夫派以保存俄国国粹为主义，其理想多在过去，而萨马林⁹、亚萨哥夫¹⁰、李伯米亚哥夫¹¹ 辈其首魁也。欧化派以输入欧洲之新文明为职志，其理想多在未来，而古拉那夫士奇¹²、伯林士奇¹³ 等其杰俊也。亚历山大¹⁴ 即位，颇谋广布新猷，如下诏开放农奴，创设地方自治制度，改良裁判所，许可印刷刊行之适宜的自由，政绩昭然，皆足为俄国政治开一新纪元。惜也此维新之明主，乃反惨遭新党之暗杀。至其子亚历山大三世¹⁵ 即位，乃力反其所为，一以保守压制为主，凡稍含革新之质者，即排除之。一时新党虽偃于其威，而遏郁日久，将伺隙以求伸，此亦势之所不能禁也。日、俄交战之中，民党尝欲扬革命之旗，虽

未见显著之成功，而立宪思潮之勃发，固至今而未稍衰也。昔者彼得大帝尝言伯脱罗古拉德为窥见欧洲文明之窗口，由今观之，且为革命潮流之渊源矣。此其远因一。

二、虚无主义之盛行。俄国黑暗政治下之特别产物，即虚无党是也。是种秘密结社之组织最为严密，会员皆互不相识，其受党魁之命令，实行暗杀时，则先授以暗杀之械具，并附之毒药，以为被捕时自裁之准备，免泄本党之秘密。即无自裁之余裕，其受讯问时，则一委之于不知，此虚无之名之所由来也。虚无党之盛行于俄国，乃在千八百六十一年以后，其主义在灭绝皇族，而依暗杀手段以为一网打尽之计焉。其故由于是年二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下开放农奴之诏，夫开放农奴为崇重人道回复自由之善政，何以反起如斯恐怖之反动？盖以俄国全国之地主，平时驱役农奴，同于犬马，耕作之劳，皆委之彼辈。故其子弟，皆不解稼穡之艰难。今一旦放免农奴，则小地主小贵族骤失其奴役，而又不能自作，乃相率售田于大地主，否则归于荒芜不治，而家以荒落矣。此等小地主之子弟，在学校肄业者，学费遂以不给，而军队将校之中，亦多是等之子弟，平居皆仰家中之接济，至是亦骤蒙其影响，其时近畿第一联队曾有百余人为反对开放农奴诏书之运动，盖为此也。以是缘因，不平之声，遍于四境，而芬兰、波兰之革命党人，亦相呼应。俄政府惊愕不知所措，乃禁止新闻杂志发行，改正大学学制，加以横暴之压制，废止星期学校图书俱乐部，侦察密布，缇骑四出，稍涉嫌疑，即遭捕罗。而文豪杰伦杰夫士奇¹⁶，即于此时陷身囹圄。国民因之益愤，怨毒所召，欲与皆[偕]亡。青年男女，多投虚无党中，而酷爱自由之亚历山大，竟至为之牺牲焉。厥后此种根萌，遂以潜植于俄都。此次革命之发动，与此虚无主义有密切之关系，盖莫可否认者也。此其远因二。

三、德国官僚主义之输入。自彼得大帝输入德国之官僚主义，

既已建立俄国独裁政治之基础，迨至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伊始，即宣言独裁权为彼得大帝贻其后世子孙永守勿失者，其根蒂益深固而不可拔。然此种政治之运行，益以促俄国国民之觉悟，而有非革之除之使为立宪代议制不可之信念。此其远因三。

四、革命文学之鼓吹。俄国之文学，人道主义之文学也，亦即革命主义之文学也。其思想家、著作家有所评论、有所创作，莫不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主张人性之自由发展，个人之社会的权利，以充丰俄罗斯国民生活之内容。此其原因，虽半由于彼邦之国情为其黑暗政治之反映，而西欧主义之思想所与之影响，亦甚大也。观夫慈尔改捏夫¹⁷日记中有“我西欧派也”之言，伯林士奇书翰中有“我社会主义者也”之语，足以证之。盖自法兰西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之前，革命思潮之勃兴，社会运动之强烈，已足与俄人以绝强之感化，湛深之信仰。至千八百四十年末，此种人道主义之思潮，几表现于社会生活之各方面。其时有几多崭新之天才，受此新思潮之激荡，各出其血泪凝注之文学，对于当代之政治、法律、风俗习惯、道德传说乃至社会制度，加以痛切之批评，而其思想之中心，又皆注于农奴之开放，细民之地位。如哥尔哥罗奇¹⁸之《田舍》，慈尔改捏夫之《猎夫日记》，涅库拉索夫¹⁹之诗章，半皆诉农民之疾苦，而代泄其衷怀者也。他如龚加罗夫²⁰所著之《平凡之一生》，杜士泰夫士奇²¹所著之《贫之人人》，皆捧满腔之同情，倾注于惨酷之社会。而赫尔金²²之《谁之罪》，俾善士奇²³之《贵族之领地》，则又关于改善家庭问题者也。就中尤以赫尔金、伯伦士奇²⁴二氏为革命文学之先觉。赫氏自青年时代居莫斯科，尝与朋辈登高远瞩，临夕阳之美景，相与默契为人生光华之理想而奋斗。自是益复浏览德国海智儿²⁵之哲学，法国圣西门²⁶之社会主义，卒以二十三岁之少年，毅然揭革命之旗，以抗专制之政府，而开革命之纪元，标旨树义，不仅在回复男子之自由与权威，且并及于妇人，主张突破从来

之陋习，脱妇人于男子压抑之下。俄罗斯妇人运动之发轫，当推赫氏矣。伯氏于一八二九年在莫斯科大学，即立志以一生之活动，依科学与艺术之助，使自己之自性广为圆满之发展，更以其获得之真理，为人类应用，为同胞牺牲，与种种罪恶压制、恶习胁迫相搏战。彼尝见乞丐与车夫之惨苦，则自问曰：“社会如此，人尚有安心娱志于艺术知识中之权利耶？”遂以著小说为任务，以从事于人道主义之鼓吹焉。伯氏之后，则有杰伦杰夫士奇所著《艺术与真实生活之关系》，世推为名作，而《雷兴与其时代》一书，其有功于俄国民之自由思想者，尤为宏伟。雷兴之一生，殆以独立自主之精神与社会之偏见、政治之陋习宣战，而其传记，即其效命于人道自由之战史也。杰氏生平最仰佩其为人，故著此书，叙述雷兴之为人道自由奋斗如何勇烈，以与俄人以绝大之教训。逮一八六三年，以文字祸系身彼得堡狱中，寂寞铁窗，乃作《当何为软》之小说以自遣，主张爱之绝对自由，俄国妇人之开放运动，得此益张其帜。而至一八七零年顷，虚无党盛行时代，妇人争投身其中，而甘蹈桁杨刀锯有所不辞者，有由来矣。晚近文豪如托尔斯泰、杜士泰夫士奇，其汗牛充栋之著作，无非为人道主义之阐扬，虽冒政府之刑僇，宗教之破门，而犹再接再厉，以与专制为仇者。其与于此次革命之影响，正不减于法兰西之卢梭、福祿特尔、孟德斯鸠诸人也。此其远因四。

五、农民之困苦。俄国社会，分为四等阶级，即贵族、僧侣、市民、农民是也。其中以贵族、僧侣为最有势力，而以农民为最苦，农民之数又占其全人口十分之九。农奴之制虽经解放，而一般农民之地位，终未进于改善之域也。此其远因五。

六、皇帝内阁之专断。俄自一九〇五年，虽号称立宪，实则仍为君主独裁政治。大权一操之皇帝，内阁议长恒处于无权之地位。由来膺斯职者，概以齿高或为皇帝宠任最专之人，与他立宪国内阁总理绝殊。惟士多雷宾²⁷任此职时，颇能举内阁总理之实权，士

氏歿后古阔耶慈氏则并内阁议长之权威，亦不能举矣。郭列迷津翁虽足以其高龄抑制阁僚对于议长之叛背，而谋其间步调之一致，则所难也。秀慈迷尔氏身为议长，而自投于阁僚暗斗旋[漩]涡之中，阁员更迭之频，致彼不能久于其位，固其所矣。至于特列勃夫，则又以议长之资位，而不能统御一内务总长，卒使其内阁仅历四十六日而殇，已遂挂冠以去，而内务总长蒲罗特蒲蒲夫且被正式留任。当其被命留任及新任司法总长之时，特氏并未与闻，翌朝始于报纸得知其详。即彼新承大命之总理哥里金氏，司法总长多普罗罗福士奇氏，亦不自知大臣之任突降于己身。足见大臣之任免黜陟，其柄一操之于俄皇，他人固不能与闻也。哥氏既任内阁议长之翌晨，曾对俄京新闻记者宣言曰，“大臣仅对于皇帝有责任”，足知皇帝内阁之专断矣。皇帝既欲伸其大权，因[固]不利统一内阁之存在，故除士多雷宾氏曾组织统一内阁而外，由俄皇降[匠]心独造之内阁，皆为分裂内阁，盖正惟其分裂乃益足以限制议长之权威，便于独裁大权之行使，而政局之变动，亦以迭起环兴而无已，足以激成此次革命之大波澜焉。此又其近因一。

七、官僚反动派之跋扈。特列勃夫之内阁，既不幸短命而殇，哥里金继之，官僚反动派遂乘此机以大得胜利。盖特氏虽为官僚出身，而其政策颇主与议会协力，以谋国事之进行，而哥里金者，则与前总理秀慈迷尔同谋扑灭慈威库县自治机关之纯粹官僚也。他如前教育总长伊古那杰夫，温良儒雅，众望所归，而乃斥退之，使为士流所鄙弃之前伯脱罗古拉德教育局长之库里机兹奇继居其职。此皆官僚对于民党之示威运动，并以内务总长蒲氏与司法总长多氏相结，而固后宠于宫庭，跋扈之势，日以滋长，而革命之动机，因以潜伏矣。此其近因二。

八、上院右党之复活。去年残腊开会之上院，多年跋扈横行之右党，旗帜顿衰其光采，其所决议，多与众院之自由政策相表里，帝

党及官僚，因而失望。今年岁首，遂以皇帝之大权，先罢上院正议长库伦金氏、副议长郭尔贝夫氏，而以王党巨魁西铁谷罗威特夫为议长，以上院右派中央党领袖铁脱利夫副之，其所钦命改选之议员十八名，悉为纯粹右党党员。本年上院右党当占大多数，而左党之势力扫地以尽，可以预卜。是殆王党欲于上院抑制左党以牵制众院之自由政策，而非民党之所能堪矣。此其近因三。

九、后党亲德之阴谋。俄后因[固]德国皇家之女也，故俄国亲德党阴谋之酝酿，概以俄后为中心，而妖僧拉士布金与内务总长蒲氏，实与此种阴谋有秘密之关系。妖僧拉士布金以邪术祸世之人，而常出入官庭，大得俄皇及其皇后之宠信，勋爵多畏惮之，一犯及彼，辄遭谴罚。近数月来，俄国政界之波澜，皆与彼有秘密之关系。如萨佐那夫之黜免外交总长，秀慈迷尔之被任为内阁议长，内政改革之失败，去腊议会之停会，彼皆与其谋焉。佛士脱夫为内务总长时，即颇注意其人，认为于时局最危险之人物。先是有伊辽多尔者谋刺之，事为妖僧所闻，伊仅以身免遁走。那威佛氏于去今二三月间，尝阴使鲁杰福士奇者，急往瑞典方面，其使命即在传关于暗杀妖僧之秘密命于伊氏者。以机事不密，又为妖僧所知，乃使人要之于途。使者归至芬兰境，遂以被逮。以内务总长之密使而为妖僧所捕获，斯以见此宫中怪物势力之大矣，而佛氏遂与其次长去职焉。洎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深夜，此久与宫庭之阴谋而隐握政治黑幕中绝大势力之妖僧，竟横死于优斯蒲夫公爵邸之地下室中，越四五日，其尸始发现于尼涅河之一桥下。天之报施恶魔，固有时而著也。妖僧既死，与之有密切关系之秀慈迷尔及内务总长蒲氏，益以自危，而宫中之俄后，亦以丧此嬖宠益引蒲氏等亲德党以自厚，蒲氏之正式留任，即发表于妖僧惨死之数日内。盖妖僧与秀氏、蒲氏及俾奇林大僧正，皆为著名之亲德党，其奔走宫庭之中，以为单独议和之阴谋，似已有线索之可寻，而妖僧被刺之惨剧，或

即大革命之先声也。以俄国政治之黑暗，内部之秩序最难保持，故其内务总长之责任最重，因之其权力亦最大。开战以来，俄皇由议员中擢充斯职者，于今已为二度，即前内务总长佛士脱夫与蒲罗特蒲蒲夫也。佛氏以官僚而膺斯职，原无足怪。蒲氏则以豪农与工业家著称，甚有势力于地方，自第三议会以来，充众院议员，为十月党²⁸之中坚人物，故能被选为副议长。以其阅历言之，实为民主党中之温和进步派。当其入阁之初，世对之属望颇重，以为从此俄国之政治方针，庶有倾向于自由进步之望矣。而孰知其入内阁也，并未谋及同党，一入阁台，即宣言脱离十月党，而投降于官僚。政治家之节操，弃若敝屣，而其保守之政策，或且在官僚之上也。最可疑者，彼于去年夏间，尝以议员团长之资格，访问英、法、意诸国，归途于斯托荷伦与德国外交官某相见，谈及议和之条件。据蒲氏所自述与当时列席之上院议员奥士费夫所证，显有矛盾之处。归都不多时，即膺此秩，似与斯托荷伦之会见有联带之关系，其事至今悬为疑问。近顷哥里金及蒲氏时往来于俾奇林大僧正之门，而最近又闻彼与哥氏因议会延期开会及改选意见殊不一致，俄皇因闻妖僧被刺之耗，亦匆遽还宫，而努力于政府与议会之调停，蒲氏仍得安于其位。此以知俄国宫庭[廷]中之黑幕，必有亲德之阴谋，而盘踞要位之蒲氏，必为亲德阴谋中之中心人物，而于宫庭[廷]有绝大之奥援也。俄人排德之思想最为炽盛，无问于国粹派、欧化派，莫不皆然，尤以自由民主党人，极欲摧德以除其专制政治之护符，今见少数之王党，欲挟宫庭[廷]黑幕之阴谋，与德单独议和，外纵敌而内召乱，此举国所以愤慨忧惧而至革命卒兴之不可以已也。此其近因四。

十、守旧派之反对国会。日、俄战役中，俄之革命运动几有不能遏止之势，遂至开设国会而国粹派及官僚反动派则竭力反对之，谓为违背彼得大帝之遗旨。当第一议会开会时，有所谓“俄罗斯人

同盟”²⁹者，即为若辈所组织，以试反对国会之运动者也。厥后遇有皇帝及宫廷中人举行祝贺典礼时，彼辈辄为狂暴之示威运动，卒以官宪之干涉，归于无效。此次战起，俄人鉴于开放奴隶、日俄战争时之骚动，惴惴焉多所警戒，幸而开战之初，召集国会，殆以满场一致可决十三亿卢布之军费，此固足以验俄人排德思想之盛，亦以政府于此实许以种种改革内政之条件，明白宣布于议场演说之中也。后以反对党关于内政改革之希望，时与内务总长之意见相反，因之政府与国会间之纷争迭兴不已，卒演出去腊被命停会之事，此全为蒲氏一派所主持。至于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例应开会之会议，蒲氏又主张延期，而哥氏则殊不谓然。蒲氏主张众院议员期满改选，俾以抑压民党之势力，而哥氏及其他阁员之意见又与之相反，以为战争之中，波兰等处尚有在敌军占领之下者，主张延长本届议员任期，哥里金内阁几以此又复瓦解。此次俄皇还宫，尚从哥氏之议，谆谆诏谕，尤以政府与议会，宜相协力为言。比至开会之期，议会亦未至有如世所悬虑之骚扰，世方为俄幸，谁复知其为万木无声待雨来矣。盖不去庆父，鲁难未已³⁰。蒲氏与议会已成不两立之势，蒲氏久居要职，竟以激起此次掀天动地之波澜。吾人溯本穷源，未始非守旧派反对国会之一念，有以启之也。此其近因五。

十一、工党之激昂。上月中旬，俄政府以革命党之嫌疑，逮捕中央战时工业委员会之代表人物数名，该委员会力辩此会为工党之稳健派所组织，旨在赞助政府。该会委员长古奇阔夫更向俄都军区司令官，请撤退被拘工党领袖果兹铁夫家宅之警卫，并请释放果氏。警卫虽撤，而释放果氏之请，竟未邀允。该会正副委员长复以此事涉及革命之阴谋，颇耸社会之耳目，乃约两院主要议员，开评议会，明示此事之真相，以解世人之惑。委员长古氏详细报告关于工党之事业，评议会决议以该党之事业行动，无认为如政府发表之危险之理由，遂向哥里金总理发一警告，谓最近政府对于工党所

执之压制手段,恐将召可怖之恶结果。工党对此异常激昂,率相投袂而起,以猛烈之同盟罢工,为示威之运动。此俄都本月八九日事,识者已预知其为革命前之月晕础润也。此其近因六。

十二、面包之缺乏。此猛烈之同盟罢工,虽由逮捕革命党之激起,但此外尚有一大原因在,即面包之缺乏是也。法兰西革命之勃兴,固自原因多端,其为最近之要因,亦在面包问题焉。俄国之谷类,尚有积藏于各地者,而以运输供给之方法不善,以致莫斯科及其他重要都市,面包之供给,颇告不足,故罢工之工人,横行市中,面包店有遭其破坏者,交通机关亦一部被阻,宪兵及哥萨克兵皆列队弹压,此革命前之形势,亦足数为革命之一因也。此其近因七。

此外之原因,未能悉举,择其大者要者拉杂述之,如斯而已。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19—21日

共和国与荣典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爵赏之制，专制政治之产物，野心家资以为笼络人心之具也。共和国不宜保留之。为其助长国民之虚荣心，徒贡泉杰之利用，足为专制之媒，共和之蠹，民国政治之腐败，未始非此制有以助成之。

日昨，宪法会议讨论此问题，议员王侃君主张明定大总统不得颁赐荣典，洵为合于共和原理，精确不磨之论。盖吾之国体既为共和，则凡专制之副产物，有背于共和原则者，均宜拔本塞源，以袪除之，于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开一新纪元，安可陈陈相因，漫为承袭，以自蹈于积弊而不知所自反也。

或谓：此制各国沿行已久，亦足以鼓舞国民使之益自奋勉，尽瘁为公。吾以习于专制政下之国民，乌可骤然废之，不知美国宪制，大总统固无颁赐荣典之权，而其国民之急公好义，不惟不让于他国，或且过之。吾人亦乌可妄自菲薄，而自愧馁于美国之民哉。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22日

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国前内阁总理布里昂氏之不安于其位也久矣。巴尔干半岛联合军失利以来，英法之舆论，渐集矢于其内阁，以纠弹其失职，于是英国主张渐进(Wait and See)之爱斯葵斯内阁因以瓦解，雷德佐治出而代之；同时法之布里昂内阁亦呈兀臬不安之状，大有践踏爱斯葵斯覆辙之势。幸布氏夙以主张急进著称，故能以改组维持之。前次改组之内阁，实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发表，其阁员如下：

| | |
|------------|--------|
| 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 布里昂 |
| 司法、教育兼劳动总长 | 威韦亚尼 |
| 内务总长 | 麦威 |
| 财政总长 | 李柏 |
| 陆军总长 | 廖铁 |
| 海军总长 | 拉克士 |
| 军需总长 | 亚尔伯尔多默 |
| 农商总长 | 堪连孟达 |
| 运输、兵站、民兵总长 | 耶律奥 |
| 殖民总长 | 慈米尔古 |

军事内阁阁员如下：

| | |
|-----------|-----|
| 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 布里昂 |
| 陆军总长 | 廖铁 |

| | |
|--------------|-------|
| 海军总长 | 拉克士 |
| 军需总长 | 多默 |
| 财政总长 | 李柏 |
| 法军总司令军事顾问 | 霞飞将军 |
| 法国北军及东北军司令长官 | 尼菲优将军 |

内阁既已改组，军事内阁亦同时成立，且于法国议会对百六十五而得三百十四之多数信任决议。世方谓法国新内阁之基础将从兹稳固，其策战视前且益果断敏决，当大利于军事之进行矣，而乃才历四阅月，又以更迭告焉。据今昨电传，新内阁总理乃为李柏，其余阁员如左所举：

| | |
|------------|-----------|
| 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 李柏(前财政总长) |
| 司法、教育兼劳动总长 | 博尔格司(新任) |
| 内务总长 | 麦威(继任) |
| 财政总长 | 诗尔(新任) |
| 陆军总长 | 彭礼夫(新任) |
| 海军总长 | 拉克士(继任) |
| 军需总长 | 多默(继任) |
| 农商总长 | 堪连孟达(继任) |
| 运输、兵站、民兵总长 | 瓦尔拉(新任) |
| 殖民总长 | (未详) |

以新内阁与前内阁比较观之，除李柏氏升迁总理外，其他要职如海军、内务、军需、农商，均未更动。惟陆军总长则以彭礼夫代廖铁氏，而财政总长则以诗尔接充。诗氏所执之政策当无异于现内阁总理即前财政总长李柏氏，可以测知。然则前内阁之倒，必以前陆军总长廖铁氏为主要原因。盖廖氏之为人，英迈果决，胸有霸图，素为中央政界所敬惮，故恒遭排斥。前次布氏改组内阁时，乃毅然起用之，世且以此称为布氏之英断。卒以廖氏以军人之气质，

行动每邻于武断，遂为国民党所不喜，而布氏且以起用廖氏为怨府焉。致改组不久之内阁，中道又复倾折。甚矣，党派嫌怨之不易销泯，异派分子之难于并容，而使事实之如人理想以顺利进行，固若斯其难也。然法以军务繁迫之秋，各党复修旧怨，不能一德一心，捍御外侮，致令内阁屡倾，殊于战事不利，吾人不禁为法国政局之前途抱悲观也。至于军事内阁之制续行与否，以电筒未详，以余度之，此制仍当续行，必以诗尔、彭礼夫二氏继布里昂、廖铁入阁，余则或无变动，盖斯制于军事进行甚有利焉。姑志之，以观厥后。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24日

面包与和平运动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三载以还，世之理想中为欧战执和平运动之劳者，多期诸北美合众国。近以德国潜艇战之横暴，美人亦已按剑而起，即酷爱和平之吾国民，亦不能不仗义执言，终竟踵美之后与德国断交，则此后对于欧战执和平运动之劳役者，乃在交战国国民腹中缺位之面包。

俄国亦既以面包革命闻矣！虽其发动之原因，固有多端，而面包之缺乏，已足因之以证实。今德、奥又以面包骚动告矣！似此枵腹之民，驱之应战，其何能久？即令其爱国心视爱生命、爱面包之心绝强，亦将以朝为斗士夕为饿殍，使之不欲归于和平而不得。此面包之于和平运动，所以有莫大之权威也！

他国姑且弗论，兹仅就德国言之。初各国谋以四面之封锁，断其咽喉，以谓将来之饥馑，必足以困之矣。而德于过去二载余间，以其与联合军战以上之努力与粮食问题相鏖战，其结果乃能反乎各国之所预期。去年虽不幸丧其有秋，亦奋力使之不以饥馑而罢战。究其原因，殆有四焉：（一）德国之于粮食，本为大部足由本国自给之国也；（二）自开战之初，即以国家之权力行调节食粮之非常手段也；（三）能以其文明之特征，巧行代用品之制造也；（四）竭力由占据地域，征发饷糈也。总此四端，德人始能坚忍耐战以至于今日，论其成绩，不可谓不著矣，但此后联合军封锁之网将益严密，迟早不可知，终有德人不能堪其苦痛之一日，此即面包解围之期至

矣，今岂犹非其时乎？

昨阅胡适君之《藏晖(室)劄记》，见其题西报讽刺画诗云：“为计三年蓄，朝朝减带围；但能捷报至，真可以忘饥。”画为一饥夫，已现瘠枯之状，频自缩束其腰带，盖讽德人之忍饥应战也。今则三年之蓄垂垂尽矣，战场之捷报频频至矣，而此枵腹从戎者之带围究能消几度减？此望梅止渴之捷音究能常使之忘饥，以维持其生命否乎？据德国粮食总监巴脱慈奇氏之报告云：“去年马铃薯(战时而包原料之主要品)收获不良，仅得二千一百万吨，视前年之得五千二百万吨者，以之换算其代用目的物之谷类，今年当较去年有二百万吨之不足。”则德国面包问题之迫切，可得而知矣！然则今昨传闻柏林市民因粮食缺乏起大暴动，不为无因也。

交战国间之不能足食，大抵相去不远，和平之曙光，必将昭发于面包问题。果由是而能解人类旷古未有之战祸，吾人当为人类向面包而鸣其感谢。为之狂呼曰：神圣之面包！权威之面包！和平之面包！仁爱之面包！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25日

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据十九、二十两日日本东京《时事新报》载，纽约十七日路透电称，十六日午后二时三十分米海尔大公亦退位，罗马那夫朝之系统遂以断绝。又纽约十八日路透电称，民众之感情均倾于共和立宪制，而以现内阁总理李佛夫为临时大总统，足证新俄罗斯共和国之基础，已确立于其国民之思想。从兹吾中华民国之近邻增一姊妹共和国，固不仅为吾邻贺矣！

新内阁实组织于众院行政委员会，阁员多民党知名之士，平日之行动，大博国民之信任。兹将其略历，约述如左：

内阁总理兼内务总长 李佛夫(众院中央党领袖。由自由思想之渊源萨马腊县选为议员，全俄州会联合会会长。近日电传被选为临时大总统者，即此人也。)

外交总长 米留哥夫(众院立宪民主党领袖。去年十一月中旬，于斯调门内阁时之议会，摘发总理及其秘书官马尼罗夫之亲德政策及其阴私，慷慨激昂，议会中各派，无敌无友，鲜不为之喝采，世视为俄国宪政之神。英、法诸国，对于氏之行动，大加赞赏，故有亲英派之称。后多卜罗文博士遣蒲罗霍季谋刺之，忽因蒲氏之自白，其谋遂泄。同党及民党大同团结中各派，咸以政府出如此恶辣险狠之手段，残害民党，愤甚。氏盖俄国立宪政治之急先锋，奔走

运动，厥功甚伟。至政府许政党公开，乃组织立宪民主党，以临第一议会。民党虽力谋振作，政府终遏抑之，遂至横遭解散。第二、第三议会，二年之间，解散之事续行不已，其间民党历受困阨，近始因大同团结，得以稍复其势力，而有今日之成功，氏之功居多。氏尝为勃牙利苏菲亚大学教授，并主《雷奇报》。）

司法总长 凯兰士奇（由萨脑脱夫县选为众院议员。尝事律师业，工党领袖，又为民党大同团领袖，或云属于立宪民主党，年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 聂谷拉索夫（工学家，尝充工业学校教授，后入政界，尽力于西伯利亚之开发，由西伯利亚脱母斯库县选为议员。现为众院副议长，属于立宪民主党，并赞成大同团之主义纲领。）

工商总长 哥那瓦洛夫（中央军需工业委员会副会长。赞助谷奇哥夫甚为出力，政见与谷氏相同。）

教育总长 马那威洛夫（未详）

陆海军总长 谷奇哥夫（十月党总理，现充中央军需工业委员会会长。自该委员会组织以来，与全国各处委员会联络，鞠躬尽瘁以谋军需品之供给。本年二月初旬，俄都工人社会有不稳之形，委员会工人团体代表郭士铁夫等被捕，氏声辩哥里金政府之不当，谓罪不在工人团体，若政府逮捕彼等，何以不先捕吾侪云云，以暗助工党之声势，而暴政府之横虐。氏于南阿战争时，尝投军助土民抗英军，负伤被捕。一九零四、五年，日俄战时，及一九一一、二年巴尔干战时，氏均充红十字会会员，赴战场救护伤病兵士。第三议会时为众院议长，对于士托雷宾内阁之保守政治，极力反抗。一日，愤辞议长职，俄帝慰留之，乃止。第四

议会落选，现为市会议员、日俄协会评议员，颇负重望。）

农务总长 新嘉雷夫（莫斯科大学出身，初业医，第二议会时尝为议员，有雄辩家之名。头脑明晰，精通财政，与米留哥夫同为立宪民主党领袖，其政见时揭布于《雷奇报》。在议会为预算委员。前年夏间，蒲罗脱勃勃夫尚充众院副议长时，与米氏等偕游西欧，历访巴黎、罗马，与俄国亡命客有所联络。）

财政总长 铁列士陈哥（十月党员。自入第三议会，常为预算委员长，以众院中最精于财政者闻。尝为哈利哥夫大学总长，年七十岁。）

审计院长 郭特聂夫（众院议员）

芬兰事务总裁 罗奇奇聂夫（众院议员）

新内阁之政纲：

- （一）对于政治上及宗教上之犯人，直行大赦。
- （二）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扩张是等自由于军事上并学艺上。
- （三）撤废社会阶级上及宗教上之限制。
- （四）为确立政府及宪法，速为基于普通选举召集国民会议之准备。
- （五）从来由军队行使之警察权，应移于由选举而被选之地方自治团首长之手。
- （六）基于普通选举，布地方自治制。
- （七）参与革命之军队，不解武装，置之俄都。
- （八）严重维持军律，同时除去对于军队社会上之限制，使（军）人与一般市民同享社会上之权利。

此八项者，实俄国之《大宪章》也，《权利宣言》书也，《独立宣言》书也，临时宪法之神髓也，皆俄国国民牺牲之血所染成者也。

吾人于此庄严神圣之纪念物，甚乐为之大书特书，载吾报之首页，以益显世界民主政治之光辉。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27日

俄国大革命之影响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俄国大革命之酝酿，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远因近因纷纭累积，卒以演成今兹壮快淋漓之活剧，余既于本报略述其梗概矣。惟其影响所及于吾国并世界之政治前途，关系绝非浅鲜，兹复约举其说，贡览观焉。

一、及于世界政治前途之影响

欧战勃发以来，颇闻世之论客，有谓十九世纪之初，以全欧之人战一拿破仑，拿破仑败而“唯民主义”从而大昌；二十世纪之初，以全世之人敌一维廉二世，维帝胜而“新英雄主义”必从而崛起。于是热心官僚政治之徒，闻其说而和之，不曰“哲人政治”，辄曰“贤人政治”。吾之东邻，寺内内阁之成立，即以是为招帜者也。其国之学士文人，如上杉慎吉、茅原华山辈，又从而为之鼓吹。吾国论坛，拾人唾余，亦欲以贡之吾民，是皆官僚政治之梦想，开明专制之变相，非予以当头之棒喝，俾为痛切之警悟。此种谬误之思想，蔓延于政治，终必酿成反动之祸根。兹幸于战端未息之时，俄国革命之风云，即蓬勃于欧、亚毗连之域界，德国国民亦因之生绝大之觉悟。夫俄与德固世之行官僚政治最著之国也，今已不见容于其国民，然则战后世界之政治的趋势，断不许所谓“新英雄主义”、“哲人政治”、“贤人政治”云者之变相的官僚政治有存在于世界之余地，可

以推知。盖前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而革命;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主张官僚政治者其猛醒!鼓吹“贤人政治”者其猛醒!

二、及于中国政治前途之影响

吾国改建共和以来,国中犹有一部分人,对于共和政治深抱疑虑,此无须讳言者也。虽一再革命,国民不惜以头颅血肉为之保证,为之牺牲,而此辈顽迷,终难使之觉悟。迩来复辟运动之说,虽属无根,然使国外政治之潮流,稍有倾向于“官僚政治”之趋势,则此剪除未净之谬种,难保不附之以复萌。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于今亦不可尝试。苟尝试焉,必且撻国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终以激成险烈可怖之变动。此则宜引俄为前车而速自觉察者也。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此因果之定律,报偿之原则,循环往复,若兹其巧,或即异日中、俄两国邦交日笃之机缘欤?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29日

战争与人口问题

(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余曩居日本，时闻彼邦政界山斗奋勳其国人者，辄提二义以相警惕。彼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万无可逃者也。此其所据，全根于马查士¹之人口论与达尔文²之天演论。

余之举此，以证今世列国对于战争之观念，其的志乃在赖以解决已国之人口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依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Proudhon³氏“战争乃饥馑之子”之言，今乃适居其反，而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

吾人虽不欲苛论古人，而对于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亦不敢为之曲讳。余乃审马氏之说而妄为之评鹭焉。马氏人口论之要旨，在谓地球之面积有限，地之生产力又为报酬递减之法则所制，而有一定之限度不能超越，故食物增加之率为算术的，而人口增殖之率则为几何的。人类苟不自节其欲以限制其出生，纵其本能之所之，必陷于人口过庶之境，而饥馑、灾病、天札之祸殃，战争、掠夺、自杀、杀人、堕胎等之罪恶，乃以不免。人欲避是等祸殃与罪恶，当以节欲洁身之德，自度其生计之能力，而后娶妻

生子，此患或可减免，舍此更无他道。达尔文之天演论，盖深感于斯说而著也。余谓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由今考之，各国不惟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过减之虑。征之英、法、美诸邦之统计，皆有此等倾向，此其说之不完者一。就令果过庶焉，人类自具无限之天能，宇宙自有无尽之物力，以无限之天能求无尽之物力，当可自处其生，使之裕如而得养，初非必待节欲始克遏其势者。又况纯以限制出生预防人口之过庶，究能奏效与否，尚为一疑问，此其说之不完者二。准斯以谈，土地报酬递减之律，亦非必绝对不可抗者，盖所谓文明即人类发挥其天赋之能以与自然势力抗敌之度也。人类本能之势力日增，自然之势力日减，即文明之程度益进。今世之声、光、电、汽，无非人类依其开发之资能，战胜自然势力之虏获品。使无文明之进步，则声之不能传，光之不能显，电汽之不能应用以缩小时间与空间，其为不可抗之势力，何尝不与土地报酬递减之律相等。顾以人类思究之精，发明之巧，飞机可回旋于空碧，潜艇可横行于海底，汽车、汽船可以较少之时日绕遍坤舆一周，无线电可以瞬息之刹那环星球数度，而一一战胜自然以有若是之成功，安见地力之所包蓄者，尽于今日人智所能发见之度而不可以文明之势力抗之欤？此其说之不完三。马氏既认定人口过庶为确定之事实，复认定报酬递减为无抗之法则，遂谓微人各准其生计之度，以自行节欲、限制出生，则战争等等之灾殃罪恶，将为必然之结果。一方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一方暗示人类以战争之难免，乃以隐中人类卑弱之心理，潜滋其贪惰之根性，而人生之祸烈矣。此其说之不完四。有此四者，野心家乃取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并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以有今日之惨祸。今而犹不揭出救济人口过庶之正当途径，与夫人类好战之真实原因，长此相杀，以争自存，余诚不知以心灵理性超绝万类自夸之人类，视禽兽之互相吞噬者，相去何

几耶？

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原。人间种种罪恶，皆丛伏于此等恶劣之心理。斯而不除，即使举世之人，其生活程度一跃而皆能伍于欧美中等以上之社会，争城争地之事，亦岂能尽免者。吾人果以人口过庶为忧，亦当知人口所以过庶者，必为其群贪惰自弃之结果。欲有以救之，惟在拔除此等根性，是乃解决人口问题之正当途径，销弭战争惨象之根本方策也。

最后当附一言者，余虽对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煞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稍存贪惰之心，必来穷乏之患，而以无敢邻于怠荒焉。余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余谓此事之当然，与其着眼于经济，毋宁立足于伦理，盖恐使人误认解决人口问题之道，舍此更无他术，因而自忘创造文明之努力，自疑销弭战争之可能。此则余作本文之微意也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30日

调和之法则

(一九一七年春)

往者章秋桐先生在《甲寅》杂志倡“调和”之义，意在析陈政力向背之理，俾政治当局自节其好同恶异之性，而尚有容之德也。乃袁氏专制性成，卒不悛悟，重以帝欲之所驱，益向沉渊之中以趋，终至沦溺而不可拔。吾民于此，因以觅得机缘，相牵相引，相提相携，以入调和之途，而举西南之义旗，共和以之重光，独夫以之自毙，是知政理所在不可或违，违则败亡立见。盖遵调和之道以进者，随处皆是生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也。余曩有言，宇宙间美尚之品性，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映之间荡漾而出者。美味，人之所乐尝也，然当知味之最美者，皆由苦辛酸甜咸调和而成也。美音，人之所乐闻也，然当知音之最善者，皆由宫商角徵羽¹调和而出也。美色，人之所乐观也，然当知色之最美者，皆由青黄赤白黑调和而显也。美因缘，人之所乐求也，然当知因缘之最美者，皆由男女两性调和而就也。饮食、男子[女]如是，宇宙现象一切如是，即政治亦罔不如是。是美者，调和之子，而调和者，美之母也。故爱美者当先爱调和。

调和之境，虽当宝爱，而调和之道，则不易得也。由吾之政象言之，袁氏既死，政局宜稍有光明之象矣，顾乃反是。新旧之争哄不绝，党派之轧轹未已，接触愈多，排挤益烈，长此以往，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动之后，益以反动，潜滋酝酿，终成不可收拾之局，而非吾国今日之能堪。故调和之声，近又稍稍闻矣。但凡一事之兴，一说之立，利之所在，害必从之。即如调和之说，初旨本甚可贵，而思之不慎，辨之不明，则误解相承，十而八九，毫厘之谬，相去日遥，真正合理之调和未著厥功，而虚伪敷衍之调和已肆其祸，将日言调和而全失其真，适居其反。此古人所以恶紫之夺朱，恶莠之害苗，恶郑声之乱雅乐²也。兹陈数义，以告今之以调和新旧自任者。

(一)言调和者，须知调和之机，虽肇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今人不解调和之真义，因于一切分当竞进之事，而皆有所怀疑不敢自主之概。似一言调和，即当捐禁竞争；一言竞争，即皆妨碍调和也者。于是一群之中，进化之机能，活泼之组织，将以全失，而日降于颓废，相与养其腐化之性，以争取宠媚于强力者之前。一若稍涉迟疑，此调和之美事，遂为他人所专有，而已乃退于强有力者鄙弃之列焉。呜呼！以此言调和，数年而后，中国人之精神性灵，虽欲不索于枯鱼之市不可得矣³。盖调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毁我。自他两存之事，非牺牲自我之事。抗行竞进之事，非敷衍粉饰之事。不幸此种绝美之名辞，一为吾懦弱颓废之民族所用，遂而淮橘北枳⁴，迁地弗良，取以为逆流降下之梯航，以便其姑息苟安之劣性，而遂其突梯滑稽⁵之俗癖，斯诚非昌言调和者初意之所及料也矣。昔斯宾塞以得半之说，诠释天演之理。莫烈⁶言调和时，既称引其说，复郑重为警惕之语曰：“吾辈执持斯义不可越乎其应行之程。盖人生天性，弊机所伏，多在于避难而就易，习故而安常，作者（指斯宾塞）之意，亦仅在陈述调和为人事演进之象，歧力相剂之结果如斯耳，并未尝界划斯境，视若吾人实践之义务。即于作者之书中索之，于其所阐发之进化主义中索之，初未尝有所表征于彼故意牺牲真义者而优容之也

……”(依剑农君译语,见《太平洋》第一号《调和之本义》篇)。痛哉斯言,盖不啻为吾国人而发也!弱腐之民,其天性之弊机,即在避难就易、习故安常。以斯言证诸吾人,乃为无可辨讳。又以东西洋之生活不同,文明各异,因之传来之道德,亦相悬殊。西洋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保存自我(Self-preservation),东洋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牺牲自我(Self-sacrifice or Self-negation),而调和之目的,乃在自他两存(Co-existence)。故西洋人言调和,宜自使其保存自我之努力,止于不牺牲他人;东洋人言调和,宜以不牺牲他人而归而先谋保存其自我。调和之义,苟或误解,即邻于牺牲,而暗合其牺牲自我之心理,结果适以助强有力者之张目,驯至权利、人格、财产、生命、真理、正义之信仰,乃无往而不可以牺牲,而专制之势成,此皆伪调和之说误之也。余爱两存之调和,余故排斥自毁之调和。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

(二)言调和者,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夫新与旧之区别,果以何者为准乎?将以人之年龄为准欤?则同一年龄者,其精神状态不必相同,年少者未必果新,年老者未必果旧也。将以派别为准欤?则同一派别者,其主张亦不尽相同,只以感情至历史上种种关系牵之使然者往往有之。足隶于新者未必无旧,隶于旧者亦未必无新也。故年龄、派别,举不足为区别新旧之准也。然则新旧之分,究将奚准?故黄远生⁷先生有言:“新旧异同,其要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本源何在?在其思想。”此殆可称为探本之论矣。然即人之思想而察之,有徒务进步而不稍顾秩序与安固者乎?有徒守秩序与安固而不求进步者乎?盖无有也。为其进步即行于秩序、安固之中,秩序与安固亦惟进步而始能保也。硕学穆勒尝陈其理矣,曰:“凡于政治或社会,其所企无独关于秩序者,亦无独关于进步者。欲举其一,二者必当并举也。……进步之所需与秩序之所需,其性质相

同，惟用于进步者视用于秩序者为量较多耳。安固之所需与进步之所需，其性质相同，惟用于安固者视用于进步者为量较少耳。三[二]者盖同质而异量者也。”世所称为新者，必其所企关于进步者较多之人也。世所目为旧者，必其所企关于秩序与安固者较多之人也。苟此解为不谬，则知此二种人但有量之殊，安有质之异？此其相较，正与进步与秩序、安固之为同质异量者相等。精确言之，新云旧云，皆非绝对。何今之人口讲指画者，动曰某派也新，某派也旧，某人也新，某人也旧，似其间有绝明之界域，俨若鸿沟者然。别白泰纷，争哄斯烈，驯致无人能自逃于门户水火之外。相崎相峙，相攻相搏，而不悟其所秉持之质性本无绝异，且全相同。推原其故，殆皆不明新旧性质之咎也。

(三)言调和者，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备调和之德也。夫调和者，乃思想对思想之事，非个人对个人之事。个人与个人，意见情感，稍有齟齬，可由当事者以外之第三者出而调停之，和解之。思想与思想，若有冲突，则非任诸思想之自为调和不可。盖其冲突之际，不必有人与人之交涉，即同一人焉，其思想亦有时呈新旧交战之态也。然则欲二种之思想，相安而不相排，相容而不相攻，端赖个人于新旧思想接触之际，自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不专己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斯新旧二者，在个人能于其思想得相当之分以相安，在社会即能成为势力而获相当之分以自处，而冲突轧轹之象可免，分崩决裂之祸无虞矣。个人而能自克如此，则其人之调和能事已毕，初无事乎有一二人焉，揭调和之帜，日相勉戒乎他人。盖调和之事，不求于一己之思想，而求于各个之人身，必徒冒疲于奔命之劳，而终于渺无效果也。且凡能达于调和之境者，溯厥由来，成于自律者半，他律者亦半，而第三者之调停不与焉。自居于一势力者，能确遵调和之理，而深自抑制，以涵纳其他之势力，此自律之说也，是曰有容。自居于一

势力者，确认其对待之势力为不能泯，而此对待之势力，亦确足与之相抵，遂不得不出于调和之一途，此他律之说也，是曰有抗。分[外]此皆虚伪之调和，非真实之调和，枝节之调和，非根本之调和，绝无成功之希望者也。

(四)言调和者，当知即以调和自任者，亦不必超然于局外，尽可加担[袒]于一方，亦惟必加担[袒]于一方，其调和之感化，乃有权威也。夫调和之事，既无第三者容喙之必要，则言调和者，自当于新旧二者之中，择一以自处。盖虽自居于一方，若为新者，而能容旧势力之存在；若为旧者，而能容新势力之存在，究于调和何害者？惟若自别于新，而又自别于旧，不甘于旧而又不肯居新，宅不新不旧之地位，挟非新非旧之势力，以夷犹容与乎二者之间，则新者将不视之为新，而以疑忌临之，旧者将不认之为旧，而以敌异遇之，进退失据，无所归依，人且弃之而不顾，调和之效，抑将安著？且既自立于超然之地位，又启两方之猜嫌，为自保计，亦必谋其自身势力之巩固，对于两方，时有操纵之迹焉。于此而言调和，不近于投机，则邻于挑拨，将调和之声愈高，轧轹之象愈烈，调和之人愈众，轧轹之机愈多，其去调和之境，正犹南辕而北适。此于调和，最忌之事也。亦有个人将加担[袒]一方之前，自审两方势力之孰强孰弱，而将其一分之力，以尽平衡质剂之用焉。果一势力弱而一势力强也，则于一己之思想，当与较弱之势力以较多之同情而称之，以维其平衡，以求其质剂。此则可望之于二三先觉之政治家，而不能以责之于庸众。[……]调和之变则，非调和之常境也。所怀如是，幸注意焉！

是篇为愚于去春针对时事而作，曾以寄登在日本东京出版之《神州学丛》，以遭日政府之禁，学丛竟至废刊。兹复转载于此，虽不无明日黄花之感，而其中陈义，亦或有一得之愚，尚足值时贤之

一顾者。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惟阅者察之。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青年与老人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贵族与平民协力，资本家与工人协力，地主与佃户协力，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协力。现代之社会，调和之社会也。贵族与平民调和，资本家与工人调和，地主与佃户调和，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调和。惟其协力与调和，而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

青年贵能自立，尤贵能与老人协力；老人贵能自强，尤贵能与青年调和。盖社会之优美境地，必由青春与白发二种之质色性能缀配匀称，始能显著而呈鲜明壮丽之观，否则零落销沈，无复生气矣。故青年与老人之于社会，均为其构成之要素，缺一不可，而二者之间，尤宜竭尽其所长，相为助援，以助进社会之美利[丽]，文明之发展。若为青年，则当鼓舞其活泼畅旺之气力，为社会摧除其沈滞之质积；若为老人，则当运用其稳静深沈之体验，为社会整理其善良之秩序。若夫互相轻侮与妄自菲薄者，如老人一闻青年之行动，辄骇为危险；青年一见老人之云为，辄嗤为腐败，此其无当，正与青年之以后进自贬，老人之颓衰自废者无殊。吾人均认为野蛮的，非文明的，专制的，非立宪的。若而青年，若而老人，皆在吾人排斥之列矣。

吾尝论之，群演之道，乃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无秩序则进步难期，无进步则秩序莫保。阐论斯旨最精者莫如弥尔，

其言曰：“凡于政治或社会之所企，无独关于秩序者，亦无独关于进步者，欲兴者一，二者当必共起也。……进步之所需，与秩序之所需，其质相同，惟用于进步者视用于秩序者为量较多耳。安巩之所需，与进步之所需，其质亦无异，惟用于安巩者视用于进步者为量较少耳。安巩也，秩序也，进步也，盖同质而异量者也。……一群之中，老人与青年之调和，有其自然之域界。老人以名望地位之既获，举动每小心翼翼，敬慎将事；青年以欲获此名望与地位，则易涉于过激。政府有司调和于老人青年之间，苟得其宜，不妄以人为之力于天然适当之调和有所损益，则缓激适中，刚柔得体，政治上调和之志的达矣。”⁽¹⁾古里天森氏论世界观与政治的确信，谓皆基于二种之执性，即急进与保守是也。亦曰：“有一义焉当牢记于心者，即此基于执性之二种世界观，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其竟立对抗乃为并驾齐驱以保世界之进步也。”⁽²⁾准二子之言，益知世界之进化，全为二种观念与确信所驭驰以行，正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二者缺一，进步必以废止。此等观念，判于人之性质者，即进步与保守；判于人之年龄者，即青年与老人而已矣。

轻蔑老人为蛮僮社会之恶风。中央亚非利加之土人，将与他部落战争时，必先食其亲。盖恐战争一经开始，老人易为敌所捕虏，或遭虐遇，甚至虐杀。故为老人者，宁以为己子所食为福，而为之子者，亦以食其亲为孝，诚奇闻也。马来群岛之布尔聂伊附近某岛中人，遇达于一定年龄之老人，则穷追之，使登于亭亭大木之颠，部落中之青年，群集于其下，摇其木使之坠地而惨死焉。日本古代亦有姥舍山之语，相传为舍弃老人之地云。此以证老人于未开之群，实无生存之资格，文明进步之结果，老人之价值乃从之日增。现代文明诸国，对于老人之平生卓著劳绩于其社会国家者，且与以养老年金，以为晚年之慰安，而寓报功崇德之意焉。其故一由于社

会之进步，争存之道，渐由腕力而趋于知力也。蛮人社会上之地位由腕力之强弱而分优劣，文明人社会上之地位，则由知力之深浅而判崇卑。未开时代之老人，以于腕力为弱者，故遭虐待；开明时代之老人，以于知力为优者（西谚有云：白发即知识之意），故蒙敬礼。今日之社会，实厚与老人以与青年竞争之机会。此老人所当益自奋勉，以报答社会之恩宠者也。一由于老人之自强，体力益以健康，知力益以丰富也。老人之体力，虽视青年为衰，而依其不断之修养，亦可减其程度，而其知识与经验，乃足以其长于青年者补其体力之所短，故其为用于社会，亦殊无劣于青年。吾闻欧美老人之活动于社会者，为数之众，使人惊叹不置。今日之老人，实能多助社会文明之进步，此社会所当设立种种制度，以酬慰老人对于社会之勋劳者也。盖夫宇宙之间，森罗万象，莫不有其存在之意义，苟存在于兹世，即有应尽之职分，可为之事业。西谚有云：“不劳者无食”（Man that does not work shall not eat）。老人岂得以老人之故，而有坐食之权利耶？吾爱二十四岁为英国内阁总理之比特，吾尤爱以八十四龄之老躯为爱尔兰问题奋战之格兰士顿；吾敬以二十六岁之青年驱百万雄师越亚尔白士天险征服义大利之拿破仑，吾尤敬以八十二岁之老翁驰驱于铁血光中卒以委骨伏尸于战场之罗巴慈。

吾国现代之老人，以其于青年时代既无相当之修养，一臻耄耋之年，辄皆呻吟展转于病榻之间，投足举手尚待青年之扶持，其知力之固陋，亦几不识今日之世界为汉、唐何代。青年而欲与之协力，与之调和，殊为至难。吾人惟有怜之、惜之、以奉养之，此外无所希望于彼等。吾惟盼吾新中国之新青年速起而耸起双肩，负此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即由青年以迄耄老，一息尚存，勿怠其努力，勿荒其修养，期于青年时代为一好青年，即老人时代为一好老人，勿令后之青年怜惜今之青年，亦如今之青年怜惜今之老人也。

作者注

- (1) 见 Mill: *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第二章 The Criterion of A Good Form of Government。
- (2) 见 Chrestensen: *Political and Crowd-morality* 第一章 World-View and Political Conviction。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3卷第2号

1917年4月1日

本文曾转载于1917年5月18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

——编者

战争与人口(上)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乾坤，一战局也。阴阳，一战象也。人类之历史，一战尘之积层也。造物之始，始于战也。万化之成，成于战也。人类之蕃，蕃于战也。一事之微，一物之纤，既自显于生存，斯莫离于战象。惟战而后有优劣，惟战而后有胜负，惟战而后有新陈，惟战而后有存灭。天时，以是代序；人事，以是递嬗；草木，以是荣枯；禽兽，以是繁汰；变幻无常，盛衰迭易。人与天有战，人与物有战，人与人有战。有物质之战，有精神之战，有铁血之战，有文化之战。茫茫前古，悠悠方来。历劫迁流，靡知所届。碧血弥沦于大陆，白骨暴露于旷原。杀机潜乎万有，惨象塞乎六合。天演之变无止竟[境]，人生之患无穷期，战固不可以已矣。于是宗天演者，谓物竞自存，天择其适，以斯象为可安。倡人道者，谓仁人爱物，世极大同，悯此情而不忍。嗟夫！幻身兹世，亦有因缘，宁独何心，不发悲叹。用竭深念，就果穷因，冀有良谋，以解永苦。惟人能战，必有所战。苟屈于能，同乎自绝。苟歧于所，必致互噬。自今而往，既顺受其能，宜善择而[尔]所。为天理计，为人道计，为真实幸福计，为恒远安乐计，凡我同类，各宜自察，与天争存，役物为用，有无尽藏，享之不尽，用之不竭，同类之伦，必不可已。但无背天以自绝，何必任天以相残。人心倘有觉悟之机，世运终有平和之望。因果循环，应报不爽，惟自造而自承之耳。

盖尝俯仰天地,审万象之森列,感玄元之难测。一碧穹苍,星云无极,大宇悠宙,渺无端倪。孰主宰是,孰创造是,幽矣微矣,奥矣妙矣,莫或窥其既矣。硕学奈端¹,发现新理,谛知太阳系中,蓄涵二力,一阖一辟,互为向背,二力相均,以成其体。兹说既出,纷纷世彦,翕然宗之。通于殊科,著为定律。叔本华则曰“意志”,斯宾塞则曰“抵抗”,各张其说,立为普则。其言不必相谋,其理实有相通。森罗万有,各具意志。意志所在,乃可云存。二体以上,互争为存,抵抗之象,于焉以起。是宇宙成于抵抗,抵抗即战象也。古时宗教,标帜树义,亦有谐于此理者。卓拉士特教²理之源,谓有善恶二神,永事战斗,逮有创造,为其结果,以启万物恒久之局。天竺佛说,亦云三神,合为造化。曰婆罗贺摩,亦称梵天³,主司创造;曰毗湿奴,主司保持;曰湿婆,主司毁灭;各以其德,周流六虚,而成宇宙⁴。神州哲理,阴阳蕴于太极。《易》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其生成创造者,亦莫非战象也。本体之质,既为战象所构成,斯其覆载之所被,运行之所周,尘尘刹刹,将无往而非战机矣。

无生之体,互为抵抗,以竞存立,其理固若是矣。然其为象较静,不若生物之复杂万状也。盖有生之体,既于空间、时间据有向度,其于殊体相抵争存,视诸无生,全无违异。惟有二性,为其特秉:一曰代谢;一曰生殖。代谢者何?营养既摄,必有废弃余分,遗于体中,以待排泄。排泄既竟,新摄之物,亦复若是。新陈代谢更,环行不已,谓之代谢。生殖者何?物之单体,或其二体,更孳新物,成若干体,机能形质,毕肖其先。凡兹化育之伦,或细胞分裂,或雌雄交媾,华实鳞介,蠕动蠖飞,有性无性,胎生化生,殖类繁族,其欲一也,谓之生殖。前者生物自存之本也,后者生物保种之原也。应兹二性,谋充厥欲,则又有充分之养与至适之境焉。夫营养之物,固所必要,即彼温度日光,四围境遇,亦关生运之隆替。顾以环厥躬

者，需此之亟，亦犹夫己。物之陈于前，境之适于己者，为量有限。而有二数以上之生物，均欲取以自存，据以自殖。故求之未必恒得，得之未必恒足，争斯剧矣。以争之剧，益强厥能，虎豹于是有爪牙，蛇龟于是有鳞甲，蜂蚕有毒，蝼蚁善战。凡有血气，含牙戴角，前爪后距，角触齿噬，毒螫蹄跌，怒而相害，天之性也。此则生物生存之争，烈于无生物存立之争者，侷乎远矣。

人类之生，何自始乎？或云神之堕落，或云兽之演进，或云系出多源，或云本有一祖（生物学家谓一切动物出自共同祖先，渐衍而有脊椎类与非脊椎类之别。脊椎类又衍而为鱼类、蜥蜴类、鸟类、兽类。其时兽类，即为今日人类与兽类之共同祖先。兽类中又分猿类及其他类。其时猿类，即为今日人类与猿类之共同祖先。猿类又分东半球猿与西半球猿，东半球猿又分有尾猿与无尾猿，今日之东半球猿中之无尾猿，即与今日之人类同祖。盖东半球猿类之齿数上下共三十二，适于人类齿数相符，此即同祖之一证。然则人类为兽之演进，且出一源，较信）。洪荒既不可稽，妄诞尤非所尚。既赋以圆颅方趾之躯，演进以成今形。字之曰人，正不必以神自尊，更未可以兽自暴。就人论人，命为生物之一，当非大缪。既为生物，则其赋有代谢生殖之性，当与他物无殊。于是全生之志，亦必先之以自存，继之以保种。而其谋达斯志也，尤必于物资之丰啬，境遇之安危，外界所予夺，自己所取舍，在在须以力处之。处之而善，其生也荣；处之而败，其亡也必。人之性为至灵，人之争亦至烈。世事自此纷，人生自此劳矣。吾将循人类天演之迹，而观其为争之道焉。

生物学家研考古代生物天演之迹，纯据化石资为左证。原始时代，无化石可征，因之人类元祖当时奚似，无由考征。古生代之化石，鱼类最多，其时殆为鱼类世界。鱼类以上，无何动物，人类元祖，其时当在鱼类以下也。中生代之化石，蜥蜴最多，虽兽蹄鸟迹

之迹,间或发现,为数仅矣,其时殆为蜥蜴世界。蜥蜴以上,无何动物,人类元祖,其时当在蜥蜴以下也。新生代之化石,兽类为主,其时殆为兽类世界。人类元祖,亦为兽类之一。恐其力甚弱,不足与群兽竞也。逮第四期,人类肇生,种族日蕃,形质日进,以建今日之人类世界焉。初民之生也,榛芒[莽]蔽天,洪水流地,燥湿寒燠,弗适其宜,居处衣食,未安其体,惟恃天赋之长,依手与脑,足以夺天,足以役物,遂以受之天者还与天战。战而胜,榛芒[莽]可辟也,洪水可平也,燥湿寒燠可得而适,居处衣食可得而安也,不胜则亦归于淘汰而已。巢居穴处,进而宫室舟车矣。居处既安,耕稼以作,而五谷百药,惠济人伦矣。知识渝进,器制创兴,金石土木之质,声光电气之力,罔弗供人利役焉,而人类与天然有战矣。人类资以摄取营养者为类滋繁,有生无生,各有效用。然当人类崛起之初,龙蛇虎豹,啸于山泽。动物之强者,兽蹄鸟迹,交于中国,未尝不与人类争此土。征之吾国,古说黄帝则杀五龙;尧则战封豨、断脩蛇;舜则烈山泽以焚禽兽;禹则平水土以驱龙蛇。周官之制,操弓挟矢,攻猛鸟猛兽,除毒虫蠹物,去蛙龟,除水虫,各设专官。有史而后,状犹若此。太初之世,人类与兽类之搏战,几经世代,如何激烈,始得莫居平野,无与为患,概可知也。经兹战迹,人性益残。渔水猎山,而有所获,辄寝其皮,食其肉,茹其毛,饮其血。牧业继兴,人知畜殖牛羊之利,生计视渔猎之期较为确实。虽至今日,动物之供食服役于人者尚多有之,而人之所施,物之所受,几若天锡之用,天责之职者,是皆战胜之结果耳,而人类与动物有战矣。原群之际,人无伦序,惟从生殖之性,猥相媾遇。子之于亲,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但由图腾⁵〔图腾(Totem)者,美洲印度人亚布吉亚族语符号之意,有以动物为符号者,有以植物为符号者。孟干(Morgan)⁶氏著《古代社会》,称美洲印度人分为众氏族,各以动物为图腾,或用狼,或用龟蛇,此图腾为其氏族全体之护神,族人咸敬畏之。吾国古代

有以云纪官、以鸟纪官者，与此颇类]之标示辨其所自出，是为母系集团(Matronymic Group)。渐进始本父系以定戚缘，是为父系集团(Paternymic Group)。姑维的〔姑维的者，起于法兰西南方之习俗。儿童生时，父怀子而寝，呻吟绝食数日，杜绝交际。盖骤由母系时代移入父系时代，蛮人思想，殊难变易，父必作状若生子然，一以示子为父产，一以示父之精神传于其子。旷观世界行此习者甚普，日本爱奴今犹行之。马卢哥婆罗(Malocpolo)氏，谓于吾国南方尝见此俗]之仪式，即起于此时。血统既定，别缘立系，乃有所准。奉祀祖先之俗，信仰宗教之礼，此其始基也。礼俗殊异之影响，族不同者，而其体格、性质、言语、习惯亦异焉。故凡异族相遇，互私其同而斥其异者，性也。惠利当前，各不相让，而反相争者，势也。势纵不迫，性亦难安。人之排异，正如禽兽之嫌毛。惟其异群之排斥愈严，同群之团结愈固。轧轹既久，乃有并合，由氏族而部族，而国家，而民族。其间强凌弱，众暴寡，小之攘其财，虏其身，大之略其地，奴其民，仇怨相寻，无时或已。虽以今日交通大辟之世，思想融汇之时，白优黄劣之说，且常腾诸哲人之口。即彼同色之内，亦复自分畛域，若为斯拉夫，若为日尔曼，若为拉丁，若为条顿⁷。今兹破天荒之战劫，纵云原因多端，种族旧怨，实与有力。盖自人类独掌兹世之霸权，外患既靖，内讧遂兴，而人类与人类有战矣。人文日进，奉祀祖先而外，渐有宗教仪式，以齐一其群之精神，统驭其群之思想。而此宗教为物，亦与战争有密切之关系。伊稽原始宗教之传说经典，示例不罕。司凯特人(Scythes)，俯仰两大之间，参究造化之奇，相与肃然惊叹，谓有神祇，冥为主宰。其神备武士之德，相传最初最伟之神曰 Titus，实司战斗，其纒继诸神，O-din 以下皆如之。耶经所举耶和华者，亦为战士，督军临阵，光荣塞乎天地。佛说戒杀，而弥陀利剑之辞，亦尝见于内典。回教则一经一剑，好勇之习，今犹未衰。伊罗郭窪人奉 Arsaces 为军神，战时

则供人身以致祭；审讯俘虏，亦予其前；战士军前，尝高唱其名以壮声势。印度及福罗利达人，拜信太阳，尊为军神。墨西哥奉 Mexico 为军神，则以名其国。日尔曼人亦奉 Tiu 为军神。诸如此类，足以证战争与宗教有关者，更仆难数。惟其如是，婆罗门与佛教相争，则流血夷族。麻谟末二派互抗，则革命绝祀。回、耶相犯，则十字军兴⁸，劳师远伐，祸结兵连，教皇肆威于堂庙，妇孺失散于征途，未睹天国之光，徒重人间之祸。厥后欧洲教难，焚若乱丝，分东西，分新旧，政教混淆，云翻雨覆。十六世纪顷，前后二百余年，纷纭扰攘，不可爬梳。民生涂炭，于斯为极。间尝浏览史乘，叹息欧人中世所遭之教祸，其惨不减于十八世纪政潮之变。吁！亦烈已[矣]（前岁报载土耳其加入战局，大兴回教十字军，亦颇著宗教战争之颜色），此宗教之战也。国家者，战争之子而又战争之母也。盖个人相争，强力屈服之结果，乃生权力关系。统治之体，以具雏形。更展其力，则有外竞；偶失其势，则有内争。吾国自黄帝战蚩尤，张武德，宅我族于中土。唐虞揖让而后，历三代而秦，而汉，而唐、宋、元、明、清，其间改姓易步[代]，必有征诛之事。战伐之声，或数年，或数十年或数百年，黄尘匝地，赤帜飘扬，胜者王侯，败者盗贼，争一姓之兴亡，流万民之膏血。他如英兰蔷薇之战⁹，日本南北之争¹⁰，是皆草泽之雄，权僭之臣，乘朝纲解纽之时，值人心思乱之际，野心勃发，斩木揭竿，或执正统之义，或托帝室之胄，以谋颠覆旧社营建新基者也。此为统治权之攘夺。其或暴君肆虐，贵族擅权，政制失其公平，国民愤其专横，法兰西则揭三色之旗，美利坚则竖独立之帜。三五年来，若葡若墨，革命风云，甲仆乙起。辛亥之岁，神州革命之华，亦尝灿焉烂焉，葩于汉水方城之域，不及兼旬，播于全国。最近俄国鼎革，亦告成功。均能推倒帝政，改建共和。此为政体之变革，皆内争也。一围之内，诸国并立，壤地相接，犬牙交错，其间利害相关，至为复沓，必有中心势力，足以镇抚诸邦

者，而后是非曲直，有所裁判。不从则以力服之，争攘之局，获以少安。顾以各国之间，纵不无强弱大小之殊，而欲为之中心势力，统摄其上，则必有势均力敌者，起而诉之武力，以争此柄。最终胜者，独能握之，诸邦亦翕然受命，谓之霸权。春秋战国之际，五霸¹¹迭兴，七雄¹²并起，兵威震于疆场，盟主登乎坛坫，霸权之战，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当其时，洋海未通，舟车未达，报聘之使，不出神皋，故霸权所及，未能越乎殊域。今者亚、欧、美、非，輶车四出，皇华载途，霸权所延，从兹益广。所谓东亚霸权也，太平洋霸权也，新大陆霸权也，得之则豪，失之则怨。欧战方酣，将来欧洲霸权，正未知鹿死谁手。由是演进，迟早不可知，世界霸权，他日必有争而能获之者。苟至于是，人类战局，当得一结束，是为霸权之争。若乃有国弱小，列强逐逐其侧，欲试鲸吞蚕食之谋，受者本身，既无独力抵御之力，事齐事楚，无所适从。于是争者协议，或划势力范围，相约勿侵，列强之于吾华是也。或设缓冲地带，认其国为永久中立，永世勿犯，比利时、卢孙堡¹³是也（但此种条约，其在战时决无效力）。或所议不协，所争不下，祸心包藏于平日，战端卒起于一朝，日、俄之因满、韩而战，日、德之因青岛而战，皆是也。人亦有言，今世均势相抵，灭人家国之事甚罕，然而均势一有不敌，残局何由能保？故日既胜俄，不战而并韩。英无他国牵制，力战而服杜（杜兰斯哇）¹⁴。是为制驭之战，征服之战，皆外竞也，斯又政治之战也。若夫宗教之传播，言语之扩衍，教育之灌输，风俗之同化，无不呈竞争之象，助战争之势。幅帙所限，兹不具论。即宗教、政治之战争，其泉源所在，亦生计问题而已矣。请进而论之。

人类最初之欲，不外自存与保种二者。为充此欲，有所云为，是曰生计，战争即应兹而起者也。日本坪井博士¹⁵谓：“一切战争，莫不基因于生计”。斯言可以道破列国国民对于战争之心理矣。蛮僇之民，生计苟简，不知储备将来，以防事变之突发，一旦饥寒迫

至,四顾无依,物资匮乏,非所堪忍,辄起而与人争夺,此一类也。亦有贪悍性成,视人之以他术致生资为迂远无能,而以强夺暴掠为便捷,此又一类也。夫天之生物,足以养人而有余,人不知求所以自养之道,惟贪人之养,以为攫取之计,则人之不智不义,非天之不仁也。然而此义可责之文明之族,而不能责之蛮荒之民。盖蛮民智不足以役物,德不足以爱人,其去禽兽,犹未远也。即彼文明早达之族,如菲尼夏人、希腊人,残杀劫掠之事,初亦未免。降至中世,果尔人、新普尔人、条顿人、果特人、法兰克人、亚郎人、亚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布尔加尔人、诺曼人等,皆尝于海于陆,求扩其劫掠之路,比史册之所示,亦普罗德亨(Proudhon)¹⁶氏之所证也。至于掠获之物,则从家族制度之进而日趋于复杂,动产而外,更需俘虏,为女则婚之,为男则奴之。昔者希腊人之侵入希腊及小亚细亚也,征服土人,夷为皂隶,其时一般哲者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图(Plato)之流,均谓此等被征服之民及外国人 Barbarians 为天性之奴隶。罗马之袭耶多流士也,亦尝掠其妇女。彼印度之秽多族(Pariahs),法兰西之平民(Roturiers),欧洲封建时代之农奴与贱奴(Villains),莫非征服之结果也。土地之用,起于畜牧时代,耕稼既兴,其效尤著,而争亦随之。初所争者,不过利用较沃之土壤,施行较少之劳力,收获较丰之产物而已。洎乎国家形成,所求乃不止此,将以扩张版图,(此处疑有脱漏。——编者)实逼处此。苟挟兵力以临其地而无与为敌,则举其居民财物一体属于己国权力之下,纳为领土之一部。中、日之役,我则割台湾全岛于日;普、法之役¹⁷,法则割亚(亚尔萨士)、罗(罗联士)二州于德,殆其类矣。至于近世宇内雄邦,称强者以十数闻。其于弱国之经营,辄齐驱并进,以保均衡之局,相牵互制,勿得有所专肆,领土之欲,益以难达。每因战争胜利,和平条约有所取予,乃不汲汲于领土形式之获得,以避列邦之忌;而于经济特权,则不稍让,或索一域以专商,

或要一港以互市。其在吾国,外力潜滋,纷纭错综,星罗棋布,若者经商于内部,若者移民于外藩,顷者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财政匱困,仰屋空嗟,凡百政务,相率乞灵于外债。即如借款修路,路线之所及,即债权之所及也。债权之所及,即兵力之所及也。长此饮鸩,毒中心腹,埃及覆辙,可为寒心。此国群之际,生计与战争关系变迁之略径也。若乃一群一国,内乱之所由起,亦必在群级不平之国,或当年谷不登之时。法兰西革命之祸,流血百年,今人言之,犹为心悸。史家以民生凋敝为其要因,殆非过论。即辛亥革命之际,五色旗下,奔呼来集者,亦多无业之民。所以邦基未定,变起赣、宁,狼氛继腾,祸延数省,迄今伏莽遍地,蠢动堪虞。今者,俄人且不恤于大战方酣之日,大起革命,其最近之一因,亦在面包之缺乏。近日,德、奥亦以面包不足,都城骚动闻矣。是知古今中外,苟非皇天降灾,国家失政,闾阎多愁苦之声,庶民无骯虞之象,篝火狐鸣鸣[之]侣,绳枢[枢]甿隶之徒,又安所凭以造大变也。盖战争之行,不问内外,生计极于战争,战争隐于生计。本质原非异物,程度则有缓激耳。自十九世纪初,拿破仑耀武欧土,各国乃悟武备之不可缓,军实之不可缺。更以一时现象,人口繁殖,著见增加,益兴辟疆拓土之思,其时著先鞭者,首推英伦。千八百七十八年而后,世界七域隶英者十之二,人口隶英者六之一。各国既悚于人口过庶之说,迫于生存竞争之烈,复羨夫英人扩张版图之成功,尤而效之,争地构兵,世界乃从兹多事矣。虽以美国独领新大陆之河山,卓然自树,犹不免为帝国主义所诱致,将亦投于列强角逐之舞台。世变之极,盖可睹矣。当是时也,官僚政治之势焰,黄金万能之迷信,亦从军国主义之帜,蔓延于世界,深固而不可拔。纵有代议制度、社会政策之反响,稍事抑裁,卒不免酿成今日全欧之大乱。战局牵于九国,麀杀动辄万人。铁血无情,风云未已。堕名城,毁绝塞。繁华事散,梦逐力巨(比国一要塞)¹⁸之烟;猿鹤同归,血染多脑之水。¹⁹

方其从戎之日,诀别之期,谁无妻孥?谁无父母?携手送于河梁,牵衣哭于道路,朝辞恩爱之家庭,夕上阴森之战场。霜寒草白,地黯天愁。滑铁卢之劫灰未寒,莱茵河之腥涛又咽。征衣难寄,听砧杵而销魂。归雁不来,闻鼓鞞而逆翼。军笳哀咽,战马悲鸣。几家梦里之人,万里天涯之鬼。呜呼!战祸之酷,一至于此。人类苟有良知,奚能忍与终古也?

近自世局大辟,学说争鸣,影响所及,有足以助战祸之昌炽者。人口论倡导于前,天演论继兴于后。谈人口者辄曰:“地球之质力有限,人类之繁衍无穷,迟早不可知,人满之患,卒无免焉。”谈天演者辄曰:“万化之宗,归于天演,人群之象,亦何能逃?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者,天之道也。”斯其所言,旨则明理,未遽可以厚非。而野心之雄,闻而善之,将欲黩武穷兵,必执其言以为口实。明之以利害,动之以忠勇,煽之以地狭人庶之危机,激其民侵略之心,文之以物竞天择之新义,张其民忍残之性(参阅甲寅年十一月《早稻田讲演录》及十二月《新日本杂志》),杀人盈野,争地争城,莽莽寰区,斯无宁日。匹夫乘时,拔剑而起,急功名,崇势利,苟可以依暴(此处疑有漏字。——编者)行为而族略尺寸之土,声威赫赫,百世称焉。但成一将之名,谁恤万姓之骨?吾人衡义责言,原不求备于此辈,独怪硕彦宿哲,一语一默,足以祸福人间,稍一未慎,躬为作俑,驷不及舌,徒因一时之感想,远种兹世之恶萌。吾诚荒谬,辄敢雌黄于先辈之后而不能已于言矣!

人众致争之义,周秦诸子,尝有见及者矣。管仲²⁰、韩非²¹,其最著者也。《管子·山至数》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威殆[始]。’桓公曰:‘何谓用威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柘。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织],禽兽之皮足衣

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此二说者，其论致争之理，皆甚精确。韩子则本事异备变之理，谓仁义辩智不能行于当世。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所欲既在土地，所争当于气力。此其所言，颇与今世倡帝国主义者合符，而五子二十五孙之说，尤与英人马查士(Malthus)²²几何级数增殖之理一致。管子十世之义，亦复与马说相通。惟管子地数之说，则非马所能见及。《管子·地数》篇：“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穀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子泰山，禅于梁父²³，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桓公曰：‘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筭，坐起之费时也。’”韩非之策，虽用于秦而霸天下，当时受兵战之祸者匪浅。马氏之说，今虽渐明其误，而一为好战之桀所执，犹足以祸今日之苍生于无穷，皆未足喻管子“能者有余，拙者不足”之旨也。于是约述马氏之说，而摭拔其未安。谤毁前贤，则吾岂敢。然而迷想流传，世惑未解，或亦非马氏立言之初衷？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马氏因古德文²⁴(Godwin)氏之论文(古氏尝著一论，痛论贪欲与浪费)有所感触，一时辞锋不能自敛，遂有人口论之杀青，凡六版行世，间亦有所纂易，增附全书，成一巨帙。兹撮其要，不备举焉。氏论要谓人类有二大法为不可抗，即：(一)人非食物不能生存；(二)男女情欲永久不变是也。人口之繁一任其自殖，毫无遏

制,其进率为几何级数(Geometrical Ratio),如1,2,4,8,16,32,64,128……,而地积之载,地力之生,终有必穷之时。盖产物之进率,为算术级数(Arithmetical Ratio),如1,2,3,4,5,6,7,8……,不足应人口增加之度,人类乃渐有乏食之势,其结果遂以酿疾疫、夭折、饥馑、战争等之祸患,窃盗、劫掠、杀人、堕胎等之罪恶。听人口自然增殖,此等祸患罪恶,为必然之结果,无善法以弭之。无已则有一焉,各人克己节欲,必自度已有教养子女之能力而后结婚,远虑以防未然,乃为计之得者。此其大略也。

夫有生之物,既具代谢之性,营养断不可缺。苟或缺焉,生机必绝。惟人之生,待养于食,庸有特异?虽昔时搜神纪秘之书,相传避[辟]谷有方,长生有术,而今之世,上穷碧落,下临黄泉²⁵,恐不得黄石²⁶、赤松²⁷其人者。则嗷嗷众生,待哺孔急,仍非米谷菜蔬之属,不能塞泣饥之声,应庚癸之呼也。如氏所举,有人相告,生物之变,不可究诘。阅若干年,人类当化为驼鸟,首渐长,唇渐坚而突出,足亦易厥初形,毛发变为羽毛,吸风饮露,戛然长鸣,逍遥乎游于天地之间,斯诚梦呓难信。但据生物学者之研究,人有盲肠,今无毫末之用,而食鸟兽类皆有之,以消化草类。可知人类先世,当有食草之期者,至于今日,斯废于用而犹存其形也。然则人类食物之品类,亦非一成而不变者。既变于初矣,来者亦难保其必无。惟在今日,人类尚未至饮吸风露、餐取精英之境,则驼鸟之说,只可视为南华蝶梦²⁸之类。至于男女之性,实秉天地阴阳之气以成其质,微有天地毁、乾坤息、人道绝之时,禁情断欲,沙门²⁹清寂之士,空山比丘³⁰之徒,或有能行之者,乃若常人则无是也。于兹二法,无间言矣。

氏更制为定律者三,曰:(1)食物不给则人口不增;(2)食物充裕则人口繁殖;(3)人口增殖之度越乎食物生产之度,则祸患与罪恶,必不可免,以为天然之遏制。对此定律适示其反者,亦尝有人

焉，达蒲得(Doubleday)、加雷³¹(Carey)之徒是也。达氏之言曰：“人类及他种生物繁殖之度，皆与资养成反比率。故瘠养之人口殖力綦速，而居于适境之级者，从生理之律，生反不繁，微由贫苦阶级之增殖以补足之，几不保其原数。盖资养之极端超越，并不惠于多生。动物固与果树无殊也，而繁殖之象，可保其最高之度于食给微受限制之时，虽无证验，亦所必能。苟有人焉，容为斯理所动，将制为论断以示异于马氏者，只请其一考贵族之册籍，察阊阖之门庭，是等阶级，罔弗如是。即英伦僧侣之家，中流之族，莫不然也。”加氏闻其说而和之曰：“伊稽纪录，北美合众国人口之增加，倘不计外来移居之民，其度当为世之最迟者。”此足以与达氏之说以佐证也。氏复根据生理，自述己意，略谓资养总分之有机体所受用者，每自导其最大比率于其耗用最劳之官部。是知人类殖力之所由减，非必由于丰食，乃由于劳思，以应日进文明也。其论人类与食物之关系，颇具乐观，且甚奇妙。要为生物之殖力，从其进化之级，次第减退。故植物之殖力最繁，动物次之。等为动物，下等动物繁于高等动物，高等动物繁于人类。人虽食牛，牛虽食草，而不能尽其类者，为其草繁于牛，牛繁于人也。论者谓有忘却生物年龄之嫌(法人卜尔隆氏，谓动物寿命平均为其发育年龄之五倍，如骆驼八年发育，其寿命为四十年；牛四年发育，其寿命为二十年)，固不为无见。然即脩短盛衰之数推之，益足证氏说之有合于天演秘义者。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晋王弼注有曰：“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地不人为人生狗，而人食狗。”加氏草牛之说，老氏刍狗之义，两相印证，乃知天地间之供人刍狗者，至无穷尽。惟人致物于适，所用莫不瞻矣。此天地之不仁于物者，正天地之仁于人也。人乃欲以天地之不仁于物者，而亦施之于同类。此老子所谓圣人之过，非天地之不仁于人也。

英人硕学弥勒³²(John Stuart Mill)氏，善以哲理论治，亦尝称

马氏之说并畅言其旨曰：“人类实增之数未塞其所容者，其理非玄秘难测。譬彼兔类，胡以弗能繁衍遍于环球？非其殖力之不足，环厥境者皆敌，生资又弗裕如，既不足于食，尤须供异类之吞噬也。人类虽无供异类吞噬之患，而战乱不幸足以代之。使人类仅于增殖之进，盲从其能与他物等，将产生之繁，如其体质之所许，人口必为死亡所夭阏矣。但人类所为，因预计未来之远虑，超乎兽性之刺激，多少足与以影响，故其所生，不同于豚豕之多。虽众人于此，参差不齐，要皆能因一己之节欲，或社会之感情，自为之制，免致所生罹于忧患夭札之厄也。人口之受制，正如其优于禽兽之度，与其由缺乏之自身，毋宁由于缺乏之忧虑。虽在饥馑无忧之域，众亦有恐丧其终身安逸之位置，而自为节制者。中流社会，则以更进而求较良之境，亦不欲多生子女。但此志求于劳民之间，颇为罕觐，有之亦罕奏效焉。果能养其一家，如其所自为养，即兹慎行，亦堪〈许〉嘉许，奈恒并此而不为，徒贪天佑冀公惠而已。未开之群，如中世欧洲或方今亚洲各部者，其人口恒为饥馑所贬抑。夫凶荒之患，非有定序，天不令其有秋，斯民遂有无衣无食何以卒岁之叹。惟彼未开之群，视今日欧洲之所常遭者较为频繁，且加甚焉。当此之际，实现之饥馑与因饥馑而生之疾苦，足以大杀人口之势，其数则为连年丰收之所致其繁衍，而今之所再斩者也。文明之邦，即属极贫之夫，亦准于其所实需，与冀其实需之较裕，而有自为之制者。故其增加之裁抑，不由于死亡之超越，由于产生之限制。而行之之方，又各不同。有数邦焉，纯以慎身自制期获境遇之善果，虽在劳民，亦能习而安之。彼知有过繁之家族，必致堕其初境，且将累及其子孙，故极思避免。国之于此行之至于其极而又最久者，诺威与瑞西各处是也。马氏博征广采，亦尝示我以例证。厥后悉心参稽，所获益多。于以知斯二邦者人口增加之度甚迟，所以遏之者，不在死亡之多，而在产生之少。生死之数，比于人口，均见减退，平均寿命于

全欧为最永。人口总额所涵视世界各国童稚较寡，壮丁较多。居是邦者，生也不繁，以永厥寿，为其致民于安适之境也。庸行惟谨，足避艰窘，为其离民于困厄之原也。而二邦又为壤地褊小之国，尤有注意之值者也。”弥氏之说如此，盖亦以人口果增，物资之穷为不可免。苟欲免焉，自非人自节欲以塞厥生不能奏功。此其畸于一偏，与马氏等。抑弥氏不云乎：“人口之受制，正如其优于禽兽之度。与其由于缺乏之自身，毋宁由于缺乏之忧虑。”夫人之于其所患，必境未至而预为之谋，以杜于未然。物力之弃于两间者，既无涯既，苟有缺乏之恐，安在不可依人类独秉之智能，谋于物力之开发，而必自抑天赋之情感，谋于人口之制塞也。果能齐民于小康之域，泣饥号寒之声，不闻于其群，人于余暇，以慰养其性灵，自无过繁之生，以重其累，而风化之良，教育之普，益足以致富而自养。如诺、瑞二国，其所以致民于安适之境，离民于困厄之原者，岂必仅为慎身节欲之结果，盖必有先为之因者耳。苟其世俗朴厚，民德纯良，比户编氓，类能勤于事而俭于用，厚富不可致，小康则易为。人之于此，更求其境之益适，则人口之增殖，不节自节，即任其增，亦无过庶之忧。若民无勤俭之习，以开财之源而节财之流，徒抑塞人口至于何度，贫困之苦，终惧无以自免耳。

近人塞里古曼³³(Seligman)氏，以计学闻于时，亦尝取马氏之说评鹭之，谓其人口与食物之差率，中于实否，尚为疑问。即人口增率果否高于食物，犹不敢知。但依报酬递减之律，地力终有一定之限度，此理则不可争，惜又非马氏之所创见也。塞氏欲张己说以难之，犹故纵一步以为之辩曰：“自来辟马氏人口之说者，有二义焉，即生理说与社会生计说是也。为生理说者，谓生物孳生之力，从其组织之复，进化之度而减。观夫上流社会家族之简与新英兰妇人举子之稀，可以概见。然其减率，究由自然，抑属人为，未能确知也。为社会生计说者，谓依社会组织计学原理，家族之人数，恒

与其富力成反比率。下流之氓,争欲举子以终养其余年,每自堕于早婚之弊,致增家族之累以为常。中流之家,则颇以教养之资为念,力求保其处世之位置,虞以早婚贻众口之累。上流富豪,亦以多生子女施教不完为忧,与其分施于群儿,毋宁求备于一子,且欲免俯畜之责,必先避有人之累,故亦不喜子弟之繁衍。法之农夫,其为此也,无异于欧美都市之居民。惟前者生活之动机强,后者处世之动机强,其志在限制生子则一也。然是说也,不足以非马氏之说,正为其远虑之果,适以资之左证也。”塞氏所以斥马氏之点,乃在论左右人口之增减者,不在人口与食物相比,而在人口与富力相较。故于人口之事象,如达氏、加氏之说,虽于马氏之说相违,而不愿举此以难之,此其心非不恕也。顾依生理之律,处世之理,生殖与富力相反,既屡验于世,吾人即可认为社会自然之趋势。其为福也,固非马氏所得邀功,盖其说纵不行,社会之趋势自若也。其为祸也,有之适足以助虐,吾人薪人类之昌炽,不得不攻其谬。硕宿见之,虽有好勇过我之讥,所不辞也。

抑彼西土昌兹论旨者,亦匪自马氏始。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二子,远在邃古,亦既说明其理。洎乎十七八世纪顷,英、意诸国学者,皆能畅发其旨。揭举其要,意大利则有勃铁楼(G·Botero,1540—1617)、杰诺卫西(A·Genovesi,1712—1769)、奥提士(G·Ortes,1713—1790)诸人,英吉利则有腊利翁(Sir Walter Raleigh,1552—1718 [1618])、士秋瓦(James Stewart,1712—1780)³⁴、杨阿则(Arthur Young,1741—1820)³⁵、唐审(Joseph Townsend,1740—1816)³⁶诸人,美利坚则有芙兰克令(Benjamin Franklin,1609 [1706]—1690 [1790])³⁷,德意志则有摩塞(Gustus Moser,1720—1794)。特自十七世纪以还,重商派³⁸(Mercantilism)以奖励人口为富国强兵之策,虽重农派(Physiocrat)³⁹及亚丹·斯密⁴⁰(Adam Smith)

一派自反对其以国权助长外，亦未尝不默示赞同，欧洲一时人口又有过庶之戚。马氏时，学说大变。氏制成论文，斐然成其组织，应时而出，并世彦俊，多欣然迎以同情，如庇德⁴¹ (William Pitt)、毕勒 (Archdeacon Paley)、高雷钝 (Bishop Copleston)、海拉母⁴² (Hallam)、杰穆士·弥勒⁴³ (James Mill)、李家实⁴⁴ (Ricardo)、卜柔汉 (Brougham) 等是也。马氏固诚敬忠信之士，学品雅足以动人，读其友所撰之墓志，有以知其性之感人者深。而马肯陶士翁⁴⁵ (Sir James Mackintosh) 称其学诣，至侔之于亚丹·斯密、李家实之列，许为三杰。则其学之见重于时，又可知矣。于是崇其人者，倍信其说。人口过庶之忧，益以扰欧人之魂梦。曾几何时，甫阅半世纪之星霜，举世所虞者，适当其反。斯岂马氏著笔时所及料者哉！而在今日，各国人口，愈有衰减之势。德国虽尚未有显征，而繁华都市，已渐呈衰象。英国人口之衰减，颇为学者所注意。其所谓减，非必年减一年，但使一年依旧，不稍增益，此其为减，当亦可计，不独英之本国为然也。即其移殖之所，凡有英人足迹者，若澳洲，若新锡兰，若坎拿大，若南非洲，均有不振之观。夫以南非弹丸之地，英人筚路蓝缕，辟荆榛之域，征贝卢之人，耗财三十亿，劳民四万，经年二载，始克有成。迄今英之人口，乃不见增，而蒸蒸日盛者，反为贝卢之人。将谓人口之衰，由于食物之畜耶？彼澳洲之地，无尺寸新垦之壤，虽十倍今之人口，亦能供养而有余，今亦有人口衰落之势者抑又何也？此岂天意有厚薄于客主之间欤？抑或马氏之说深中于英人之心，虽旷世迁地，犹有势力欤？非也，盖亦社会自然之趋势使之然耳。法国人口之衰，至堪惊叹。千九百九年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半载之间，较其上年此季之出生，有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二之减少，死亡则有二万五千十九之增加，此半载中人口减额为二万八千二百三。又查千九百十一年人口统计，人口减额为三万六千四十人。斯诚法国之悲运，人类之危机也。于是

彼邦人士，瞿然以为国运人生之大难，相率著书立说，调查讨论，不遗余力，薪有以挽兹狂澜。报章不越三日，辄揭人口问题之论文。千八百九十六年，有法国人口增加国民同盟会之设。千九百一年，复有人口衰减调查特别委员会之成立，任命朝野识时彦俊七十有二人充该会委员，贵族院议员马宁氏为其议长，副议长数人亦皆贵族、庶民、学士三院知名之士。秋蒙⁴⁶氏者，当时委员之一也。捐毕生之精力，以考兹事之究竟，著《人口衰减与文明》一书，评鹭诸家论旨，殿以己意。略谓法国有数大社会的矛盾，如一方奉加特力之教旨，一方施自由共和之政治，一也；一方行中央集权之制度，一方重个人自由之发展，二也；一方夸历史之光荣，一方慕进以向理想之域，三也。此种矛盾，深中乎人心，则感不安，或蹈无序，溺沦沈湎，无能自拔，发为群象，则人口衰减，此其所由来也。千九百九年，法国人口衰减之讯传于柏林也，统计学大家毕尔复氏，亦尝求其主因，则谓法国财富十分发达，故有斯果。法人鲁彭氏，以医者兼事社会学，其说亦与毕说略同。谓挥金之奢，无如富者；法人固多富裕，以是因缘人口衰减。皆能探社会自然趋势之本矣。厥后学者，熟索其理，有可举者，一曰生理：法国女界，多行避妊之法，士女沈湎于酒，淫风流行，俾昼作夜，往往更深漏尽，流连歌舞之场，犹未归寝，以致斲丧体质，奄奄无生气。孱弱之民，欲其繁殖，乌可得哉！二曰心理：今世之文明进步，极其迅烈，故人之神智受其刺激也綦频，是亦与人口之衰有莫大之关系。南洋、澳洲及美洲之土人，一与欧人相接，辄减其繁殖之强度，其理在斯。蛮人如是，开明之族，岂能独异。矧彼法国政治革命之风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展转百年，丧乱未已。其民呻吟愁叹，亦常有乱离之慨，是其伤感于心者尤深也。三曰生计：法人生计之状，驰于两端，或趋于穷奢，或趋于过俭，是皆足以妨人口之增进焉。四曰风气：巴黎世称绝艳，采风问俗之士，寻芳访胜之子，肩摩毂集于繁华之场，风俗之

靡，日益加甚。富者苟且偷安，宁为资财以贷利，不为资本以生产。世产继承，取均分制，生计因以多艰，人口愈以不振。有此四因，以成法国人口销沈之近象。吁！可惧已。美国自盎格鲁撒逊民族播迁此土，反客为主，渐成土著之民，而人口则有减无繁，赖有欧人移居者络绎不绝，以实其缺。然欧人来此，不问何族，其为个人之暂居，则必繁昌，其为血统之久住，则必零落。新陈代谢，以初来之繁，补久居之衰，美国人口得以维持，亦宇宙之一奇观也。查美国人口统计，其人口七分之六为白人，七分之一为黑人。此七分之六白人，半为土著，半为移民，或其次代与美有祖国之谊者，此亦可卜其外来移民之盛矣。昔有意大利学者费雷罗⁴⁷氏，尝以美国社会现象与罗马较而论之，亦颇为彼美人士所垂听。盖罗马之兴也，以其富强之资，法制之备，创一亘古未有之帝国，而孰知帝国成立之日，即风俗人心颓丧之日，遂以与影响于罗马之人口。今以美国教育之盛，产业之隆，甲乎环球，而人口之发展反有濒危之象者，其故不大可思哉？卜林磨尔女子大学毕业生，尝集二十六人组一同窗会，十七年间，仅行一次产儿之祝贺。斯例纵不凡，亦足觐白色妇人产子之日少。政雄罗斯福⁴⁸有忧之，尝以“美国人犯种族自杀罪”揭策国中，大声疾呼，为绝痛之警告。盖自物质文明之发达，都市生活之繁华，上流门庭，楚楚士女，多溷迹于歌舞之会，交际之场，逐丽竞侈，不遗余力。平居所蓄之财，大抵挥霍于香车宝马、晏饮征逐之间。每忧事畜之维艰，致妨一己之淫乐，黠者防于未然，乃不愿为人父母。余如毗隶之夫，绳枢之子，终岁勤动，以避饥寒，乃复竭其余喘之力，广生子嗣，冀以分其劳，养其老。夫以极艰之境，重以多口之食，正恐不惟有人者累，而见有于人者亦忧，夭亡病苦，人生不幸将于是乎丛生矣。试揭欧洲今日文明之内幕，贫富相悬，如隔深渊。富者男女竞于骄奢之虚荣，荡佚之淫乐。如法兰西之妇女，至有恐以孕育衰其色，重其烦，不为交际场中所欢，不能自

由游嬉者，而以无儿为幸。贫者颠连于困顿无告之遇，所生益多，所穷益迫，而中道殇殁者益众。噫！此不独国家盛衰之基，实人类存亡之征也。闻之生物学家，人类今已由绝盛之期，渐归灭种之途（日本生物学者丘浅次郎近著《人类之过去现在及未来》一书，畅论人类灭种之见端，可畏哉）。人既皆嫌有生之为累，官器久屈其能，从天然淘汰之律，殖力必以日微。淫奢进步之结果，文明之病，益复滋其流毒，终于酿成人种之自杀。他日有灭种之祸者，斯其先机，其患有以烈于洪水猛兽者远矣。医者尝言，一夫一妇，仅生三子，则人口不增，果能齐民于小康之境，配富于均平之度，人口自能适应其分。生者不嫌其多，死者亦形其寡，人生乐利，乃可企于向上之途。斯非纯出于幻想。群制革于法，民德成于教，勤俭励于俗，兹境亦易致耳。惟其相悬太甚，富者习于奢华，其生不繁；贫者沦于孤苦，夭亡者众，人口之衰，可立而待。且夫人生之乐，半在家庭，夫妇之情，深于儿女，故大易之道，肇于夫妇，国风之化，始于关雎[雎]⁴⁹。必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而后老老幼幼，齐治均平之效，可得而言。群治不良，生计不给，以致芸芸之众，无生之乐，有死之悲，仁者固不忍睹，而必谓欲致人生之康乐，舍限制人口，别无可图，则养生送死之义轻，仰事俯畜之任解，涣家庭之良缘，毁人间之大爱，屈情拂性以求一己之苟安。虽有宫室，居有所不宁；虽有膏粱，食有所不饱；虽有韶武之乐⁵⁰，钟鼓之声，享有所不乐；珍玩不以悦其心，狗马不以娱其志也。盖人情之不可安于此也。苟有可安于此者，凉薄刻忍之习，必日以长。幼者既斩不使生，老弱者亦将弃之沟壑耳。人情至此，生也何欢？死也何哀？马氏而闻此言，或将谓吾东洋人之家族思想，深中于心，不足以喻斯旨。然人类者生而好群，有感必通，感情之涌发，夙以家族为之泉源。此心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世有仁人，固莫不汲汲焉谋所以匡救之矣。于是有倡为说者，或于所得税之征课，选举权之行使，依教养子女

之数为之损益，或迳以教养子女之数，列为一种资格，亦有给以奖金者。凡以求人口之增，杜恶风之渐也。马氏之说，固不必致人口之衰势因其助长而有所加疾，特恐其所谓德义之限制，适以资骄奢淫佚者之借口，饰刻忍寡恩者之假面耳。今日之势，不必虑人口之过庶，且将忧其过减。马氏固未能逆知，使其复生于今日，当亦自悔其言之过。而今之称其说者，乃胶执而不知所自返，是果何为者耶？

千八百七年马氏论文未版之刊行也，有二种名著相继出世。一为韦兰德(Wayland)氏之《人口与生产》(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一为谷腊寒(James Graham)氏之《人口之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皆所以难马氏之说者也。千八百十七年马氏制附录跋于其论尾以答辩之，有云：“谷氏于其序论，述余之旨，似谓余主张限制过庶之人口与康德塞⁵¹(Condorcet)氏之主张取人为法(Artificial Method)者略同，此全无据。余盖斥其说而不止者也。夫人为背天之人口制限法，既违于德，尤有堕勤于惰之恐。若令夫妇自制其生子之数，惰吝之气，必弥漫于其群，于国于世，将亦致人口不足适额之果。余所主张，大异乎是。既叶于道义，见许于宗教，而又足以鼓舞人之勤奋。盖以结婚希望励其勤奋为力之大，无出其右者也。”斯透宗之义，出于马昏[氏]晚年之口，殆亦有自忤之意欤？夫人口过庶与否之标准，在乎财富之丰啬；财富丰啬之本源，在乎生产之勤惰。人惟自励其能，以勤于用足矣，奚用鳃鳃焉虑人口之庶为者。然则马氏之说，自为常人立身处世之本，正不必放言高论，大张人口无限、土地有穷之帜，悚人听闻。但解铃系铃，马氏亦自难之。故为数语，以求慧心读者之谅解，惜世人多不察耳。

或有谓人口衰减之势，欧美各国虽偶有之，而统十九世纪百年间之人口趋势，仍有增庶之倾向。俄则由三千八百万人达一亿五

百万人；北美合众国则由五千万人达七千五百万人；德则由二千三百万人达五千五百万人；英则由一千五百万人达四千万人；日本则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为三千三百万人，至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为四千六百万人，至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遂达六千八百万人；虽以人口不振之法兰西，亦由二千六百万人达三千八百万人。此亦足覩人口之增势矣。然是等人口之增，除日本外，非由出生之加多，乃由死亡之减少。列表以对勘之，可以知已。

生产率(对人口一千)

每五年平均

| | 1886—1890 | 1891—1895 | 1896—1900 | 1901—1905 | 1906 (即明治 39年) | 1907 (即明治 40年) |
|----|-----------|-----------|-----------|-----------|----------------------|----------------------|
| 俄国 | 48.2 | 48.2 | 49.3 | 未详 | 未详 | 未详 |
| 奥国 | 37.8 | 37.4 | 37.3 | 35.6 | 34.9 | 33.8 |
| 德国 | 36.5 | 36.3 | 36.0 | 34.3 | 33.1 | 32.3 |
| 美国 | 37.5 | 36.0 | 34.0 | 32.6 | 31.9 | 31.5 |
| 日本 | 28.5 | 28.6 | 31.1 | 31.7 | 28.8 | 33.2 |
| 荷兰 | 33.6 | 32.9 | 32.1 | 31.5 | 30.4 | 30.0 |
| 英国 | 31.4 | 30.5 | 29.3 | 28.1 | 27.1 | 26.3 |
| 法国 | 23.1 | 22.3 | 21.9 | 21.1 | 20.6 | 19.7 |

死亡率(对人口一千)

每五年平均

| | 1886—1890 | 1891—1895 | 1896—1900 | 1901—1905 | 1906 (即明治 39年) | 1907 (即明治 40年) |
|----|-----------|-----------|-----------|-----------|----------------------|----------------------|
| 俄国 | 33.2 | 35.8 | 31.9 | 未详 | 未详 | 未详 |

(续表)

| | 1886 -1890 | 1891 1895 | 1896—1900 | 1901—1905 | 1906 (即明治 39年) | 1907 (即明治 40年) |
|----|------------|-----------|-----------|-----------|----------------------|----------------------|
| 奥国 | 28.9 | 27.9 | 25.6 | 24.2 | 22.4 | 22.6 |
| 美国 | 27.2 | 25.5 | 22.9 | 21.9 | 20.8 | 20.7 |
| 日本 | 20.6 | 21.1 | 20.7 | 20.9 | 19.7 | 20.7 |
| 德国 | 24.4 | 23.3 | 21.2 | 19.9 | 18.2 | 18.0 |
| 法国 | 22.0 | 22.3 | 20.7 | 19.6 | 19.9 | 20.2 |
| 英国 | 18.9 | 18.7 | 17.7 | 16.0 | 15.4 | 15.0 |

(上表据日本大正四年元月号《日本及日本人》杂志所载医学博士永井潜《人种改善学之理论与实际》论文)

迄兹所论，凡以证人口殖力与其富力相反之理，征之事实，亦复不爽。则人口增加无限之说，为无足据。就令增加无限，地积地力今犹未至穷极之域；纵有穷极之一日，人类之知力与自然之势力，皆无尽藏，用之不竭，取之无穷，其时当有以自为之所。人徒见地球之体其于诸天沧海一粟耳，吾人蛰居其中，不能抟扶摇而上达于他星，人类繁衍之度，绵绵不绝，何世不敢必终有充塞无容之时。使此有限之地积，包蓄无量之物力，人第增益其劳，亦足以获其生计。而自黎嘉德(Ricardo)氏有报酬递减律之发明，乃知土地蓄有一定之力，苟越兹以求其产之益丰，虽厚施资本与劳工，决不能如所施之量以相偿。然则人口之庶，遍乎寰区，土地之力，穷于启发，此其危险将冲决人间一切之道义而不顾，惟有暴掠横杀以相食矣。是不独马氏当时之所虑，今之学者政士，相与引为大戚而未已也。然而宇宙事理之变固未易以一时之人智测也。天文学者哥白尼⁵²、奈端以下，均谓星云无限，即天体中之类乎吾太阳系、吾地球

者,正不知其几何。后儒继起研究所得,金谓火星之质候,与吾人所居之地球无甚差异,其中当有类乎地球所产之生物。科学泰斗魏尔士⁵³(H. G. Wells),更本是理,预想地球人类与火星人类之战争(氏谓火星中人类为八足庞大之动物,其武器必利用一种强光物体,遇之随即焦毁。微吾人设法将病菌射入火星中,未足以御之)。是则诸星之间,将来或有交通。人类于地球之繁殖,苟至于无地自容,斯谋转徙他星,依科学之进步,竟[竟]克致此,未可知也。斯非骑衍九州之空谈,千年以往,有语以今世欧、亚、美、非之广漠者,人皆以荒诞弃之,有甚于今日之闻斯言者,而今则舟车络绎,天涯堂奥矣。虽瓦赖士⁵⁴(A. R. Wallace)奋志标出新义,期于推翻星云无限之定案,谓地球位置独得天体之中,专为生育高等动物如人类者之所,俾发达其灵魂。此义于宗教之根据为至忠,于科学之原理犹未足认为确当。盖其立言之时,目光所炬,颇注于宗教教育之点,故于科学不免有牵强之处也。姑以此境距今日之人类尚为渺远,未便以渺远之境,慰兹世逼近之忧。即兹地球之内,供吾人回翔生息于其间者,尚不知足经几何世代。哥伦布⁵⁵(Columbus)未发现美洲以前,果谁知穷海之外,溟洋之中,尚有人迹罕到之新大陆者,之尚待人探发乎?虽方今各国人士从事探险者,南北极于冰洋,虽天涯地角,沍寒荒凉之绝域,亦茹辛忍苦,为所必至,兹世更安有第二新大陆之尚密封于人寰者。然地球说与地平说之是非,以今日犹未十分确定。果如地平说者之言,地体实为扁平,茫无涯既(余前岁居日本时,适有饭田竹风氏之《地学革命论》出世,氏研究分学三十余载,主张地非球形,乃为扁平。谓地球论者皆为奈端引力说所拘囚者也)。则莽莽乾坤,所谓新大陆者,当次第涌现,以舒吾人今日地狭之忧耳。然在地平说未得确证以前,吾亦不欲持以解决人口之难题,致遭幻梦乐观之消。即就今人类所居之域,土地之量视乎人口,尚称辽阔。引列数表,资考证焉。

五洲面积、人口及其疏密表

| 区 域 | 面 积 | 人 口 | 人 口 密 度 一 方 基 罗 米 突 内 之 人 口 |
|-----------------|---------------------|----------------|--------------------------------|
| 欧 罗 巴 | 10,049.0 千 方 米 突 | 396,871 千 人 | 39. 人 |
| 亚 细 亚 | 44,182.5 | 820,626 | 18. |
| 亚 非 利 加 | 29,818.4 | 185,000 | 16. |
| 澳 洲 及 太 平 洋 诸 岛 | 8,958.6 | 6,462 | 0.8 |
| 亚 美 利 加 | 41,818.0 | 144,795 | 3. |
| 两 极 地 | 665.0 | | |
| 合 计 | 135,491.5 | 1,553,754 | 11. |

(上据千九百〇六年 Stegemaun 之统计,本于德意志帝国统计局之调查。)

世界人口之统计,其事为至难。而稽采纪录,又言人人殊。据 S 氏之说,方今世界人口之总额,凡十五亿。其密度则平均一方基罗米突十一人,即平均一方英里二十九人。虽屈指于今,已历八载,当亦无大差。其时各国人口之势,则何如者?

各国面积、人口及其疏密表。(表略)

惟据统计学家雷北氏最近调查,各洲每方英里平均人口,以欧洲为最多(一百二十一人),亚洲次之(五十七人)。各国每方英里平均人口,以日本为最多(二百六十七人),奥匈国次之(一百九十一人),吾国又次之(百〇二人)。盖人生与自然关系最切者,惟水与热。寒带地方及高山峻岭黄沙绝漠之域,大抵人烟寥落,而温带之平原海岸,则村邑辐辏焉。故比洲而观之,人口莫众于亚、欧;比国而观之,人口莫众于华、日。雷氏之说,理或然欤?要之,以今日人类之知能,享兹现能生产之土域,尚有容纳六百余亿人口之余地(说详后)。即以吾国而论,幅员次英、俄、法为最广,持与列国版图相校,其率如下:

| 国名 | 本国面积 | 属领面积 | 合计 | 以中国为一之比率 |
|----|----------------|------------|------------|----------|
| 英 | 121,291 方英里 | 11,345,994 | 11,467,285 | 2.68 |
| 俄 | 1,862,524 | 6,785,133 | 8,647,657 | 2.02 |
| 法 | 207,054 | 4,776,126 | 4,983,180 | 1.16 |
| 华 | 1,532,420 | 2,744,750 | 4,277,170 | 1.00 |
| 美 | 2,974,159 | 597,330 | 3,571,492 | 0.83 |
| 德 | 208,780 | 1,027,820 | 1,239,600 | 0.29 |
| 日 | —— | —— | 258,577 | 0.06 |

(上表据日人大村欣一氏著《支那政治地理志》，大正二年出版。)

人口之庶，则次于日本为最稠。神皋本部，南有长江之浩瀚，北顾黄河之奔流，沃野无垠，天府之区也。宝藏尚封而未启，边藩尚弃而未营，已足供本部人口之需而有余。吾人凭兹版图，守而勿失，更兴工农，以尽其利，诚子孙万世之业，无事拓土开疆之劳也。日本蕞尔岛邦，领土最狭，人口最密，其国非攻论者，犹谓东海、北海二道，尚待垦辟，而以侵略土地为贪。自余各国，坐拥广土，而田野不治，蒿莱未披者，为量之巨，更可知矣。或谓是区区者，容或有然，人口之增不可制止，岂能久赖此乎？曰：地球之面积有限，自然之蓄蕴无穷，人苟竭知尽能以求之，天之予人者不吝也。其在畴昔，果孰信宇宙之间，复有蒸气电光，足以效用于兹世者乎？而今何如者？轮舟则飞渡重洋矣，汽车则横贯大地矣，轻艇则翔回空碧矣，电讯则瞬息天涯矣！古之人九京可作，使其一覩今日之文明，彼且惊神疑鬼，不信为人间之实境也。韩非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

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渚。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渚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审译此义，反是而构木钻燧之民，有以洪水泛滥、桀、纣暴乱为三代忧者，其不为鲧、禹、汤、武笑者又将几何？今之忧人口过庶者，得毋类是。西哲斯宾塞（Spencer）氏谓治化日进，人类所以防过庶之道益工。同学郁嶷⁵⁶君，则尝许为名论，阐申其义曰：“前世人民之所以为患者，至其境乃因民智之进，辟新制异，创为嘉猷，防其患而济其穷，而终以无虑。据已往以测将来，则今之学者之所患，安知后世果有人口过庶之一境，而有限之农产物，不足以资其生，不别筹宏谋至计于农产物之外，另求养生之道以救其患，一如前人之所为乎？但彼时补救当出何法，则非所知。盖犹渔猎之民，不知有畜牧，畜牧之民，不知有耕稼也。”（郁君前主课沈阳法政学校，尝以此义示诸生）可以尽斯氏之旨，通韩非子之说矣。盖人类之智慧无涯，斯宇宙之利源无尽，苟能濬发其能，不为他务所纷，吾人脑海之中，自有广漠无垠之新大陆可寻，足供来者生存之资，正不必惴惴于杞人之天，惟努力自进而已矣。彼土地之力受制于报酬递减之律，亦非绝对无抗者。文明之势力未足以敌之，遂令报酬递减之律，独行无阻，一旦文明进运，堪以制其势而胜之，一时著为定律者，安见其必存耶？韦尔士博士又尝以科学之目光，预测未来世界之变局，谓科学进步，将有应用原子力之发明，斯力一出，举世一切诸力胥为所压倒，其时电机汽机，均为过去之陈物，迂拙不切于用，原子力独掌绝对无限之威权。其为用于人也，一如初民之得火；施于溶冶，可化铜屑为黄金；用以治农，可得足给当时人口全额百分一之余裕；飞机运行，既安且迅，大好乾坤，任意行止；沙漠亦成乐园，两极化为沃

野。斯虽理想之谈，亦非必无之事（但氏又言，原子力发明之后，必有极猛烈之武器，其时人类将沦于浩劫，使之不敢再言战争，斯或劫尽之期欤）。或又疑文明之进步，未必可期，自然之限制，则确乎不易。使自然势力已迫人于穷蹙，文明势力未即有以应之，将奈何？且自然势力弥纶于大宇，普天率土莫不皆然，文明势力之所及，或限于一隅之地，一部之人，世之穷于自然而又穷于文明者，又将奈何？斯若近理矣，然犹有说。征诸近象，诚有如论者之恐。第斯非文明势力之不足恃，人事怠荒之结果。教育未能普行，才智误于应用，今之栖栖皇皇所建设之文明，不惟未能举其全力以战胜自然，反有以自杀其势，致任自然势力之独行，而犹不自悔悟，复齟齬焉虑自然惠与之不丰，文明进运之难恃，岂理也哉？试剖今日文明之内容，竭人类之全知全能，所谋何事？制造杀人之器械而已，练习杀人之方术而已，增加杀人之智识而已，储备杀人之费用而已！其余供人类和平岁月中享用之资产，既已为数甚仅，一旦炮火临头，莫不烟消雾散于战云血雨之中矣。倘能移其备战之智慧财产于和平幸福之营求，当有伟大之功绩补自然表著之不足，造福同胞，功莫与伟。然则地力有限不足忧，人口过庶不足忧，文明进程之无定，亦不足忧。人类及今而犹不自觉其沈梦，辟无疆之乐土于各人之胸海，以自福而福人，徒为野心家之伪爱国主义所驱役，逐铁血之风云以图生，斯民之祸，将无穹[穷]期。是则余对此懵懵沉醉溺于贪惰之人心，不能不引为巨痛深忧者耳！就今兹之大战言之，列国之民，固皆将赖战争以掠夺面包也，而今则面包皆因战争而穷竭。普罗德亨(Proudhon)云：“战争者饥馑之子也。”今日之象，战争乃为饥馑之母。古语亦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余谓非凶年之必遭于大兵之后也，其在平时，纵值凶荒，民间多年积储之财产谷粟，亦足救济其穷乏，而在战后，则破坏者破坏，荒废者荒废，消用者消用，虚掷者虚掷，一遇虫蝗旱潦，丧其有秋，则饥馑之

患，必无能免。然则战争不惟不能救济饥馑，且适以助成饥馑，战争非由饥馑产生，且适以诞孕饥馑。而由战争以谋避免饥馑者，其矛盾显然易察矣。至于战后之劳动问题，女子过庶问题，尤皆蒙莫大之影响。此以知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者，实为背道而驰也。所怀未尽，容于下篇赅论之。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1册

1917年4月1日

该文未见有下篇。——编者

美 与 高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蔡子民¹君归自巴黎，刻来京就北京大学校长任。前于政学会²欢迎会中，演说欧洲战争所以持久之原因，归本于科学与美术之发达，其论“美”之与“高”，尤为精辟。中有一段曰：

……然则德、法两国不信仰宗教，而一般人民何以又有道德心也？此即知之作用。大凡天地间之生一物，无一而不有“知”。夫婴儿无“知”也，而“知”哺乳；植物无“知”也，而“知”吸收养料；若矿物之有重量之能互相吸引，皆系“知”之作用。由一分推而极之，则为气德³，所谓“美”之与“高”。所谓“美”者，即系美丽之谓；“高”者，即有非常之强力。假如描写新月之光，题诗以形容其景致，如日月如何之明，云如何之清，风又如何之静，夫如是始能传出真精神，而有无穷乐趣，并不知此外之尚有可忧可惧之事，此即美之作用。又如驶船于大海之风浪中，或如火山之崩裂，最为危险之事，然若形容于电影之中，或绘之于油画，亦有极为可观之处。而船中人之惊怖，火山崩裂焚烧房屋之情形，亦足露于图中，令人望之生怖，此即所谓“高”。至于喜悦飞鸟而思置之于笼中，遇美人而欲与之相亲，以及我国女戏园较男戏园能受一般人之欢迎之故，皆“美”之作用。然此种之“美”，确为一种欲美，而非真美也。现今世界各国，如希腊民族即近于“美”，日耳曼民族多偏于“高”。故德国建筑拿破仑攻普鲁士之石

像，颇极伟大，其所绘之图堂，如绘希腊、罗马当时之情形，皆偏于“高”之一方面。法国近于“美”。然而“美”与“高”于道德有莫大之关系。凡性质富于“美”之民族，对于生死问题并不计较，必从容以行素所计画，非于临时所可勉强。至于性质富于“高”之民族，一经认定目的之后，即竭尽其智力以行之，置生死于弗顾。所以此次欧洲战争，德国军士死亡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无畏惧之心。是以攻比攻法，无往不克，以迄于今，粮缺饷乏，致每礼拜中每人只与半磅牛肉两枚鸡卵，仍坚持不易。以此精神，平时用之于实业，焉得而不发达？且此次战争发生之初，德国已将应先攻某国、次攻某国之计画，先事预定，故战争一发，毅力直行，并无畏难之色。法国人民，多近于“美”，其平时极为从容，不事战争预备，及至战争发生，比京被陷，法国仍不动声色，持其固有之性质。盖法国预算以为法国人民尽(?)不逮德国之众，倘系背城一战之举，自必全灭之。即退一步言之，使两方军士死亡相当，德国元气亦已大伤，所以法国对于德国，必不绝对主战。假使德国军士死亡，军火毁弃，可得相当代价时，法国即将其地退让于德；然而法国又非绝对退让，如遇有机会可乘，仍竭力进攻。故德、法两国，能相持两年之久者，皆科学与美术之功也……(1)

是说也，颇足揭出德、法国民性特殊之采色。顾一入吾人之耳，而反躬自问，吾之民族性，于“美”于“高”，今日果何有者？余闻一国民族性之习成，其与以莫大之影响者，有二大端，即“境遇”与“教育”是也。“境遇”属乎自然，“教育”基于人为。纵有其“境遇”而无“教育”焉，以涵育感化之，使其民族尽量以发挥其天秉之灵能，则其特性必将湮没而不彰，久且沦丧以尽矣。伊考吾先民之历史，文学美术，名作辈出。就建筑工程而论，如长城之连绵万里，至今犹为世所推称。此以知吾民秉彝之所畀赋者，不惟有“美”，抑且有“高”。盖以宅国于亚洲大陆之中，高山峻岭，长江大河，泱泱乎

纵横于南北。以言山陵，则葱岭雪山峙于西域，行其间者经三旬而不能逾也。以言河流，则长江一泻，黄河奔流，浊浪滔滔，远望真有连天之概也。以言大泽，则洞庭云梦⁴，兰蕙芷茝⁵皆产于其间也。以言原漠，则燕、齐、鲁、豫平野漫漫，一望无际，越长城而外则又黄沙白草万里无人烟也。衡以地灵人杰之说⁶，以如此灵淑之山川，雄浑之气象，栖息其间之民族，当必受自然之影响，将兼含“美”与“高”而并有之宜也。顾何以吾之民族，日即销沈于卑近闇昧之中，绝少崇宏高旷之想。回视古人，近观他族，稍有心性血气者，当无不愧怍无地焉。或谓大陆平原自然之“美”，远逊于岛屿近海之区，故其民性亦如之。是殊不然。美非一类，有秀丽之美，有壮伟之美，前者即所谓“美”，后者即所谓“高”也。彼岛屿近海之区，山水湖沼，花木园林，楼台村落，种种复杂之象，集于狭隘之域，故其美为常人所易见。乃若大陆之景物，散于殊方，道里辽远，今虽有汽车、轮舟、飞艇等器之发明，但其迅捷之度，去足以缩小自然使能益显其美之域尚远，故非得具绝大眼光、绝大手笔之文学家、美术家如李白其人者，未足以描写之。然而旷达之象，远迈之趣，固已于不识不知之间，神化于吾民族之性质之襟怀矣。是则吾民族特性，依自然感化之理考之，则南富于“美”，北富于“高”。今而湮没不彰者，殆教育感化之力有未及，非江山之负吾人，实吾人之负此江山耳。嗟呼！吾其为“美”之民族乎？“高”之民族乎？抑为“美”而“高”之民族乎？此则今之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感化膺育之责，而个人之努力向上，益不容有所怠荒也矣！

作者注

- (1) 见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北京《中华新报》。

署名：李大钊

《自治》季刊第1册

1917年4月1日

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一) 英国

英自去年岁杪雷德乔治改组内阁，雷氏与统一党、工党诸领袖共五人组织军务会议，将关于交战一切军国机要事务移于军务会议，而与各部行政全然分离，即以军务会议为军国政府之中枢，俨然具二重内阁之观。兹略述其政变之颠末及其二重内阁创设之由来焉。英国旧制，戴皇族为陆军司令长官，司一切军政之指挥监督。逮南阿战役，以斯制未获良效，乃于一九零四年废司令长官之职，新置帝国参谋总长，使与参谋次长、兵站总监、兵器总监共组陆军高等会议(Army Council)，而以陆军总长为议长，统辖一切军政，以与内阁保其连锁。欧战猝起，参谋本部员司相继出征，吉青纳将军自为陆军司令长官，而陆军高等会议遂以停止。然以吉将军一人当此难局，遂至屡蹈南阿战役时之失算，而贻误军国之事，迭见层出，于是军需部之创设与联合内阁之组织同时感其必要。内阁复设军事委员会(War Committee)、达达纳尔委员会、国民兵役委员会等，以分其责而专其职。前岁十月十二日，总理曾于众院受某议员之质问，其答辩之辞有曰：“内阁之军事委员会，人员与组织常有迁异，目下乃由十一二人组织而成。关于作战计画常为慎密之攻究，结局仍使内阁负责。”其时有罗士北里者，尝投书《泰晤

士报》以为警告曰：“作战之最高指挥权，尚委之于总理、陆军总长、海军总长三人组成之委员会，此三人者，须报告于内阁，惟有必要时可求其他阁员与议。”盖至是而英人病军事委员会会员过多之声，哗然起矣。九月下旬，遂有组织人数较少之军务会议之计画。据十一月十一日爱斯葵斯氏在众院所发表者，以当时陆军总长吉青纳氏将军方巡视近东战况，故以总理兼任陆军总长。此军务会议即由总理爱斯葵斯、海军总长巴尔佛、军需总长雷德乔治、殖民总长庞纳鲁、财政总长马坚那五人组织而成。十一月十二日，始开会于国务院。十二月二日归国之吉青纳将军始以陆军总长列席，而外交总长及其他阁员、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以下之将官，有时被征为参考员，亦得列席。既而吉青纳将军殁落，一九一六年七月六日雷德乔治继吉将军为陆军总长，即任之翌日，又复一九零四年陆军高等会议之制，而自为会长。七月九日内务总长克山氏亦以盛倡征兵之论见邀而入军务会议，任吉将军所司之事，继雷氏为军需总长之门德古氏亦与其列，而军务会议中之阁员，遂以增至七人。发言盈廷，莫衷一是，而敏活之效失矣。雷氏忧之，固以减少人数之议请于爱氏。爱氏虽以为可，但力持此会议非由总理主持不可，而雷氏屏排爱氏于军务会议外之谋遂遭拒绝之消息，已揭布十二月五日伦敦之报章矣。雷氏以主张不能遂，毅然辞职，统一党阁员和之，而爱斯葵斯内阁于是瓦解，雷德乔治继组内阁。兹将其前后任阁员及其所属党派，列表于左：

| 官 职 | 新任者 | 前任者 |
|--------|-----------|-----------|
| 内阁总理 | 雷德乔治(自由党) | 爱斯葵斯(自由党) |
| 枢密院长 | 克山卿(统一党) | |
| 不管部国务员 | 米勒卿(统一党) | 兰士唐侯(统一党) |
| 同上 | 韩德森(工党) | |
| 财政总裁 | 庞纳鲁(统一党) | 马坚那(自由党) |

| | | |
|---------|-------------|-------------|
| 参议院议长 | 芬 雷(统一党) | 巴库马士特卿(自由党) |
| 海军总长 | 耶德瓦德克山(统一党) | 巴尔佛(统一党) |
| 内务总长 | 乔治开父(统一党) | 萨妙儿(自由党) |
| 外交总长 | 巴尔佛(统一党) | 谷 雷(自由党) |
| 殖民总长 | 雷德郎(统一党) | 庞纳鲁(统一党) |
| 陆军总长 | 达比卿(统一党) | 雷德乔治(自由党) |
| 印度事务总裁 | 张伯伦(统一党) | 张伯伦(统一党) |
| 苏国事务总裁 | 曼 罗(自由党) | 蝶南德(自由党) |
| 爱尔兰事务总裁 | 鸠 库(统一党) | 鸠 库(统一党) |
| 商务院总裁 | 史天雷(无所属) | 兰西曼(自由党) |
| 地方政务院总裁 | 兰达卿(自由党) | 瓦德郎(统一党) |
| 教育院总裁 | 费 霞(无所属) | 库尔卿(自由党) |
| 仰料局总裁 | 郭 雷(自由党) | 伍 德(自由党) |
| 工事总裁 | 孟 德(自由党) | 哈阔德(自由党) |
| 检事总长 | 斯密史(统一党) | 斯密史(统一党) |
| 农务院总裁 | 卜罗塞楼(统一党) | 顾罗佛卿(统一党) |
| 军需总长 | 亚地孙(自由党) | 门德古(自由党) |
| 封锁总长 | 塞西儿卿(统一党) | 塞西儿卿(统一党) |
| 内大臣 | | 克山卿(统一党) |
| 劳动顾问 | | 韩德森(工党) |
| 粮食总监 | (新 设) | 蝶粉泼卿(自由党) |
| 海军总监 | (新 设) | 马库雷(无所属) |
| 劳动总长 | (新 设) | 霍 奇(工党) |
| 恩给总长 | (新 设) | 巴伦士(工党) |

雷氏内阁组织既成，始自以内阁总理之资格与枢密院长伯爵克山、财政总长[裁]庞纳德(鲁)、不管部国务员子爵米勒、韩德森共组军务会议。此英伦现行之二重内阁制之所由来也。吾于此发现二特征焉：(一)英自组织联合内阁之始，既增不管部国务员及军需总长各一员，共为二十二员，已足数为近此最多员数之内阁，近

更增至三十余人，以此众口哢哢之内阁，议枢要之军国大计，欲免筑室道谋之忧，戛戛乎难矣。此英伦组织军务会议之理由一。

(二)英自雷氏改组内阁，虽犹得称为联合内阁，其实雷氏所领之自由党员，已有与爱氏所领之自由党员分离之势。雷氏邀爱派自由党员入阁，即遭彼辈之峻拒。故此新内阁乃以统一党为中枢，而与雷派自由党及工党相提携以成者。与云新内阁为联合内阁，宁云新内阁乃以统一党为中枢之内阁为当。与云雷氏为自由党之旧党员，宁云雷氏乃统一党之新首领为当。与云新内阁乃网罗议会中各派势力之中枢而成，宁云军务会议乃网罗内阁中各派势力之中枢而设为当。是则军务会议之所以助举国一致之势力者，其用或犹未周，而其所以保其内阁本身一致之枢纽者，其效乃卓著也。此其理由二。至于不管部国务员之创设，亦肇自英伦爱斯葵斯内阁改造之时。其时膺斯选者，乃为统一党领袖侯爵兰士唐。此次雷德内阁成立，易为子爵米勒，并增一缺以韩德森充之。此英国政变之概略也。

(二) 法国

巴尔干半岛联合军失利以来，英、法之舆论，渐集矢于其内阁，以纠弹其失职。英之主张渐进(Wait and see)之爱斯葵斯内阁，既以瓦解，雷德佐治出而代之，同时法之布里昂内阁亦呈兀臬不安之状，大有蹈爱斯葵斯覆辙之势。幸布氏夙以主张急进著称，故能以改组维持之。前次改组之内阁，实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发表。其阁员如下：

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布里昂)

司法教育兼劳动总长 (威韦亚尼)

内务总长 (麦威)

财政总长 (李柏)

| | |
|------|----------|
| 陆军总长 | (廖 铁) |
| 海军总长 | (拉克士) |
| 军需总长 | (亚尔伯尔多默) |
| 商务总长 | (堪连孟达) |
| 运输总长 | (耶律奥) |
| 殖民总长 | (慈米尔古) |

法国内阁之改为二重，实基于去腊十二月初旬法国之众议院议决。旨在以由少数人组织之军务会议，处理军国大计，俾收较为迅速灵捷果断敏活之效。其时有某报论其事曰：“为图作战之振作而期其简明，须改善参谋部烦琐微弱之组织，且须试行最高司令部之革新。而为贯达此的，当以自主之全权付诸法国及萨罗尼加战线之两司令官，中央政府决不可加以无益之掣肘。同时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亦宜大加改革，设军事委员会之特别机关，付以关于国防计画及施行之一切全权，以期行动之敏捷。是乃改造政府之根本原则也。盖与充分之权力于少数有能之人，使之益发挥厥本能之组织，乃国家当非常之时，可赍绝大效果者也。”议会既有此决议，舆论复为之鼓吹，遂以卒成事实，乃于十二月十三日改造之内阁与其中之军事内阁（即军务会议）同时发表矣。军事内阁阁员如下：

| | |
|--------------|---------|
| 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 (布里昂) |
| 陆军总长 | (廖 铁) |
| 海军总长 | (拉克士) |
| 军需总长 | (多 默) |
| 财政总长 | (李 柏) |
| 法军总司令军事顾问 | (霞飞将军) |
| 法国北军及东北军司令长官 | (尼菲优将军) |

于此有一事最足惹吾人之注意者，即廖铁将军之为陆军总长

是也。廖铁将军者，英断果决远迈等流，夙抱霸图，未得一展之人物也。中央政界，向皆敬而远之，此次竟见招致列之阁台，且居陆军部之首枢，此不能不谓为布氏之英断。而孰知布氏之所以见称为英断者，正为其内阁短命之原也。内阁既已改组，军事内阁亦同时成立，且于法国议会时，百六十五而得三百十四之多数信任决议，虽其与党视前为少，而于议会中仍居绝对多数。世方谓法国新内阁之基础，将从兹益固，其策战将视前益果断敏决，大利于军事之进行矣。而乃才历四月，又以更迭告焉。新内阁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布里昂内阁全体辞职在三月十七日），总理为布氏内阁中之财政总长李柏氏，其余阁员，有如左列：

| | |
|-----------|------------|
| 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 李 柏(前财政总长) |
| 劳动总长 | 特尔焦亚(新任) |
| 教育总长 | 士提谷(新任) |
| 内务总长 | 麦 威(留任) |
| 财政总长 | 诗 尔(新任) |
| 陆军总长 | 彭礼夫(新任) |
| 海军总长 | 拉克士(留任) |
| 军需总长 | 多 默(留任) |
| 商务总长 | 堪连孟达(留任) |
| 农务总长 | 达威特(新任) |
| 运输总长 | 瓦拉(新任) |
| 殖民总长 | 马古优逸(新任) |
| 工务总长 | 铁卜拉(新任) |

以新内阁与前内阁比较观之，除李柏氏由财政总长迁总理外，其余要职如海军、内务、军需、商务均未更动，惟陆军总长则以彭礼夫代廖铁将军，而财政总长则以诗尔接充，殊足起人注意。盖近来法国政治之实权，渐有由立法部移于行政部之势，军事当局者之势

力，因以渐趋于强大，尤以布氏起用廖铁将军，使以军人而入阁，颇为议会少数派所不喜，布氏因是颇召讥评，而有独裁官之贬称，以致改组未久之内阁，又复中道倾折。甚矣！异派分子之难于并容，而使事实之如人理想以顺利进行毫无阻滞，固若斯其难也。然以军事繁迫之秋，遽以无军事经验之彭礼夫继任陆军总长，恐内阁与出征将士之间，不能内外联为一气，甚可虑也。李氏所以以斯职畀彭氏者，则以李氏与法国今总统潘加雷氏，同为急进共和党（即民主共和党），虑与社会党有所扞格，乃引彭氏以自重，以彭氏为社会共和党，社会党中较为稳和之一系也。彭氏将来如或不能胜此，则令其转任他职而别觅适当之人继长陆军，亦未可知。此不过为一时权宜之计耳。但法国之政党，固不问本党之有无阁员，而惟自由行动以为常则，社会党之伺机以对于李柏内阁为不信任之决议，出于何时，正未可测。识者犹为法国政局之前途，深抱杞忧也。至于诗尔氏，则素隶稳和共和党，以李氏亦尝隶该党中，二人之主张，大致相同，可谓得适任之人矣。

（三）俄国

俄自一九零五年，虽被立宪之名，实则仍为君主独裁政治。大权一操之皇帝，内阁总理称内阁议长，恒处于无权之地位，由来膺斯职者，概以齿高或为皇帝宠任最隆之人，与他立宪国之内阁经[总]理迥殊。惟士多雷宾任斯职时，颇能举其实权。士氏歿后，若古阔耶慈氏，若郭列迷津翁，皆不能如士氏之统辖阁僚使能一致。至斯条门内阁，则又以议长之资格而投于阁僚暗斗旋涡之中，阁员频更，彼亦不能安于其位焉。逮特列勃夫为议长，乃并一内务总长亦不能统御之，其内阁遂以仅历四十六日而殇，而内务总长蒲罗特蒲勃夫且蒙留任焉。当内阁更迭之际，蒲氏之留任内务，以及新司法总长之发表，均非特氏所与知，翌晨始于报章得知其详。即彼新

承大命之总理哥里金氏，司法总长多普罗洛福士奇氏，亦不自知枢要之任突降于己躬。此以见其内阁实为皇帝之大权内阁，其政治实为宫庭阴谋政治也。皇帝既欲伸其大权，因不利统一内阁之存在，故除士多雷宾氏曾组织统一内阁外，由俄皇自造之内阁，则皆为分裂内阁。盖惟其分裂，乃足限制议长之权威，便于独裁大权之行使，而政局之变动，亦以迭起环兴而无已矣。

特列勃夫之内阁，既不幸短命而殇，哥里金继之，官僚反动派遂乘机以大获胜利。盖特氏虽为官僚出身，而其所持之政策，则颇主张与议会协力以谋国。而哥里金者，则与前总理斯条门同谋扑灭慈威库县自治机关之纯粹官僚也。他如前教育总长伊古那杰夫，温和儒雅，众望所归，而乃斥退之，使士流所不齿之前帕勒古拉德教育局长之库里机兹奇继居其职。内务总长蒲氏复与司法总长多氏相结，以固后宠于宫中，官僚跋扈之势，日以滋长矣。

帝党及官僚之势既盛，乃谋隐制国会之势力。参院于去年残腊开会，多年跋扈恣睢之右党，旗帜顿衰。院中所决议者，多与众院之自由政策相呼应，帝党及官僚见此情形，颇为失望。今年岁首，遂以皇帝之大权，先罢参院正议长库伦金氏、副议长郭尔贝夫氏，而以帝党巨魁西铁谷罗威特夫为议长，以参院右派中央党领袖铁脱利夫副之。其所钦命改选之议员十八名，悉为纯粹右党党员。本年参院，右党当占大多数，而左党势力，扫地以尽，众院之自由政策，亦将受其牵制矣。其在众院，则自开战伊始，政府许以种种改革内政之条件，始以满场一致可决十三亿卢布之军费。厥后政府反对党关于内政改革之希望，时与内务总长之意见相左，因之政府与国会间之纷争，迭兴不已，卒演出去腊停会之事。此殆全为蒲氏一派所主持。至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例应开会之议会，蒲氏又主张延期，以是且与哥氏意见不一致。蒲氏复主张众院议员至期满改选，以抑民党之势力。而哥氏及其他阁员之意见，尚与之相反，哥

里金内阁，几以是瓦解焉。虽俄皇还宫，犹从哥氏议，谕政府以须与议会协力，而议会开会亦未见有何纷扰。世方为俄幸，谁复知其为万木无声待雨来矣。

内务总长蒲氏，既与议会不两立，则议会对于蒲氏，必认为众矢之的，可以推知。而当是时，适以输运不善，俄都面包缺乏，恐慌益甚，遂自三月八日，工党崛起，以为极猛烈之同盟罢工，军士多表同情于工党，而掀天震地之革命风云，遂以弥漫于俄都。至十二日，革命军之旗帜，益以鲜明，市民汹汹，揭赤色旗，焚烧法庭，破坏监狱，解放囚徒，戕害警察，而炮兵工厂及冬宫之炮台被占，而众院被围，而哥里金辞职，而帝党及官僚纷纷被捕。俄皇仓遽还都，中途淹滞，六军不发，遂暂驻卜士阁府以观形势。十四日，军队布告迄于召集解决国体之宪法会议，承认众院临时委员会之权力，秩序略定。十五日，该委员会网罗各派领袖组织临时政府，以李佛夫为总理，俄皇遂下逊位之诏，让位于乃弟哈灭尔亚雷山大罗威奇公，公亦辞，遂以国体让诸宪法会议投票决之，新俄共和国遂以建立基型矣。兹将其共和政府之阁员及其政纲，列举于下：

共和政府之阁员：

| | |
|-----------|---------------------|
| 内阁总理兼内务总长 | 李佛夫(众院中央党领袖) |
| 外交总长 | 米留哥夫(众院立宪民主党领袖) |
| 司法总长 | 凯兰士奇(众院工党领袖) |
| 交通总长 | 聂谷拉崇夫(众院副议长,属立宪民主党) |
| 工商总长 | 哥那瓦洛夫(中央军需工业委员会副会长) |
| 教育总长 | 马那威洛夫(未详) |
| 陆海军总长 | 谷奇哥夫(十月党总理) |
| 农务总长 | 新嘉雷夫(立宪民主党领袖) |

| | |
|--------|-------------|
| 财政总长 | 铁列士陈哥(十月党员) |
| 审计院 | 郭特聂夫(众院议员) |
| 芬兰事务总裁 | 罗奇奇聂夫(众院议员) |

共和政府之政纲：

- (一)对于政治上及宗教之犯人直行大赦；
- (二)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扩张是等自由由于军事上并学艺上；
- (三)撤废社会阶级上及宗教上之限制；
- (四)为确立政府及宪法，速为基于普通选举，召集国民会议之准备；
- (五)从来由军队行使之警察权，应移于由选举而被选之地方自治团首长之手；
- (六)基于普通选举，布地方自治制；
- (七)参与革命之军队，不解武装置之俄都；
- (八)严重维持军律，同时除去对于军队社会上之限制，使军人与一般市民同享社会上之权利。

此八项者，实俄国之大宪章也，权利宣言书也，独立宣言书也。皆由俄国国民牺牲之血，洵[绚]绘以成者。不独足以涤濯俄国多年政界之宿秽，间接且以灌溉世界自由之胚苗。吾华与俄地处比邻，共和新建，尤重蒙其革命成功之影响，而以益固我民主之基础。此吾人所由乐于大书特书以纪之者也。

新政府既告成立，关于一切处置，颇称果断。国内秩序，赖以维持。对于战争之进行，益加奋励，改革军事统辖机关，仿英、法设军事委员会。军事大权，一操之由陆海军总长谷奇哥夫、外交总长米留哥夫组织之军事委员会之手。由是作战之气益壮，应战之策益捷，而胜利与自由之不可分，盖已深铭于俄人之脑中矣。

(四) 奥国

奥国自去岁前总理斯条古伯既遭暗杀，继任之人，一时呼声最高者，为署理内阁总理郝汉罗耶公、财政总长凯尔贝博士及其前总理贝库男。至十月二十六日，大命卒降于凯尔贝博士。博士固故总理斯条古伯之先辈，自一九零零年迄一九零四年间，曾充奥国总理，久为奥皇所敬惮，不啻枢要者于今十二年矣。去兹数月前，始充财政总长。若博士者，吾人纵不敢许为大政治家，而自一九零四年博士下野以后，奥国总理手腕威望俱无出其右者。彼于奥国官僚系诸名士中，崭然露头角，其手段之辣，且视斯条古伯为尤甚。氏颇愤匈国近年流于专恣，且与匈国总理奇萨伯不睦，故自氏为总理，向后对匈之态度，大为世所注意矣。凯尔贝内阁发表于去年十一月一日，其阁员如左：

| | |
|--------|----------|
| 内阁总理 | 凯尔贝博士 |
| 外交总长 | 卜利昂男 |
| 司法总长 | 库赖因博士 |
| 内务总长 | 秀瓦杰那男 |
| 国防总长 | 高尔奇男(连任) |
| 商务总长 | 斯提卜腊博士 |
| 教育总长 | 哈萨雷男(连任) |
| 财政总长 | 马尔库 |
| 劳动总长 | 脱尔加男(连任) |
| 交通总长 | 仙布雷将军 |
| 农务总长 | 库朗马奇尼伯 |
| 不管部国务员 | 勃卜林士奇 |

凯氏素反对专为德意志民族谋利益之政策，故为急进德意志党及一般德意志民族所不喜。其施政方针，对于捷克民族、斯拉夫

民族均无畛域，惟依大公至正之精神以临之。故凯氏出而组织内阁，德意志党派之报章，毫不与以同情，而一般舆论，则对之之信任颇厚，民间大抵表欢迎之意。其内阁之运命，似一时绝不至于倾危，而乃仅历七周，此东山再起之凯氏，竟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殊为奥国政界意外之事也。

凯氏内阁瓦解之原因，约有几端。关于粮食问题、家畜输入问题与匈牙利及奥国议会冲突，一也。粮食问题，虽以对于联合军提出讲和条件，一时稍见和缓，而对匈经济调和问题，亦为关系内阁运命之一事。盖奥即与德、瑞（瑞西）诸邻缔结商业上之协约，而此对匈经济问题不解决，于交涉非常不便。与德、瑞两国所结之商业上协约，尤将于一九一七年未到期，本年岁杪，即当一体发布通告。故奥、匈二国经济上调和之策，终不容缓。前斯条古内阁亦尝努力欲于内阁更迭之际解决该问题，但凯氏则欲迁延以留待他日。盖凯氏于奥国政界，素为对匈问题奋战之一人，匈国人对之深抱不满之念，而斯条古伯则于对匈问题二十年来容匈国总理奇萨伯之政策，与凯氏政见殊不一致，故凯氏不嫌于前内阁之对匈政策，而思加以修正焉。闻凯氏拜组织内阁之大命时，固即以修正对匈问题为条件，始允组织内阁者也。此亦可见凯氏与前总理斯条古氏之系统不同矣，二也。次则宪法问题之复活是也。宪法问题，向为不置基础于政党之内阁苦于应付之问题，幸自战争勃发，其势暂缓。近以战争之继续，国内之疲弊，国民之不平，此问题又有复燃之势。凯氏即任之初，虽尝声明从顺民意、实行宪政，而按之事实，亦已归于失败，三也。当是时，加里西亚分离问题之发生，又足以陷凯尔贝内阁于死地。盖关于加里西亚问题，多数党之德意志党当博胜利，固不待言，而约塞夫老皇又适于是时崩殂，凯氏见今春于议会决议对匈问题及加里西亚问题时相持必无效果，故遂决辞内阁，四也。奥国新帝加罗于提出讲和觉书之际，以其纲领示凯氏，氏对于

先帝在世绝非所承之条件，如奥国割让之地加里西亚及南部奥地利地方皆含于其中者，极力反对，不惜以去就争；而卒不为新帝所纳，遂飘然引去。夫以割地议和之事，关系于国家之运命者至深且巨，苟置身当路，而不能力排廷议，以贯彻一己之主张，则即洁身高蹈，犹不失为毅然大丈夫。是义也，凯氏有焉。

凯氏既辞职下野，而外交总长卜利昂氏独留，此盖由于卜氏与提出讲和条件颇有关系。观于匈国总理奇萨伯，屡以此次之讲和条件为出于卜氏之专断为言，试其攻击，可以知之。初德国碧幽罗公，尝劝德帝怂恿约塞夫老帝，使允割地，老帝拒之。至新帝即位，德人以其不如老帝之坚决，乃派辣腕之耶口氏充驻奥大使。此讲和条件，恐即本卜氏之意见与耶口氏之指使而成者。然则凯氏之解组，岂得已哉。

凯氏既去，奥帝乃命斯条古内阁时曾充财政总长之士比慈妙尔博士组织内阁。博士固以精通财政著名者也，素与政党无何关系，因亦无地盘可据。受命之后，颇思组织一纯粹官僚内阁，拟以韩铁儿男长内务，高尔奇将军司国防，哈萨雷男长教育，佛士德博士长交通，魏谟博士长财政，脱尔加男长劳动事务，塞德勒博士长农务，勃卜林士奇为加里西亚大臣。士氏理想中之内阁阁员，虽已如斯拟定，继思此纯粹官僚之内阁，终难得议会之援助，而无免于倾覆，旋即辞大命而不受。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亦自爱之政家慎于自处之道也。

士氏既谢不敏，于是奥帝以组织内阁之大命，付之库朗马奇尼伯。伯曾于凯尔贝内阁充农务总长，今其内阁乃由半官僚半政党结合而成。成立未几，外交总长卜利昂辞职。卜氏之辞，非自是时始兴此念者。当凯尔贝内阁辞职之前，已略示辞意，亦非必以对匈问题与总理意见不同。盖以奇萨伯常伺机倾彼，至不惜引荐平生惟一之政敌安特刺西伯继外交总长任。老帝在位时，对于卜氏信

笃礼隆，奇萨伯之谋，终于无效。迨老帝崩后，德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派其前外交总长耶口氏驻奥大使，提出讲和条件，奇萨伯遂执以为攻难卜氏之口实，而纠弹不已。虽新帝信任卜氏之诚未尝稍减，卜氏以当兹军国多事之秋，与匈国总理常相轧轹，终不利于国家，将致奥、匈二国之政治不能圆满进行，与其以一人之去留，贻国家以兀臬不宁之象，毋宁速自引退以避贤路之为愈。遂决然辞去，举众望素孚之杰尔宁伯以自代。卜氏能于进退之际若兹其爽快，此诚吾人所最倾服者也。杰尔宁伯者何人乎？彼于罗马尼亚参战以前，尝充驻布加雷公使，而能侦知罗国之意向最先者也。匈国政治家，其时虽以罗之不附德、奥，归咎于杰氏外交折冲之失利，一旦赤书白于当世，而知杰氏之于罗国固已尽瘁其力以为外交之周旋，迨夫策穷计尽，无可如何，则由时势之所迫，非人事有未周也。于是昔日谤毁之辞，今且变而为赞颂之声矣。杰氏自负心颇强，尝努力以求使世界认奥匈国之势力，以之继卜氏之后，洵可谓得人矣。

新内阁总理库朗马奇尼伯者，亦奥之保守政治家也。多年与杰克党接近，惟自战争以来，颇疏远之。以杰克族乃斯拉夫族之一种，斯时与彼党接近，大非杰氏之所喜。彼尝以老练政家之资格，于上院下院均曾列席。现为上院右党领袖。战争猝发，彼即毅然抛去政治家之生涯而投笔从戎，以军官职转战于加里西亚、塞尔维亚之间。凯尔贝组织前内阁时，召还奥京，畀以农务总长。此次组织内阁，其施政方针，虽不必全与斯条古内阁相同，而大体则颇类似。为其受新帝诏命时，帝即望其仍从斯条古内阁施政之途辙也。彼对匈调和问题、加里西亚分离问题，虽皆须于本年二月之议会求其协赞，而以新内阁颇与政党少有关系，当可无虞。若多数党之德意志党，其领袖乌尔邦博士则为新内阁之商务总长矣，贝伦雷特则为不管部国务员矣；若波兰党，则有勃卜林士奇为加里西亚事务大

臣矣，辛库博士则为司法总长矣（辛氏间接与波兰党有关）；若基督教社会党，则有与之稍有关联之哈萨雷为教育总长矣；若杰克党，亦有脱尔加为劳动总长矣。此以见新内阁与各政党之关系较密，为近年所罕见。彼维也纳各报之论调，对于新内阁均致欢迎之意，各政党亦颇示信赖之诚者，固其所矣。此奥国最近政变之概要也。

（五）罗马尼亚国

罗国自交战以来，著著失败。开战仅及百日，国土沦丧，泰半在敌军蹂躏之中，其国政局遂亦不免于动摇。专横如其总理卜拉复那者，亦不堪各派之攻击而屈伏于其前，以恳请各派首领之入阁。虽遭政敌马基罗曼之峻拒，而其他各派领袖，则皆允许入阁，以相辅助。爰于定例国务员外，设三名不管部国务员以位置此辈领袖，使参与军国机要。此改组之内阁，乃成立于去年十二月下旬。其阁员如左：

| | |
|---------|---------|
| 总理兼外交总长 | 卜拉复那 |
| 陆军总长 | 文提腊卜拉复那 |
| 内务总长 | 康士坦丁奴 |
| 司法总长 | 康达古奇尼 |
| 官业总长 | 优士复那 |
| 教育总长 | 狄优嘉 |
| 商工总长 | 古雷塞奴 |
| 财政总长 | 安脱尼士古 |
| 农务总长 | 摩塞士古 |
| 不管部国务员 | 姚尼士古 |
| 同上 | 福雷奇的 |
| 同上 | 孔姬尼士古 |

上列阁员中，除总理、内务、教育、财政外，皆为新阁员。前内

务总长则任为众院议长。此举国一致之内阁成立后，罗国于民族统一之战，其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处之者，已足昭示于世界矣。

（附言一）近传德国有革命之变，以无确证，兹姑略之。

（附言二）俄国大革命，为最近世界上之一大变动，其影响于战局之前途，世界政治之潮流，并吾国民主政治之运命者甚巨，因之国人对于此等变动研究之趣味亦愈浓。兹以付梓期迫而又限于幅帙，未能罄其所知以饷读者，殊为遗憾。次期拟为有统系之专篇，就正当世。题曰《俄罗斯大革命史论》，特此预告。

署名：守常

《言治》季刊第1册

1917年4月1日

此文“奥国”部分曾以《最近奥国政变之颠末》为题，刊登于1917年4月1、2日之《甲寅》日刊上，署名守常，文字相同。

——编者

学 生 问 题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

凡社会对于一特定之阶级，一特种之身份，存排斥之见，轻蔑之心，不肯与以同情，不愿畀以职业，限制其活动，屈抑其地位，则居此阶级、具此身份者之生活，必成为社会问题。既已成为社会问题，而社会视之犹不加以注意，以谋救济解决之道，俾得相当之分以去，而因以善其生安其境，则必至酿成社会革命而后已。

妇人与工人之在欧美社会，其先亦皆为居特定阶级、具特种身份者。故其社会中之享有强大势力之人，往往对之不与以平等之待遇，束缚其自由，剥削其权利，锢蔽其智察，侮辱其人格，以其辛勤之汗血供少数强权者之牺牲，以其屈枉之苦痛资少数强权者之淫乐。于是工人问题、妇人问题，皆成为社会问题，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若英，若美，若法，政治上、社会上之一切改革，罔不酝酿于劳动阶级之运动。最近俄国大革命¹之发端，亦以面包问题为武器，工人团体为先锋，而旭日瞳瞳之新俄共和国，竟能诞孕于战血横流之今日。即柏林与维也纳之工人，他日亦终必为德、奥二邦革命之媒、自由之母。其他晚近以来各国之妇人运动，日见激烈，亦于自由之发展，民权之伸张，社会革命之进行，强权束制之解放，与莫大之助力。此工人问题、妇人问题之所以见重于欧美社会，而有心之人不吝为之献满腔之同情，尽热狂之努力以解决之也。

吾国政治上之改革，虽已略具基础，社会上之改革，如解决工人问题（农民之疾苦亦包于其中）、妇人问题等，自为今后之急务，而目前急迫万千即待解决者，又有学生问题。夫妇人与工人之自成一阶级，固由于天赋之本能，传袭之习惯，教育之未普，群制之未完，种种原因所造成。其所由来者渐，非为一朝一夕之故，殊非吾人今日所能避免，而求解决之道，亦自为应今世之文明谋人生之幸福所必经之阶序。独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乃以此阶级身份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一般耆旧老宿，一闻“学生”二字，即摇首蹙额，似一为学生，即于中国社会为无用。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人讨无聊之生活。然即政治界亦何尝欢迎此为社会所排斥厌弃之学生，即彼以学生出身而能夤缘奔附跻于显达之辈，亦何尝不标“经验”二字以媚彼所趋承接纳之老前辈，而排斥此于中国社会处处败北之学生。然则中国之学生，实为最可怜之一阶级，最可怜之一身份，而社会造就之乃所以戕贼之。学生正所以学死，循是而不变更，人而著学生之冠服，即无异于自杀。社会而日日培养学生使蹈于自杀之途，以趋于自绝之运，即无异于杀人，其结果亦为社会之自杀。斯非吾人愤激之谈，实亦社会伤心之语矣！

中国社会之屏斥学生，匪自今日始矣。清之季年，政府当局所日夜孜孜以为戒备防范者，即学生是。卒以学生于社会不得同情，不得职业，不获本其理想顺其情感以表著于政治，出其学术运其技能以助益于社会，于是抑郁悲愤奔走呼号以树革命之赤帜，而清室以倾。袁氏帝制之念既萌，亦视学生如蛇蝎，而学生抗袁之运动，又复潜滋暗布，而袁氏以陨。故欧美之革命，泰半渊源于工人之呼

号，中国之革命，则全酝酿于学生之运动。斯虽近代思潮之激动，以学生之神脑最易染化，要亦社会之排斥学生，致其不平之念，遏郁于中心，久而久之，必至迸发以求伸，有以激成之也。

他处之学生吾不敢知，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此其中吾侪之学友正复不少，而量其材能，尤皆确为改进中国今日之社会所必需。斯而令其坐弃，不为学生本身无以自存，即国家社会，亦如丧失新锐之神经而终以僵死。是又不独社会之问题，且系乎国家存亡之问题矣！

昔者梁任公先生尝有人才不经济之慨，及以作官为解决社会问题之说²。最近汤济武先生亦云，言及位置学生即兴无限之伤心³。日昨章秋桐先生于某会之演说，亦尝畅论俭才之义⁴。足知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已成社会问题，乃为并世明达所公认，非只吾侪问题中人之无病呻吟也。吾今揭论其要，一以促社会之注意，俾于教育方针、商工事业、政治制度速谋救济之方；一以唤起现在沦落于社会问题中之学生，及未来无限之新青年，即方将奔赴于社会问题中之学生，速奋励其志气，选择其学业，而预为易于就职之地步；更望社会中之视学生为一特种阶级、特种身分而排斥之、屏绝之不遗余力者，速自警悟，毋使由一部分之偏见私心，激成猛烈之反动，则本文之旨也。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3日

学 生 问 题(二)

(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日)

吾既一再于本报揭出学生问题,以促社会各方之注意。吾今更欲与吾侪问题中人之学生,一言解决之道焉。

凡社会问题,固赖社会各方之协力,始易于解决。然为人谋者,不如自为谋者之忠且切,乃人情之常。故工人问题之解决,以工人自己运动之力居多。妇人问题之解决,依妇人自身觉醒之力过半。且宇宙间之事物,殊异万状,无往而不由对待以得存立者也。忍苦与享乐相对,努力与成功相待,无忍苦之享乐,其乐也为佚乐;无努力之成功,其成也乃幸成。佚乐者不终,幸成者必败。盖因人成事者,一方承其惠恩,一方即丧其自性;克己自励者,一方劳其筋骨,一方即进其天能。此即因果之律,报应之理,丝毫不爽者也。又况工人之智识本低,妇人之体性原弱,依人为计,犹且不可,必待其本身之运动觉醒,依自力以为奋斗,社会始许以权利,费以自由,遇以同情,待以公理。今以吾侪学生之智识能力,而与工人、妇人并举而成为社会问题。教育制度之不良,社会僻见之不当,吾侪可不必问,吾侪但须自反;吾侪固自有其智能,自有其势力,何以不能努进以与自然抗,与人事竞,反致沦落其可爱可珍之生涯于穷苦无聊之社会问题中,不为强者,乃为弱者;不见胜利,徒见败北,此实吾侪之深耻,吾侪之奇辱。吾侪之问题,应由吾侪自解决之。社会排斥吾侪,吾侪不敢尤;前辈厌弃吾侪,吾侪不敢怨;

吾侪惟知有吾侪之我，惟赖吾侪之我之努力，以创造为生活，以奋斗为职业。宁为受人敬畏之学生，不为仰人怜惜之学生；宁为独往独来之学生，不为寄人篱下之学生；宁为自强之学生，不为被动之学生；宁为位置人之学生，不为被位置之学生。

吾侪既于今日之社会为无用，则宜自创一种社会以自用。此之社会，即清洁勤俭之社会也。吾侪既于今日之生活为不适，则宜自造一种生活以自存。此之生活，即坚忍耐苦之生活也。独怪吾侪之沦落天涯者，既颓唐自废，相对唏嘘，致其精神性灵，日陷于悲愤之囹圄中，视人间一切生活，无不生厌，而惟一希望，乃在国之速亡。人至无聊之极，则每思于厌弃吾侪、排斥吾侪之社会中，求其一二遇我较为欢迎、与我较为亲切者，与之周旋往来，怜我怜卿，以破旅中之凄苦岑寂。而茫茫兹世，可当此役者，又惟八埠之粉黛耳，剧院之笙歌耳！斗室一灯，素心¹三五，笑语声与牌子声互相映和中之白板、东风²耳！其或床头金尽，季子归来，颜色憔悴，面目黎[黧]黑，则里巷施以白眼，妻、嫂为之短气，而坐困乡井，销沉于醉生梦死之中者，亦往往有之。此其牢骚抑郁之苦衷，吾侪宁不相谅？然使长此落拓，以自暴弃，而徒归咎于社会，揆之情理，宁得谓平？此非社会之真能绝我辈，我辈实百喙亦难辞自绝之谓也。吾昨曾言，一为学生便蹈自杀矣。然澄心以思，吾自为学生始有崇严庄贵之生命，何得谓之自杀，又何得听其等于自杀？吾昨又言，社会日日造就学生，无异于杀人矣。实则吾人于此崇严庄贵之生命，惟吾之自我始有用之处之之绝对权威、绝对自由，社会亦安得而杀之，吾侪亦安能坐视人之杀之也？由是言之，吾侪不患社会之无所用我，而患吾侪之不能自用，不忧他人之排斥，而忧吾侪之无能。

或谓吾侪亦尝求自用之道矣，其如吾国今日社会之组织，奄奄若死，处处都是绝路，何也？就日本而论，其国中每年毕业之学生，

不知其几千万人焉。未卒業前，校中职员，即奔走于各大银行各大公司之门，预为就职之介绍，而是等银行、公司之势力，皆已拓张于海外，所谓朝鲜也，台湾也，吾之东三省也，到处有其分号，即到处有其卒業学生之足迹。而我无是等银行、公司也，因无为学生预谋就职之学校职员也，因亦无远适海外营商殖业之学生也。人之教育发达，足以消纳许多教育上之人才也，而我无是焉。人之各种银行遍于内地，足以消纳许多经济上之人才也，而我无是焉。人之司法机关、律师制度之完备，足以容受许多法政上之人才也，而我无是焉。人之举国众庶，下至妇孺稗贩皆能识字读书，因之著作之富，报纸杂志之多，浩如烟海，足以位置许多各种科学上批评著作之人才也，而我无是焉。人之社会是活社会，故社会中之人人皆活；我之社会是死社会，故社会中之人人皆死。例如置有生之物于空气窒息之绝境，虽具无上创造之能，亦岂能以自存者？斯言也，诚不为诬。吾之社会奄无生气，亦无人敢为否认，顾平情以观，社会之机能，今尚未臻于僵死。社会既未全死，以上自有生人活动之余地，可以断言。吾侪假定各人之我，皆为漂流绝岛之罗宾逊³，四顾荒芜，只余一我，天空海阔，亦未绝我创造之能，生存之路也。我固无人之拓张海外之无数银行、公司也，我则有多量足为输出原料之牛毛豕皮等等也。我固无人之内国产业、银行（等），完备之司法机关、律师制度，伙多之著作版章也，我则有无量之小工业、内国商业、外国商业，足以谋生而挽利权也。（此处疑有脱漏。——编者）我则有广漠之土地，可以植牧耕作、渔水、采山掘冶矿产也。纵无大资本足供吾侪之回翔，而万仞之山，起于尺壤，无涯之海，积于细流。美国诸大富豪，泰半出身于稗贩之子，惟以坚忍不挠之精神，诚恳不懈之志气，与新大陆蓄蕴未发之宝藏奋斗，而卒能征服之，以自富而富国。吾人试侧身北望，若东三省，若内外蒙古，若甘、新、青海、前后藏，其广员肥沃，视彼新大陆何若？吾侪苟不自薄，

即当披蓁剪棘，筚路蓝缕，结成青年远征之队伍，出万里长城，开辟新利源，并藉以开发。吾蒙、回、藏诸同胞，与之相亲近相融洽，消除从来之误解，杜绝外人之离间，于国于家俱有裨益。斯真吾侪青年雄飞跃进之好舞台，努力奋斗之好战场也。不此之图，徒拥门塞途，日向正阳门⁺以内浊尘泥途之中，讨此高等流氓之生活，个人既无以自存，国家亦何以自了。此则愿吾侪问题中人，速壮励其气力，作来者之前驱，以有用之才，开自然之利，为国民生活辟一新径路，其成功又岂止能以解决学生问题而已哉！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5日

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

(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

少年为人生之最好时光，新春为一年之绝好季节。故少年当与新春为良友，饱尝其甘美，饫饮其温和。而新春实为少年黄金难买之至宝，宜惜分惜寸以爱怜之，不可轻轻泛泛听其虚掷以去。盖新春者，少年之灵魂；少年者，新春之化身也。

都会为罪恶之渊藪，少年为光明之泉源。故少年而居都会，易生厌倦之思。都会而有少年，易播罪恶之习。当兹春光妩媚，飘然展其新绿之姿，托于自然万象以显著其容态，都会少年，正宜拔其积日累月所生厌倦之郁感，罪恶之习染，而白[自]暴其活泼锐新之性灵，坦然以与自然之美相接近，相神交，藉慰长年困乏的、沉滞的、抑郁的、局促的生活之苦。

都会少年而欲事此者，则新春旅行尚矣。夫旅行之事，最有裨益，最有趣味。自近世交通机关之发达，物质文明之积重，都会生活之困惫，人事职业之繁杂，日增其度，而旅行之必要与利益亦与之俱加。为其足以舒劳人精神上之疲乏也，助学子智识上之实验也，亲接自然灵淑之气象也，湛深人类爱美之感情也。彼欧美少年之旅行，足迹所至，动辄遍于寰球。日本少年，亦常相结队漫游于吾国。是欧美之少年以世界为其室家也，日本之少年以东亚为其室家也，独吾国之少年，尚复醉梦沉沉，以室家为世界，甚且并室家堂奥中陈列之物犹不知其颜色形态，以与欧美、日本之少年相比

较,其精神上、知识上之贫苦为如何者?矧当桃李争妍、风月宜人之际,以活泼之少年不思冒跋涉之劳,以探自然之美,致使名山草木,绿野烟云,徒令无知之鸟兽享其美丽幽清之趣,岂不大可惜哉?

就北京附近而寻足供旅行之名所,若西山,途程最近。次若津浦路线之济南,就近可登泰山。京张路线之居庸关,京奉路线之山海关,中途可登碣石山(即昌黎山)、莲峰山(即北戴河),皆为铁路经行之地,路程不过一二日即可抵达。就中以昌黎县之碣石山,余知之最稔,其中胜境颇多,登五峰绝顶,茫茫渤海,一览无既。逢春则梨杏桃李之华,灿烂满山;入秋则果实累累,香馥扑鼻;余如松风泉石,皆足涤人尘襟。距京约以一日乘汽车可达昌黎,山在城北八里许。余频年浪迹都会,每岁归里,辄过昌黎,入山一憩,久溷于机械诈伪之人世中,骤与此不知不识纯洁优静之草木泉石为邻为友,其快愉清醒正如乍释重荷,刚出泥途,有非居都会者所能梦见者矣!

连日出步街衢,浊尘腾飞之中,顿见点点新绿,绚缀枯寂若死之北京,因忆碣石山中,梨花春雨,正好结少年伴侣,披蓁攀石,拨雾荡云,以舒积郁,以涤俗烦,以接自然,以领美趣。惜以人事草草,身羁京华,如斯美景竟不可即,徒叹无福,为之奈何?然而山川名物,宁独碣石?燕市少年,正逢春假,自然之美,我虽不能即,而甚愿人能即之。泉林之春,我虽不能亲,而甚乐人能亲之。故特作斯篇,以引起都会少年新春旅行之兴趣,而为少年与新春之介绍,并为少年与自然之介绍。我爱少年,我爱新春,我爱自然,我尤爱我少年以新春旅行记,为少年与新春与自然缔结神交之盟书。行矣,都会少年!行矣,新春旅行之少年!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7日

讲演会之必要

(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

今日为神州学会¹第一次特别讲演大会,记者不敏,忝为会员中之一人,愿于本报乞得余白,以略论讲演会之必要。

今世国家之基础,必筑造于国民精神知能之上,始能巩固不磨;而国民之精神知能,尤必赖有渊深高远之理想,涵注于普通的、通俗的学术之研究,以熔铸而陶冶之,始克达于高尚健全之域。今欲事此,徒仰恃乎一二硕学名宿之闭户著书,或有数学校庠序之开坛设讲,绝不能奏其全功。盖此之研究讲演,效之所及,终为专而不普,深而不流,可以窥奥理而不足以启流俗,可以精一科而不足以应万便,此文明国之通都大邑讲演会之开设,所以风行于时也。兹将讲演会之所长及其必要,约述于左:

一、讲演会之效力,非部分的,乃普及的也。学校之授课,名流之著书,其功用仅足以开发智识,在中流以上之人,或在一定求学时期之人,其他普通众庶之既不能企于高深,复无暇长期求学者,其于智识之要求,学校举不足以应之。苟随时有讲演会以济其穷,以补其缺,则学校以外之人,亦得浴智识上之惠利,而各满志以去。此其利一。

二、讲演会之效力,非机械的,乃活用的也。近世科学之发达,分科目臻于繁备,同时与他科亦生不能联贯、不能汇通之弊,而呈机械之观。吾人在学校中所习之科学,其兴趣往往视讲演会中为

淡泊，盖以一为机械的，一为活用的故也。此其利二。

一、讲演会之效力，非专门的，乃常识的也。讲演会固有专研一科者，以例举之，如日本东京之社会学院，每岁所开之讲演会，即属此类，专以讲演关于社会学之问题为范围，兹当别论。而若普通之讲演会，则以灌输常识为的志，斯不限于学校以外之人，即在学校肄业之青年，习文科者或于理科上之常识较贫，习理科者或于文科上之常识较弱。居今日复杂庞沓之社会，各人所需智识之类量亦与之俱增。讲演会之利益，存于此者不少也。此其利三。

一、讲演会之效力，非固定的，乃应时的也。方今世变极矣，吾人日常所闻睹之政治的、社会的、学艺的、思想的种种变动，罔不与吾民族运命、个人生活，有莫大之影响。而欲应兹世变，以有所云为，乃不可无相当之智识。讲演会即因时事问题、社会状态，或为演说，或为批评，以空玄之理想，枯燥之事实，活用于人生之实质，而充满其内容。俾闻之者增无限之趣味，得之者获较丰之效用。此其利四。

以上所陈，多就知识一端立言，至于国内名流，异邦学者，吾人常于典籍报章，习闻其名，习知其说，而以未接颜色，不闻警效为憾者，正复不少。一旦逢有机会，开讲演会请其莅席，名流数辈，济济一堂，其言论丰采，气宇态度，皆为其人格之暗示，每足与吾人以感化力，而潜移默化，以高其志趣，阔其胸襟。且立宪国民之运动，当以演说坛为惟一之战垒。吾虽骤未至此，吾脩[济]立宪的青年，固不可不于今日为相当之准备，相当之修养。此类讲演既足倡讲学之风，又足助演说之兴，其功用及于人格之感化，国民之修养者，亦非浅鲜矣。愿名流硕宿热心讲演，愿青年学子踊跃赴会。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8日

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

以何因缘，东西之文明之生活，各驰一端，适相反对？此其故固甚复杂，而其最要之点，则在东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依据不同。东方之生计以农业为主，西方之生计以商业为主。惟其务农，故利于固定；惟其营商，故利于流通。惟其固定居处之久也，故血统日繁，而庞大之家族主义于以盛行；惟其流通转徙之远也，故族系日分，而简单之个人主义于以建立。又固定则女多于男，渐演而有一夫多妻之风；流转则男多于女，渐演而有尊重妇人之习。于是著于政治，一则趋于专制，一则倾于自由；显于社会，一则重乎阶级，--则贵乎平等。乃至饮食、居处、车马、衣服，无不具动静二种之采色。譬彼泉源浊，则万流皆浊，清则万流皆清。文明之于一切生活，亦犹是耳。

百年以还，西方之动的生活，挟其风驰云卷之势力，以侵入东方静的生活之范围，而沈沈大陆之酣梦为之惊破。盖以劳遇逸，以动临静，无在不呈披靡之观，无往不有摧拉之势。于是始悟以逸待

劳之失策，以静制动之非计，乃谋变法维新，不惜弃其从来之一切静的生活，取彼西洋之一切动的生活，去其从来之一切静的文明，迎彼西洋之一切动的文明。顾宇宙间之质力，稍一凝静，惰性即从之而生。矧以数千万年惯习自然之静的生活，而欲革除之于一旦，此为必不可能之事，于是矛盾之生活现象，乃随处而皆是。即如吾人于日常生活所肩之负担，无论其为空间的、时间的、精神的、物质的，均有气竭声嘶日不暇给之势。吾尝求其故，而知西洋人之生活，以动为原则，以静为例外，故其应动的生活而能绰有余裕；吾人之生活，以静为原则，以动为例外，故其应动的生活而觉应接不暇。盖以动为原则者，于不知不识之中皆动，皆所以顺其生活者也。而以静为原则者，于不知不识之中皆静，皆所以反其生活者也。以今日动的文明之发达，动的生活之烦累，而吾人乃日在矛盾生活之中，以反其道而行之，乌在其有济乎？乌在其能胜乎？

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吾人又认定于静的文明之上，而欲创造一种动的生活，非依绝大之努力不足以有成。故甚希望吾沈毅有为坚忍不挠之青年，出而肩此巨任。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勿令动的国家、动的民族、动的文明、动的生活，为白哲人种所专有，以应兹世变，当此潮流。若而青年，方为动的青年而非静的青年，方为活泼泼地之青年，而非奄奄待死之青年。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2日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欧战初起，一时民主主义几陷于危，世之论者，咸谓德之雄强，将使官僚主义对于民主主义大获胜利，虽联合军侧，标帜树义，莫不以执民主之大义，以殄灭军国主义、官僚主义为言。而英之名士，如及伦¹、耶科士²、伯加³等，亦盛诋民主主义不止。及伦博士尝于去年正月之《隔周评论》，揭论民主为国民求安乐放逸之别名，而谓英国多数青年，对于募兵之态度，因程序之烦琐，军需供给之不足；（此处疑有漏误。一编者）法国阁员奔命于议会之质问，而无处理军国机要之暇，皆民主主义之咎。是年四月，布鲁科⁴氏亦于《北美评论》⁵，论当时之英国并民主主义亦有歇止之观。内阁中之少数擅行政权，视专制国之君主殆有过之。倘有攻击政府失职或讨论重要事件之时，阁员无一出席于议场，政府提出之议案，颇自觉其无论为何均无遭否决之虞，一切之事，一依当时发布之国防法案，皆得专断行之。此而犹以为未足，去腊又改造军事内阁，未几法亦仿行此制焉。由外表观之，似英、法等国，为抗军国主义对于民主主义残虐之势，而有渐趋于非民主的之倾向，殊不知此特皮相，而察其实质，则民主主义之潮流，仍有滔天之势，挟此横流之战血以俱至也。请就英、法、俄、德等国分论之。

民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英自开战伊始，即先留意于各殖民地之意思，而以决定宣战与否者

也。彼德国初意所逆料，以为英一经宣战，其殖民地必将分崩而离析，印度必且叛背而独立。然至开战之四日前，坎那大之总理，则由避暑地急归奥达洼⁶而修战备矣；澳洲总理，则宣言当至最后之一人、最后之先零⁷以应战矣；纽治兰⁸之总理，则答以英国海军可随意征其战舰矣；南非亦愿参战矣；印度七百王国⁹亦愿进而援助英伦矣。虽其于内阁中更创军事内阁之制，似颇邻于专制，然此二重内阁之创造，亦皆出于国民之希望，基于国民之同意。而雷德乔治又为最与国民多数意思疏通之人，以之列职首揆，足使国民安心。是知英内阁之改造，非民主主义之因战争而消亡，乃因战争而觉醒；非民主主义之因战争而衰退，乃因战争而发达；非民主主义之因战争而失其优长，乃因战争而补其缺陷；非民主主义之因战争而摇其旧基础，乃因战争而开其新纪元也。

法国之民，盖重质而不重量者也。其爱国心纯为优美思想之所凝化，故论者谓法国之爱国心，当姜达库¹⁰时代则为 *La Royaume de France*，是乃对于国王者。至于现代，则进化而为 *La Patrie*，是为家庭爱情之扩大，爱法国之土地如爱慈母然。今兹之战，法国为德国所侵略，法人对之，正如慈母为强暴所欺凌，子女不能不急进以为保护。彼其出征之军人，由汽车中望见果实累累之园林，辄呼曰：“彼女实美，吾人不辞为彼女而死也。”亚丹夫人¹¹尝悲其嫡孙不见妻子而出征。夫嫡孙固非不爱妻子，所以如此者，盖爱法国有甚于爱妻子耳。不独表现于爱国心之民主主义浸淫于美育之中，即军队之感情，亦皆为优美之思想所涵濡。观去年九月号《大西洋》月刊¹²所载之《霞飞将军¹³会见记》，可以知矣。当时会见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某教授，尝述某大学中有一法国学生，以其母氏寄来之手书示彼，书中有云，“汝之兄弟已有二人战死于疆场，汝宜速行束装归国从戎，汝今犹不肯归国者，汝母宁终身不愿见汝也”云云。将军闻之泪潸潸下曰：“余之所以尊重军人之生命者，正

为此也。”由斯以观，法国之民主主义实培植于其国民优美之精神，虽从前为德国军国主义之暴风雨所迫胁，以致妨碍其发育，而战后之进展，必能充实其质之内容，而以优美之精神贯彻之，可以预知。但因重质之故，不惜以量供其牺牲，从而缩其冒险之勇，终为法国国民之所短，此后必有以矫正之也。

俄国当交战之初，一般官僚则以开战而谋击破勃兴之民主主义，故官僚派之机关报，莫不著论，谓俄国之敌不在德皇，而在其国之自由派及其社会民主党，如《俄国国旗》(报名)者，即盛赞德皇及其官僚者也。反之，民党一面，则以开战而谋扫除专横之官僚，故亡命客如安特雷夫¹⁴、库罗泡特金¹⁵等，从前或遭禁囹圄，或放逐异国，一闻战讯皆示赞助之意，盖以战德即所以绝俄国官僚主义之泉源也。厥后官僚派悟与德战之非计，乃渐以压制手段应付民党，而此大革命之风云遂以激起，卒能推翻多年跋扈之官僚政治，而建立民主主义之基础。此又民主主义有盛无衰之一证也。

俄国民主主义之光芒，既已照耀于世界，影响所及，德国亦呈不稳之象。近日议会中之社会党人¹⁶，大声疾呼，迫其政府改革内政，励行民主主义。今昨电传，德皇已允其请，虽在交战之中，德国政治之改革，未必见诸事实，而以国民渴望民主主义之狂热观之，战后德国政治必将兴一大变革焉。即德国所以有今日之雄强，亦非受官僚政治之赐，良以其官僚之精神，颇能与物质的民主主义相结合，故其社会政策之功绩，冠绝世界。然其民虽于物质上由国家所受之幸福甚大，而于精神上则有不堪其苦痛者。盖其官僚之傲慢，军人之暴横，在在足使一般平民疾首痛心，四百万之社会党员，即其反动之结果也。今自开战以来，官僚及军人对于人民之态度，渐减其慢横，而德国之精神的民主主义，遂渐植其根萌，战争之结果如何不可知，德国民主主义之势力日趋于盛大，则为不可逃之数耳。吾人于此而得二种教训焉，一民主主义与爱国心不惟不相反，

而且相成也。世恒有疑民主主义推行之既极，其国民之爱国心，必以日见消减者，而证之今日之事实，乃有大谬不然者。英、法国民之民主思想最称旺盛，而其应战之勇，不仅军事上之牺牲，毫不怯吝，即于经济社会加以若何繁重之负担，其民皆乐为之，而无逡巡瞻顾之态，此一也。一官僚政治之国，无论外患若何危迫，其民终以内政改革为务，甚至乘机革命亦所不恤也。俄人当日、俄之战，已曾试行一次，今兹竟能告厥成功矣。德国国民，近亦颇有此种觉悟，盖内政不加改革，即对外而能胜，亦终为官僚专恣[恣]暴横之资耳。谋国者其鉴诸。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6日

真理之权威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余曩在本报著论，谓：“余信宇宙间有惟一无二之真理。孔子、释迦、耶稣辈之于此真理，皆为近似得半，偏而弗全。故吾人今日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毋宁信真理。”¹ 时贤多以为与目今之社会不相应，颇以为过。余友仲公，著《丁巳杂志》卷首发端²，即陈此义曰：“……今日学术社会之不发达，与思想界之窒塞、腐败所由致之使然，其责读者固应分之，即著者亦乌能辞其咎。浅演之群，其智不足与语高深，譬执今之人而劝之，宁崇拜真理，勿崇拜孔子，必将哗然群詈，皆为大逆。虽有至理，其不能以人焉，固也。然彼之不知崇拜真理固愚，而我曰汝勿崇拜孔子亦过。喻之理而挑之怒，将求我信，宜乎其难。……”似为针砭余言而发者也。余既拜赐良友药石之箴，复喜余崇拜真理之主张，实已得吾友之同情，又进而以其委婉曲谅之言，展转以渐入社会之心趣，而潜消其迤迤固拒³之程⁴，益信真理之权威，不以流俗社会之未喻，而有所损削。余此后持真理以发言立义之气用益壮矣。

言论之挟有真值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

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⁵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故吾人执笔以临社会，其当拳拳服膺、严矢勿失者，一在查[察]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⁶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盖背乎逻辑之推论，苟为根于事实而设者，视合于逻辑之推论，其所据全属子虚者，厥失为少。盖事实确而推论妄者，有时而或可合，推论正而事实虚者，则永世而无其果。吾人论事析理，亦但求其真实之境而已，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

然而宇宙之内万象森列⁷，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⁸，曩乎其难。即令各人竭其所知，以求真理之所在，而见仁见智，又人人殊，此其为道，不几一分而不可复合，一乱而不可复理，将言真理者愈众，求真理者愈多，而真理之为物愈以湮没而不彰乎？曰此不足以障真理之表显也。吾人各有其知力，即各有其知力所能达之境，达于其境而确将其所信以示之人，此即其所见之真理也。言真理者之所谓真理，虽未必果为真理，即含有真理而亦未必全为真理。而能依其自信以认识其所谓真理者，即或违于真理，真理亦将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⁹。故言论家欲求见信于社会，必先求所以自信社会之人，能自信者众，则此自信之众，即足成其社会之中枢，而能轨范其群于进步向上之途矣。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堕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而葬于幽暗之域，乃为死亡之特征。然则吾人苟有所自信，初不必计及社会之于吾言，或遵为天经地义¹⁰，抑斥为邪说淫辞¹¹。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法律禁之，固所不许，社会压之，亦非得宜，使人人皆慑于社会心理之势力，而苟且姑息以与之因循敷衍，不惜

枉其所信以暂屈于现状维持之下者，亦觉于真理之生涯未能彻底。平情论之，社会之演进、进步与秩序宜并重之。即高悬理想与俯就社会之言论，亦当兼容互需，而不可有所偏废，此立宪政治之所以重乎言论，而言论之所以重乎自由也。虽其立言之旨不容于当世，要其助益进步之功，亦与渐进之言论为用相等，或且过之。方其一群之中，犹自封于前人先圣之说，骤闻之或且訾为离经畔道之徒，而于其说乃扞格而不相人。究之自有此离经畔道之说，一于世人之思想，着其痕影，虽受之者期期以为不可，而由斯已得正负相反之意象，并列杂陈，以于不知不识之间，动其坚固不拔之单纯思能，彼纵始终对于斯说，深恶痛绝，而有较为和缓委曲之说，以向之陈说，斯其言之虽不得直接以承其信许者，而间接以收调剂之功，已为不少。即让步言之，此种骇世之言论，直接间接丝毫不为并世之人所用，亦不足以沮立言者之气，而遂默持其所信以终于暗昧之乡¹²。此其事，古人有行之者矣！杨朱为我之说，墨翟兼爱之旨，固二子所信为真理者也，而孟轲之徒，则距之辟之，不遗余力，以无父无君罪之为禽兽。然自今日观之，其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矣。李卓吾氏究讨内典，得罪儒宗，举世儒生，尽情谤讟，几不侔于人类之伦，卒至囚其人，火其书，然而卓吾当日，固明知其书必遭焚毁之厄，而犹自榜其书曰《焚书》，将其所信表而出之，而今其书固犹流在人间也。苏格拉底的¹³当其身，尝以慢神不道之罪，而受国人之众推廷鞫，终以受戮矣；耶稣基督，亦以逆天之罪受时人之磔杀，流血于十字架上矣；近代俄之大儒托尔斯泰氏，亦尝见嫉于政府，破门于宗教矣。然而今世之人，或则崇为哲家，或则尊为教主，或则称为旷代文豪，此以知言论之权威，即不行于当时，犹能存于异代；虽或见阨于社会，仍可自信于良知也。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

虽为急进之言论，余并不排渐进之言论，盖言论而发于良知之所信，无论其为急进、为渐进，皆能引于进步之境，而达于真理之生涯也。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愿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7日

大亚细亚主义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日本东京发刊之四月号《中央公论》¹，辟卷即揭一论文，题曰：《何谓大亚细亚主义》。文中析论西洋文明之精神，对内则恃集中的资本主义以掠夺劳动阶级，对外则恃国民的暴力主义以掠夺他国土地。质言之，西洋之文明，掠夺之文明也；西洋之主义，掠夺之主义也。吾亚细亚人对之，当为正当之防卫，于文化政治，均当植独立自主之基，以抗彼西洋，拒彼白人，排除认亚细亚而不认亚细亚人之非亚细亚的势力于亚细亚以外，俾亚细亚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今也，亚细亚人之于世界，到处受人排斥，遭人厌恶，白人之所谓世界，不包涵黄人所居之亚细亚，白人之所谓人道，不以待遇居于亚细亚之黄人。日本迄今之外交，皆为英国保障远东之守门犬。继兹当速为觉悟，于政治、文化、宗教、思想、经济，与中国、印度为天然之联络，而以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为惟一之理想，惟一之创造云云。吾人读之而有感矣。

文中所论，虽在今日实为世界大同进运之梗，吾人殊引为遗憾。而以事实所在，无可讳避，吾人亦不敢否认之。则对于大西洋主义，而揭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为对立之抗拒，亦属当然之反响。但吾人终认苟无中国即无亚细亚，吾中国人苟不能自立即亚细亚人不能存立于世界，即幸而有一国焉，悍然自居为亚细亚之主人翁，亦终必为欧美列强集矢之的，而召殄灭之祸。诚以吾中国位于

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实举世所公认。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

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倘或有外来之势力横加凌制，不惟不可助虐，且宜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持相援助，维护世界真正之道义，保障世界确实之和平。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则其唱大亚细亚主义，不独不能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且以促其危亡，殊非亚细亚人所宜出，此则望日本人之深加注意也。

吾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自觉吾人对于亚细亚之责任及于亚细亚之地位，而以亚细亚为吾中国人之亚细亚，以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吾人非欲对于世界人类有何侵略压迫之行为，即势力之所许，亦非吾人理想之所容，此则征之吾人祖先之历史可以知之。吾人但求吾民族若国家不受他人之侵略压迫，于愿已足，于责已尽，更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苟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其意义止于如斯，吾人亦愿向此目的以为猛进之努力，为其于世界人道无损，于亚洲大局有益也。非然者，则非吾国人所敢与知矣。

此外，吾人所希望于欧、美诸邦者，则冀其速祛狭隘种族之见，而扩充其世界人道之内容，对于有色人种一视同仁，勿任此疆彼界，有尊卑贵贱之差，则未来之世界的革命可免，黄白战争之祸可不至实现。即此大亚细亚主义亦全为历史上过去幻现之物。此则

望东西先觉之士，努力于东西人种之调和，而以消弭其嫌怨者也。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8日

不自由之悲劇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往者余居日本，美国马秀士博士¹东游抵东京，所至辄有演讲，大致皆为关于民主政治与舆论(Democracy and Public Opinion)之问题。神田中国青年会亦招博士为吾国学生讲演，是日演题为《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余亦往聆其说焉。博士谓在美国舆论之渊源有六：(一)学校，(二)报章，(三)教会，(四)剧场，(五)工人团体，(六)妇人俱乐部是也。由博士之言以观，演剧之影响于政俗者，不减于学校、报章、教会之势力，而在吾国今日之社会，或且迈之。吾而欲于政俗开一新面目，不可不于此类加之意也。

京中广德楼²所演之新剧，颇与社会生活有所感触，故能引起听众之兴致，尤以悲剧为其擅长。惟其注入剧中之思想精神，则多蹈于陈腐固陋之辙，虽间亦有充足描写现代生活之处，而以其终结之的，不在促进锐新之理想，而在维持因袭之道德，不在助益进化之机能，而在保存守旧之势力。其结果不惟不能于政俗之革新有所奖诱，反以致其阻梗，此其咎固宜由编剧者任之，而演试之诸伶不与焉。

余自前月闻该剧场排成《自由宝鉴》一剧，欲观之而未果。朋辈中有往焉者，如梁君漱溟³至为之洒泪，白君惺亚⁴则大愤此剧精神注重之失当，而为自由呼冤，遂于《言治》季刊作《家族原论》，披露所怀。余于申明吾说之前，欲使阅者得悉此剧情实之梗概，并

与以批评此剧之印象，故借白君之言以起吾说焉。白君之言如左：

……京伶演剧有名为《自由宝鉴》者，意在为自由结婚者资其劝诫，情殊哀惨，悱恻动人，然其精神点睛之所在，真可谓完全代表旧式家庭之思想者也。剧系二少年男女，均学于沪，邂逅爱慕，冀共图姻好，事为其亲所知，重遭申晋，男女志甚决，抗不从命。坐是家庭情感益恶，遂挟禁范成之。婚既就，两家各以其子之不肖，辱门楣，绝之。少年夫妇不得已辍学浮海，北来京师，期发愤功名以自赎。顾少年不省世态，性憨穉，再为宵小匪人盗骗，罄资金，贫不克自存，陷匪人计，女遂坠身妓中，男落魄以恶疾亡，女既悲夫之死，尤恫自身之辱，仰药以殉。男女临终忏悔自语，溯膺古训，悼往此之误入新说，重喻以警来者。余鉴于斯剧⁵，辄涕不可仰。顾继而追溯斯剧之始末，则又致憾戏剧之业至要且重，所以系群化思潮者至深。端人哲士，举无所问，而一任盲优市骏为之，剧业可无，通俗教育可废。彼少年男女，际兹蜕变之季，见理特真，于家虽为逾度，然心性固伉毅卓特人也。揆其所为，既死殉矣，末路固不应重为人道痛。编斯剧者，徒以新旧思想冲突之结果，重污自由之神圣，乌狗⁶少年之人格，子事为荒，于理为谬，不可训一。自由结婚，亦复何害？第须计及婚姻以后之事，故自由结婚具备之条件，必为有能力独立生活者，少年修学时代，万不应以男女情缘自扰。兹乃智力能否问题，非婚姻是非问题。智力不周，误入孽境，婚姻之自由，纵可得达，由斯以往，皆忧患也。吾国情死，多在婚姻不自由之先，而西国情死，恒在自由婚姻以后，亦正以智力困于独立之故。兹二少年夫妇，以愚意所案，决非失之于先，乃失之于后者，完全坐智力不完之问题而已。斯剧点睛之所，首当以斯义之精神，归入忏悔，引伸譬喻，用警愚俗，不斯之悟，魔上转魔，乃归宗于破坏家族伦义致得此果，奖励依赖，助长家顽，不可训二。不可训而训，

愚謂其禍烈于洪水猛兽，勿以其劇为小道而忽之……

余于前晚，始得观览此剧，而深悟惺亚君之所论，颇得我心之所同。然余犹忆在剧场时，见其演至悲痛穹[穷]愁处，辄为之百感交集，觉眼中有千百副泪，同时皆欲夺眶而出，以哭此不得社会同情之少年，哭此神圣之恋爱，哭此横受摧制之自由，哭此诸多缺陷之社会也。夫家庭者，爱之泉源，而幸福之府藏也。而家庭之组织，则又基于婚姻，婚姻之结媾，以理言之，当为恋爱之结果。故无恋爱则婚姻不生，苟婚姻而非恋爱之结晶，徒拘牵于社会上之礼型而就，则有家庭与无家庭等，甚且为罪恶之窟，仇怨之府焉。盖恋爱为人生之真境，家庭而建筑于恋爱之上，纯实不杂者，则其人于兹世所遭之生活的风雨炎凉，皆能赖斯以避之安之。若其家庭之建筑，不基于男女两性之自觉的恋爱，而或为门阀所限，或为金钱所动，或误信于媒妁，或听命于父母，则其婚姻之关系，不成于人而成于物，不因于情感而因于势力，男女之当事者，非为其自身而嫁娶，乃为他人而嫁娶，非为其人生之幸福而缔缘，乃为其门阀之地位而缔缘，其间不生虚伪之罪恶，必兴悲怆之怨诟，将缘而适以为孽，爱而反以成仇矣。吾国今日社会之缺陷，在在均足以酿人生之不幸、不平、悲哀、烦闷，而激之甚者，或则怨气所召罹于罪恶，或则穹[穷]愁所驱流于堕落，其最要且甚者，尤为婚姻制度。夫婚姻既以恋爱为惟一之条件，则其自由之权，当一操之本人，乃为天经地义不可或违。为父母者，只宜于家庭教育稍加注意，示以择人寻配之准则，俾勿轻陷于情魔爱网之中，于义已足，决不可更进一步，代居子女之地位而为之缔婚，以伤其神圣，夺其自由。在社会亦当顾时代思潮之大势，可以指导之而不可阻挠之，可以促其注意而不可吝其同情，期于青年男女，得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纯洁之真情，以自创一高尚美满之境遇，自造一温柔和乐之家庭。真爱既已蕴蓄于一门，仁风斯能广播乎全国，而后爱国、爱群、爱世、爱物之思，油

然而生。此其所关，良非小故矣。今吾国之社会习惯，家族制度，皆未足以喻此。而以恋爱为轻，自由为妄，婚姻惟听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幸而如天之福，两小无猜，尚能相爱，家庭之内，犹不至惹起意外之悲剧，倘或性行相与径庭，则必至以洁白无邪之少年，沦陷于悲哀怨苦之中也。其或遇伉毅卓特之青年男女，对于自由解放之要求甚为强烈，对于恋爱神圣之自觉甚为彻底，则必抉其藩篱，以达所志，社会家庭又从而诟谤之，诋毁之，厌弃之，拒绝之，使之转徙天涯，风尘沦落，如此剧中所陈者，允为不自由之结果，允为社会不与同情之所致，家族专制之所迫，而与自由婚姻无关。今该剧之精神，乃归咎于自由，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而以演剧之功用言之，抑锐新之思潮而保旧腐之传说，实为社会所不取，亦为现代文明所不许。最可怜者，剧中写少年夫妇当绝离兹世之顷，自白忏悔之旨，违心以自责，谓为误信自由新语之所致，是其受社会尔许之厌弃，蒙家族尔许之冷遇，以致展转流离，穷愁潦倒，以殒厥身者，咎固在于不自由，彼宁不知之，知之而犹不敢明揭其故，反以咽几多不平之泪，忍几多不满之情，以降服于旧制度思想之前，然后知社会制度、家庭势力之积压，其力足以侵迫个人之自由者，固若兹其重也。近者日本东京芳川伯爵之少夫人镰子，以限于门阀家族，代缔婚媾，遇人不淑，家庭中每有隐痛，以致坠于罪恶，而与汽车掌⁷通焉，卒至相抱而情死，男女各有遗书一通，颇自忏其生前之所为，谓为有玷两家之门楣。此其自忏之旨，与剧中少年夫妇临危之所陈，事实虽不相类，心理则相同也。此事既发见于东京，彼邦学者，多有评论。浮田和民氏溯本穷原，归于婚姻不自由之结果，谓家族代子女缔婚之制为社会之缺陷。其他之以镰子夫人为时代之牺牲，而为文以吊之者，正复不乏其人。佐藤红绿氏至以二人之遗书，临终以告其戚友者遭人焚毁，谓言论之压迫，乃亦延及于死人，颇愤慨日本社会对于

个人之自由，侮辱剥夺之甚。余今于斯剧之精神，持与浮田、佐藤诸氏之说以相证，益知不自由之悲剧，其演于世界者，正复不止于吾国今日之社会。然使文学演剧，又从而推波助澜，则由剧场中悲剧之感化，因而造成社会上之悲剧者，必且环兴而无已，则是文学演剧之功，不及于社会，而适以助长罪恶，增加缺陷，是不独一剧编演得宜与否之问题，政俗之变易、思潮之革新系之矣。余故郑重以为此论，一以忠告广德楼剧主，对于斯剧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会，徒以艺员冰雪聪明之技能，为顽旧思想之奴隶，张偶像道德之权威，滋可惜也。以希望具有新思潮、新理想之文学家、艺术家，对于演剧，宜随时以文学的眼光，加以严正之批评，与以诚恳之贡献，有功社会当非浅鲜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9日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财政部当局陷于受贿之重嫌¹，舆论咸为国民道德政治节操痛甚，有虑及立宪之功用因之不彰，而对于政治前途顿增意外之悲观者。余于斯事其所感触，亦与论者相同，然转而思之，则又觉于悲观之中尚有足为乐观之处，黑暗之内尚有趋于光明之迹，不惟不足以累及立宪政治，且足为益彰立宪功用之证也。

吾人试一溯寻专制时代政治之暗幕，其招权纳贿之事类此者，正复不知凡几，而发觉者则殊寥寥，发觉而能如法以为惩究者，又几绝无而仅有。彼袁世凯之铤诛王治馨²，别有隐昧之原因，受贿之罪乃为表面之借口，不足以证专制时代之惩罚严明也。使袁之诛王果单为受贿，则洪宪朝廷之忠臣其有过于王治馨者众矣，不惟僇辱不及于其身，而膺厚赏获殊勋者反今日一嘉禾，明日一文虎³也。今日之贿案若在专制时代，其不官官相护，以阴销于暗昧隐秘之运动者几希。今以议会之监督，报章之揭发，万目睽睽，共闻共睹，魑魍魎魅，乃以难逃于舆论、国法之惩诛，政治当局亦不敢显为袒右。则此案之发觉，直可谓为立宪功用之所赐也。

复次，以此案之当局为海外留学生出身，社会对于受此重嫌之新人物，殊为叹惜不置。余固极端右新人物者，而于其作为罪恶之点，则不敢如论者之高视新人物至于此度。盖一群之中其有旧新，乃性质之相异，知识之不同，至于道德之量存于新旧人物者，余以

为不甚相远，即有进化日趋于善之倾向，亦断无旧人物全恶新人物悉善之理。余既不以其为新人物而高视其道德于平日，余即不以新人物中之有一二罹罪恶者而全失望于今朝。此后用人之准，仍以新者为宜，使不幸而作恶，国法俱在，舆论莫容，乃善恶之判，非新旧之争也。

世尝谓一国之政治、社会、风纪、道德，经由革命一次即堕落一次。余于斯说亦不谓然。盖以革命屡兴之国，必为群治腐败之国，是其道德之堕落，不在革命勃发之日，而在专制积弊之时。革命之屡兴正为罪恶积重之结果，而经一度之革命即以庄严之血涤荡一次，其覆被罪恶之虚伪面具即剥去一层，其罪恶之事实亦即显著一分。然则罪恶非革命之结果，革命乃罪恶之反响。直至罪恶之涤荡剥至终层，黑暗之底蕴完全暴露于当世，劫尽之日，或即忏悔之期欤！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0日

罪恶与忏悔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俄国大哲托尔斯泰诠释革命之意义，谓惟有忏悔一语足以当之。今吾国历更革命已经三度，而于忏悔之义犹未尽喻。似此造劫之人心，尚未知何日始能脱幽暗而向光明。瞻念前途，浩劫未已，廉耻扫地，滋可痛矣！

夫以一二人之罹于罪恶，吾人为其个人已不胜悼惜；而其个人之罪恶，同时又为吾人所与共处之社会现象，故其罪恶同时亦为社会之罪恶。斯则忏悔之责，固不仅为躬犯罪恶之人所独任，即呈布此罪恶之社会中之各个分子，亦当因之以痛加省察，深为忏悔。须知一个罪恶之构成，因果复杂，决非当事者之一人所能致。在个人固不可以此自脱，在吾人对于其个人亦不宜以此恕之。而在社会本身，则当以此自责；在吾人对于此社会，亦当为沈痛之警告也。

吾人试寻政治上、社会上之腐败，足与个人以易堕落于罪恶之暗示、模仿者，其端甚多，不遑枚举，兹特择其要者言之。

一势位之足以保障罪恶也。今之膺显职握实权者，莫不以敛钱为事。鸦片可买也，公帑可盗也，民脂民膏可以任意剥敲也。凡夫坐拥重兵、列职疆吏者，对于其治下之财政，直视为一人之私，囊括席卷，莫可谁何！以致举国空虚，官僚厚富，其所剥民蠹国而得之财货，与其所居位置之级、所握权势之分，成一正比例。上行下效，全国风从，而大盗民贼，盈天下矣。

一法律失其权威也。中国承专制之余，本于法治之精神多所舛背。又以袁氏当国数年，蔑弃法纪，纵容奸宄。但为一姓之鹰犬，虽犯盗国殃民之罪，而亦为所优容，甚且在赏奖之列焉！法律不敢过问，即问之而亦无效。今袁氏虽殒，一般人民心理，对于法律之信畏，终不甚厚。一旦为罪恶所诱惑，遂忘却法律之权威，而悍然不顾以行之。

一奢侈之风盛行也。书生得志，一跃而置身荣显，辄如乞儿暴富，极欲穷奢。于是衣必金紫，食必甘旨¹，居必广宇，行必汽车，内以骄夸于妻妾，外以酬应乎亲朋，每月俸资有限，乌能供尔许之挥霍？迨其亏累日多，无以弥偿，而受贿中饱、鬻爵卖官之事，乃以迭见层出矣。推其原因，个人浪费，固为自取之咎，而社会风俗之奢靡，亦殊有及于个人之影响焉。

吾人今为此言，非以委过于社会，而以轻个人之责也。盖冀社会中之各个人，对此罪恶之事实，皆当反躬自课，引以为戒。庶几积小己之忏悔而为大群之忏悔，而造成善良清洁之社会力，以贯注于一群之精神，使人人不得不弃旧恶，就新善，涤秽暗，复光明。此即儒家日新之德，耶教复活之义，佛门忏悔之功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1日

简易生活之必要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斯武英有言曰：“除道义外，一切事物皆嫌过多。”盖今世之生活，泰半倚于过度。衣食之享用过度也，戚友之酬应过度也，物质之销耗过度也，精神之劳役过度也。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负担，鲜不气竭声嘶，疲于奔命。实力不足以达者，则觅捷径以达之，正轨不足以济者，则走曲线以济之。于是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皆因此过度之生活以丛滋矣。

今欲有以救之，舍提倡简易之生活，别无善途。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务使自己现有之精力、物质，克以应与己缘接而生之要求之负担，绰有余裕，而后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¹固能安其朴素，出²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作也。

今之人独不知此。一介书生，跻身荣显，遂而高车驷马，锦衣玉食³，奢靡成风，夸耀井里。其家族戚友，亦皆群起而欲沾其余润，分其余荣，得之则赞颂不置，不得则怨声载道。夫以素无修养之人，骤然投身于恶浊政海之中，操持不坚，已足为浮名虚利所歆动，而沦溺于罪恶之陷阱，益以无情之社会，不义之戚族，横相要素，重其负担。禄俸之数，所得几何？若者用于必需之生活，若者

用于适当之交际，已虞其不能敷衍，今又重以意外之烦累，扰以意外之要求。应用不足，贪念斯起，洁白廉正之精神与虚荣夸张之欲望交战于胸中，而不获胜，遂为所囚缚以献于法网之中。其事可丑，其情亦可怜矣。推原其故，则皆不安于简易生活之一念有以误之也。试思吾人之躯干，块然五尺耳，一榻之域足以安息之而有余，安用此华楼广厦也？吾人之口腹，所求者瞬间一饱耳，箪食瓢饮⁴足以飧应之而有余，安用此甘旨珍错也？吾人之家族，纯实之爱即足以慰安之，安用此无谓之虚荣也？吾人之戚友，淡泊之情即足以结纳之，安用此不当之酬赠也？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社会不情之依赖、不义之要求减少一分，即个人过度之负担、失当之应酬减少一分，亦即虚伪之过失、贪婪之罪恶减少一分。此种生活，即简易之生活也。此种社会，即简易生活之社会也。苟能变今日繁华之社会、奢靡之风俗而致之简易，则社会所生之罪恶，必不若今日之多且重。然则简易生活者，实罪恶社会之福音也。

余既于本报示忏悔之义，而忏悔之义，即当以实行简易生活为其第一步。吾人而欲自拔于罪恶也，尚其于此加之意焉。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2日

中心势力创造论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否则，分崩离析，扰攘溃裂，无在不呈兀臬¹之象，久而久之，且濒于灭亡之运焉。

吾国今日，不惟无中心势力所可凭依，即其历史上所分之系统，而能自成一部势力者，亦且零星散灭，不可收拾。正如散沙之难合，乱丝之难理。夫中心势力亡乃无异于国亡，若并余烬之各个势力而亦亡之，斯真堪为忧虑者也。

吾国政治上之势力，可大别为三系统。一曰军权系统。此系统全由国家的势力建造而成，故其势力殊为伟大。前清季年，君权日渐微弱，国民势力未足取而代之，野心家崛起，颇思潜移国家的势力于个人之掌握中，而行其隐蓄之志，卒以国民思想之势力虽未能集中于一定之中心，而其包蓄之权威，亦足以隐制个人之野心，使其凭借之势力不能惟所欲为，即其势力之本身，亦不甘供个人之驱策。故以洪宪皇帝之威灵，终难免于败亡，同其时所凭借之势力，亦以骤失其中心而呈崩离之象焉。吾人纵为国家爱惜固有之势力，以求依是为基础以谋国家的势力之新发展，而无如势力之为物，亦各有其生命，已臻衰老者，不能使之复反于壮盛也。一曰政治系统。其中又别为二，即温和系统与激进系统是也。此二系统均由国民的势力建造而成。温和一派，则欲凭借政治上、

社会上之废墟，渐进以趋于新运；激进一派，则欲推翻政治上、社会上之因袭，猛进以摧其陈腐。二者均有累次失败之历史，以备尝困苦与艰难，故能凭空造成一种势力。此等势力之于政治皆堪宝惜，国民果能用之得当，俾二种势力各觅其所当遵循之正轨以进。一方固善良之秩序，一方促锐新之进步，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以达政治上生存之公共的志，则不惟其各个势力之本身，可享永久之寿命，如英伦之有统一党与自由党²，造福国家，有功社会，亦非浅鲜。乃以历来些末之微嫌，双方时生误解，枭雄谋为不轨，更从而利用之，挑拨之，使之恒相轧辄，遂成枘凿之势³，冰炭之局，末流之弊，系统内部亦复纷紊离异，不相统属矣。至于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人物，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以致政象日涣，人心日离，如孤舟泛于风涛澎湃之重洋，海天无既⁴，茫茫然莫所适归。斯诚政治上之绝大危机也。

夫自一方言之，固有之势力全归破灭，固足为政治上之悲观；而自他方言之，此种势力，皆为过渡时代⁵之产物，旧者不崩，新者何由而建，幻者不灭，真者何由而成？吾民对此零落凋谢之三大系统，无庸为之凭吊唏嘘，致其感慨，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⁶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彼固有之温和、激进二派，所以日即销沈者，一以系统中之分子，泰半皆为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恒不惜以国家殉其私欲与野心，此种行为，渐以暴白于社会，遂来[致]国民之厌弃；一以其为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故其所为，毫不与国民之生活有何等之关系，因而无国民之后援。自今而后，国民宜速自觉醒，驱逐此政治的营业者于政局之外，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混莽抢攘之政治，庶或有澄

清统秩之一日乎？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3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 平和运动(上)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近日关于战局，有最可注目之一事焉，即俄、德之社会党因丹麦、瑞典诸国之社会党竭力为平和之运动是也。此种运动之效果若何，殊难为确切之测度，惟社会党之行动颇足与莫大之影响于战局，则为不可掩之事实。兹据所闻，陈其概要，以资研究。

凡持社会主义者莫不反对战争。盖有战争，则资本家因军需品之供给、军事公债之应募而获丰厚之利益，其下级劳动社会，则为国家驱入凄惨之战场，以生命血肉为牺牲，结果乃以益富者之势力，而长其横暴。故在开战之当初，各国之社会党，皆竭力为战争之防止，迨其无效，则向之本其主义、党纲绝对反对战争者，而亦赞成战争，甚且置身行伍之间矣。其在德国社会党之议员，对于此次战争所需五十亿马克之战费，一致赞成，自请从戎者，亦不乏其人，就中其首领路德利西佛兰克死于柳泥贝路西之役¹，政府对之，赐以沉痛之祭文，以示鼓励。其在法国社会党党义，向不主张与他党提携组织内阁，此次党员如桑巴、奥加牛尔、圭德²之流，竟皆入阁焉，有名之著《非爱国论》者古士达卜耶尔贝，且自请于陆军总长，愿效命于疆场。其他若英、若俄、若比，其社会党员，除二三例外，罔不赞成战争。论者或惜其失败，或咎其矛盾，实则彼等所以出此者，殆以交战国之双方，均有一为社会党所反对之目标，即 Caesar-

ism 与 Czarism³ 是也。彼英、法、比之社会党，则以此次之战祸，全为德之独裁政治所酿成，此独裁政治之根株不绝，世界之平和终无希望，即各国之民主政治亦有危险，故宁一时牺牲其主张以赞成战争。德、奥、勃⁴ 之社会党，则以俄国专制政治侵略主义之残虐，且甚于德，其为社会党员所深恶，亦如英、法、比诸国社会党之于德焉，故亦赞成战争。至于俄之社会党，则又以俄之独裁政治，实以德国为渊源，而其宫廷与贵族，尤与德皇室有密切之关系，是其直接与德战者，不啻间接与其专制政治战，与其皇帝贵族战，故亦赞成战争，若（库）罗泡多金辈，皆尝宣言赞助政府，职是故也。盖其目的别有所在，观于此次俄国之革命可以知矣。然则社会党之互立于战场以自伤其同志，似为矛盾之尤，而其结果，俄之 Czarism 与德之 Caesarism，必皆粉碎于战焰之中，且为社会党之成功焉。

今也，俄于大战之中，竟能由国民之势力扫荡其专制政治，则由世界社会党之眼中观之，已摧去其一大敌。德、奥、勃诸国社会党，赞成战争之目标，因之全失，而平和运动，乃以益急矣。兹将最近电传之消息，列举于左：

一、纽约电 上月三十日发

俄、德两国社会党代表，现方在丹麦科本哈恩⁵ 开协议会。德国代表对于俄国代表要求将德国提出之议和条件全部报告于俄京社会党本部，勿致泄漏。

二、伦敦电 上月三十一日发

德相北特门活尔威西⁶ 派遣德社会党五名，使往瑞典士多和伦⁷，与俄社会党员协议。俄社会党员对于关乎俄、德单独议和，德社会党员之劝告，答以须以德皇退位为议和之先决问题。

三、哈尔滨电 本月五日发

二日，德社会党由丹麦阁员士多宁代致电于俄工党领袖议员

杰笈。电意略谓：德社会党实与彼等同情，由德议会中该党之言论足以证之，即社会党外之他党以及德政府，亦皆声明断不干涉俄之内政；德民主党对于俄国下级人民，渴望俄国民之[主]政治的成功，且愿努力以致平和之日速来云云。

四、伦敦电 本月五日发

勃牙利之合同社会党⁸，宣言若非于最近数周之内缔结平和，革命之事，遂难避免，且反对政府之军费支出案云。

五、俄京电 本月七日发

七日，瑞典社会民主党⁹ 首领布朗金¹⁰、李特加汉二氏由瑞典抵俄京，与工人及兵卒委员会领袖会见，俄人遇之颇为殷勤。又丹麦之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新闻主笔勃尔古贝儿氏，近亦将来俄京。

六、俄京电 本月八日发

瑞典社会党首领布朗金氏偕雷奔氏八日由士多和伦向俄京出发。德社会党少数派(李卜苦聂西特¹¹一派)所组织之社会民主劳动联合，以各交战国无并合领土等事、由占领地撤兵为基础，要求议和，现方与瑞典社会党结密接之关系。此事大值注目，一方与德政府有好感之社会党大多数，亦与丹麦社会党有所折冲。

综观上电，可知各国社会党之于平和运动，日渐炽盛，证以昨报所载，益见不诬。加以德之政治，亦弃其由来之独裁专制主义，而使议会之权渐重，而粮食缺乏，饥民骚动，又为交战国之通象。凡此种种，皆足以助社会党平和运动之进行。倘其政府及他党派，仍复加以阻梗，则社会党与工党之示威运动，将取猛烈之 General Strike(总同盟罢工)以为警惩。事果至此，各国之主战者，虽欲不俯首听命于赤旗之下，不可得也。吾人将于此次战争，一观社会党之势力何如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4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 平和运动(中)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近日俄、德、瑞、丹诸国之社会党，屡相会议，平和运动渐呈活泼之象，余既于昨报详检其消息而以汇告国人矣。顾自法国社会党魁焦雷氏¹为狂暴狙击，一时各国社会党虽失其国际的性质，四分五裂，各助其政府从事战斗，大背其素所秉持之宗旨，此其原因，全为打破德、俄之专制政治、侵略主义，致有此矛盾之事实，已如前述。而为爱祖国之群众心理所驱策，亦实与以无形之势力。但此究为情之冲动，而非理之确信，正如狂风骤雨之卒起于一朝，稍一静息，即当复其初常。故战争之兴，未及数月，各国社会党多悟平和之曙光，终当发于社会主义者之理想，非战态度乃以次第增加，而其平和运动，虽以非其时期，终于屡倡而屡无效果，其动机固不自今日始矣。依余所知，述其概略焉。

(一)中立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

当开战之前，各国社会党均一致执非战之态度。迨至开战之后，交战国之社会党突枉其主张，变而主战。各中立国社会党闻之大愤，谓为薄志弱行，极力攻诋之，对于德国社会党责之尤严，一方仍谋平和运动之进行。民国三年冬，美国社会党²谋开社会党国际大会于欧洲中立国，研究防止战争运动之方策，其时交战国之社会党以为尚非其时，均反对之，其事遂寝。厥后，荷兰、丹麦、瑞典、

北欧诸国社会党，复倡议开中立国社会党大会于海牙，然是不过诸小国社会党之会合，即瑞西³、意大利诸国之社会党亦未出席，是以无大影响。此后中立各国社会党，对于平和运动固常伺机以为进行，而以卒无相当之机，遂未曾著效。直至俄国革命成功，大权操于工党及兵卒之手，德国社会党亦于议会为民主政治之绝叫，与俄国社会党遥相呼应，瑞典、丹麦、瑞西诸国社会党，乃得重整旗鼓，为俄、德社会党执介绍之劳，其他交战国之社会党，亦皆起而活动。平和之实现，当不远矣。

（二）联军诸国社会党协议会

四年二月，联军诸国社会党召集协议会于伦敦，英、比之社会主义者，出席甚为踊跃，英国工党⁴及法国工人同盟⁵亦参加焉。瓦铁贝尔⁶及拉风铁奴代表比国社会党⁷及工人组合出席，俄国则仅社会革命党列席，社会民主党拒绝参加，为其未招德、奥社会党与议，颇不谓然也。英国之代表议员中，兼有反对战争之马克德纳特⁸（格莱士顿之孙）、安达逊、格拉极尔等非战论者。哈德被举为议长，英国自始至终持非战论者，惟有哈德、马克德纳特等之独立工党而已。法国之代表议员，凡名流首领，皆与其列，惟为国务员之韦德，以职务纷忙，身体纤弱，未能赴会。韦德氏于选定赴会代表议员之法国社会党会议，尝为主战之宣言曰：“德国之帝国主义未被灭尽以前，平和之谈均为无用，宜于伦敦会议将下举之事明白宣告，即吾人非与德意志国民战，乃专与德之帝国主义战也。至于人种的争斗全然消灭，仅余阶级的争斗，而后新欧洲始能产生。故法国之胜利，即社会主义之胜利也。”法国瓦扬氏⁹亦云：“法国盖不得已而入此战争之旋涡中，非至普鲁士之军国主义受致命伤，吾人断不退让，吾人正告德意志国民，吾人为防卫吾人之国民的自由而战，同时亦为诸君之解放而战者也。”比国主张社会主义之国务

员铁别尔特,亦尝声言于世曰:“吾人惟求蹂躏弱小之比国之德意志军国主义速亡,对于德、奥国民固无何等怨恨。然于两国社会党,尚未至能制驭其权力阶级,为拔本塞源之计,扫除其军国主义,勿使复萌,除依战争外,无善策也。”此足以见法、比社会党对于德之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之甚也。

此次协议会通过之决议策,大略如左:

(第一)此次战争,乃关系诸国之殖民政策与帝国主义之结果,故各国不可不分担其责任。然以德军侵入比、法,威胁各国民之独立,于此状态之下,德意志帝国主义之胜利,即欧洲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之破灭也。联军诸国之社会党,非为于政治或于经济压伏德国而战,彼等但与压制德、奥国民之两国政府战,而为比国要求自由与赔偿。彼等对于波兰希望使如波人之所欲在他国中保其自治或独立。彼等希望自亚尔萨斯、罗伦至巴尔干诸邦,凡依强制隶属于人之小国,皆与以自由行动之权利。

(第二)社会党为实行右举之解放,断然主战,直至得最终之胜利而后已。然于使此防御战争变为攻击战争之运动,则极力反对之。

(第三)联军诸国之胜利,不可不为民权之胜利,即不可不为各国民独立自主之胜利,使欧洲联邦及世界联邦之平和结合得以出现。

此皆此次会议之主要决议也。此外,尚有反对秘密外交、秘密军器制造而强制的要求国际仲裁裁判,及反对俄国社会党国会议员之逮捕等决议。不详述矣。

总之,是会也,英国社会党之非战派虽曾与会,而其结果,法、比社会党之意见完全制胜,反抗德国(军国)主义之气焰极其昂腾。然以视开战之初,法、比社会党之态度,已和缓多矣。

(三)英国社会党二派之平和主义

协议会开会之后,英国社会党之二派,各于其大会通过非战的议案。英吉利社会党(前社会民主党)以对五十七支部、七十八支部之投票决议如左:

本大会否认交战各国之资本家诸政党坚持到底以为战争之号召。故本大会敢断言对于中立国社会党所为罢战之努力全表赞意,以于可以防止如斯战争再演之条件下,即时为平和运动为社会党最上之义务。

对此议案,又曾提出“工人当先破坏欧洲专制政治之中心势力,然后为平和运动”之议案,以对四十六之八十一否决。然有“于可以防止如斯战争再演之条件下”一语,已豫为伸缩之余地矣。

四年四月八日,独立工党(非仅为工党亦为社会党之一派)之大会,其决议如左:

我党之工人运动,原为反对此易生战争之政策者也。我党今日之义务,乃在当于可与再建亲睦关系于欧洲劳动者间之绝好机会之条件下速复平和。

此决议中所附之条件,亦颇富有弹性。殆与英吉利社会党之决议无异,然其大体,已倾于平和主义,概可睹矣。方开会时,有会员向马克德纳氏质问,谓本会决议是否与曩之伦敦协议会之决议有所矛盾?氏答以协议会之决议乃与法、比社会党折冲而就者,即此亦煞费苦心,彼等始允让步,是殆无可如何者也。马氏答辩之语有云:“战争告终之期,宜在德国民主的势力足以破坏自国军国主义之时。”而于大会中,亦尝提出“各国社会党今后对资本家政府诱起之一切战争,无论以何为口实,即名义上为防御战争,亦当断然拒绝,不为维持”之议案,以对百二十之百二十一多数否决。据是以观,独立工党尚未至全然反对战争,而英伦社会党之二派,尔时

已示赞成息战之度,则吾人所当注意者也。

以上所陈,乃战争初期中立国及联军诸国社会党对于平和运动之态度。后此之行动,以无从参稽未能详举。由今观之,法、比社会党以其国家人民遭德国军国主义之蹂躏,受痛较深,似其主战之态,虽亦不能不日趋于和缓,而视他国之社会党排德之势仍未息也。英社会党之希望平和,必较前为尤切,此可断言者。至于俄、德社会党之行动,俟于下篇赅述之。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5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 平和运动(下)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

吾今乃更进而详述俄、德社会党之态度及其行动焉。交战以来，俄国社会党之活动，由表面观之，似无甚大之影响，而考此次革命之成功，则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当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¹之日月，而 CDPN [СДРП] 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不啻为社会民主党建纪功碑于人人之脑中。革政之业既成，大权一操之由工党及下级士卒团组织之委员会，遂乃本其主义檄告国民，其纲领如左：

一、俄国军人并工党委员干部，期与峻拒各国政府顽守之侵略主义，同时将和战问题解决之权，取于吾人之手，敢纠合世界之同志促其决议。

二、吾人断然拒绝我最高枢府所执之侵略政策，极望全欧人士取与吾人同一之态度，为平和努力。

三、俄国之革命，当不屈首于征服者刀锯之前，同时亦断不甘外敌之压迫。

四、吾人对于德、奥国民应布檄文，劝其亦如俄国民冲破君主制之羁绊，努力以脱于人生最悲惨可恐之修罗巷²。

五、告波兰人以吾人甚望当然保有独立权能之波兰，树立独立国于民主主义共和政体之下，愈速愈善，并祝其早告成功。

厥后，该委员会复集合与军事有关系之八十二都市诸委员，开

全俄工人及军人团体联合大会,决议使临时政府实现社会民主党对外之主义,执确固之方针,力劝联合国民,使其政府抛弃征服的计画,迫之实行。以使联合国各政府一致断绝并吞土地之念,实行委员会之决议,亦略仿此。加以德国社会党之运动,瑞、丹社会党之斡旋,此种平和运动之风潮,殆已腾播乎俄之全境。俄外交总长米留哥夫曾宣言,非至占领君士坦丁堡³及达尔达聂尔海峡⁴断不议和。盖即为抵抗此风潮而发者。而社会党领袖现任司法总长凯冷士奇则又声明,此系外交总长一人之私言,非政府全体之意思。可知俄国民对于和战之主张,即在现政府之内部,亦不一致。近复增设不管部国务员一名,劳动总长一名,均以社会党人充之。盖为调融社会党对于议和之意见者也。现政府中坚之国民党虽仍主张继续战争,而社会党及工人于此次革命立功甚伟,彼等意见亦殊未可蔑视。但彼等虽力劝联合国抛弃征服人国之计画,期于无条件无并吞土地赔偿款项等事缔结平和,而一方仍劝德国社会党仿俄人革命之壮剧再演一幕。此一幕也,或即为此次大战之收场,亦未可知。观德国因食品节用,到处骚动,同盟罢工之风潮,络绎不绝,“与我面包”、“与我普通选举”、“与我平和”之声日高,渐与俄京社会党人之声浪遥遥应和,似柏林全市亦将变为赤旗之世界。然则社会党心目中认为大敌之军国主义,将从维廉二世之威灵以俱倒。吾知世之力竭声嘶于平和运动者,固不仅俄、德、丹、瑞之社会党已也。

德国之社会党,开战之前,虽尝竭力为防止战争之运动,而至开战之际,虽相传其首领李普库聂西特⁵及学者罗札卢森堡⁶等以反抗政府致遭枪毙,迨后详查,始知此皆谣诼,而非事实。其党员多赞助政府,甚至躬与战役殒身而死者亦有其人,概如前述矣。盖德国有选举国会议员之权者,约一千一百八十九万余人,其中有四百二十五万余人属于社会民主党,议员总计三百九

十七人，社会民主党居一百一十二人。社会党既于议会拥有尔许之势力，倘彼等全不赞助政府宣战之举，则德之与战绝不可能。当其军费案提出于议会也，数日之前社会党首领哈宰氏⁷与德相佛尔威西会见，声明该党不与赞成。至八月三日社会党议员开协议会，百一十二议员中有八十人出席，对于军费案之意见分为三派，既为种种讨论后，赞成政府之军费案者竟占胜利。其三派如左所举：

（一）主张绝对反对军费案，同时不负关于战争一切之责任者。此派凡十四人，李普库聂西特及《莱卜奇西平民新闻》之兰休、雷蝶勃、柏罗铁、凯耶尔等属之。居最少数。

（二）主张战争虽为利于贵族资本家之事，而当受俄国专制主义胁迫之时，社会党亦不能袖手旁观。此派稍有势力。

（三）主张国家与他国肇衅时，国内党派全宜消泯，即社会党亦当与政府取同一之行动。达比特博士所率之派别属之。此派势力最大。

社会党既决定赞成政府之军费案，是日午后，其首领等乃连袂往见德相。四日午后，各党议员偕谒德皇，以表举国一致之精神，均蒙赐与握手之光宠。虽社会党以格于党义不肯往，而于是日午后之议会军费预算案提出时，反对者仅李普库聂西特一人而已。哈宰氏以该党实行委员长之资格，关于赞成预算案演说曰：“对于战争之一切责任固在政府，然当国家危急之秋，虽社会党亦当不辞为国家而赴战场，……吾侪有对于俄国之专制主义而拥护德国文化之责任，……社会党之反对侵略的战争固不待言，然为防卫己国之独立与自由，当执干戈以从事于战争有所不辞……。吾侪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亦为德国人，吾侪之所为绝不背国际社会党之旨趣者也”云云。于是德国议会满场一致可决军费案。其他各派议员对于社会党议员亦致感谢之诚。德皇及其宰相且执社会党赞成政

府之事实夸示于世,指为德国合于正义之证焉。

(未完)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第 92 号

1917 年 5 月 2 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 平和运动(下续)

(一九一七年五月五日)

虽然,德国社会党议员之全部,固非皆赞成政府讴歌战争者也。当德政府提出第二次军费案于议会时,李普库聂西特极力反对之,不幸而不得机会,未克于演坛之上宣示其说,乃提出反对之理由书交付议长,求载官报。议长又以违背程序为言,拒而弗受。政府并禁其登刊普通报章焉。其理由书中有曰:“此次之战,非各交战国国民之所斫,且非为德国或其他国民之福利而战,乃为产业资本家、银行家制世界之市场,获得于掠夺之领土之政治管辖权而战,全为帝国主义者之战争也。”又曰:“德国以抵抗俄国之专制主义为方便之口实,正与英、法之各有所借口相同。其所悬以为的者,乃在使各国民互相憎恶,而掠夺国民最崇高之倾向及革命之传说与理想。与俄国专制主义同臭味之德国,全无解放各国民之资格,俄、德国民之解放,乃彼等国民本身之事业也。”据安士特丹¹荷兰社会党机关报所载,社会党中有激烈派十四名,当军费案投票之际,与李氏退出议场,以示反对战争之意,更纠合各地方支部代表会于土兹兹脱阿尔德,结果以大多数议决以彼等在议会之行动为是。李氏并与梅林²、卢森堡、杰脱金³四人,在瑞西社会党机关报宣言,彼等为反对德国社会党行动之少数派,且于瓦丁堡出一报,宣布其一派之意见。李氏一派为平生所持之主义,虽冒极酷之压迫而有所不屈,其为一己之理想奋战之勇,既如彼矣。此外之社

会党中诸名士，则衔特别之使命纷纷四出，如霞德曼则往比矣，哈宰与鸠得坎则往义⁴矣，各图与其国之社会党相会见。至其此行究为德政府所遣，抑为社会党所命，无从判明。但闻哈、鸠二氏至义，说义国社会党使其政府助德，反招意人之峻拒，谓吾侪希望挑发此不名誉战争者之败衄，遂失望而还。彼德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如《佛尔威慈》者，是年八月三日即宣战之翌日，犹揭载攻击德人伪爱国心之论文，虽其后屡遭严酷之压迫，犹时时扬反抗之气焰不少屈，常遭封禁没收之厄。卒与参谋总长熟商，允于戒严期间，以中止鼓吹阶级争斗为条件，继续发行。此开战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态度及其行动之概略也。嗣以战局久延，粮食缺乏，暴动之事，到处频发，因以渐促社会党之觉悟，复以议和问题与德相渐起冲突。德相于一九一六年四月临帝国议会，关于议和条件大施演说，畅论德国之议和条件，以领有比利时、波兰为必要。当此之际，李氏多方妨害其演说，嘲弄詈骂，无所弗至。职是之故，李氏竟被处监禁四年、剥夺公权六年之刑罚。盖自是年三月，社会党援助政府之态度已为之一变，内部忽呈意见分驰之象，哈宰氏一派脱离社会民主党，另行组织社会民主工党联合会。此派之政见，在反对扩张领土，甚为坚决，谓德国当依国际法而行动。哈宰氏持论，至云“德国将上什九宁愿平和，不愿割他国丝毫之领土”，可以知此派之主张何如矣。分离后之社会民主党，以霞德曼为领袖。霞德曼者，一八六五年生于加塞尔，小学毕业后从事印刷业，十八岁入社会党，为新闻记者，曾充在纽兰堡⁵发行之《福兰奇寨》报主笔，耶那⁶社会党大会，彼为会长，自是移居柏林，于一九一二年帝国议会当选为副议长，近在议会中大声疾呼，谓“敌国之国民，多少皆示民主政治之进步，惟德国尚囚于旧式之政治，虽宰相与吾国民约，战后当与国民以自由，但吾人渴望自由，决不能忍至战后”者，即此人也。最近又赴瑞典京城

与俄社会党首领相会，为平和之运动。自哈宰氏一派反对政府之后，社会民主党之援助政府者，即惟霞德曼一派，此派尚有九十二名议员。今果以何因缘，忽亦变其援助之态而为反对之态乎？殆以德相自去年三月社会党分裂后，对于保守党及国民自由党，关于政局及作战之献策，著见采用，大为社会民主党所不快。盖以该党援助之内务总长海尔斐里西氏与殖民总长卓尔夫氏，虽置身阁列，而德相对之，有疏远之倾向，社会党颇为不平。本年二月上旬，德国将为无制限之潜艇战策宣言也，德、美邦交濒于危急，率至由绝交而宣战焉。彼社会民主党，固素以德、美亲善为言者，今至决裂，岂所能忍？于是鸠得坎氏主撰之《佛尔威慈报》首示反对之态度，社会民主党温和派首领摩根卜尔氏主撰之《社会主义月报》亦相继反对政府之潜艇战策，措辞甚激烈，谓社会民主党由来拥护政府，独以此次潜艇战策，事前未与为何等协商，殊非德国举国一致之结果。此外社会民主党中之大学教授，即所谓世界主义派，亦复高唱民主政治运动，实行其年来所主张之选举法改正。而于帝国议会有代表四十一名、于普鲁士下院有代表四十名之国民进步党，次于社会民主党为有进步思想者，虽议长与副议长均为该党所占，而以其政策不行，并与社会民主党中之大学教授相交素厚，遂与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联合会相提携，以改正选举法问题、粮食问题迫政府，一方罢工暴动之风潮，迭兴不已。盖至今日，德国国民之要求，已不在战争之胜利、领土之并合，而在“自由”、“和平”与“面包”矣。此又德国社会党最近分合之形势及其所取态度之概要也。

吾之所述，雅无论[伦]次，但期将其梗要粗陈于读者之前，俾助研究之资料而已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5月5日

川 局 罪 言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辛亥之役，四川首以川路风潮，全局糜烂。西南之役，蜀道崎岖，亦复沦为战场。人民创钜痛深，惊魂犹未定也，兹又以罗、刘交哄，惨罹兵火矣。呜呼川民！

此次首祸之人，固为刘存厚，而事前发电，使刘抗罗者，则为川省旅京之议员。在议员诸君，岂不爱其桑梓有甚于他人？而以狭隘之地方主义，卒至助刘适以害刘，爱川反以祸川。就果穷因，宁不自悔？

往者已矣！川乱之炽方兴未艾，此后指导政府，使其对于川事不至措置乖方者，正惟川省议员诸君是赖也。其慎之哉！其戒之哉！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6日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国民之运动，解放之运动也。解放者何？即将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凌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于是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是皆离心力与向心力相搏战而生之结果也。

中央集权之语即本此向心主义而出，而自治、民治云者，亦即基于离心主义以与之对立而反抗也。最近世界政治之趋势，向心主义之势力日见缩减，离心主义之势力日见伸张，此为不可掩之事实。居今日而犹谋保存此十八世纪遗物之向心主义，乃无异于自绝。例证不远，即在吾国，袁氏柄政，其施設之方，无非为中央集权也，统一也，总统制也。质言之，皆集中于一人之向心主义也。乃向心力之伸张愈亟，离心力之反抗愈烈，压制之程度愈进，解放之运动愈强，卒至向心主义为离心主义所挫，而身亦压毙于二力相轧之下焉。此无他，逆乎世界之趋势，反乎时代之潮流，而欲求功于政治，纵有千百拿破仑与维廉二世，亦将为向心主义最后之牺牲，何况一袁世凯！

美国最近之政治的趋势，虽似与此潮流相反，而转趋于向心主义者，实则不然。此殆美国之国情与他国不同，乃有此疑。彼美大总统权力之增加，不惟不足以证向心力之渐强，且足以证其渐弱；

不惟不足以示离心力之因此而屈，且足以示其因此而伸。盖美国之政治组织，乃综合地方之利害关系而设立中央政府者。故其立法部非与地方无何关系纯为中央政府之机关，乃利害关系常相冲突之各地方代表机关也。于此而望其全超乎地方之利害为美国全体谋福利，殊不可能，亦非从来美国宪法制定者之所期。而其大总统则以全国为选举区而依国民之普通投票所选出者，为足代表其国民，为能超乎各地方之利害关系，为美国全体谋利益。观于威尔逊氏之政策不必与民主党相同，反为民主党所反对而为共和党所赞助，足以知之。然则晚近美大总统权力之增大，非行政机关权力之增大，乃国民代表机关权力之增大，非大总统本身权力之伸张，乃国民权力之伸张，非向心力之加强，乃离心力之渐厚也。

更以观诸俄国，昔固以向心主义极盛闻，而今经此政治革命之风云，离心力之创建于国民思想者，有如日中天之势，民主政治已建基础矣！工党势力达于政治矣！波兰自治矣！芬兰解放矣！妇人及犹太人之待遇逐渐改善矣！无论社会与政治，皆有由向心主义一跃而入于离心主义之势焉。

德国立国以向心主义而强，盖合此数多之小邦而成一国，非有坚固之联络不可。既然联合而后，更越其程度以向心主义束缚之、抑制之，则于其政治之进步，不惟无功，且又害之，以致国民不能自由发挥其本能，而为文化之阻梗。今德亦以俄国革命之影响，社会党于议会大声疾呼，以倡言民主政治而不讳。普国选举法已改正而归于普通选举，是其战后向心主义之颓衰，离心主义之盛大，可以预卜矣！

独吾东方如吾中国及日本者，向心主义之势力，恒欲依附官僚政治以与离心主义抗，而官僚亦颇欲凭借向心主义以维持其政治上之势力，将来二力之轧轹抗拒，正恐反动之后继以反动，环兴迭起，扰攘不绝，非政治前途之佳兆也。愿东方之政治当局，稍顾世

界离心主义之大势而自觉省焉！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9日

旅行日记

(一九一七年五月九——十一日)

昨晚八时三十五分，由北京乘京奉通车出发，幸乘客不甚拥挤，余因得二三尺地以容身。车中灯光暗淡，众客多沈沈睡去，余则手一第三卷第二号《新青年》杂志以消旅闷，时亦在似睡非睡之间，但觉车轮轧轧之声与验票者之怪声狂吼，常触耳鼓，最为可厌。盖余尝见日本车中验票者之一团和气，每入一车必鞠躬道歉，倘遇有睡熟之客，亦必低声附耳向之索票，惟恐有所惊扰于人，如吾国“票来！票来！”之声浪，含有最可憎恶之趣味者，殆绝无有。此虽小事而足与旅客以不快之感者至多，彼其气焰纯与仗官势之恶差悍役相类，绝不似营业者之照应顾客也！夜半，车抵天津，有新登车者互相争嘲，此种现象亦足令人伤心。同胞相与之际，毫无一种爱敬逊让之情礼以相维系，长此相凌，将何以国？余未尝游过欧美，彼邦人士相与之际，视此何若，余不敢知。睹此，又令人想起自本人之在电车，少壮者见老幼者，或携重物者来，必起而让之座，以与吾因争座，每致互相怒骂，互相扭打者相较，吾人宁不愧死？尝闻张溥泉¹先生言，彼往欧美最喜欢看者是其社会。所谓社会者，非指素相认识之朋友，素相亲爱之家族而言，乃谓素不相识之人，于萍水相逢之际，各有一定之情谊，相当之礼让，真正之社会关系，恒于此处见之，吾国则无有是。今观乎此，益觉其言之可思也！

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军²失败之地，白

亚雨³先生,王金铭⁴、施从云⁵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焉。余推窗北望,但见邱山起伏,晓雾迷濛,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然国人素性,但知趋附生存之伟人,不欲崇礼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正驰想间,曙光一线,滦州城已映入余之眼帘,更联类忆及辛亥之役,张绍曾⁶将军拥一师劲旅,虎踞此处,与吴绶卿⁷、蓝天蔚⁸二将军谋取燕京,震撼根本,煌煌一电,足寒清廷之胆,而十九信条⁹之颁布,遂为逊位诏之先声,此其遥助义军之声势者,不少也。惜乎机事不密,绶卿既遭人暗杀,张君亦被迫去职,蓝君又不得不去兴京,此蓬蓬勃勃之北方民军之势力乃大受挫折,卒以三营之众为最后之牺牲,最后之纪念,此诚吾人今日思之犹有余痛者也!使吴、张、蓝三君之计画实现,则民国何至有癸丑之役,何至有西南之役,又何至有今日之局面也?厥后,蓝君竟未一握兵权,张君虽曾任绥远将军,时袁氏称帝之阴谋已见端倪,张君一日语人云:“有某在,彼何敢称帝?”为袁侦所悉,旋即解职矣!由是观之,张君之志,不可谓不大,其气亦不可谓不勇,惜于深沈二字,尚欠工夫。国家多难,老成相继凋谢,求足备干城之选¹⁰者能有几辈?如张、蓝其人者正宜厚自修养,为国自爱耳!

抵昌黎,下车投大德增客栈。便饭毕,已八时顷,倩店伙为雇骡车一辆,驱之人碣石山。桃杏梨花均已落尽,惟有苹果海红之花残余数株,点缀于万绿丛中,似专待此迟至之看花人者。先至隐仙庵,道士出为导引,遍览其祠观神堂等。庭前有牡丹数丛,桃梅一株,颇茁盛。由隐仙庵至五峰山下,车不能进,乃舍车攀石磴寻樵径而上,至山腹约半时许,一路松风飒飒作响,与啾啾铿锵之山鸟相应和,恰如山中之自然的军乐,所以慰安游人攀登之疲倦,并助奋其进行之勇气者也。比至韩文公祠,汗已浹背。守祠人刘翁克

顺年已六九，不相见者三年于兹矣，渠尚能相识。彼于去岁续娶一老媪为之作伴，故久居空山亦不寂寞。翁媪为余用松枝烹茶，并煮米粥一盂，菜蔬则盐渍椿芽与酱腌鸡子而已，食之颇有清趣。余由东面登望海峰，以天气不甚清明，但见东南一带，茫茫无际，天水莫辨也。二时许，下山驱车返大德增栈时，投宿之客纷至沓来，大概皆吾乡人之赴关外者，盖此时正归里商人赴东之季节也。间亦有女眷至，余询店伙，以彼女眷等何往者？则答以将往关东。今年乐亭一县，女眷之往东者不下数百人，其故以东省钱毛，汇至家中，损失过巨，商人遂纷纷迁其眷属至东云。余闻之颇喜，盖东省商人以吾永七为最多，永七之中尤以昌、乐、临、抚人为众，是等县人之向来往东经商者皆不携眷，所以终不能植深厚之根据于东省，今则渐渐觉悟矣。国人多一个定居东省者，即日本人少一个侵人东省者，斯不独一乡之幸也。明晨南归，尚有陆路八十里，余容续陈。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5月9、10、11日

自由与胜利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俄国国民于此次大革命之风云中，以其庄严贵重之血，大书于其革命之旗帜曰：“自由与胜利”。此不仅为俄国国民之盟誓，且足为世界自由国民之教训。

夫人莫不欲得自由，而离于胜利则无自由；人亦莫不欲获胜利，而离于自由则无胜利。盖离于胜利之自由，必为惠与之自由，侥倖之自由，其享之也，不惟不足以浓其兴趣，适以丧减其本身之资能，故自由之精神归于全亡；离于自由之胜利，乃为牛马之胜利，奴隶之胜利，其得之也，不惟不足以蒙其福益，且以增长其主上之恣暴，故胜利之结果等于零度。

惟俄人知其然也，故于日俄之战¹，欲索胜利，先索自由，故于今兹之战，既获自由，更望胜利。惟德人知其然也，故于四面楚歌之中，社会党人不惜以激昂之言动，腾播于议会，而以大多数之决议，采用扩张民权之议案。夫俄、德皆在战局危迫之中，其国民乃不急于疆场与敌国战，宁先于议会与政府战；不急求对外之胜利，宁先索对内之自由；非俄、德国民恶其政府之心，胜于其恶敌国之心也，亦非其爱胜利之心，逊于爱自由之心也。盖无自由之国民，纵令一战而俄胜，此之胜利，亦只为罗曼那夫皇室²之胜利，大权政治之胜利，俄国少数官僚之胜利，非俄国国民之胜利也。一战而德胜，亦只为和汉卓伦皇室³之胜利，独裁政治之胜利，德国少数

官僚之胜利，非德国国民之胜利也。故俄、德之国民，而欲获国民的胜利，必先获国民的自由，即俄、德之国民，而欲为胜利之国民，必先为自由之国民。反之，俄、德之国民而欲常保其国民之自由，则不可不努力以求国家之胜利，即俄、德之国民而欲常为自由之国民，则不可不努力以求为胜利之国民，此自由与胜利之所以不可分，而胜利与自由之所以不可离也。

最近德相霍威西氏在德议会宣言曰：“德国政府决无意对于俄国夺其以高价购得之自由。”德相之言，是否出自诚意？即令出自诚意，德相一人之言，是否足为确实之担保，令德人安心，吾皆不能论定。所可异者，俄、德二国现方立于敌对之地位，而德相乃对于德人信誓旦旦，为俄国之自由与以保证。夫各国国民，所由不惜其生命财产以一掷于战血洪流之中者，非欲得自由乎？非欲得胜利乎？非欲剥敌国之自由以为己国之自由乎？非欲夺敌国之胜利以为己国之胜利乎？顾乃俄国之自由，不仅俄人爱之，似德人亦爱之，不仅俄人以全国之努力保之勿失，似德人亦将出其多数之努力为俄人保之勿失。是又足知此次之战争，不全为国家间争胜利之战争，乃有几分为世界上争自由之战争。由是而预测其结果，此次战争告终，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皆将与之俱终，而世界之自由政治、民主主义必将翻新蜕化，以别开一新面目，别创一新形式，蓬蓬勃勃以照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然则吾侪今日，不愿为某一特定之国民希望胜利，而为世界各国之平民希望胜利，不愿为某一特定之国民祝祷自由，而为世界各国之平民祝祷自由。

自吾人言之，自由与胜利，无论为一国家，为全世界，皆宜爱之，惜之，宝重之，而求所以获之。顾自由与胜利，非能不劳而获自致于吾人之前者，人苟真欲得而享之，则不能不出相当之努力。是故努力因也，自由与胜利果也；努力价也，自由与胜利偿也；努力耕耘也，自由与胜利收获也；努力义务也，自由与胜利权利也。吾爱

爱自由爱胜利之国民，吾故爱勇于努力之国民。吾愿吾国民之爱自由爱胜利，吾尤愿吾国民之勇于努力。

人生如洁白之美玉，吾人当遍镌“自由与胜利”之格言以雕琢之。历史有无字之空页，吾人当遍书“自由与胜利”之警句以绚饰之。是即努力之人生，是即努力之历史。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5月21日

乐亭通信

(守常自乐亭寄)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抵里以来，纷于亲朋之访问，未遑执笔为吾报作通讯。兹以少暇，辄择乡间村落中之清新空气，足以舒都市之苦倦者，约略述之。倩邮筒运输于北京，化无用为有用，以羨余补不足，此亦变地利用之经济也。

吾友容君伯挺，尝为余言，真正之舆论在乡间，不在都会。以余之所经验者证之，诚为不谬。民国创建，吾侪以为数千年帝制，由兹推倒，不能复萌矣。而乡间父老独以为未安，谓不久将有皇帝出现，真主出现也。无何，袁氏果称皇帝。时余辈归乡辄告农村盼皇帝、盼真主之父老曰：“尔等之皇帝、真主今真出现矣，将施其惠泽及于尔等矣。”彼等惊相问，究为谁某？应曰：“袁世凯”。则复愀然蹙额，交口怨詈，而其望穿秋水之皇帝及对于皇帝之迷信，至是乃多灰冷失望矣。于是乡间舆论遂一转其盼皇帝、盼真主之心理，而归于詈袁氏，骂袁氏，万口同音，谓袁氏皇帝之迷梦必不能显诸事实也。无何，袁氏果自毙。此次外交问题，乡间亦颇注意，相见必询以“加入有何好处？”吾人于此，殊苦无相当之语以答之。而其对于黎大总统之爱戴，则又有口皆碑，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不惟不可漠视，且较都市中人，共和则群趋共和，帝制则群趋帝制，徒为一时势力之气焰所驱役，以致丧其

识察之真知直觉者，真实确正万分矣。

由是言之，则知选举总统，当归其权于国民总选举，不当畀之国会议员，为其议员在都城行此，不如国民在乡间行此，于人物之择别，较为确当，于意思之表示，较为自由也。

乡间初夏，四野麦陇青青，遥望村落，人家烟树，俱于沈寂清静之中，呈出乡间生活之自然趣味。闲尝漫步其间，觉田园之一草一木，鸡犬之一吠一鸣，童叟之一簑一笠，无在不与都市异趣。语其特征，则是等景物声色，均为于应和掩映之间，绚绘点缀，以成乡间沈静之姿之资料而已。

吾乡久旱，麦苗均渐枯槁，农家待雨孔急，争在庙宇神前作祈雨祷，仍无验兆。月余以来，麦粉腾贵，粮价陡涨，农父相见，辄为唏嘘，谓今岁麦已丧其有秋，长此旱魃，大秋收获，亦将无望。农民惟一之希望，乃在以汗血滴滴之辛劳，易一丰年耳。倘丰作一失，则生计之苦，殊难谋救济之途。以此思忧，忧可知矣。

永郡南部昌、滦、乐、临一带，皆滨渤海，鱼盐之利颇厚，惜民间无集重资经营之者。盐自袁氏督直时，收归官办，层层剥削，民怨沸腾，永七之民，困于盐祸者有年，居民每有集众抗官毁局之风潮，迁安、乐亭屡见不一。近闻归盐商包办矣，其积弊病民，恐官商无择也。渔业则绝无振作之象，惟见乡间挑贩呼卖鱼虾而已，厚利坐弃，滋可惜也。

乐亭史香崖先生，学识渊博，藏书最富，闻有《图书集成》一部。先生歿后，此物辗转易人，现储于邑城某当铺中，渐有散佚，似此巨制，应由公家团体购置保存，补其零失，以备文献之征考。否则宏编巨制，沦为断简残篇矣。惟关心图籍者，留意焉。

直隶政团分为二派，一为公民协会（闻已更名公民俱进会），由旧国民派及旧民主系、旧政友系联合而成；一为政治研究会，由除去旧民主系、旧政友系之旧进步派组织而成。近以为明年议员改

选之准备，纷纷在各县设立分会。乐邑则仅有公民俱进会已告成立，入会者颇为踊跃，举定刘某为正会长，崔某、刘某副之。鄙陋之区，对于组织政团如兹其勇，谁谓吾民无宪政上之进步也哉！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5月28、29日

天津法政专门学校 校长及教务长易人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原名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规模颇宏大。日本法学博士吉野作造及今井嘉幸等均尝充该校教授，此外所聘东西教授及留学归国之法学名流于斯校执教鞭者亦复不少。所收学生几于遍各省而有之。清季天津学生之与于请开国会运动、革命运动者以斯校徒为最激烈。卒以是为官僚所疾视，屡谋所以破坏而未遂。武昌起义时，袁世凯由河南向武汉出发之前，即电天津总督谓宜注意防范斯校，其生徒精神之活泼有如此者。民国成立后，以改革之业告成，乃潜心读书，不与闻外事，而斯校亦渐缩小，易名为直隶法政专门学校，非复曩昔之盛矣！

记者去岁归国，曾一寻问母校之近况，则见旧时宏丽之建筑，间有颓废陵塌者，而门前树木，昔时仅能及肩，为吾侪朝夕课暇所赏玩抚摩者，今已蓊郁青葱，深掩重楼矣！记者徘徊久之，盖不胜今昔之感。所幸校中学友尚能自持其高傲坚忍，崇尚气节之校风于不敝中。有三数班次为旧时校友，同学少年，相见依依，辄不忍别。谈及本校废弛之由来，亦皆引以为遗憾焉！

近闻该校有大更动，继校长任者为李君镜湖。李君亦直隶人，前曾在本校充当教习，嗣往日本留学，学问经历颇能胜任。记者甚望其竭尽全力以整顿斯校也。至于教务主任一席，关系至为切要，闻校内外颇属望于白君坚武。白君为本校出身，老班中之高才生也。

学问道德，素为同学所仰服，前岁又曾于该校担任宪法教席。白君果充斯职，必能佐助李君，整理斯校之教务。闻李君亦颇属意于白君，记者将为母校庆得人矣！

未署名

《甲寅》日刊

1917年6月25日

此文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甲寅》日刊，未署名。据考证为李大钊所写，参见刘整《李大钊同志的一篇佚文》，载一九八〇年《教学与研究》第四期。——编者

辟 伪 调 和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自政力失轨，冲突轧轹之象日烈。深识之士，乃创为调和立国之论，意在申明政力向背之理，冀新旧两种势力各守一定之限度以相抗立，勿可驰于极端，徇其好同恶异之倾性，任其禁异存同之妄举，以致反动相寻，终于两败而俱瘁，国家亦因之蒙莫大之患，甚非政治之佳象也。此等立说之本意，乃在望异派殊途之各个分子深信此理之不可或违，而由忠恕之道¹自范于如分之域，仍本其政治信念以进；非在使一部分人超然以弃其所确信，专执调和之役，徘徊瞻顾于二者之间也。而在不学阙养²如吾之国民，精理明言，恒所未喻，歧解者二三，误解者亦复七八，即如调和论之在今日，几为敷衍迁就者容头过身之路，其黠者乃更窃为假面，以掩饰其挑拨利用之行。末流之弊，混莽脆脆之象，全酿成于敷衍挑拨之中，而言调和者遂为世所诟病所唾弃。抑知政治不可一日无对抗，即亦不可一日无调和。苟其对抗之力未剂于平，则相倾相轧为必然之势，即日言调和而无效；苟其两力已臻于相抵之域，则相安相守之道，又舍调和而无所归宿。是义也，斯宾塞³、穆勒、莫烈⁴、古里天森诸人信之，秋桐、剑农⁵、一涵⁶诸君信之，愚亦笃信之而不疑。所以造成今日之象者，咎固不在调和，而在伪调和，不在昌言调和之学者，而在误解调和之政团。盖调和者两存之事非自毁之事，两存则新旧相与蜕嬗而群体进化，自毁则新旧相与腐化而群体衰亡。故

自毁之调和,为伪调和。抑调和者,直接之事,非间接之事。直接则知存人即所以存我,彼此易与以诚;间接则以双方为鹬蚌,局外反成渔父。故间接之调和亦为伪调和,二者均在吾人排斥之列。前者之说,剑农君已于本志首卷畅发无余蕴矣⁽¹⁾;后者之说,似尚为时贤所未及注意。愚也无似,愿申其旨焉⁽²⁾。

宇宙万象,成于对抗。又因对抗,而有流转。由是新旧代谢、推嬗以至于无穷,而天地之大化成矣。政治之理,亦与物通。故政治上调和之旨的,即在解决此蜕演不断之新旧问题。斯宾塞之论调和也,曰:“蜕嬗之群无往而非得半者也。……故义理法制,古之所谓宜者,乃今以世变之更新而适形其不合。且是之世变,往往即为前时义理法制之所生。特世变矣,而新者未立、旧者仍行,则时形龃龉。设图新而尽去其旧,又若运会未至而难调,此所以常沿常革、方生方死,孰知此杂而不纯、牴牾冲突者,乃天演之行之真相欤?”⁽³⁾用斯以谭,凡一时政象所陈之新旧分子,必当各择一得半之位以自居,绝无居间调停之境可以中立。盖不居于新之半,即居于旧之半,乃克本其固有之能,以求其应得之分,至于适当之度而止,天演之行之真相,始能显于政治学术之中。彼不新不旧离于得半之位而专言调和者,若在个人,只于陈述其一时之感想以警告双方,犹尚无妨;若在团体,恒以谋自身势力伸张之便利而定其趋向,则大失调和之旨而背调和之道矣。穆勒之论调和也,曰:“一群之中,老人与少年之调和,有其自然之域。老人以名望地位之既获,举动每小心翼翼,敬慎将事;少年以急欲获此名望与地位,则易涉于过激。政府执政调和于二者之间苟得其宜,不妄以人为之力于天然适当之调和有所损益,则缓急适中、刚柔得体,政治上调和之志的达矣。”⁽⁴⁾苟一群之中,有人焉妄欲于老人、少年之间集合中年而自成一种势力,则是以人为之偏毗毁其天然适当之域,其结果将致其间之激争日益剧烈。此中间一派,与老人则老人胜,与少年

则少年胜，乃得借口调和以为要挟，而猎据其名望与地位。其初也，尚为二者所乐引；其终也，乃为二者所共弃。东邻有政友会者，常与军阀相结以当政局，舆论多鄙薄之。忆当大隈内阁⁷解散议会改行选举之时，永井柳太郎⁸氏在各处为选举之奋斗者数旬，归京后于早稻田校室为诸生述其对于彼次选举之感想，有绝趣之语。曰：“此次政战有一奇象，即老人与少年相结而成联合军，以与中年人奋斗，其结果乃老人与少年联合军胜，中年人败。余尝究其故，以为老人有其旧道德旧理想，少年有其新道德新理想，中年人多生于维新之初期，方在青黄不接之际，故无道德无理想。以无道德无理想之人，与新旧道德、理想相结合之联军战，安有不败之理？”⁽⁵⁾其所谓联合军，盖指大隈后援会中有多数之青年学子助之。所谓中年人，盖指政友会中有多数中年之官僚。此其所以评鹭政友会者确当与否，非愚所欲问。惟其所论无道德、无理想、无节操、无信念、不新不旧之政团，既无益于公群，又自弱其本体，大足为愚论资之左证也。他如莫烈氏之论调和，则尝区为合理与非理二类。而曰：“同为调和，有含阻碍进步之意味者，有相机以待时者，有故意摧败其构成之新想以求合于安常蹈故之俗癖不论其问题所关为何如者，有因蚩蚩群众尚未足与一己之新想相契合而姑为准情据理之容忍者。故在其一，以调和相命者直无异排斥最高之真义，或任其所已信受为真义者沦诸暗昧之乡，其他则成竹已具，毅然坚持，但于总体之群众未能与一己猝合者，不存迫胁希冀之心驱之使即从耳。前者延引固陋之局，捉进步之潮而使之逆流；后者则竭其智力所能达以短缩固陋之局，捉进步之潮而速之，循其驰驱而范围之。然若激剧之改革欲其有效，非得群力之助不为功者，彼亦未尝迫切行之也。故若曰：‘吾不望汝当吾之时，舍汝所僻，趋吾所进。然任让至何度，苟吾之所进，隐而不彰于世，或竟为世所撇弃，吾不愿任此咎。盖当世必不可无此一人者，已舍世之所僻而并令当世

之显喻此旨也。’此合理调和者之言也。若曰：‘吾不能执吾所信之真以服汝，令汝信受，吾因假托而信受汝之伪者以行。’此非理调和者之言也。”⁽⁶⁾是则知急进与缓进之趣舍，宜任各人于尔我之间，因其所信之真，自为比择，无须局外之无所自信者介而为之融通。同时，亦不必自弃其所信，进而为人排解。盖坚持一己之真以为容思者，为能免于自欺；信受他人之伪以为因应者，为已陷于欺人；彼弃其所信或匿其所信之真以朝秦暮楚于他种势力之间者，大抵皆自欺欺人之类也。古里天森之论调和，则谓一群之中，其世界观及政治信念皆基于二种执性，即急进与保守是已。其言曰：“有一义焉当牢记于心者，即此基于二种执性之世界观，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其竟立对抗乃为并驾齐驱以保世界之进步也。”⁽⁷⁾夫人之政治信念，精细别之，虽为殊态万千，而其执性之界乘于天者，要亦无所逃于二者之中。执斯以类群伦，恰如通析众数之公分母然。故无论何人，二者必隶于其一。苟不自昧其执性者，则其政治信念，必于进步保守之中择一以适其性之所近，更无纯为第三之执性可以存于二者之外者，即无纯为第三之政治信念可以游移于二者之间者。人苟喻进步与保守同为促进世界进化所必要，可与对立不可相残之理，而守之无失，则调和之能事毕已。必欲背其执性，更立信念，则植基不永，纷扰必多，不足为调和之裨，反足为调和之害也。准四子之言，试为调和之语诂一定义焉：调和云者，即各人于其一群之中，因其执性所近，对于政治或学术，择一得半之位，认定保守或进步为其确切不移之信念；同时复认定此等信念，宜为并存，匪可灭尽，正如车有两轮，鸟有双翼，而相牵相挽以驰驭世界于进化之轨道也。苟愚所诂为不谬，请即持斯言以观吾国近数年来波靡云诡之政局。

依上所论，以察吾国今日之政团，其自标一帜以相号召者，其体无论蜕为若干，自其政治信念区之，终不外进步与保守二派，曰

急进与缓进，曰新与旧，皆不过名辞之争。于此有一问题焉，今于以缓进派自命，而世亦以缓进派称之者，冠之以“旧”或“保守”之名，是否为受者所乐承、论者所公认？此缓进派外，是否尚有旧派、保守派，主义上堪与缓进、急进二派鼎足而三者？若依愚以为解答，旧云保守云者乃与新云进步云者比较而出，其中绝无褒贬之意，亦无善恶之分；如必以新者为善、旧者为恶，进步为褒、保守为贬，则非为客感所中，即不谙进化之理者也。盖进化之道，非纯恃保守，亦非纯恃进步；非专赖乎新，亦非专赖乎旧。试观社会或政治上之种种企图，问有徒谋改进而毫不顾固有之秩序而有改进之成功者乎？问有徒守固陋而不稍加改良而能永存者乎？历史所诏，欲兴其一，二者必当共起。盖“进步”与“保守”之所需，“新”与“旧”之所需，但有量之差，绝无质之异，特用于进步者视用于保守者为量较丰，用于旧者视用于新者为量较啬耳。本斯义以定新旧之标准，则缓进派虽恒自居于新，其实当隶属于旧；虽恒自倚于进步，其实当归纳于保守。此乃以需量之多寡而言，非以感情之毁誉而言。斯义既著，缓进派诸公或不以愚言为迂，世亦当不以为妄也。且愚亦尝闻缓进派时贤自白之言矣，曰：“所谓逐渐培养新机者何乎？夫亦曰使国会巩固，宪法确立，有新知识者咸得活动，如是而已。即于法制，树立其基础于运用，培植其元气，在吾侪之确信，且以十余年来事迹之证明，欲达此目的，非以缓进不足以厚根底，非以退让不足以消反动，非以坚忍不足以见微效。易言之，即当以柔为刚，以退为进，以缓为急，以代替为征伐。故吾人于一方决不愿见急进之人人悉被屏于国外，以其究属新人，代表一种思潮新文明也；于他方尤为不愿见旧势力被人攻倒，盖国内尚未养成代替旧势力之势力，苟勉强为之，不足控制天下，必致纷扰，乃并现有秩序与国力而亦不能保也。是则吾人惟一之希望，乃为使旧势力暂时支柱[拄]政局，而于其下发展新机，则新机日进，得为平和之

新陈代谢,而勿为武力之革命与推倒之争斗。质言之,即吾人以为国家莫大之福,莫若以新势力承继旧势力;而莫大之害,则必为以新势力攻倒旧势力。且吾人更进一步,以为苟新势力具充足之能力,能攻倒旧势力,吾人亦乐为赞成,无如事实所示,新势力乃绝无此雄厚之力,攻击他人一次,则自身受伤一次,愈攻人则愈自毁,故认为攻击旧势力者,非铲除旧势力也,乃新势力之自杀耳。由是以谭,今日不言政治则已,苟其不能外于政治,则当知政治上本无痛快如意之事,所有者委曲求全与夫忍辱负重而已。”⁽⁸⁾时贤所论,果足以代表缓进派之纯正心理与否愚不敢知。但味其论旨,对于其企图所需之质,虽视急进派之所需者全同,但为量较少,故得曰旧、曰保守,此其所言实已不啻自承之也。至其自别于旧势力之外而与信念不同之急进派,不惜叙“吾侪新派”之谊,乃为伪调和构成之根本观念,而近数年来政象不宁之真因亦即伏于此点矣。盖势力之存,在思想而不在腕力。所谓旧势力,非一系军人所能代表,新势力亦非少数党人所能代表。政治之变动,全为二种信念之对抗,新旧思想之冲突。缓进派之政治信念,既与急进派截然不同,则缓进派当然亦在旧势力之列,且恒为其指导焉。盖政治势力,同时而能立于一水平线上者,方有新旧对立之可言。若其一在九天,一在九渊,则政治上之关系,已为风马牛不相及⁹,复何势力之足云?以愚言之,与云特殊势力为缓进派之保护者,宁谓缓进派为特殊势力之指导者,与云缓进派与急进派为同侪,宁谓与急进派为对立,较为确当。彼缓进派时时在特殊势力卵翼之中,即特殊势力时时在缓进派指导之下。然则旧势力与新势力有时相挤,即可认为缓进派与急进派之相挤;旧势力与新势力有时相安,即可认为缓进派与急进派之相安。故愚不认缓进派而外尚有旧势力之别树一帜,有之,其政治信念亦必与缓进派所持者相近而可一类视之也。调和之真义既明,新旧之准既立,愚乃进而论述政局纷扰之真

因矣。

今欲寻稽人民国来政局纷扰之真因，最宜先将缓进派之行动一一回溯，而列举其及于政治之影响，籀叙既竟，将有见也。

辛亥革命，既告成功，急进派乘方兴之势，得以托足国中，其实植基未厚，立足未安，与旧势力相衡，去得半之位固犹甚远。此时急进派人之举动，诚不无过激之嫌，然遽谓其欲将所谓特殊势力者完全推翻，不惟未有是心，实亦绝无此力。而缓进派则以为袁氏之势力大，足倚为抗制急进派之资，于是相率而趋承之、缘附之。政客之运动，论士之言谈，乃如万派奔流，众矢一的，悉注重于拥护强力排斥激进之一途。于时有最流行之语，不曰中央集权，则曰强固政府；不曰临时约法之束缚太甚，则曰总统制之适于国情。酝酿之日未久，鼓吹之效大张。未几，而袁氏以兵力铲除民党矣。未几，而袁氏以武力劫夺总统，随即解散国会矣，而癸丑之局以成。又未几，而约法毁废、参议院成矣。又未几，而神武建号、洪宪改元矣，而帝制之祸以起。急进派既归失败，缓进派亦遭屏绝。缓进派诸公乃翻然变计，反其向之所为，护国军兴，或则驰入军府，躬参密勿¹⁰，或则洁身海上，遥为声援，倒袁之役，厥功亦不可没。不谓泉桀甫就天诛，政争又复风涌。夫政争亦何能免者？但既号称政党，当于政治轨道之内以为争持，万不可援引轨道以外之暴力以为抵制。诚不料缓进派诸公，竟一再犯援引特殊势力之嫌，而终不知觉悟。观其党魁致辞，报章著论，不曰特殊势力为今日国家所托命，则曰破坏旧势力无异破坏国家。夫旧势力是否有特殊历史之武力的结合所能代表，旧势力是否即为国家，此事叩之逻辑，必有相当之答案，可勿深论。今当悬为问题者，历次政争之起，究因急进派欲破坏旧势力乎？抑因旧势力不容纳新势力乎？以愚所知，急进派多数之纯正意思，固未尝有破坏旧势力之迹，且已与之调剂、与之融和不遗余力。此即观于辛亥之取消南京留守府，而举袁世凯

为总统，丙辰之取消肇庆军务院¹¹，而认段祺瑞为总理，足以证之。至于旧势力之能容新势力在其铁肘之下培植新机与否，愚苦无肯定之证样可寻，但见急进派失败之后，即与之亲昵如缓进派者，亦往往不能见容而遽遭厌弃。且缓进派诸公既以调和自任，胡以与特殊势力相周旋晋接之际，不闻建一言陈一议焉，以促旧势力之觉悟，使之稍与新势力以自存之余地，而日惟奔走相告，以戒急进派，仿佛急进派惟一之志望之任务即在破坏此特殊势力也者，使此特殊势力恍若躬临大敌，日在杯弓蛇影、风声鹤唳之中。将见调和之声愈高，猜疑之念愈启，纵无挑拨之心，亦有利用之迹。卒至政潮所趋，日即险恶，潜伏于外交，暴发于干宪，披昌¹²于群督称兵，糜烂于张、康复辟¹³，而民国不国矣！丧乱之余，法纪荡然，国会则解散矣，元首则去位矣，中华民国之体制不知属于何类，中华民国之主权不知在于谁何矣？即使从前种种，千不是万不是，都在急进派，而当强力进发、叛国毁法之时，凡在国民，皆当投袂而起，护国护法。盖当是时，但有国民运动之机会，已无党派运动之机会；但有法律上之是非问题，已无政治上之调和问题。缓进派以堂堂正正之政团，亦应仗义执言，移其拥护特殊势力之诚拥护国家、拥护法律。顾乃适得其反，干宪之事既与其谋，兵谏之举又参其议，复辟一剧不过兵谏之余波，乃赧赧焉全委其过于他人。一似苦心调解，己则独有其功；极力挑拨，人则独尸其过。自律己[己]嫌泰宽，责人又失泰苛。而环顾北京政治之舞台，兴高采烈之政客，则半为缓进派之魁俊。某也长财政矣，某也长内务矣，一堂济济，相与庆再造之丰功，赞光复之盛业矣。或则喻法律于死刑之囚犯⁽⁹⁾，或则等民国于灭亡之邱墟⁽¹⁰⁾，约法可以任意弃之，参议院可以自由召之。利在改组政党，则不党主义可以牺牲；利在平分政权，则官僚分子可以共处。政象至于今日，由缓进派视之，可谓暴民尽去、贤人毕集之时，宜若可以指挥如意、行其理想矣。而据近顷北京之

政情以观，则又暗潮潜滋，勾心斗角以与之争者，正复大有人在。灰心失望之余，遂又思及其素所痛心疾首之急进派焉。于是时贤之言曰：“他日党派之变迁，必为官僚派与非官僚派”也。“凡非官僚派之诸党必有提携，方足支撑宪政，使之勿隳，于是非官僚派当厚集其力焉。则国民党对于国家前途与夫宪政前途，实负有莫大之任务”也。国民党果能“韬光养晦”、“暂持冷静态度”，“异日之政治舞台大有政治活动之余地也。”“癸丑之局为吾侪所不愿有，然而竟有矣。今日之局亦为吾侪所不愿有，然而亦竟有矣。不知者方以为吾侪当此暴徒匿迹之际，得行其理想，实则铲除暴民，非徒不敢色喜，抑且引为深憾”也。此等仁爱之言，出诸今日缓进派时贤之口，宁不可感？惟惜其不于急进派失败前闻之，偏于急进派失败后闻之；不于缓进派得意时闻之，偏于缓进派失望时闻之，此诚不能不引为遗憾万千者也。若夫癸丑与今日之局，乃陷入非政治与无国家之状态，宪政基础、国家体制全颠覆于暴力之下而无复存。似此局面，愚亦良不敢谓为缓进派所愿有。而竟有者，急进派之不知自蓄其力，浪用抨击，不能奏效，徒召恶感，其过诚无可掩；而缓进派与官僚武人相结，附敌同攻，助纣为虐，而一而再，不自俊悔，咎固亦居其强半，虽百喙而莫可辞也。今也，急进派见迫于人，已有孤城落日之感，即有所举动，时贤亦认为铤而走险，等于自杀。国民党诚不难静寂以绝迹于政局，党人之事由此已无烦缓进派诸公为之解决，然而国家与宪政之前途已矣，缓进派诸公政治上之运命与希望，尚自宏多，其又将何以善其后哉？

由是观之，民国以还，政争迭起之真因，穷本溯原，固在新旧思想之冲突，官僚与非官僚之暗斗。而常短兵相接，首当其冲，相攻相搏之方面至广，程度至烈，时期至久，嫌怨至深者，乃不在急进派与特殊势力或官僚之间，而转在急进派与缓进派之间。故中国政争之问题，几全为急进派与缓进派辑睦与否之问题。统计缓进派

与急进派提携之时期,远不及其哄争之时期之长。而当二派交哄之日,即为缓进派依傍特殊势力之日。政治上之巨变,往往即肇兴于此时。忆当宪潮激越之际,秋桐君时在京华,于《甲寅》日刊¹⁴著论,大声疾呼,主张容纳研究会宪法上之主张,中有一绝强之理由,即谓国民、进步二派决裂之时,国家每生非常之变。⁽¹¹⁾最近独秀君亦有绝痛之语曰:“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点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胜利。”⁽¹²⁾此其故不可(不)深长思乎?所以然者,缓进派有一夙抱之梦想,与民政不容,与国体不适,即所谓开明专制与贤人政治是也。往者梁任公先生之反对变更国体,即悬兹为其理想之政治,以相抵代。迨夫国体既更,梁先生仍欲抱持其策略以进,而苦无掩饰之具、转圜之途,遂而倡为不自然之说,宣言但问政体不问国体。夫国体与政体之分,不过研究政法学者为解析辞义之便,一国之政治绝非于二者之间了无关系者也。征之历史,固有同一国体之国而或为甲种政体或为乙种政体者,亦有同一政体之国而或为甲种国体或为乙种国体者。其实政体与国体不适,则其政治必无良象。谈政体者,非可全置国体于不问也。姑无论开明者必非专制,专制者必不开明,今日民主主义勃兴之世,舍代议政治又无所谓贤人政治,其所怀全为梦想。就令果有开明专制与贤人政治其物者,亦断非于共和国体之下所能施行而有效,运用而得宜,为其精神全异,基础全殊也。缓进派既欲实现其专制其质、共和其皮之妄想,遂恒寻势力之所在以为倚附利用之资,迨其既受结纳谋尽开明之责,负贤人之任,则又为官僚所忌,格而不容。剑农君谓:“梁先生生平有一根本大病,主张不能持久,恒倚强力所造成之事实为转移。换言之,则惟倚傍强力为政治上之生活,强力之正不正无暇细问。因是,其政治上之主张,无往而不为所倚傍之强力所格。其终也,则其所主张徒以供窃据攘夺者之

牺牲而已。”⁽¹³⁾可谓洞见隐微，精辟无伦矣。严格言之，梁先生及其政团之所主张，既已全属幻想，空无是物，即或有之，亦非今世所宜，实现已所不能，持久又胡可得？此种梦想，乃徒以驱策其利用特殊势力之勇气，造成一种事实以诛锄异己，而达政治上攘权之目的，固不仅于为强力所造之事实所转移。至其所利用强力之正不正，岂惟所不暇问，抑亦所不愿问。其终也，敌党之势力方尽，己党之生死亦操诸强有力者之手。彼蒙失败以去者，尚有空渺之荣誉以相偿，而冒耻辱以来者，则并此幻瞬之胜利而不保，于是掉头以伺反动潮流之声势，苟有可乘，则又引新制旧以反噬之，一如向之引旧以制新。如斯途辙，一蹈再蹈，左支右吾，应付已穷。由是所有举动，凡以势力为重，以情理为轻，以成败为重，以是非为轻。久而久之，积习成癖，倚傍而外无生活，趋承而外无意思，反覆而外无举动，挑拨而外无作用。堂堂政团，覆雨翻云，至于若此！国家非常之变，安有已时？即就其自身之势力而言，权利之争则与官僚不相容，主义之争则与民党不并立，既为新者所弃，又为旧者所屏，将以自存适以自毁，欲以自利反以自杀。此类之政治活动无以名之，名之曰“伪调和”。此类之政治团体无以名之，名之曰“伪调和派”。不幸而缓进派途来之举动竟犯此嫌，诚不忍不执《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为之白于国人之前，以求其速自觉悟也矣！

昔者，法之新君宪与共和派一遇政潮逆流时，则两相握手以与逆流相抗。剑农君颇称引其事以相警告，冀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以与固陋之旧者为中和之抵拒，不使旧者为渔人。即愚曩与缓进派之一部人士过从颇稔，亦尝时时为述若斯之感想。方愚去某报时，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讽劝¹⁵。至于今日，事实所示，已全不敢作此奢望。但愿缓进派确立于旧者之一方，坚持其政治信念，与急进派为轨道内之对抗，不为轨道外之芟锄，主义不妨与急进者稍事融通，权利不妨对固陋者稍有退让。如是，则急进者亦

愿与邻，固陋者不认为敌，既能坚旧者之信，或可以采纳其言；又得减新者之疑，或可以曲谅其意。缓进派对于新旧离合之变迁减免一度，即政治上之纷扰潜消一度，庶所谓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者，或有几分之成功也。愚所望于缓进派之觉悟者，惟此而已。

平情论之，今日伪调和之流行，几于遍国中而皆是。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倾向，凡于其时代各方面之行动，无不在其精神倾向范围之内。时尚阴谋则人人习于阴谋，时尚诈伪则人人染于诈伪。此实一时风气之所趋，固非独一党一派之特质也。观于自命政团者，而宣言以无真是真非停止活动；身居要位者，而专意于自私自利一味模棱。人人相与以虚伪，事事相尚以颛预。全国之内，无上无下，无新无旧，无北无南，无朝无野，鲜不怀挟数副假面。共和则饰共和，帝制则饰帝制，驯至凡事难得实象，举国无一真人。为恶不终，为善不卒，举人类之精灵、血气、理性、感情，全沦于不痛不痒之天。此真亡国灭种之象，万劫而不可复者也。今日最终之希望，惟在各派各人反省悔悟，开诚相与，剖去种种之假相，而暴露其真面目，鼓荡其真血气。为善可也，作恶亦可也；急进可也，缓进亦可也；调和可也，决裂亦可也。盖以诚造劫者尚有劫尽之日，以伪作孽者积孽乃无穷期。若犹此曰反省悔悟，彼曰开诚相与，其实无一反省悔悟者，无一开诚相与者。则谭浏阳“大劫不远”之言，吾人将躬受其痛，同归于尽而已。呜呼！⁽¹⁴⁾

作者注

- (1) 参观本志第一期剑农君《调和之本义》。
- (2) 愚尝为《调和之法则》一文，载之《神州学丛》，方在近刊中，可以参证。
- (3) 见斯宾塞《群学肄言》¹⁶语，依严译。
- (4) J. S. Mill: *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第二章。

- (5) 永井柳太郎现充早稻田大学教授,主撰《新日本》杂志,大隈侯发表论著多出其手。
- (6) 依剑农君译语,见本志第一期《调和之本义》第四页。
- (7) 见 Chrestensen; *Political and Crowd-morality* 第一章。
- (8) 见八月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论说《感想》篇中。
- (9) 梁任公先生对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飘萍君¹⁷之谈话有“法律殆如业已宣告死刑之囚犯”一语。
- (10) 汤济武¹⁸先生近对日本共同通讯社记者亦有“旧民国已经灭亡”之言。
- (11) 大意如是,不能忆其原语。
- (12) 见《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独秀君《时局杂感》文中。
- (13) 参观本志第五期剑农君《呜呼中华民国之国宪》。
- (14) 参观本志第一卷第五号剑农君《呜呼中华民国之国宪》。

署名:守常

《太平洋》第1卷第6号

1917年8月15日

此 日

——致《太平洋》杂志记者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

记者足下：

光阴荏苒，民国建立，匆匆六年，今日又为民国六年之国庆日矣。仆于此日，淹滞沪滨，散步江头，百感交集。飘飘国徽，翻扬空碧，其与吾人以绝强之印触者，诚不知是悲是喜！但一回溯此六年中，风尘倾[瀕]洞¹，戎马仓皇，此万众欢呼之国庆日，殆皆于风鹤中度之。吾民丁兹新旧嬗更之交，喘息未安，惊魂又丧，流离转徙，思痛抑且未遑，庸能忭欣鼓舞从容逸乐以为庆祝。此以知新命诞生之难，而国民所以为之努力者，益不容稍息也矣。

仆尝论之，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而能忍此苦痛以赴之者，为足尽诞生新命创造新运之努力。美利坚之独立，必历八年之血战，始能告厥成功。法兰西自由之花，必有数十年牺牲之血以灌溉之，始有今日之繁茂。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惮高树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凡其国民所不敢避之苦痛，即其国民所不容委之努力也。向使三国之民，畏难苟安，避苦痛而自弃其当尽之努力，则自由之惠与虽丰，恐不及于三国之民也。

吾以老大衰朽之邦，风烛残年，始有新中华之诞育，先天遗传之病惰种子，在在皆足以沉滞新命发育之机能，甚且有流产胎殇之

恐焉。故吾人于新命诞孕之中，所当尽之努力，所当忍之苦痛，尤须百倍于美、法、俄诸国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间所能竟此大任。此则国庆日者，乃新中华诞孕之纪念日，非新中华长成之纪念日；乃吾民开始努力之纪念日，非吾民太平歌舞之纪念日；乃吾民勇于牺牲之足庆，非吾民臻于安乐之足庆也。

年来国事之坏，造因固自多种，而最足痛心者，乃为党争一事。其在平时，各党人士之立言，多属一偏之辞，绝少同情之论。独于今日，乃罔不以奋斗拥护共和自矢，仿佛良知所诏，惟于此日，恩怨都消，各愿以其真实诚挚之天良，质诸神明，贡之国家。夫人即圣贤，岂能无过，惟善修养者，每于昧爽平旦之际²，深自省察，故能复其明德³。大局至斯，平心论之，亦岂一党一派之过。但望各派人上，皆以此日为一年中复旦之机⁴，痛自忏悔，则往者已矣，未来之事，待各派人士之猛省以图补救者，尚自多端。国人苟犹有悔祸之心，请即以今日为洗心忏悔之日可矣。

昔者，德人蓄战英之志，尝胆卧薪，举国皆是，军士于杯酒酬酢之间，相与谈及，辄以“此日”(The Day)一语代之。仆今亦愿持此语赠吾国民，斯非必如德人之指与某国交战之日，亦谓由此亿万斯年，年年都有“此日”，等闲过之，宁复有何意味，即或唏嘘凭吊，徒回顾过去以为可歌可哭之节令，而忘却未来活跃精进之生涯，亦岂兴国之民所应出者。窃以世运所逼，吾人仔肩所负之责任，愈益繁重。宜自今日起，至翌年此日，划为一期间，来年以下，亦复如是，而皆定其应做之事业，立其应达之目的。即以此未来之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以过去之此日为纪念，以未来之此日为理想；以过去之此日为陈迹，以未来之此日为前程，如是推嬗，吾人之此日无空期，即吾人之进步无止境。然则新中华无疆之休，将以此日为

发轨[轳]之始矣。

抑吾尤有感者，黄花岗畔，汉水潮中，先烈之殉共和以死者，固不知其几千万辈。此日招魂望祭，国家之所以崇报忠良，宜如何庄重其典礼，厚恤其遗族；而今酬勋授位，乃厚生而薄死，国庆之日，文虎、嘉禾，勋章雨下，甚且洪宪帝孽，造反罪魁，咸膺上赏，独不闻于殉国先烈之丘墓、遗族有所瞻顾。在死者，一瞑不顾，生前已为其国尽最终之努力以去，英灵在天，尚复何憾，区区后人之荣封祀祷，奚足以慰死者于九京⁵？然而国家社会，薄待英雄至于若此，吾人坐食先烈之赐，诚于心有弗安者矣。

嗟夫！国有英贤，不幸而生于嫉贤妒能之社会，于其生前，既饱受世之诋毁排挤，而悲愤抑郁以殒厥身，因[固]与兹世生死辞矣。今乃以其人之既死，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与生者之名誉地位无所妨害，始肯稍事敷衍，而此嫉贤妒能之心理，犹不能从死者以葬于坟墓之中，转而移注于其他未死之辈，风俗人心之坏，是则堪为痛哭者也。

偶有所感，以稔足下，非志庆之辞，乃伤心之语也。余不白。

国庆日 L. S. C. 生白

《太平洋》第1卷第7号

1917年10月15日

暴力与政治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愚当执笔而欲有所论列，有一问题，首先回旋于脑际而不能不举以自叩者，即在今日之象，吾侪尚有国家与政治之可言否也？自来学者之释国家，言人人殊，而其精要可采者，美儒柏哲士¹之言为足称矣。彼谓国家与主权⁽¹⁾实为一体，凝者则为国家，流者则为主权。由客观言之，宪法上有创造或变更政府之最高权能者，即为主权者，即为国家⁽²⁾。准斯言以求国家若主权者于吾《约法》之中，舍握有造法权之国会无足当之者。顾自督军团肇变²以还，强力迸发，集矢国会，威暴所劫，遂尔立解，至高无上之主权，不知其已移于何所？然则今日之象，无国家也，无政治也，抢攘纵横者，暴力而已矣！夫政治集团云者，以其服隶于共同政府之下，示异于人众之生于无治或自然之域者也。暴力之下，生活秩序全然陷人危险，是直反吾侪于无治自然之域，使之以力制力，如鸷鸟暴兽之相争相搏以自为残噬焉耳。呜呼！循是以往，黯黯神州，将复成何景象矣！

盖尝论今日之政治，固与强力不相容者也。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初民甫脱于自然之境，往往暂戴一军权首酋，斯时有所组织，必以强力为厥要素，此亦势所使然，不得已也。而政象天演，至于今日，自由思潮，风起云涌，国于大地者，群向民治主义之的以趋，如百川东注，莫能障遏，

强力为物，已非现代国家之所需，岂惟不需，且深屏而痛绝之矣。昔在希腊，哲家辈出，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³⁾诸人，皆尝说明其理想的市府国家³，其所崇重之精神，即近世自由国家所本而蜕化者焉。在是等国家，各个公民均得觅一机会以参与于市府之生活，个人与国家之间，绝无冲突轧轹之象，良以人为政治动物，于斯已得自显于政治总体之中也。政治总体不臻于完备，绝无完备之人，一言市府之完全，意即包含公民身份之完全，教育与训练，皆为首务，所以使公民各知其于市府职务有其当尽之分位也。亚氏尝分政治为二类：一为与国家实利相调和者；他则为引起叛背之原，势将倾毁国家者。善良政治⁴之官吏，恒仍保其地位以为政治体中自觉之分子，觅种种途径以服事其国，更无一己之意思离异于市府之利益，是皆真实政府之特质也。若夫恶劣政治则不然。居临民之位者，恒自异于平民，利用官职，以为自张之具，庶政皆依强力以处理之，以致人民与官吏之间，恶感丛积，俨成敌国。故彼恶政治之奏凯⁵，其意即为政治体之破坏，代之而兴者，乃为由治者与属隶构成之国家。在若而国，治者发号施令，惟所欲为，属隶则迫于强力，奉命惟谨而已矣。亚氏更本兹二类析为六体：曰君主政治，曰贵族政治，曰民主政治，此其良者；曰暴君政治，曰寡头政治，曰暴民政治，此其厉者⁽⁴⁾。君主而轶于政轨，不自分于为政治总体之公仆，以纳民于轨物之中，则为暴君矣。贵族而昧于市府公仆之义，结纳徒党，以破坏市府，则为寡头矣。民主政治为理想中最良之治制，足使全体公民养成一种习俗，人各本于公约，以于市府之职务自觅其分位；若其蔽也，将变而为由煽民之雄以暴力指挥之治制，即所谓暴民政治是矣。此等形体之区分，虽未必足尽今世治制之种类，而其遣辞立义，所涵界范，亦或与今日所通行者不尽相符，甚且适得其反焉；惟其精要所在，固不在此等形体，而在其据以分类之根本问题，即其政治与市府生活相调和，抑以强力加于市府之

问题也。亚氏之意，以为有人民焉，什九皆承认永久奴制⁶为当，且全服从其所主之意思。当此之时，其政治体之所蓄纳，必为其人民之小部，彼奴制流行之所，于家族有主奴之关系，于国家自成治者与属隶之关系，治者命而属隶从焉。是等治者，无问其为一人、为少数、抑为多数，咸有恃乎强力，将其意以加于市府国家之势，任何政体，施之于用，尽为恶矣。为其横分公民为治者与属隶二级，而以强力之关系介于其间，市府之真正理想，将从而消灭也。夫公民身份而成于崇信奴制之人，则其有一政府以强力宰制民众者，乃为必然之事。逮于晚近，奴制既废，政治体构成于民众之全体，非仅居其一部，治者同时兼为民众之属隶，而希腊诸哲理想之国家，始于人类史中开一新纪元矣⁽⁵⁾。

现代之政治，与亚氏民主政治之理想相合者，即风靡一世之民治主义是也。民治主义一语，亚氏当时未以列于三种良治之中，且尝用以当暴民政治之义焉⁽⁶⁾。庸讵知今日民治主义之推行，几于兹世无远弗届，毫无暴民政治之危险，且与其理想之民主政治若合符节者乃在兹乎？诺威⁷，独裁政治也，而今代以神濡于民治主义之君主，甘愿为民公仆而不辞矣。瑞西⁸之郡，寡头政治也，而今屏去少数反对人民之执政与富族，代以由尽高尚职务获得美誉之族矣。其他各邦，罔有不因其国体政体之形质，尽其可能之性，以日趋于民治主义者。是则今日之民治主义，已兼亚氏所称之三种良治而有之，且不止惟是焉。盖民治主义之治制本无定式，所可施行此制者，亦不限于某类特定之国家或民族。苟其民有现代公民之自觉，斯未有不于民治主义为强烈之要求，斯未有不本其民质所几之程⁹而向民治之鹄的以进者。故论一国施行民治之得失若何，但有程度之问题，全无可能（与否）之问题也。语其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之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之中，在国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轨范，并进以尽其职分，而

赴共同之志的。官吏与公民无殊，同为国家之公仆，人人皆为治者，同时皆为属隶，其间无严若鸿沟之阶级。国家与人民，但有意之关系，绝无力之关系，但有公约之束制，绝无强迫之压服。所谓政府者，不过其主要之机关，公民依之以为其实现自己于政治之具耳。政必如是，始得谓之立宪，否则专制而已矣。民必如是，始得谓之公民，否则奴隶而已矣。国必如是，在今日始有存在之价值，否则其民宁破坏之以求反于民族自然之境而已矣。抑政治⁽⁷⁾云者，其义范所涵，亦今古攸殊焉。古用斯语，含有强制或迫人为所弗愿之义，今则不含区民为治者与服隶阶级之旨矣。盖治制之实质既更，语文之义，亦不能不从而有所变迁。自治⁽⁸⁾一语，且与政治之占义恰相反对，此以知强力之于政治，今已全失其用，施用强力之必要，适足为政治颓坏之标识已尔。

顾或者谓国家之所以维其存立者，必不可无至高无上之主权以守之，俾得保持其尊严也。而为主权之行使、政府之存立、法律之设施、治安之保卫，有时强力亦为必不可缺之物焉。抑知主权者，实由民约而成。民约云者，即人人相将自举其身与其力以与于众，而藉其全力以相安相守也。民约既立，而后土地变而为领域，人众变而为国民。国民者，众意之相与而成一体者也。是体也，以议会为神脑，以法律为血气，不自有其体，而以众体为一体，不自有其意，而以众意为一意，是之谓国家矣。国家为维持其政府之存在，自不能不有赖乎刑典，而欲刑典之得以施行而有效，自不能不需乎物质之强力。但此种强力之施行，概为法律所认许，专以防遏犯法之徒而与以强制之抑裁。故强力之于此时，与云为力，宁当谓权¹⁰，权可以依法而施，力不可以任意而用也。且刑法上国家虽有施用强制之权，而以刑法有此规定，民咸知所儆惧，相戒勿犯。纵有犯者，亦以知施用权力以为迫制，有必要时固为法律所许，遂亦不待迫胁之来，即自致其身于囹圄之中或刑场之前，听候惩处。因

畏权力而权力反归无用，因惧迫制而迫制反可勿施。故在今日，国家施用强力之处殆已甚稀。国之社会，有争弗释，诉之强力，固其首图。人之社会，政体所趋，强力已全无所用。专制之世，强力固足为政府之础石，而于开明之群，自由之世，则断无丝毫之利益，非徒无益，而又害之⁽⁹⁾。盖依力为治以劫制斯民使之屈服于其下者，天下不安之事，莫斯为甚也。卢骚¹¹不云乎：“人或曰：人之所以致失自由权者，强有力者制之也，此邦国之本也。吁！曷其然？夫民为强者之所制，不得已而从之，固无不可，一旦能自振拔，蹶起焉破其衡轭，则孰得而御之！何者？彼其初所赖以夺我自由权者，独有威强而已，故我今亦赖我之威强以复之，彼得何辞于我。若此，则是邦国者天下之最机陞不安者也。曷其然？夫邦国者，凡党聚之类之所取法焉，宜别有所本也，不宜如此之不安。然则邦国者，果何所本也？曰：此非本于天理之自然，而本于民之相共为约也。”⁽¹⁰⁾斯透宗之旨，当永悬为政理之鹄。何今之君子，昧于此义，不自审其所处之世为何如时代，所属之国为何如体制，而犹欲恃乎强力临御斯民。以此图治，宁非南辕北适之类？夫立一政制而依力以为用，犹且不可，况乃逞其暴力，以毁法而虐民？士夫学士，亦复翕然阿之，以张其势，卒成今日无国家无政府之现象者，是又非倒行逆施之尤乎？

世有释民治为多数政治而不含有善恶之意味者。以强力诠释政理之徒，闻其说而便之，遂谓无论何种政体，莫不以强力为基础，民治之下，多数之于少数，何尝不为一种强制之关系也。此义大谬。今世施行民治之国，所以采行多数制者，其意盖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共同之认可。商讨既至详尽之程度，乃依多数之取决以验稽其结果。在商讨之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之精神，在取决之后，少数宜有服从多数之义务。故自由政治之真谛，

非依于多数，乃依于公认，多数不过表示公认之一种方法而已。由专制以趋民治，多数取决，正所以退抑强力而代承其用者，所谓计算头颅胜于打击头颅⁽¹¹⁾者是也。硕学穆勒有言曰：“虽有民主，而操权力之国民与权力所加之国民实非同物。其所谓自治者，非曰以己治己也，乃各以一人而受治于余人。所谓民之好恶，非通国之好恶也，乃其中最多数者之好恶；且所谓最多数者，亦不必其最多数，或实寡而受[授]之以为多。由是民与民之间，方相用其劫制。及此然后知限制治权之说，其不可不谨于此群者，无异于他群。民以一身受治于群，凡权之所集，即不可以无限，无问其权之出于一人，抑出于其民之太半也。不然，则太半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¹²⁾由是言之，权之所集，在于一人，或在少数，恃强凌弱，固所弗宜；即在民主治制之下，以多数之势力屈少数之意志，强人以必从，亦不叶于自由政治之原理。于是苟有依力为治者，一夫横暴，固为吾侪所弗许，即在太半豪强，亦为吾侪所不容；一系军阀，固为吾侪所深疾，即在多数党人，亦为吾侪所痛绝。质而言之，即使今日倡言自由、反抗暴力之党人，一旦得势，挟其强力凌轧其余，以暴易暴，与今日之暴者相等，吾人所以口诛笔伐以为抨击者，亦与今日之抨击暴力无择也。

时贤谈政，每以政治与法律对举，辄谓政治之力足以屈法律之力，法律之力只宜徇政治之力，立法者不可全置政治之力于不顾也。但此言政治，未知究作何解，窥其意旨，似即指事实上之强力而言。于是愚所欲问者，此等强力之活动果在法律范围之内否也？果其于法律虽无何等权能，而于事实则确于法律之后隐操一种势力，且能自范于法律之中而无所于违，则可认为政治上之势力，实不容漫为蔑视。时贤云云，愚亦谓然。若其强力含有破毁法律之性质，且恒有其倾向，有其行为焉，则为非法之暴力，而非政治之所能容。于此暴力所演之事实，被以政治之名，其为失辞，莫兹为甚

矣。英儒蒲徠思¹²之论主权也，尝分为法律上之主权与事实上之主权⁽¹³⁾。并于二者之关系详加推阐曰：“法律上之主权者可并为事实上之主权者，且应须如此也。换言之，国家完美之组织，务求合法权力与实际强力联结于相同之人或团体。有合法之权力者，应令强力附诸其侧，以致人之服从，虽有时事实上之权力者与法律上之主权者不属一体，因前者可依后者以为行动，不必即生牴牾，然恒不免于受事实上主权者之辄凌，致公民逆命之危险也。”⁽¹⁴⁾美儒甄克士¹³亦曰：“尤有吾人所当谨志于心者，即实际之统治者，非独名义之统治者，实际之政体，非仅载于宪典中者是也。本编所载，如俄、德、英，虽皆为君主国，而其政府之形式及其权能，则国各不同，绝少类似之点。英伦大类共和，如吾美然。然吾人切勿为文辞所误，当熟察所考政体之实际究属何程，而识别其实际之统治者究为何人。自政党领袖堪以各种条款令吾人遵之以为记名而投票，如此以束制吾人之政治活动而后，纽约市统辖于代表少数之寡头政治者甚久，是乃操诸无官职者之寡头政制也。纽约州中，时时为一‘暴狮’⁽¹⁵⁾所左右，彼盖尝指导立法甚且及于行政事务，其强横视俄国‘苛察’⁽¹⁶⁾之统辖其国者为尤甚焉。无问其于法律有其名义与否，吾人设一思及统治者之主动即实际之统治者时，当无忘其于名义纵若何专制，终当受制于民意至于显著之程也。土尔其之‘苏丹’⁽¹⁷⁾，于其专制主义亦未尝不附有限制，暗杀或恫嚇之暗杀，即彼定其制限之一手段也。俄国之苛察，法理上无论若何，其所为仅能在一定范围之内焉。吾美之暴狮亦然。任在何州最黑暗时之最专制者，亦皆有其限度。是为社会舆论之所置，越此而外，非所敢之矣。”⁽¹⁸⁾一国之中，而能蓄有一种强力足以抗拒外敌、维持公安，在今日国家主义之下，理当爱之惜之，不当摧之毁之，以自弱其外竞之能。惟此种事实上之强力，苟其与法律上之主权不属于一体，则必当依法律上之主权以为行

动,不当反法律上之主权以为行动。苟欲求其归于一体,亦当屈事实上之强力以就法律上之主权,不当毁法律上之主权以徇事实上之强力。必如此而后其强力乃得为政治之势力,否则非法之暴力而已。以非法之暴力,而凌轹法律上之主权,则社会督责,公民逆命,自有其制裁之道矣。吾国今日暴力之恣横,其视最专暴时之土国苏丹、俄国苛察、美国暴狮,愚不知其何若?但疑其久已轶乎无形限制之外。此种限制,诉之法律,既已无灵,必欲为之,则所依藉,亦必在法律之外。窃恐暴力横行之日,社会无形之权威,久已潜从于其后矣。盖民意之受迫而求伸也,不能以径达,必求以曲达;不能以常达,必求以变达;不能以缓达,必求以激达;不能以理达,必求以力达。由是曲、变、激、力之道,小则出于暗杀,大则出于革命,人心愤慨,社会惨怖,至斯已极,复何政治之足云也欤!

时贤如梁任公先生者,固以反对革命闻于时者也。居恒持论,畅阐革命不能产出良政治之理。精旨名言,最宜钦仰。忆当袁氏帝梦方酣之日,梁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作,尤足以唤起人心。中有警语曰:“夫变更政体为进化的现象,而变更国体则为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征诸学理有然,征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¹⁹⁾愚虽非如梁先生之单纯反对革命,而以良知所诏,则无论何时皆反对暴力,其终极目的,亦在消免革命之祸。苟有术焉,纳强力于法律范围之中使不为暴,则吾侪反对革命之勇,庸讵逊于梁先生?盖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虽不必尽为暴力之反响,而暴力之反响则必为革命;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故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执果穷因,宜如是也。愚尝怪梁先生既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以致(申言)法律为宣告死刑之囚

犯者，抑又何欤？在梁先生之意，岂不曰强力所在固足以镇压革命也，吾之依附强力以为政治活动，固本“生平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之言以趋于实践之途，不惟无所矛盾，抑且足为言行一致之征也。则愚请为更诵卢骚之言矣：“今假为有所谓强者之权乎？吾必见义理之纷纭颠倒无所底止也。夫以力为权者，初无所事义矣。苟无所事义，何理之生？夫我有力而能制人，一旦又有人力胜我，我亦为其所制。若是转辗不已，祸乱相继于无穷。夫藉力制人而为合于义，则藉力抗人亦为合于义矣。力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也，则天下之人将唯力是求。嗟乎！赖乎力之仅存者，岂得谓之权哉？且夫力不贍而屈者，出于不得已也，非由义而断也。既不由义而断，酖毒扼味，何施不可？是知强者之权，威力耳，非权也，权之名耳，无其实也。”⁽²⁰⁾而蒲徠思亦云：“致服从于治者，彼所据以为治之主权，仅为事实上之主权，而非法律上之主权，吾人之服从，不得视为义务。纵当法律上主权者失其能力或不能确定时，吾人以维持公安之故，于彼非法之事实上主权者致其服从，然在吾人心中，顾不认彼有致吾人敬服之权位也。使彼据其权而滥用之，凡为善良公民者，非徒可以抗拒，且当然抗拒之。”⁽²¹⁾信斯言也，论势则力难永存，论理则民可峻拒。我有强力可以造成事实以制人，人亦有强力时，谁则不可以同一之事实而强我？人人争以事实相迫制，弱者固可胁之使从，强者将揭竿而起以抗拒报之矣。种瓜得瓜，种豈得豈，善涸死水，善斗死兵，力力相寻，循环无已，推原祸始，皆任力为治之谬想有以成之。然则暴力之施行，不啻为承认善良公民有革命权利之表示，乌在其能镇压革命乎哉？美儒甄克士⁽²²⁾¹⁴曰：“自事实而观之，则世界中国家社会皆一形式之变者也。其所以为一形式之变者，以其同有一物故。其同有之一物何耶？曰：无上主权是已。峻威鞏帝¹⁵，是其为物，至尊而无所屈，无对而不诤，凡社会一切所为，皆可以统驭。顾此权之谁属，则国以不同。不佞是

篇，乃为微辨者也。且其权无所屈而不争矣，此自国之法典言之则如此耳，而自道德义理言，则亦有限制范围为彼所默切[认]者。设取而破决之，则其国乱而政柄移，此历史所以有革命之变，理佛留显¹⁶。理佛留显者，言转轮也。”⁽²³⁾转轮之义，恰与暴力反响之说相合。夫以一国主权之尊，至高无上，莫之与京¹⁷，而行之无限，犹召转轮之祸焉。今以非法暴力而僭劫主权以去，则其与转轮之机以促动之力者，其猛烈当为何如也？故凡依乎暴力以为革命之镇压者，无异恶沸而益薪，反对革命而适以长革命之果，依附暴力而适以受暴力之祸。即彼暴力之自身，亦将破毁于暴力之下而渐灭于不断转轮之中，无复自全之道矣。吾侪特患梁先生非能真反对革命耳！如曰能之，盍先自反对暴力始？非真愿为国爱惜此特殊势力耳！如曰愿之，盍先自指导此特殊势力使附于法律上之主权，不为非法之暴力始？

呜呼！国乱极矣，暴力之横恣甚矣！平情论之，今日之象，固非一二学士大夫之心理所能独致。然自时贤有误认依于强力足以治国之思惟言动，而暴力之纵横益得资以为护符，自由奔驰于伪国家主义之下而无复忌惮，此诚不得不谓为君子之过。而吾侪所由屡申责备贤者之义，以望其痛自忏悔者也。暴力自身不为觉悟，吾侪实末如之何，惟有听其自蹈于绝境，收其逻辑上应得之果。苟依附强力以为政治活动之君子，而能知所自反，或者国事其犹有豸¹⁸乎？吾侪固馨香祷祝以求之矣！

作者注

- (1) Sovereignty.
- (2) 参阅本志五期剑农君《呜呼中华民国之国宪》。
- (3) Aristotle and Plato.
- (4) 君主政治 Monarchy, 贵族政治 Aristocracy, 民主政治 Polity, 暴君政

- 治 Tyranny,寡头政治 Oligarchy,暴民政治 Democracy。
- (5) 参阅 Macy and Gannow; *Comparative Free Government* 绪论 The Nature of Free Government。
- (6) Democracy 一语,在亚氏当时论义已各不同。亚氏之所谓 Polity 者, Polybios 氏即以 Democracy 当之。
- (7) Government.
- (8) Self-government.
- (9) 参阅 Sir George Cornwall Lewis;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some Political Terms* 第十七释 Force 篇。
- (10) 见日人中江兆民译《民约论》第三页。
- (11) "It is better to Count heads than to break heads".
- (12) 见严译《群己权界论》第四、第五页。
- (13) Legal Sovereignty(De Jure)and Practical Sovereignty(De Facio).
- (14) 依剑农君译语,见本志第五期《呜呼中华民国之国宪》。
- (15) Boss(专制之党魁也)。
- (16) Czar(俄帝尊称)。
- (17) Sultan(土帝尊称)。
- (18) 见 Jenks; *Principles of Politics* 第二十四、二十五页。
- (19) 见《大中华》杂志第八期。
- (20) 见中江译《民约论》第八页。
- (21) 依剑农君译说,见本志第五期《呜呼中华民国之国宪》。
- (22) 此与上举之甄克士非为一人。
- (23) 见严译《社会通论》第一八二页。

署名:守常

《太平洋》第1卷第7号

1917年10月15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本馆昨承陶孟和先生交到天津博物院赠送该院陈列品说明书共四册,除编号存馆外,特此通告,并以志谢。查该院分天然、历史二部,天然部又分动物、植物、矿物三类;历史部又分美术、货币、人种风俗及古迹风景等类,颇足供学术上之参考。吾校同人研考博物者,盍一往观。院址在天津河北公园内。此白。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1月24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三则)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一)

前据化学讲演会全体会员函称：化学书籍太少，而借出者又久不归还，以致学者无由研究。拟请将借书规则酌加修改，凡一种书籍无两帙以上者，不论教员、职员、学生概不借出等语。所陈甚是。除一面查照各国大学图书馆章，厘定一完善章程，请校长核准定期施行外，希望参阅化学书籍者，尽所可能在阅览室阅览。其余借出各书，仍乞按期限归还，以免多数向隅。此白。

(二)

迭据学生诸君函称：国史馆及各科研究所，由本馆借书甚多，且无期限，殊有滞碍等情。查本馆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虽为分立机关，而于书籍之享用，究当谋一联络之方法。俟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商定一互相借书之规则，次第施行，总期使各处图书可以循回转置流通阅览，俾收最大最普之效用，以利研究而惠学子。此白。

(三)

查本馆旧章,向无关于寄存图书之规定。现在颇有愿将私有图书寄存本馆俾众阅览者,因拟定简章数条,业经校长核准,即日施行。倘有欲寄存图书于本馆者,本馆甚为欢迎,一切照寄存图书简章办理。此白。

附:《寄存图书简章》

图书馆寄存图书简章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一、凡有欲寄存图书于本馆以供教职员或公众阅览者,本馆欢迎,对于该图书与本馆藏书一例保管。

二、寄存期间须在三个月以上,三个月以后得随时取还,但须预先通知,以便检齐交付。

三、寄存图书者须备一详细之目录,本馆照目录点齐后,付以收条,将来取书即以此收条为证。

四、寄存图书须盖有定式之章记。

五、寄存图书中如有贵重物品,须特别保管者,宜预先声明并指定如何保管之方法,本馆当酌量情形,照所拟方法办理。

六、寄存图书者应将各书实价列入目录,本馆若因过失有所遗失,当按价值偿补,惟迂有不可抗力时不在此限。

七、寄存书籍但得在阅览室阅览,概不外借。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3月1日

参观清华学校杂记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九、二十日)

记者足下：

本月十五日，偕本校图书馆职员章君、邓君、盛君、商君等赴清华学校参观。约早八时半许，由校乘人力车，十一时许始抵该校。备承清华校长赵先生、图书馆主任袁先生及各机关诸职员最诚恳之招待，且备中餐焉。袁先生由午前十一时至午后五时，耗六时间宝贵之光阴，导吾辈遍观各处，一一为亲切之说明，尤令人铭感无已。兹将当日所得之情形为足下约略陈之，尚乞假以余栏公诸校友，一以资观感，一以申谢意焉。

(一)图书馆。吾辈此次参观第一目的即在图书馆，故是日在图书馆中所耗之时间为最多。该校现在图书馆址颇形狭隘，闻有数多书籍以馆中无余容，藏之他室中。但此不过为暂时之计，已另建图书馆一所，其建筑方法全用瓦石钢铁等材料，以防火险。现方在竣工葺造中，然大体规模已具，书库与阅览室各别而相毗，以便出纳。书库拟筑三阶，由上至下每隔二尺余之砖墙间以通天之长牖，用铁栏钳以玻璃，可以开阖，以便空气与阳光常常注入，可免晒曝书籍之劳，而无虫蚀腐烂之患。阅览室之书架及一切什器，皆量室中之容积而为配置，均皆精妙适用。将来全部落成，当益完备可观也。目录全用 Card 式。其 Card 用纸分二种：一为购自美国者，品质较为精美；一为在商务印字[书]馆订制者，亦颇可用。书籍以

英文书为主,中文书次之,德、法文书则寥寥无几。中文书目录亦拟用 Card 式,目下正在编订中。借书均有一定期限,借书时即于简片上标明借书者姓名、所借书名、何日应行归还。此简片依次排列存图书管理室,至还书时一检此片即悉借书逾限与否。逾者罚之,但罚款甚微,由庶务处扣留。此制推行已久,并无不便。无论何人所借书籍如有佚失,应责令赔偿。此制执行甚严,闻有外国教员将公用书籍佚失者,亦皆遵章赔偿也。各科教员购书,须经该科教授会议决,然后请校长签字。其余普通提出购书者,亦须经校长、学长、图书主任签字,但临购之前均须交图书馆核阅馆中是否有是书,以免重购。关于杂志,印有一种表格,中列“杂志名目”、“杂志期号”、“页数”、“题目”、“著者”、“何人提出”、“于习何科者有趣益”等项,俾阅者随时将杂志中之佳构标出,张贴馆中,促人注意(按:此法甚善,并可推广其意,分门别类,将各杂志中之重要论文编成 Card 式之目录,以供研究某种问题时依类检集材料之用。闻日人在中国所设之东亚同文学院,即用此法搜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之材料,日刊新闻则剪裁之,所得因甚丰富,《支那调查报告书》、《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等,皆其成绩也)。

(二)兵操及童子军。袁先生告吾辈谓本日四时有童子军分队到处演习,并有高等、中等班之兵式体操,可迟归片刻以观之。至时,袁先生导吾辈至各处,见童子军队散在各方,有依邱陵引火为炊者,有在教室讲演架桥术者,有在露天演授旗号者,有在空场习练装制车驾者,生徒为之颇极活泼勇往之概。兵操纯用美国式,官长皆以学生充之,并受校长之任命,教练时均依被任命之官长以为指挥,教员在旁监视而已。闻尚有法庭,专以裁判各学生在操场中之犯法失态者,罚则系指定在某地点立正若干时,有官长巡逻,不许怠忽。校中定章,每日有强迫运动一小时,均须临场点名,后以学生均成为习惯,届时不须点名,而其结果乃较点名为齐,故点名

之事遂废。又童子军有一室为会所，中悬发起童子军者某氏之像及童子军各种像片多具，秩序亦颇整齐。

(三)斋房之整饬及厨房、浴室之清洁。斋房不分寝室、自修室，而整饬可观，井然有序。虽间有稍嫌拥挤者，闻为斋舍不敷之故。至于厨房中之清洁，在吾国中实称罕觐，浴室及盥洗室亦整齐。

(四)学生储蓄银行。校中设学生储蓄银行一所，系由职教员所组织。银行职员为职教员，上午上课，下午且须莅行办事，闻甚忙碌。蒙赐章程一本，足资参考。

(五)《清华学报》及《清华周刊》。该校出有二种印刷物：一为《清华学报》(月刊)；一为《清华周刊》。各有编辑室一、经理室一，纯为学生自动之事业，故皆设在学生斋舍中。

(六)职教员及学生之校外活动。该校职教员及学生于课余之暇，尚在校外附近乡村中，为各种改良社会之活动。已在附近二、三里许之某村设一职工学校，上午授课，下午工作，以收附近村中之贫儿，闻成绩颇著。校中所用木器，该校生徒均能制作。又图书馆备有电影片多种，以备学生赴附近乡村讲演之用。此类事吾校大可仿行。

(七)售品所及木厂、靴鞋铺。该校大门内设有售品所二：一售茶点类；一售文具类。皆属商办。此外复有木厂一所、靴鞋铺一所，亦系商办，皆经该校之特许。

(八)体育馆。体育馆亦方在建造中，工程亦与图书馆相类。中有游泳室及运动场，并附设浴室，楼上有望台向露天运动场，陈列座位甚多，以备开运动大会时参观之用。

(九)音乐团、花卉室及游艺室。音乐团由学生组成，校中聘一菲律宾人教授。吾辈参观时方在演奏中。花卉室系由一植物教员司理，校中各室陈列之花卉皆于该室培植者。又有职教员游艺室

一所,以供公余之快聚。

(十)学校警察之分布。校中自组警察一队,分布门首各处。此为该校所处之地点远在郊外,不得不有此设备也。

以上种种,皆该校之特色。拉杂述之,雅无伦次,惟足下及阅者谅之。不尽白。

李大钊

前书缮就,复忆起一事,即该校学生组织一学生法庭,以期养成自治之精神,此与前述之法庭,专以裁判体操事项者不同。

又白

署名:李大钊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3月19、20日

原刊于“通信”栏内,无题。题目为编者所加。

——编者

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¹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第一条 本校职员、学生向本馆借书，须用本馆定式之借书券填具书名、号数、年、月、日并签名盖章，交付本馆存查。

第二条 本馆藏书，分贵重书类与通常书类二种。贵重书类，无论何人，概不出借。其通常书类中之辞典、字典与中外书籍之仅有一部者，亦须在阅览室翻检，概不出借。但教员借阅关于所授科目之书籍，不在此限，惟其册数及限期，须照第三条办理。

第三条 各科研究所、国史馆以机关名义、各科教员以个人名义每次借阅关于所任科目之书籍，中文以百册为限，西文以十册为限，两个月内必须归还。

第四条 除前项规定外，无论职员、学生，每次借中西文书以两种为度，但中文(书)以三十册为限，西文书以四册为限，两星期内必须归还。

第五条 借书册数已满定限者，在未还期间，不得另借他书，至期还书时，如无他人需用，可以换券续借一次，但在续借期间有人需用时，须立即归还。

第六条 图书之装成幅帙者，以一幅或一帙为一册。

第七条 无论职员、学生借书逾期不缴，即立停止其借书权，逾限一日，停止一星期，并即收回其逾期未还之书。

第八条 本馆遇有清理及编目等事，有检阅之必要时，得随时

索还借出之书籍。其职员、学生借阅之书，各教员须参考时，由本馆知会，亦须即时缴还。

第九条 供教室公用之图书，不设册数及日期之制限，但须以各科教务处名义填具借书券。

第十条 贵重图书如有供公用之必要时，须得校长、或各科学长、本馆主任之认可，方可借出，但于最短期限内必须归还（期限由本馆临时酌定）。

第十一条 校外各机关，如有以公函向本馆借阅书籍者，本馆依其书（籍）之性质，认为无何妨害，可贷与之。但该机关须派人蒞馆，以本馆定式借书券填具书名、号数、签名盖章，并须于一定期限内归还（期限由本馆临时酌定）。

第十二条 职教员辞职及学生退学或休学时，须于离校以前，将所借书籍归还，学生毕业时，亦须于领凭照以前缴还。

第十三条 借出之书，如有遗失、损坏时，须赔偿原书或照缴原价，或按其损坏之程度，酌赔修补费。

第十四条 借书事宜，均于本馆开馆办公之时间行之。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4月11日

“今”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那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起）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

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惟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缥缈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

“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努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惟一的薪向，青年惟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

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918年4月15日

强 力

(致高元)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承元吾兄先生，赐大志，拜读。强力与武力之辨，足征足下细心，研学之道，正赖乎此。对于鄙说，不以为陋，而厚劳纠正，尤觉欣慰无量也。但弟尚有二点，自觉尚足以自解，即（一）欧美作者之用 Force 一语，含义或不相同；（二）当今暴力横行之时，吾辈立言，似宜有所选择，而故为轻重。区区之见，未审高明以为何如？

“强力”诚如吾兄所解释者，则大著中云“政治无古今，必筑于强力之上”诚为至理名言。盖足下所谓“强力”即“民意之势力”也。然吾不愿足下云“政治无古今，必筑于强力之上”，而愿足下云“政治无古今，必筑于民意之上。”以吾国人头脑之幼稚，于命名遣辞之际，宜防其歧解、误解之嫌。又及。

弟钊白

署名：守常

《法政学报》第 1 卷第 2 期

1918 年 4 月 18 日

新的！旧的！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

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

欲研究一国家或一都会中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任取其生活现象中的一粒微尘而分析之，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质。一个都会里一个人所穿的衣服，就是此都会里最美的市场中所陈设的；一个人的指爪上的一粒炭灰，就是由此都会里最大机械场的烟突中所飞落的。既同在一个生活之中，刹刹尘尘都含有全体的质性，都着有全体的颜色。

我前岁在北京过年，刚过新年，又过旧年。看见贺年的人，有

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因而起了种种联想。

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丁丁的响，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的亮。更夫是旧的，巡警是新的。要用更夫，何用巡警？既用巡警，何用更夫？

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甚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那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

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

又想起谈论政治的。一面主张自我实现，一面鼓吹贤人政治。自我实现是新的，贤人政治是旧的。既要自我实现，怎行贤人政治？若行贤人政治，怎能自我实现？

又想起法制习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

以上所说不过一时的杂感，其余类此者尚多。最近又在本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为本位论，独秀、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不凑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

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这就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过处了。

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把念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互相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稍不加意，即遭冲轧，一般走路的人，精神很觉不安。推一轮车的讨厌人力车、马车、汽车，拉人力车的讨厌马车、汽车，赶马车的又讨厌汽车。反说回来，也是一样。新的嫌旧的妨阻，旧的嫌新的危险。照这样层级论，生活的内容不止是一种单纯的矛盾，简直是重重叠叠的矛盾。人生的径路，若是为重重叠叠的矛盾现象所塞，怎能急起直追，逐宇宙的大化前进呢？仔细想来，全是我们创造的能力缺乏的原故。若能在北京创造一条四通八达的电车轨路，我想那时乘坐驼轿、骡车、人力车等等的人，必都舍却这些笨拙迂腐的器具，来坐迅速捷便的电车，马路上自然绰有余裕，不像那样拥挤了。即有寥寥的汽车、马车、自转车等依旧通行，因为与电车纵的距离不甚相远，横的距离又不像从前那样逼近，也就都有容头过身的道路了，也就没有互相嫌恶的感情了，也就没有那样容易冲突的机会了。

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驼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4卷第5号

1918年5月15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

(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

现拟于暑假期中,将馆中存储图书查检一次。自六月十五日起,无论中西图书,一律停止借阅,并望将以前借阅之图书,务于暑假以前归还。特此告白。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6月5日

在进德会评议员、 纠察员第一次会议上的提议¹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提议改会名为“有不为会。”²

(二)纠察员之职任与其职任之履行,颇不易做到。提议废除纠察员之名。³

署名:纠察员李大钊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7月4日

强力与自由政治

——答高元君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曩者愚在《太平洋》¹ 第一卷第七号，尝为《暴力与政治》一文，论“今日之政治与强力不相容”。友人高元君不以为鄙陋，而赐予匡正，指为一偏之见，而别陈“政治无古今必筑于强力之上，必不筑于武力之上”之理。愚既素爱反对之说，又感高君纠正之雅，所足救愚论之一偏者，敢不拜嘉，而愚意有所不能苟同，亦未可报之以沈默。盖真理以辨析而愈明，吾侪当知辩争之不以朋友之私而阻者，乃全为爱真理之故，苟不举其所信尽量昭布以共求其真，亦非以诚待友之道。爰为斯篇，以与高君相商榷，并以质之当世明达焉。

愚言强力(force)乃与意思(will)² 对举，其义蕴视高君所论者为狭，但又视其所云“武力”之范围为广。狭义之强力，指强制以屈他人意思之力而言；广义之强力，则并自由意思之力而括于其中。高君之所谓强力，殆指民意之势力，与愚所言之强力迥殊。关于此点，欧美作者用 force 之语，论义亦各不同。此只为名词之争，高君论旨，固与愚意全无根本之违异也。

但愚读高君所引威尔逊氏³ 之说，而终觉有未安者，请得而略论之。威氏之言曰：“政府止于权力与强力者也。盖无论何种政体，而政府之特质要不外乎权力。其一方有治者，他方有被治者。

治者之权力,或直接或间接,要以强力为归。是故政府者,一言以蔽之,则组织的强力(Organized force)而已。所谓组织的强力者,非以组织的武力(Organized armed force)为必要,而实为若干人或全社会之意志表现于组织以实行其固有之目的而处理其公共之事务之谓也。……强力不必外形也。强力虽为权力之后盾,而非可以捉摸。权力之寄于治者之身也,虽彰明较著,然而权力之止于强力也,则非表面之事实。易言之,即强力之形非所必要也。是故有或种政府,其权力永不被武力之形者。即今诸强国,政机运动,大都肃静,而莫事压制其民。易言之,即莫恃强力之形也。然而强力之隐显,固无与于其分量之轻重。盖近世之良政府,不恃治者之武力,而恃被治者之悦服(*free consent*)⁴,是即政府以宪法与法律为之范,而宪法与法律又以社会之习惯为之源也。此其所蕴之强力,故非一朝廷专制之强力,非少数人暴恣之强力,而为多数人合致之强力也。国人皆晓然于其力之伟大,相戒而莫敢犯,故其为力也,乃潜伏而无所用。彼民选之官长与专制之君主较,其权力所倚之强力初无优劣,而合众国总统之强力以视俄罗斯之皇帝则或且过之也,然而二者根本之差则在隐显之间而已。如腕力然,甲则以为后援,乙则以为前卫,虽其用之之时不同,而所以为力一也。”⁽¹⁾综斯言以观之,知其所谓组织的强力者,即指多数人合致之强力也而言。于此愚所欲问者,此种强力之构成是否含有被治者之 *free consent* 在内,抑或被治者之 *free consent* 必待此种强力之迫制,或晓然于其力之伟大相戒而莫敢犯,始能发生? 愚诚无似,曷敢妄测威氏之本意,但愚敢言既云悦服则必无待于迫制,既有强力则必不容 *free consent* 之发生,就令悦服之动机多少由于自己节制自己牺牲之德,斯犹在自由轨范之内而无与于自己以外威制之强力。子輿氏⁵有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非心服者,即不生 *free consent*。凡事之足以致人悦服,且可称为悦服者,必非外

与之强力所能为功。苟服从之义与强力为缘，则为被动，而非自由，得云压服，不得云为悦服。压服者力之事，悦服者意之事，被动者人之事，自由者己之事。人为主动以施压服于己之强力一旦消失，则服从之义将与之俱去，而易为抗拒以报之矣。若谓被治者之 free consent 实挟有一种伟大之强力，则其所蕴之强力，不惟非一朝廷专制之强力，非少数暴恣之强力，且非多数人合致之强力，而为合多数人与少数人而成国民公意之强力。此公意之凝结，实根于国民之社会的信念，其基础固在理而不在力。由是言之，此种伟大之强力，实为国民 free consent 所具之势力，而国民之 free consent 决非此种伟大强力下之产物。

愚尝论之，多数政治 (Government by majority) 与自由政治 (free government) 不同。自由政治之精神，“不在以多强少，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共同之认可。商讨既至详尽之程度，乃以多数之取决验稽其结果。在商讨之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之精神；在取决之后，少数宜有服从多数之道义。自由政治之真谛，非依多数，乃依公认。多数取决，不过表示公认之一种方法而已。”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此愚论之旨也。高君曰：不然，“理想之民治或有然，而今日之实际去此尚远。”⁽²⁾ 复征威氏之言以为之证曰：“生今之世，辄曰舆论政治、民声政治。斯言也，其于描写发达圆满之庶民政治，容或有当，然在今日，则彼作成舆论之多数，其所恃以制胜者，非少数之理屈，实以其数拙耳。易言之，即彼之所以排少数者，匪特用其众声，抑且恃其众力，斯故彰彰之事实无可讳者也。故曰：多数之所以能行其统治者，非其智慧使然，实其势力使然。是故多数者苟欲以其意见施于实行，则其所需之势力，固无以异乎专制君主之所以压服其民众者也。”⁽³⁾ 高君既

引其说,更进一步续陈己意曰:“不特今日庶民政治之实际,莫不依于多数意志所凝之强力,即理想之至善的庶民政治,其依于多数意志所凝之强力也,程度亦未尝少减。何则?所谓理想的庶民政治者,不外依于被治者之 free consent 以为政。free consent 者,即所谓于一问题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认可也。而公同认可之方法,即在多数之取决。多数之取决,则必有最后执行效力。此最后执行之效力,能反于少数怀异者之意见以为施,然则得谓之非强力乎?特以其国民政治的德力之发达,深信服从多数意志所凝之强力之义务,故相率恪守而莫之或违。是以其强力之行,有如枪弹运动于真空之境,抵抗不生,则枪弹亦终不见有陷坚之用。然必于枪弹之陷坚乃认其运动力之存在,斯不亦末乎?”⁽⁴⁾此其析理之精,运思之密,愚之浅陋,实所钦服。虽然,犹有说焉。威氏以斯说明今日民治未造发达圆满境域之事实,力或有然;然遽执此以断民治之精神即在多数之强力,则其政象将如穆勒所云:“虽有君主,而操权之国民诚与权力所加之国民实非同物。其所谓自治者,非曰以己治己也,乃各以一人而受治于余人。所谓民之好恶,非通国之好恶也,乃其中最多数之好恶。且所谓最多数者,亦不必其最多数,或实寡而受[授]之以为多。由是民与民之间,方相用其劫制,及此然后知限制治权之说,其不可不谨于此群者,无异于他群。民以一身受治于群,权之所集,即不可以无限,无问其权之出于一人抑出于其民之泰半也。不然,则泰半之景[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⁵⁾愚谓岂惟无异,抑且过之。倘谓多数之强力,行于无形,即其长于专制之所,则请为更诵穆勒之言矣。“夫泰半之豪暴,其为可异者,以群之既合,则固有劫持号召之实权,如君上之诏令然。假所诏令者,弃是而非,抑侵其所不当问者,此其为暴于群常较专制之武断为尤酷。何则?专制之武断,其过恶显然可指,独泰半之暴,行于无形,所被者

周无所逃虐，而其人于吾之视听言动者最深，其势非束缚心灵使终为流俗之奴隶不止。……”⁽⁶⁾此可深长思也。总之，多数取决之制，乃今日施行民治之方法，民治之精神，不在是也。盖各个意志之总计，与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全然不同。为此辨者，莫如卢骚。彼以普遍意志，为公我之意志，各个意志之总计，为私我之意志。普遍意志所由发生者，乃因其利益之属于共同普遍，非单由于发表之票数。反之，各个意志之总计，则以私利为的，其实为单独意志之凑合，非为普遍意志之一致。有一事焉，就令人人票决均趋于同，亦未足为普遍意志之表示。以其总计偶同之结果，或基于瞬间私人关系之利害，纵人人之意志如何符合，其间究无一致之精神相与贯彻。非真以公共福利为目的之意志，不得谓之普遍意志也。意志之总计与意志之一致，其间相异之点，恰如单纯集合物与有机体之为别⁽⁷⁾。由是言之，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为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为其与公我之意志全相反也。然则最后执行之效力，不在多数投票之取决，而在普遍意志之发生，非反于少数怀异者之意见以为施，乃基于少数怀异者之 *free consent* 以为施。即基于普遍意志之一致以为施，必欲以力称之，是为普遍意志所具之势力，非多数意志所凝之强力。必欲于其间寻一种力之关系，则鲍生葵⁶尝云：“治者之自己，与被治者之自己，非为同一。而异其意义，真实之自己为治者，私之自己为被治者。自治云者，乃谓人各有二种之自己，一为偶然私的单位，一为合理的自己。假定实现此合理的自己为吾人之义务，则自治者实以第一自己治第二自己之谓也。”⁽⁸⁾（此与穆勒之说异）必以意思之力，制服自己者仍为自己，其力方能如枪弹运行于真空之间，而抵抗不生。此外之强力，未有不召抵抗力之反动者也。就其所受之力为其所自施者言之，与云强力之运用，宁曰自由意志之表现较为适当。即高君所举蒲徠士之言，亦必多数之意志“公允以为决

定”(honestly ascertained),始能期于必行。此种精神,始能深入乎人心而形成国民之习惯,即愚所谓社会的信念,其国民始能获一伟大之势力⁽⁹⁾。若徒恃多数之强力,而不为忠恕公允之决定,以求少数之 free consent,则以力召力,报抗相还,行且俱毁而同尽。强力云乎哉?伟大云乎哉?

愚谓“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包有武力在内)。高君引威氏之说以为驳正,旨在论民意之权威,虽专制之君主亦须受其羈束。此则较愚论为更进一步,不惟与愚论旨无违,且足助之张目矣。

要之,高君之意在欲以民意内阁为强力内阁之真诠,愚意则惧崇尚强力为专制之媒介。高君之意在欲进一步证明专制君主之后盾,且在民意而不在武力,其他民治之不须武力更不待言。愚意则仿[防]梟雄之伪造民意⁷,并以杜客卿国情之说⁸。言非一端,夫各有当耳。即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⁹先生所谓“奴性逻辑”⁽¹⁰⁾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是义也,愿与高君共戒之。

作者注

- (1) 见《法政学报》第一期高元君《强力与武力》,从高君译语。
- (2) 见《法政学报》第一期高元君《强力与武力》,从高君译语。
- (3) 同上。
- (4) 同上。
- (5) 见严译《群己权界论》。
- (6) 同上。
- (7) 见 Bosanquet, B.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s*。

- (8) 见 Bosanquet, B.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s*。
- (9) 见《法政学报》第二期通信栏高元君答愚书中所引 Bryce 语。
- (10) 胡适之先生作《西洋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有一段云：“……研究西洋哲学史，还有一层大用处，还可以救正今日中国思想界和论界的‘奴性逻辑’。什么叫做奴性的逻辑呢？例如甲引‘妇人，伏于人也’，以为男女不当平等；乙又引‘妻者，齐也’，以为男女应当平等。这便是奴性逻辑。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的议论的护身符。例如你引霍布士来驳我，我便引卢骚来驳你；甲引哈蒲浩来辩护自由主义，乙便引海智尔来辩护君主政体，丙又引柏拉图来辩护贤人政治。却不知道霍布士有霍布士的时势，卢骚有卢骚的时势，哈蒲浩、海智尔、柏拉图又各有他们不同的境遇时代。因为他们所处的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怀抱的救世方法，便也各不相同。不去研究中国的现状应该用甚么救济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这已是大错了。至于引那些合我脾胃的西洋哲人，来驳那些不合我脾胃的西洋哲人，全不管这些哲人和那些哲人是否可以相提并论，是否于中国今日的问题有可以引证的理由——这不是奴性的逻辑吗？要救正这种奴性逻辑，须多习西洋哲学史。懂得西洋哲学史，然后知道柏拉图、卢骚、霍布士、海智尔……的学说，都由个人的时势不同，才性不同，所受的教育又不同，所以他们的学说都有个性的区别，都有个性的限制，并不能施诸四海而皆准也，不能推诸万世而不悖，更不能胡乱供给中国今日的政客作言论的根据了。”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调和剩言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宇宙间有二种相反之质力焉，一切自然，无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

有生之伦，如吾人体，一切重要官能，皆有二种相反之神经，交相为用，以为控制。例如心脏，有加速之神经纤维以促之，同时又有抑止之神经纤维以迟之，交作互制，应体质之需要，以轨范其活动。又如两肱之筋肉，一张一弛，交相动作，以成其用。惟股亦然，全身筋肉，罔不若是。有一种筋肉导之向左，又有一种筋肉导之向右，以牵制之而保持其平衡。

生理如是，心理亦然。有苦即有乐，有本分即有欲望。

无生之界，大至星球天体，小至一微尘粒，皆赖引拒二力，交相为用，以保其存在之位置。

人类社会，繁矣颐矣。挈其纲领，亦有二种倾向，相反而实相成，以为演进之原，譬如马之两缰，部勒人群，使轨于进化之途。以年龄言，则有青年与老人；以精神言，则有进步与保守。他如思想也，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则[即]有个人主义，有传袭主义即有实验主义，有惰性即有强力。

社会之演进，历史之成立，人间永远生活之流转无极，皆是二力鼓荡之结果。吾人目有所见，皆是二力交错之现象；耳有所闻，皆是二力交错之声音。

欲使社会为有秩序之进步，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即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勿使徒为时间的交互动作。欧洲中世黑暗时代，保守主义与传袭主义之势力过重，其结果则沦于腐败。法兰西革命时代，则进步主义，趋于极端，不能制止，其结果又归于爆发。是皆不能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之结果，以致反动相寻，不能并立于空间，则求代兴于时间。至是乃不免猛烈之震动，而平流以进之秩序，遂无可望。国人对于异派势力，恒不容其为空间的对立，然终不能禁其为时间的代兴。例如倡内阁制时，不闻总统制之声；而倡总统制时，则又不闻内阁制之声矣。谋统一之日，不许有人主张联邦；而建联邦之日，又不许持统一之论矣。

吾人为避二力之迭兴，主张二力之对立，为免时间的取代，主张空间的调和。

署名：守常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一九一八年六——七月)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盖人类生活之演奏，实以欧罗细亚¹为舞台。欧罗细亚者，欧亚两大陆之总称也。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桌地”(Table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东，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路麻²、印度、阿富汗尼斯坦³、俾尔齐斯坦⁴、波斯、土尔基⁵、埃及等，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满洲、西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迭拿威亚⁶、英吉利、法兰西、瑞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士大利亚⁷、巴尔干半岛等，为北道文明之要路。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

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惟其定住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前者女子恒视男子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后者女子恒视男子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严尊重女性之德。农业为主之民族，好培种植物；商业为主之民族，好畜养动物。故东人食物，以米蔬为主，以肉为辅；西人食物，以肉为主，以米蔬为辅，此饮食嗜好之不同也。东人衣则广幅博袖，履则缎鞋木履；西人衣则短幅窄袖，履则革履。东方舟则帆船，车则骡车、人力车；西方舟则轮船，车则马车、足踏车⁸、火车、电车、摩托车。东人写字则用毛笔砚池，直行工楷于柔纸；西人写字则用铅笔或钢笔，横行草书于硬纸。东人讲卫生，则在斗室静坐；西人讲体育，则在旷野运动。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试观东人西人同时在驿候车，东人必觅坐静息，西人必来往梭行。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更以观于思想：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乐天主义(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极目的为何，但信前事，惟前进奋斗为首务。东人既以个性之生存为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是谓定命主义(Fatali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是谓创化主义(Creative Progressionism)。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东方之圣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间以向实在，而欲化人间为实在者

也；西方之圣人，是向生活里杀来，是由实在以向人间，而欲化实在为人间者也。更以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戒众生以由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净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龕前之柳，池中之水，沉沉无声，皆足为寂灭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地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更以观于伦理：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之爱薄；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⁹，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各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沉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和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此东西文明差异之大较也。

东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挟种族之僻见，以自高而卑人。近世政家学者，颇引为莫大之遗憾。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轻于其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情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

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而其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沉静与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究竟为何？

东西文明之互争雄长，历史上之遗迹，已数见不鲜。将来二种文明，果常在冲突轧轹之中，抑有融会调和之日，或一种文明竟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决之问题。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印度开放而后，西洋思想已渐蒙东洋之影响，如叔本华(Schopenhauer)之厌世哲学，尼采(Nitzsche)之天才个性主义，皆几分染东洋思想之颜色。惟印度之交通不便，西人居印者少，而印人之视英人，只认为娴于政治艺术之巧练蛮人，以为论及修养，彼辈尚属幼稚，彼辈所汲汲以求者，东方人决之于心中也久矣。故东西文明之间，在印度不生密切之接触。逮于海通，西人航海来华者日众，东西思想之接触始渐密切，良以吾国气候之温和，海路之利捷，远非印度可比也。由是言之，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实负有至

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¹⁰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美德加父教授(Professor Maynard W. Metcalf)¹¹曾在奥伯林(Oberlin)为中国留美学生会演说《科学与现代文明》，论及中国之将来，有曰，设有一民族于世界最终之民族中，能占一大部者，其惟中国人乎？其数量之众，忍苦之强，衍殖之繁，爱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坚，智力之优，与夫应其最高道德观念之能力，皆足以证其民族至少亦为最终民族中之要素。但彼等究与启发未来最终民族生息于其下之文明型式，以若何之影响乎？中国其将于智于德有所贡献于世界，亦如其于数量乎？此殆全视彼善导其发育于今方环接之新境遇下之成功何如耳！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世间固尚未有一国民能于世界之进步为第二次伟大之贡献者，埃及、阿西利亚¹²、佛尼西亚¹³、希腊、罗马、亚拉比亚¹⁴、波斯，皆曾达于极盛之域，而遂衰亡不复振。独意大利之文艺复兴，为显著之例外，然亦非旧罗马之复活。逮其纯为新民族之日，固不知有几多异族之血，混入古意大利人之族系也。犹忆三十年前，加潘特(Edward Carpenter)¹⁵曾为文以论《文明之起原及其救济》，甚有趣味。文中指陈曾经极盛时代民族中，文明疾病之径路，谓此等文明之疾病，大抵皆有其相同之预兆时期，寢假而达于炎热最高之度，寢假而貽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运焉。世界史中，尚未见有回春复活之民族，重为世界之强国也。

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庸]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达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

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

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繁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要足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而一察其现象，则又扞格矛盾之观，到眼都是。最近所发生之社会现象，如飞虹、普济、江宽等轮之冲沉¹⁶也，某处火车之遇险也，某处电灯之失慎也，此类事实，若一一叩其原因，固各不一致，而且甚复杂。就生活现象，以为大量之批评，则皆足引为吾人不适于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证据。其他大至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则精神焕发，利便甚溥，而一人于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则怪象百出，局促弗安，总呈不相配称之观。盖尝推原其故，以为以静的精神，享用动的物质、制度、器械等等，此种现象必不能免。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或将物质的生活一切屏绝，长此沉延，在此矛盾现象中以为生活，其结果必蹈于自杀。盖以半死带活之人，驾飞行艇，使发昏带醉之徒，御摩托车，人固死于艇车之下，艇车亦毁于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肃静无哗、唯诺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议政治；以万世一系、一成不变之观念，运用自由宪法，其国之政治，固以机隍不宁，此种政制之妙用，亦必毁于若而国中。总之，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世间最可恐怖之事，莫过于斯矣。

余既言之，物质的生活，今日万不能屏绝勿用。则吾人之所

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然在动的生活中，欲改易一新观念，创造一新生活，其事较易；在静的生活中，欲根本改变其世界观，使适于动的生活，其事乃至难，从而所需之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强毅之气力赴之。

奇普陵(Kipling)¹⁷之诗曰：

“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Till Earth and Sky stand presently
At God's great judgment Seat;
But there is neither East nor West,
Border, nor Breed nor Birth,
When two strong men stand face to face,
Tho' they come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译其大旨，即谓除非天与地，立于上帝最高裁判之席前，东终是东，西终是西，绝无相遇之期。但有二伟人焉，虽来自地球之两极，相对而立，则无东西畛域之见，种族血系之分也。吾青年乎，其各以 two strong men 中之一人自命，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浹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一切事物，无论其于遗袭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时时创造，时时扩张，以期尽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

本篇所用参考书报

- (一)茅原华山¹⁸著:《人间生活史》。
- (二)Reinsch 著: *World Politics*, chapter III.
- (三)Jenks 著: *Principles of Politics*, page 32.
- (四) *The Scientific Monthly*, Vol. 4, no. 5. 中所载 Professor Maynard M. Metcalf 著: *Scienc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 (五)《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独秀著《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

*

*

愚文既已付印,偶于《东方》¹⁹第十五卷第六号,见有《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译自日本《东亚之光》。其首段曰:“有中国人胡某²⁰者,于开战前后在德国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种:一名《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²¹,为开战前所刊;一名《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²²,为开战后所刊者。”

欧美人对于东洋民族多以为劣等国民,偶或见其长处则直惊以为黄祸,其真倾耳于东洋人之言论者极少。有时对于东洋人之言论呈赞词者,多出于一时之好奇心,或属于外交辞令而已。

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坦怀以倾听之者亦较多。胡某之著作,在平时未必有人过问,而此时却引起相当之反响,为赞否种种议论之的。……次乃介绍德人对于辜氏著作之意见,赞成之者则有台里乌司氏及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反对之者则有弗兰士氏。其中所论颇足供愚文之参证,为幅帙所限,未能迳²³录,读者可取《东方》阅之。往者愚在日京,曾于秋桐先生《说宪》⁽¹⁾文中,知辜鸿铭氏有《春秋大义》⁽²⁾之作,嗣以激于一种好奇之心理,尝取辜氏之书略为披阅,虽读之未暇终篇,但就其卷

头之纲目导言之大旨观之，已足窥其概要。彼谓“西洋之教人为善，不畏之以上帝，则畏之以法律。离斯二者，虽兄弟比邻不能安处也。逮夫僧侣日多，食之者众，民不堪其重负。遂因三十年之战²⁴，倾覆僧侣之势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权威。于是继僧侣而兴者，则为军警焉。军警之坐食累民，其害且过于僧侣，结果又以酿成今日之战。经此大战之后，欧人必谋所以弃此军警，亦如昔之屏弃僧侣者然。顾屏弃军警之后，其所赖以维持人间之平和秩序者，将复迎前曾屏弃之僧侣乎？抑将更事他求乎？为欧人计，惟有欢迎吾中国人之精神，惟有欢迎孔子之道。”是篇所举胡氏之说与辜氏之说，若合符节。胡氏疑即辜氏之误，辜字译音颇与胡近。其书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复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转译，致讹为胡，国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一之为奇，宁复有偶？必为辜氏之讹无疑。

愚读欧人对于辜说之评判，不禁起数种感想：第一，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扞格不相人，诋排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无价值之梦话，一入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坦怀资为他山之助²⁵，以视胶执己见²⁶、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²⁷者。故吾人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惟当引以自愧，切不可视为“惊动欧人之名论”以自荣。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宜否取东洋之理想主义以相调剂？此属别一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洁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则吸食鸦片之癖，亦何不可数为相同之例？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断不许舍己芸人²⁸，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

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第三,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认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第四,台里乌司氏谓:“人虽有采用新税制、新制服者,而无轻易采用新世界观者”,斯言诚不尽妄。但愚以为于吾东方静的世界观,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与动的世界观接近,则其采用种种动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见其利,只见其害。然此非可轻易能奏功效者,亦属事实。当于日常生活中习练薰陶之,始能渐渍濡染,易静的生活为动的生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吾人即于日常生活中常悬一动的精神为准则,其结果犹不能完全变易其执性之静止,倘复偏执而保守之,则活动之气质将永不见于吾人之身心,久且必归于腐亡。

* * *

愚顷又见早稻田大学教授北聆吉氏曾作《论东西文化之融合》一文(载于《东方时论》第三卷第六号),中多透辟之语。兹节译数段,供参证焉。

“……西洋之文化,为求精神之自由,先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欧人对于自然,不能漠不关心。纯取观望之态度,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与自然共相游乐。其视自然为自我发展之凭基,非自我产生之嫡母。自然者,可以克服之障碍也。菲西的²⁹谓对象即抵抗,实足为欧人自然观之纲领。彼等所以不即其本然之体以观察自然,而必分析之以求发见其构成之之要素与轨范要素结合之法则者,乃欲如斯以为人类再建自然。其科学的文明,皆因其要求主张自我克服自然而产出。倍根尝谓为‘知识之力’。盖欧人之科学,即使彼等制御自然之力也。

“然东洋诸民族，关于此点，其努力则与欧美人异。同是东洋民族，其间固亦有相异之点。而自大体言之，则凡东洋诸民族，皆有一共同与西洋民族不同之所，即其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游乐是也。彼等不言人则与天则³⁰对立，宁依天则以演绎人则。东洋人一般之宿命观，以从天命为道德之能事，足为彼等如何视自然为强权之实证。东洋人与其欲制御自然以获精神之自由，宁欲使精神之要求服从自然，于此觅一安心之境地。故彼等对于自然，不加解剖，不加分析，但即其本然之体观察之而已。

“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此殆基于二者使现实生活彻底之意志力之强弱。欧美人使现实生活彻底之欲望盛，故向利用或征服于其生活必要之自然之途以进。东洋人之于现实生活，不视为绝对，故使之彻底之努力缺乏。东西对于自然之差异，无论其基于何种理由，究于二者之间，生出思想与生活种种之不同。西洋人在与自然奋战之间，养成一种猛烈之生活意志。初哉首基，即利用此种生活意志，以使其他劣弱诸民族为之属隶，更为此目的利用其独占之科学知识。东洋人常以求得最大之满足于其被与之境遇为能事，故于本民族中认不法阶级之存在，即认异族为政治统治者，亦甘受之而帖服。西洋人在与自然奋战中所养成之自我观念，与人间中心之思想，构成一种价值哲学，设便于自己之标准，评量一切价值，不仅于现世以自己为中心，即于来世亦主张个性价值之保存。

“希腊人受地理之影响，本为极端个人主义之信者。以智慧、勇气、正义、节制为四德，而慈悲仁爱在东洋思想认为一切道德之首者，则反屏之于道德范畴之外。今日之西洋人，合此希腊人之个人主义与希腊教灵魂不灭之教义，而成个性价值

保存之哲学,从而西洋人缺真实大我之哲学。顾在东洋,儒教则求修养最终之标的于天,佛教则求之于涅槃,以成大我无我³¹之哲学。宁以打破个人主义与人间本位之价值哲学,始足认为备哲人之风格。老庄荆楚之学³²,于此点最为彻底。……

“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向;与自然融合,对于所与境遇之满足,为东洋人优游之境地。此二者皆为人间文化意志所向之标的,吾人于斯二者均不可蔑视。若徒埋头于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而忘却吾人对于内的生活之反省,则吾人之生活必归于空虚。故今世大哲,若柏格森,则谓今日普鲁士人之生活,几全埋头于生产之事,于军事与产业方占胜利之际,诗与哲学,益趋退化,以为警告矣。若倭铿³³,则以内的文明与外的文明、诗与产业之两立为理想,昌言今日人本主义的文明,一面征服自然、一面有使自己灵性归于空虚之恐矣。……

“彼欧美人今既于征服自然之中渐丧其自己之灵性,而东洋人则何如者?彼等既不求若何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故其与自然融合一致之精神,不过仅为少数人所能知,自余之大多数,殆为自然所征服。东洋圣哲,自觉‘破于此处成于彼处’之大自在³⁴,故现实生活之成败,多不足以恼其心神。其大多数对于人生真义毫不理解,为自然所征服,又为利用自然者所驱使,以度最悲惨之生活。故于产生老庄解脱哲学之支那,造成多数如豚之苦力。于产生释尊宗教之印度,其生民不苦于疾疫,则厄于饥馑,今且被佣为兵,在西部战场为英国人效死。然则无征服自然之能力,甘居于被与之境遇之东洋民族,将有莫大之危险从其生活以俱至。此为吾人所不可不记取者。

“于是乃生欧罗巴的文化与亚细亚的文化之补救乃至融

合之必要矣。吾人为自己精神的自由，一面努力于境遇之制服与改造，一面亦须注意于境遇之制服与改造不可无一定之限制，而努力于自己精神之修养。单向前者以为努力，则人类将成为一劳动机械；仅以后者为能事，则亦不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场中，必兼斯二者，真正人间的生活始放其光辉。而欲为此，非能将一切反对之要素摄取而统一之之民族不可。世间固有之文化，大抵因其民族之特质与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所偏局。必有民族焉，必于是等文化不认其中之一为绝对，悉撮容之而与以一定之位置与关系，始有产出将来新文化之资格。若而民族，于欧则有德意志，于亚则有日本。德人之天才，不在能别创新文化之要素，而在能综合从来之一切文化的要素，日本人之天才，亦正在此处。……梅烈鸠阔佛士基论欧罗巴的精神与亚细亚的精神曰：‘渐向下沉之西方之光，地之真人之真也；渐向高升之东方之光，天之真神之真也。西方之光，非必较东方之光为小，惟此二种之光、二种之真相结合，始与真昼之光、始与神人之光。’”

今且引述其言以终吾文矣。

按：此篇所论，颇多特见。而其主张东西文明之须相调剂，亦与愚论无违。惟其谓具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者，于欧则有德国、于亚则有日本，此则全为日人“我田引水”之谈，与其崇拜德国文明过度之过。固执文明特质之民族，固不易与反对之文明言调和，而能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之民族，固于异派文明之调和易与介绍疏通之助，愚亦非敢概为否认。但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澈[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即介绍疏通之责，亦断断非一二专事模仿之民族所能尽。愚惟希望为亚洲文化中心之吾民族，对于此等世界的责任，有所觉悟、有所努力而已。

作者注

- (1) 见《甲寅》第8期。
- (2) *The Spirit of Chinese.*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一时泯斁之象，颇足致觐国者¹之悲观。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为之抱杞[杞]忧者。余尝考之，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方其艰难缔造之初，流俗²惊焉，视此根本之颠覆，乃为非常之祸变，抑知人群演进之途辙，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在法兰西当日之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

或者谓法人当日之奔走呼号，所索者“自由”，俄人今日之浹汗绝叫³，所索者“面包”。是法人当日之要求，在精神在理性之解放，俄人今日之要求，在物质在贪欲之满足。俄人革命之动机视法人为鄙，则俄人革命之结果，必视法人为恶。且在法国当日，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法兰西之人心，而今日之俄国无之。故法

人虽冒万险以革命，卒能外御强敌内安宗国，确立民主之基业，昌大自由之治化，将来俄人能否恢复秩序，重建组织，如当年法人之所为，殊为一大疑问。不知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⁴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法人当日，固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其全国之人心；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数十年来，文豪辈出，各以其人道的社会的文学，与其专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战。迄今西伯利亚荒寒之域，累累者固皆为入道主义牺牲者之坟墓也。此而不谓之俄罗斯人之精神殆不可得。不过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⁵；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

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无此实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今方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势力，言其运命，亦可谓已臻极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矣。俄罗斯虽与之数国者同为位于欧陆之国家，而以与上述之各国相较，则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约有三世纪之久。溯诸历史，其原因乃在蒙古铁骑之西侵，俄国受其蹂躏者三百余载，其渐即长育之文明，遂而中斩于斯时，因复反于蛮僮之境而毫无进步。职是之故，欧洲文艺复兴期前后之思想，独不与俄国以影响，俄国对于欧洲文明之关系遂全成孤立之势。正惟其孤立也，所以

较欧洲各国之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存向上发展之余力。

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¹⁾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二力间确实之接触，尚在未来，此种接触，必蓄一空前之结果，皆甚明显也。”⁽²⁾ 林氏之为此言，实在一九〇〇年顷。虽迩来沧桑变易，中国政治组织之变迁，转在俄国革命之前，所言未必一一符中，而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殆不为诬。原来亚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欧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于亚洲，故在亚洲实无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于宗教之精神而为专制主义之神权政治也。若彼欧洲及其支派之美洲，乃为近世国家及政治之渊源，现今施行自由政治之国，莫不宗为式范，流风遐被，且延及于亚洲矣。考俄国国民，有三大理想焉：“神”也，“独裁君主”也，“民”也，三者于其国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势力。所以然者，即由于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犹未奏调和融会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

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盖人间之生活，莫不于此永远实在之大机轴中息息相关。

一人之未来,与人间全体之未来相照应,一事之朕兆,与世界全局之朕兆有关联。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鹳声而知气运。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鹳声唤醒读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耸世听闻,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作者注

(1) Paul S. Reinsch.

(2) 见 *World Politics*, Chapter III, *The Meeting of Orient and Occident*.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胡适《美国的妇人》跋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适之先生这篇演(讲)稿写成,持以示我,谓将寄登某杂志。我读之,爱不忍释。因商之适之先生,在本志发表。我的意思,以为第一可以扩充通俗文学的范围;第二可以引起国人对于世界妇人运动的兴味;第三可以为本志开一名家讲坛的先例,为本志创一新纪元。我故附识数语,谢谢适之先生。

署名:守常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雪地冰天两少年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黄沙迷目，白草萦足，雪地冰天中，一少年武装作远行。时方隆冬，朔天凜冽，少年须眉尽冰雪，项间围以狼皮，里犹带血未尽干，似中途猎获即用刺刀剥下者。

少年方昂头阔步迈往直前，若有预定之路程期于必达者。猛抬头，见一团落日将西沈，前路高山峻岭，横无去处，少年徘徊于此者约二十分钟许。

遥望山下，有一处松林森列，其中山石夹隙处，斜庇作檐势，荆棘丛之。少年行至其处，出自来火，一面焚，一面拔刺刀剪其根干，忽自火光中跃出巨兽，狂吼怒奔，向少年猛扑，少年急移身避之，幸怀中手枪尚实弹，连击数粒，巨兽仆，细视之乃一黑熊。

天已黑暗无光，狂风四起。少年剥熊皮铺地，脱行囊，出天幕列之，食干馐少许，饮保温器中水，然后抱枪实弹卧。

少年行至此，已历数月之久。馐且尽，身已疲，而壮志不稍屈。微一合目，旋即似睡不睡，默念此广漠之山川，至今人迹绝少，荒原大野，徒供兽蹄鸟迹之纵横，岂不可惜，想西人之发现美洲新大陆，不知冒几多艰险，哥伦布始能告厥成功。今吾人若欲经营此广漠之土地，虽经披榛棘，驱虎豹，越国辽远，以为筚路褴褛之开拓，然以视彼之重洋万里，泛孤舟于海天茫茫之中，而寻世未前闻之新世界者，其难易险夷，已不可以道里计矣。又念迩来生计之困，使一

般少年多集中都市，日向恶浊之政治潮流中求生活。无论求之而得者，百不得其二、三，就令求即得之，而政局之翻云覆雨，朝得之而夕旋失者，亦复比比皆是。且即其所得者，而细揣其滋味，酸辛痛苦，始已备尝。此种生涯，亦复为稍有志气之男儿所不屑。曾何如出关越塞，抱罗滨孙飘流孤岛自辟生活径路之决心，将来所成，必不止个人之生计蒙其福利已也。念念相缘，百感俱集，不觉无限心事皆在此一个天幕中。正寻思间，忽闻弹声数响，少年急起，抱枪出天幕，枪声，群狼怒嗥声，弃马悲鸣声，一时毕集于少年之耳鼓。少年尾之以观其动静，忽悲鸣之马寂然无声，忽群狼之怒嗥又作，忽对面之弹声愈急。少年逆知是必旅人为群狼所困，不得已而先弃其马，群狼得马，势稍缓，马尽，更欲噬人矣。少年乃急实弹向群狼猛击，死泰半，狼势稍退。斯时对面呼曰：“吾友盍协力以殄此当路之豺狼？”少年应声曰：“诺。”斯时枪声如联珠不绝，狼势大杀，皆远逸。少年于黑暗中握其手而慰之曰：“勿怖！我当助君。”其人曰：“谢君厚意，微子吾几遭所噬。”少年曰：“子何来？请至吾天幕中告我以究竟。”其人曰：“善。”乃与少年相携入天幕。

少年曰：“子饥乎？予行囊中尚余干馕少许，尽之勿惜也。”其人曰：“吾尚携有乳饼，吾引火烤而食之。子第尝保温器中水尚温否？”少年曰：“尚温，子试饮之。”于是且食且谈，谓少年曰：“予此行可谓长途旅行，予自蜀西入藏，经新疆至此。或以步行，时或乘马。适才为群狼所噬之马，乃藏中土人赠予者。日行数百里，今日贪行未早息，至为群狼所迹。此健步之马，竟为最后之牺牲，惜哉！”言次慨叹不已。继问少年曰：“子何来？亦有以告我乎？”少年曰：“予年来颇思只身作万里游，以为荷枪刃，裹馕粮，走入迹罕到榛莽[莽]塞途荒寒寂寞之山岭间，固男儿丈夫事。遂步行出万里长城，越大兴安山脉，沿戈壁沙漠，经库伦，西至札萨克，而后抵此。途次曾数遇马贼与猛兽，予皆奋斗退之。即此天幕之所在，适亦为黑熊所盘踞。”少

年言已，笑形于色，觉冒险远行之趣味，今日思之既足以自豪，而于雪地冰天豺狼当道之绝域，无意中得遇一知己，尤足以自慰也。

二人在天幕中，披地图，大约已至阿尔泰附近，盖距科布多不远矣。少年慨然曰：“方今世界多故，欧洲全境罹于兵火，俄以摧败之余，人民复欲睹平和之曙光，以改革内政为急务，单独议和之说，已现诸事实¹。此后西北一带，将生重要之形势。且吾国今日，南北搆衅，日寻干戈，内争不休，其结果并内部而不能保，何论边疆？狡焉思逞之邻邦，终必负之以去。吾侪少年，宜抱西北发展之志，及早经营之。内部治平则保障西北以固吾圉，内部纷争则建立一新邦而备联邦之分子。此真中华少年飞跃之好舞台，吾侪盍即为之先驱？”后至之少年曰：“善！予抱此志者久矣。民国建立，号称五族，此实分裂之兆。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熔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达此之程叙，不外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以行其自治，而与异民族相抵抗。吾子既有志于此，盍即先由联络蒙、回人手，以诚笃之精神感之，然后徐谋教育之推行，实业之发达。坐言起行，请自吾辈始。”少年跃起曰：“壮哉！吾友。起！起！起！行！行！行！”

二少年乃拔天幕，肩行囊，且行且谈，直向科布多。时天方初晓，旭日东升，皎耀之光线，恰与昆仑山巅洁白之雪相映，若以代表少年之精神而预示其未来无限之希望，前途无量之成功。

伟哉！雪地冰天两少年！壮哉！雪地冰天两少年！

署名：剑影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一九一八年)

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俄国有一首诗，最为俄人所爱读，诗曰：

俄国犹大洋，文人其洪涛；
洋海起横流，洪涛为之导。
俄民犹一身，文人其神脑；
自由受摧伤，感痛脑独早。

此诗最足道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二者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

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之接近，乃一自然难免之现象。以俄国专制政治之结果，禁遏人民为政治的活动，自由遭其剥夺，言论受其束缚。社会中进步阶级之优秀分子，不欲从事于社会的活动则已，苟稍欲有所活动，势不能不戴文学艺术之假面，而以之为消遣岁月，发泄郁愤之一途。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

更以观其历史，建国之初，即由东罗马帝国即比藏钦帝国¹ 承俄罗斯正教² 之系统，奉为国教，并袭受比藏钦之文明；逮比藏钦灭亡，俄国遂以保护正教自任，故其立国方针与国民信念皆倾于宗

教的一面。当彼得大帝³时,虽在文学亦浸染宗教之臭味,谣曲传说罔不有然。厥后俄国文学界思想界流为国粹、西欧二派⁴:国粹派即以宗教为基础,建立俄罗斯之文明与生活于其信仰之上,与西欧之非宗教的文明与生活相抗立。西欧派虽与国粹派相反,然亦承认宗教的文明为其国民的特色。西欧派者,不过对于国粹派而言,并非谓其心醉西欧,亦非能表明西欧派人生观之特质。由西欧派之精神言之,宁以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为名副其实。无论国粹派或西欧派,其以博爱为精神,人道主义为理想则一,人道主义因以大昌于俄国。凡夫博爱同情、慈善亲切、优待行旅、矜悯细民种种精神,皆为俄人之特色,亦即俄罗斯文学之特色。故俄罗斯文学直可谓为人道主义之文学,博爱之文学。

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

今请先论其诗歌。俄国抒情之诗感人最深,所以然者亦不在其排调之和,辞句之美,亦不在诗人情意恳挚之表示,乃在其诗歌之社会的趣味,作者之人道的理想,平民的同情。

俄国诗人几常为社会的诗人,吾人实未见其他国家尚有以诗歌为社会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至于若此之程度者。

当十九世纪全期,社会的政治的动机流行于俄国诗歌之中。有名 Pushkin(普希金)⁵者,人称“俄国诗界无冠之帝王”(Uncrowned Tsar of Russian Poetry),尝作一诗,题曰《自由歌》(Ode to Liberty)。其诗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辈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此外尚有一大诗人 Lermontov(莱蒙托夫)⁶,于 Pushkin(普希金)氏失败于悲剧的决斗之

后,有所著作,吐露其光芒万丈之气焰,以献于此故去诗人高贵血痕之前,痛詈贪婪之群小环绕于摧残自由与时代精神之皇位侧者。同时又有 Ryliev(雷列耶夫)⁷ 氏,于其《思想》中唤起多数为自由而死之战士,诗中有云“我运命之神,憎恶奴隶与暴君”等,可以见其思想之一斑。Herzen(赫尔岑)⁸ 氏之友人,有称 Ogariov(奥加辽夫)者,于一八四八年高声祝贺革命风云之突起。此一骚动,促人奋起于安泰之境,扬正义而抑贪欲,其光明一如纯粹之理性。一八四九年,此诗人之心,几为革命破灭、专制奏凯歌之光景所伤透,穷愁抑郁,常发悲叹。是年,氏尝为伤心之语曰:“欧洲之大,曾无一单纯之所,为吾人可以达其生活于光明和平之状态者。”但自兹十年后,此先圣之心理,又从过去之星霜以俱消。是时氏复告 Herzen(赫尔岑)氏曰:

昔时方童稚,品性温如玉。
忽忽已少年,激情不可屈。
韶光催人老,渐知邻衰朽,
入耳有所闻,始终惟一语;
一语夫惟何?自由复自由。
音义在天壤,煌煌垂永久。

并乞其友于临终之际,勿令其尸骸已寒,而不以最终神圣之一语细语于其耳边。其语惟何?曰:“自由!自由!”

十九世纪前半期之诗人,对于自由仅有一暧昧之概念。直至一八六〇年迄一八八〇年之间,抒情诗派对于自由之概念,始渐减其漠然无定之程度。于是时也,平民诗人之全部勃然兴起,是皆与于其时社会的运动重要之役者。会员中有一名 Plechtchiov(普列谢耶夫)者,以诗句表明此派之精神曰:

进进进吾友,勿疑亦勿怖。
刚勇之功烈,建立惟待汝。

上帝已昭告，赎罪光且曙。
吾侪坚握手，猛进以阔步。
扬我知识旗，缔我同心侣；
结合日益扩，精神日益固。

此诗至今犹传诵于俄国青年之口，且常高唱合奏于音乐会中。

同时诗人 Minaev(米纳耶夫)⁹ 著讽刺诗甚多，以嘲传说之信条与经义，传布解放妇人与平民之理想，亦一先觉之诗人也。

女流诗家 Barykova(巴雷科娃)¹⁰，其女性的抒情诗曲，既非传写爱情，又非描绘月夜，但以写沉湎于酒、困阨于贫乏与愚昧、罹于疾病之惨苦人民。其时有数辈诗人，但以歌咏为赏心娱志之具，变其天赋之才能而为人类之玩物。此女诗人则为危言以悚之曰：“诗人者，保护国家之武器也，……彼为理想之渊源，……彼为贫苦愚钝人民之声音、之喉舌，……彼为晓日之第一曙光。”

此时之诗人，重视为公众幸福之奋斗，而以个人幸福为轻。就中有一诗人，尝训示青年曰：“离尔父母，勿建巢居，其独立自营，……第一须于尔灵魂中扑灭情欲，其冷酷无情于恋爱、财富、荣誉之诱惑，其庄严神圣……保尔心之自然与清粹于尔胸中，然后全以授之于尔不幸之同胞。尔闻悲叹之处，尔往焉，……比大众多受艰苦……留得清贫与明白。然则尔将成为伟大，举世将为尔叱责之声所扰。”俄人于此无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而有革命的禁欲主义。自我之昇赋，全为竞争，全为奋斗，故其时之诗歌实为革命的宣言，读者亦以是目之。Dobrolubov(杜勃罗留波夫)¹¹者，诗人而评论家也。其诗句颇足状此派抒情诗家之精神，诗云：

死别告吾友，杀身为忠厚。
深信故国人，常忆吾所受。
死别告吾友，吾魂静以穆。
冀尔从我行，享尔以多福。

简要、鲜明、平易，全足以表示此时俄国青年之心理，此心理与现代中(产阶)级精神之精密复杂相去远甚。

俄国之平民诗派，由 Nekrasov(涅克拉索夫)¹²(一八二一——一八七八)达于最高之进步，其所作亦属于不投时好之范畴，故虽墓草已泐(泐与弥通——编者)，而当其生前所起之议论，犹未能盖棺而定。此等议论，大抵皆关于其诗才之问题，有谓其诗为细刻而成之散文，并诗人之名而不许之者，有推为俄国最大之诗人者。是等议论，几分起于其诗之比喻的说明极重写实主义，但彼不欲认识文学之诗化的俄罗斯，而欲认识施行农奴制时与废止此制最初十五年之实在的俄罗斯者，必趋于 Nekrasov(涅克拉索夫)之侧。彼将以圣彼得堡城之官僚与实业家、诗歌与娼妓、文学与卖报人为材料，为尔描写此阴郁无情之圣彼得堡城，历历如画，然后引尔于空旷之乡间，庶民于此无何情感，亦无何理想，但为面包之皮壳而劳动，陈俄国农夫之心于尔前。

其所为诗亦或稍有所失，然轻微之过，毫不足以掩其深邃之思想，优美之观念。俄诗措词之简易，尤当感谢此公。盖惟所著多平易，故能为一般读者所接近。其诗多谱入音乐，为流行最普(及)之歌曲，传诵于俄国到处。

Nekrasov(涅克拉索夫)之影响于俄国社会，自其生前已极伟大，死之日，执紼从棺而吊者千万人。一诗人之葬仪，乃成极壮大之典礼。彼读者之后裔，常于其著作中寻得人道主义之学派，虽属初步，而能以诚笃真实著。

Nekrasov(涅克拉索夫)预知其诗必能觅得途径，以深入读者之心神，尝于诗中有云：“人能不爱此酷受笞刑、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者，必非俄罗斯人。”“酷爱[受]笞刑、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殊非无用之语，是殆指俄国文学与诗歌之进步达于极点也。

斯时之俄国社会，实视诗人作者为人生之导师，为预言家，为领袖。斯时之诗人作者，亦皆尝出其最善之努力，以报此荣名。如 Pushkin(普希金)自遭放逐，终其身受警察之监视。Lermontov(莱蒙托夫)以一官吏而既被褫职，并受遣徙。Ryliev(雷列耶夫)以曾与于十二月党暴动之谋而身蹈刑戮。Ogariov(奥加辽夫)亦被政府勒令移居。他如雅负时誉之文学批评家 Pissarev(皮沙烈夫)，身锢囹圄者四载。著 What's to be done(?) (《怎么办?》)(流行最广之小说)之批评家 Tchernyshevsky(车尔尼雪夫斯基)¹³，亦见逐于荒寒之西伯利亚。而 Dostoyevshky(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较 Nekrasov(涅克拉索夫)稍后之著名诗人 Yakubovitch(雅库鲍维奇)，皆尝转徙于西伯利亚，置诸惩罚监狱。即 Tolstoy(托尔斯泰)晚年亦曾受秘密警察之侦谍。Gorky(高尔基)必生活于异国，始免于放逐或投之坑中。

是皆俄国诗界最著之牺牲者，彼辈为文学之改进而牺牲，为社会之运动而牺牲，此外尚不知凡几。至于读者之受扰害与虐待，与书籍之遭禁止与焚毁者，尤更仆难数。以是因缘，俄国之诗神遂为衰亡纤弱之诗神，遂为烦冤惨苦之诗神；以是因缘，俄国伟大之诗家多以青年而早死，结核病与发狂，乃为俄国诗人常罹之病症。

Nekrasov(涅克拉索夫)后，俄国诗学之进步衍为二派：一派承旧时平民诗派之绪余，忠于其所信，而求感应于社会的生活，Gemtchujnikov(热姆丘日尼科夫)、Yakubovitch(雅库鲍维奇)为此派之著名作者；一派专究纯粹之艺术而与纯抒情诗之优美式例以新纪元，如 Tutchev(丘特切夫)、Fete(费特)、Maikov(马伊可夫)、Alexis Tolstoy(阿历克塞·托尔斯泰)等皆属之。但纯抒情派之运动，卒不得青年之赞助而有孤立之象。一般青年仍多自侪于平民诗派之列，其运动之结果，适以增重俄国诗界之社会的音调而已。

十九世纪最后五年间,有一派新诗人崛起,号颓废派(Decadents),多属于新传奇主义派(Neo-Romantics)(今译为浪漫主义派——编者)。一九〇五革命之起也,此派多不安于冷寂,踊跃以诉于革命事变所供给之资料,或且作诗以自誓忠于人民,且宣言甘为劳动阶级社会主义之战士。但此奇异之现象,不旋踵遂归于幻灭。而反动以起,此派复堕溺于神秘主义之中,而不愿废其探究虚伪之素志。观于是派中才名藉甚之 Blok(勃洛克),近年刊布一公函,函中信誓旦旦,谓公众之视颓废诗派与视平民诗派者不同,如颓龄之 Plechtchiev(普列谢耶夫),伸其战抖之腕,劝人以向刚勇之功烈猛进,勿恐勿疑,闻者莫不以诚敬爱[受]之,而在纯粹艺术之代表者为之,则闻者惟以俳优鄙夫弃之。此函中所鸣之不平,殆非无据而云然。盖俄国多数之读者,今犹视社会的诗歌为一种诗才之高贵的表示也。

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俄罗斯青年乎!其何以慰此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其何以报彼为社会牺牲之诗人?

本文初刊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之《人民文学》杂志。李星华、贾芝在与此文同时发表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附记》中说明这篇文章是“十年以前发现的李大钊同志的一篇遗作”。并具体说明是一九六五年在胡适的藏书中发现的,同时叙述了原稿的情况和他们予以确认的经过。李、贾二位根据大钊同志的与此文相关的著作,认定此文作于一九一八年。戈宝权在《读〈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中,则说“还不能十分肯定它写作的年代”。我们现只能编列于此。李、贾还说明,此文的标点是他们加的,文中人名(俄国作家的)原都用英文,所附的译名,也是他们加的。

俄国革命与文学家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十九世纪间,社会的动机,政治的动机,盛行于俄国诗歌之中。有 Pushkin 者,人称为“俄国诗界无冠之帝王”(Uncrowned Zar of Russian Poetry),尝作一诗,题曰《自由歌》(Ode to Liberty)。其诗一片天真,热情横溢,劝俄皇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又有诗人名 Lermontov 者,于 Pushkin 氏失败于悲剧的决斗而后,所作多痛骂环绕于摧残自由与时代精神之皇位侧之群小。当时复有 Ryliev 氏以其思想唤起无数为自由死之战士。其诗中有云:“我运命之神,憎恶奴隶与憎恶暴君等。”Ogariov 者, Herzen 之友也,尝以诗告 Herzen 曰:“我自幼至壮至老,所闻者皆是自由,其声永久不变。”并乞其友以当彼濒死之际,勿令其尸骸已寒,而不向其耳边告以最终神圣之一语:自由!自由!

Pushkin 自经放逐,终其身受警察之监视。Lermontov 既褫官职,复遭遣徙。Ryliev 以曾与谋于十二月党之暴动而被绞刑以死。Ogariov 受政府之强制,勒令移居。负时誉之文学批评家 Pissarev,置身囹圄者四载。著《吾侪当何为乎?》(What's to be done) 之 Tchernyshevsky 曾被逐于荒寒之西伯利亚。Dostoyevsky 及 Yakubovitch,亦尝流遣于西伯利亚,投之惩役监狱中。Tolstoy 晚年,常受秘密警察之侦探。Gorky 必寄居于异域,始免放逐或投之坑中。

无署名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此文初载于《言治》季刊第3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之后，无署名，与《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相对照，可知当为李大钊所作，同时也可证二文皆作于1918年7月以前。

——编者

《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编者识¹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欧战发生以来,各国社会党多数已表承认之意,且有为之辩护者,惟少数者仍守其主义,高扬非战之论声。各国人民方从事疆场,于硝烟弹雨中,力争胜负之数,而交战国社会党人,独抱世界同胞主义,互通消息,其现象宁不可异!要之,现今社会党势力,已日臻强大,不能挥诸世界政治舞台之外,其在战时之活动,尤宜注意研究。此篇为日本阿部矶雄所著,成于大正六年五月。关于各交战国社会党之情态,引用一九一三年出版《社会主义者年鉴》。开战后社会党之运动,参照 Socialist Review 及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诸杂志。篇中叙述欧洲社会党过去之略史及最近之活动,颇为翔实,可供研究社会党者之参考云。

无署名

《言治季刊》第三册

1918年7月1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

(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

迭据学生诸君面陈，欲利用假期，阅览书籍，拟请将开馆时间略为延长。兹为尊重诸君好学之意向起见，自7月9日起，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六时开馆。汉文复本书籍，亦准借阅。特白。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7月9日

Pan……ism 之失败与 Democracy 之胜利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一四年世界战祸之勃发，与夫吾国近来政局之翻复，虽原因多端，湊泊而成，未可以一概而论，然挈其要领，不外二大精神之冲突，即 Pan……ism 与 Democracy 之冲突。

Pan……ism 者，译云“大……主义”。持此主义者，但求逞一己之欲求，不恤以强压之势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于其肘腋之下焉。是等关系，国家与国家间有之，地域与地域间有之，阀阅与阀阅间有之，党派与党派间有之。于是世界之中，有所谓大欧罗巴主义焉，大美利坚主义焉，大亚细亚主义焉，大……主义焉；欧洲之中，更有所谓大日尔曼主义¹ 焉，大斯拉夫主义² 焉，大……主义焉；亚洲之中，更有所谓大日本主义焉，大……主义焉。最近于吾一国之中，又有所谓大北方主义焉，大西南主义焉，大……主义焉；同一北方主义之下，亦有所谓大……主义焉，大……主义焉；同一西南主义之下，亦有所谓大……主义焉，大……主义焉。凡此者，其范围之广狭，区分之性质，虽各不同，而其本专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扩张一己之势力于固有之范围以外则一。故“大……主义”者，乃专制之隐语也。

吾于此发见二种奇迹焉，即他人之“大……主义”，乃奋其全力以向外部发展；吾国之“大……主义”，乃互相侵陵，以自裂其本体。故他人之“大……主义”，为扩充之主义，吾国之“大……主义”，为

缩小之主义。窃尝推原其故焉：人类有好争之性，每求所以为争之方向。强大优越之民族，所争多在外部之发展，其民族精神之缔结，国家位置之优胜，均足以助其争之本能，以高其固有之境遇，而一致以注泄于外竞。独至弱小之国，其民似皆能自觉其懦弱无能，对外言争，已决不敢作此梦想，所以发泄其好争之性者，惟有对内以自相残杀焉耳。历史所告，凡外竞无力之民族，其内争必烈，卒至亡国而后已。斯诚伤心之景象也。复次吾国之持“大……主义”者，包涵于此“大”之范围，固不嫌其大，而统驭此“大”之中心，则不嫌其小，且欲其愈趋愈小，至于一身而止焉。前者喻如几何学上之圆周，后者则如中心点。此中心点者，初犹划定某一地域，某一党派以当之，递嬗而集极于某一人身矣。以地域或党派为中心者，其主义犹为大某地主义，大某派主义；以某人为中心者，递嬗而成大某人主义矣。夫至大某人主义，实现于一国，必为专制之君主，实现于各省，必为割据之群雄。前者有如洪宪之皇帝，后者有如今日之督军，皆“大……主义”之产物也。

宇宙间凡能承一命而为存在者，必皆有其自由之域，守之以与外界之体相调和、相对抗，以图与之并存而两立。倘有悍然自大而不恤侵及他人者，则彼之大即此之小，彼之张即此之屈，彼之强即此之弱，彼之长即此之消；一方蒙厥幸运，一方即被厥灾殃，一方引为福利，一方即指为祸患。彼大者、张者、强者、长者，蒙幸运而乐福利者，固自以为得矣；然而小者、屈者、弱者、消者，被灾殃而逢祸患者之无限烦冤，无限痛苦，遏郁日久，势且集合众力而谋所以报之。此等心理，将易成为中坚，而卒然迸发，至于不可抑止。且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苟有第二之持“大……主义”者进而挟其力以与争其大焉，征之物莫两大之理，则争而败者，二者必居其一。然则持“大……主义”者，不败亡于众弱之反抗，即粉碎于两大之俱伤。此即观于欧战中之德国，吾国最近之南北关系、滇蜀关系、桂粤关

系,均足为持“大……主义”者之棒喝。而其演成之公例,则为凡持“大……主义”以侵陵他人者,其结果必遭失败而无疑。

与“大……主义”适居反对者,则为 Democracy。是语也,或译为民主,或译为民治,实则欧美最近行用是语,乃以当“平权主义”之义。前者尚力,后者尚理;前者重专制,后者重自由;前者谋一力之独行,后者谋各个之并立,此其大较也。

世每谓欧战为专制与自由之争,而以德国代表专制,以联合国代表自由。综合世界而为大量之观察,诚有若斯之采色。但即德、奥、土诸国中,亦何尝不有专制与自由之争者?例如德国社会党之在议院绝叫民主也,德皇不得已而允与修正宪法也,奥国之革命运动也,同盟罢工也,土国青年党之奋足[起]也,在平时断无行之之希望者,均于大战中行之而无阻。反而观之英、俄诸国,俄则由极端之专制主义,依猛烈之革命,一跃而为社会民主矣,英则各殖民地对于本国之地位,将更进一步而成联邦之一员矣。本国内之工人与女子,其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亦日益加高,此足证 Democracy 之胜利。潮流所至,持“大……主义”者,莫不退避三舍³,凡足为其进路之障者,莫不一扫而空之。为时代之精神,具神圣之权威,十九世纪生活上之一切现象,皆依 Democracy 而增饰彰采。美术也,文学也,习俗也,乃至衣服等等,罔不着其采色。近更藉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之力,自西徂东,拯我数千年横陈于专制坑内惰眠之亚洲,以竟其征服世界之全功。同一袁世凯氏也,迎之则跻于总统之尊,背之则伏天诛之罪。同一段祺瑞君也,忽而反抗洪宪,与 Democracy 为友,则首揆之位,群戴斯人;忽而纵容群督干宪,与 Democracy 为仇,则颠覆踣顿,复职免职,玩弄废置如弈棋。此其显者著者。其他居要位,享荣名者,举无不以对于 Democracy 之向背为准。由是观之,袁世凯氏之胜利,非袁氏之胜利,乃 Democracy 之胜利;其失败也,非 Democracy 之失败,乃袁氏之失败。

段祺瑞⁴ 君之胜利,非段君之胜利,乃 Democracy 之胜利;其失败也,亦非 Democracy 之失败,乃段君之失败。Democracy 于今日之世界,正犹罗马教于中世⁵ 之欧洲;今人对于 Democracy 之信仰,正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之信仰。吾目所见者,皆 Democracy 战胜之旗,耳所闻者,皆 Democracy 凯旋之声。顺 Democracy 者昌,逆 Democracy 者亡,事迹昭然,在人耳目。奈何今之人,犹纷纷树 Pan……ism 之帜,或依于其下以与 Democracy 为难,其不自取覆亡者鲜矣! 吾不暇为失败之 Pan……ism 哀,吾但愿为胜利之 Democracy 祝!

署名:守常

《太平洋》第 1 卷第 10 号

1918 年 7 月 15 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日)

本馆书籍,分贵重与通常二种。除贵重书及各国文辞典久定不出借外,东西文普通书,凡只有一部者,亦既规定概不借出馆外(新定借书规则第二条)。兹审度情形,特再规定:凡普通书虽有二部以上,而版次不同者,亦只出借其旧版,新版者仅得在馆阅览。此种办法,纯为谋大多数人阅览便利,并为慎重保存起见,本出于不得已。同学诸君,务希深体此意为要。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9月10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现在本馆业经照常办公,所有属于本馆各职员,务乞按规定时间到校办公,至盼至要。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9月14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

本馆现拟迁往新大楼,惟以书籍繁多,非顷刻所能毕事,只有陆续搬运。自本月十四日起,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照常办公。此白。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10月14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本馆第一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二十九号室,专备阅览中外杂志之用,现已布置完竣。由十六日起,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启室办公,晚间暂停。此告。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10月16日

图书主任布告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本馆办公室一概迁至新大楼第一层,各阅览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办公。此告。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10月22日

图书主任告白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本馆第二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三十一号室,专以陈列各种日报,现已到有十五种¹,详表另行揭布。凡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均可随时入览。

(二)本馆拟将阅过之月报汇存备考。本校各办公室如有阅过之报,幸勿掷弃,每旬日或半月送交本馆一次,至为感禱。

(三)本校所设阅报室不止一处,本馆极愿相与联络,除数种必不可少之报外,其余订阅中外各报,能随时协商分购,以求齐备而避重复,可以定期互换陈列,殊觉便利。各[如]表同情,即乞将所陈各报名目登布日刊,然后互定交换陈列之法。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10月26日

庶民的胜利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

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作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

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几。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

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5卷第5号

1919年1月

此文于1918年12月6日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标明“李大钊主任在中央公园之演说”。《新青年》第5卷第5号刊载此文时,版权页标示的出版时间误为10月15日,应为11月15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1月,纪念活动不可能于10月举行。又据朱乔森、黄真《关于〈庶民的胜利〉的发表和〈Bolshevism的胜利〉的写作》(载1980年《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知此期《新青年》之实际出版时间,不会早于1919年1月。

——编者

图书馆主任布告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近来各科学生,由馆借阅书报逾限多日不肯缴还者,竟居泰半。此种习惯,大失书物流通之效用。所有借书逾限者,应即于年假内缴还,以重公益。自明年开学日起,不缴者一律照章停止借书权。此布。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12月23日

Bolshevism 的胜利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¹，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²，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像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

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 Hohenzollern 家³（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 [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⁴、郭冷苔（Collontay）⁵ 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⁶、夏蝶曼（Scheidemann）⁷ 的功业；是马克思（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整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 就是俄国 Bolsheviki 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过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他 [她]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女杰答言：“问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 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 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

欧是 Bolshevika 的话和 Bolsheviki 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 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 Czar 的战争,是 Kaiser 的战争,是 Kings 的战争,是 Emperors 的战争⁸,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个]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 Bolsheviki 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讯,他

把 Bolshevism 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个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 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 Bolshevism 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 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 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Frederic Harrison)⁹ 也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猛烈,不可能,反社会的,像 Bolshevism 的样子,须知那也是很坚、很广、很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 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¹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陀罗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ki 与世界平和》书中,也曾说过:“这革命的新纪元,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造成新组织体。这种新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在这枪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我们应先自(而)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惟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将来似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于今日。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就是现在,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¹¹已经六十七年,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绊锁。”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他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书中的主义,是在陈述他对于战争因果的意见。关于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体通篇,总有两事放在心头,就是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对于德、奥的社会党,不惮厚加责言,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协助资本家的战争,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到了今日,陀氏的责言,已经有了反响。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

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凜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5卷第5号

1919年1月

据研究者考订,本文当作于1918年12月初。

——编者

《国体与青年》跋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吾友慕韩¹，作《国体与青年》²一书。寄我读，令我说几句话。我想这个问题，慕韩已竟说得淋漓尽致，本无可说的了，只有在慕韩所说的以外，强寻出几点，附在后边。

(一)我们神圣的青年，应该知道今日的 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 Democracy 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我们拥护 Democracy，不是单管国内的事，不管国外的事，就能成功。必要把世界作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 Democracy 作世界的 Democracy 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德国的军国主义若不打破，世界的 Democracy 都要危险。亚洲若有一国行军国主义，像德国一样，我们中国的 Democracy 总不安宁。我们要求 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推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 Democracy 的真义。所以君主虽退，一派的军阀一样跋扈，我们 Democracy 的运动，应该愈加猛激。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 Democracy 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 Democracy 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 Democracy 是两个东西。我们目前惟一的要求，乃在把我们中国的 Democracy 维持得住，使他有个

向上进步的基础，不为世界民主的障碍就是了。

(二)青年与老人的分别，不在年龄而在精神。不过老人有青年的精神的很少，我们中国的老人更是凤毛麟角了。慕韩说三十岁以下的人，才有拥护国体的责任与希望。这话不但可以鼓舞青年，更足以激刺老人。我知有血气的青年读此必当跃起，就是有血气的老人，也必不服气，不甘心，不自居于颓废，要同青年并驾齐驱的来在这条进化的道路上争个先后。那么此书的功效，不止是青年的良友，也是老人的严师。大家能抱着这两个眼光去读慕韩的书，此书的功效必是更大。

民国七年十二月李大钊跋

《国体与青年》

1918年12月

新 纪 元

(一九一九年元旦)

新纪元来！新纪元来！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我们今日欢祝这新纪元，不是像那小儿女们喜欢过年，喜欢那灯光照旧明，爆竹照旧响，鱼肉照旧吃，春联照旧贴，恭喜的套话照旧说，新衣新裳照旧穿戴。那样陈陈相因的生活，就过了百千万亿年，也是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这样的新纪元，才有祝贺的价值。一个人的一生，包含[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¹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

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看啊，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狗[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²说过，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术的，人日[口]的增加没有限制，地球的面积只有这一定的大小，若不能自节生殖，不是酿成疾疫，就是惹起战争。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所以强大的国家都要靠着兵力，扩张领土；自尊的民族，也多执着人种的偏见，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学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以足用了。从前的战争靠着单纯腕力，所以皇家、贵族、军阀、地主、资本家，可以拿他们的不正势力，驱使几个好身手的武士，作他们的爪牙，造出一个特别阶级，压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没法子可以制裁他们，只有受他们的蹂躏。从今以后，因为现代战争要靠着工业知识，所以那些皇家、贵族等等，一旦争斗起来，非仰赖劳工阶级不可。从前欺凌他们侮辱他们，现在都来谄媚他们。夺去他们的工具，把武器授与他们。他们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攻击他们的公敌。劳工阶级有了自卫的方法，那些少数掠夺的[劳]工剩余³的强盗，都该匿迹销声了。从前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之下，一国若想扩充他那一国中资本阶级的势力，都仗着战争把国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个经济组织，拿他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

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从前尚有几个皇帝、军阀残存在世界上,偷着作□鬼祟的事情。秘密外交是他们作鬼的契约,常备兵是他们作鬼的保障。他们总是戴着一副鬼脸,你猜我忌的阴谋怎么吞并、虐待那些小的民族。虽然也曾组织过什么平和会议,什么仲裁裁判,但在那里边,仍旧去规定些杀人灭国的事情。从今以后,人心渐渐觉醒。欧洲几个先觉,在那里大声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美国威总统,也主张国际大同盟。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

一九一九年元旦

《每周评论》第3号

1919年1月5日

大亚细亚主义与 新亚细亚主义

(一九一九年元旦)

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倡这个主义的人，有建部遁吾、大光谷瑞¹、德富苏峰²、小寺谦吉等。我们须要把他们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认识得清清楚楚，然后再下判断，再加批评。

第一，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中国的命运，全靠着列强均势，才能维持，这也不必讳言。日本若想独吞，非先排去这些均等的势力不可。想来想去，想出这个名辞。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第二，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亚细亚孟罗主义³一句话，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我们实在念同种同文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奉劝邻邦的明

达。此次欧洲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杀人杀了好几年，不是就因为这个“大……主义”吗？你倡大斯拉夫主义，我就倡大日尔曼主义，你倡大亚细亚主义，我就倡大欧罗巴主义。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这样倡起来，那还得了，结局必是战争纷起，来争这一个“大”字。到头来这个“大……主义”不是死于两大之俱伤，就是败在众小的互助，那德国就是一个绝好的教训了。试想日本人倡这个主义，亚洲境内的弱国、小国，那个甘心？那欧、美的列强，那个愿意？必至内启同洲的争，外召世界的忌，岂不是自杀政策吗？

若说这个主义，是欧、美人蔑视黄人的反响，那么何不再看一看这回平和会议的结果呢？如果欧、美人不说理，想拿我东方的民族作牺牲，我们再联合起抗拒他们不迟。如果那排斥亚细亚人的问题，还是没有正当的解决，还是不与平等的待遇，那真是亚细亚人的共同问题，应该合我们亚细亚人的全力来解决。为争公理起了战争，也在所不惜呢！不从此着想，妄倡“大亚细亚主义”，实在是危险的很。这个危险，不仅足以危害日本，并且可以危害亚细亚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防制这种危险的责任，不仅在日本以外的东亚民族，凡世界上的人类，就连日本的真正善良的国民也都该负一份的。

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邦，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我们亚洲也应该成一个相类的组织，这都是世界联邦的基础。亚细亚人应该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与浮田和民氏所说的也不相同。浮田和民主张拿中、日联盟作基础，维持现状；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一九一九年元旦）

署名：李大钊

《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

1919年2月1日

北京的“华严”¹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

北京有个净业湖，是梁巨川氏自杀²的地方。不几天又有一位吴梓箴，也在那里自杀。我听得这般事情，就联想起那日本日光山上的“华严”泷。明治三十六年，有一位京都帝国大学生叫藤村操的，因为人生不可解，起了哲学上的怀疑，跑到瀑边，在树上题了“岩头之感”几个字，就投入那瀑的冷净的怀中了。从此日本青年，因为这件事的暗示模仿，你投入浅间山的喷火口，他死在富士山巅，他们的理由，都是厌世悲观，那投入“华严”的，更是不计其数了，把个“华严”做成一个惟一的死所，人都叫他为“死之瀑”。这净业湖中的自杀者，若是联接不绝，净业湖也要成了“死之湖”，就是北京的“华严”了。我们把两处的自杀者比较起来，有的是青年，有的是老人，有的是为人生问题而死的，有的是为古人传说而死的。其间虽大不同，我说这种人对于他自己的生命，都比那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5号

1919年1月19日

新自杀季节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

据社会统计学家说,每年五、六、七、八月是自杀季节,自杀的现象,多发生在这四个月中。近来生活难的结果,年关也成了一种自杀季节。北京这个地方,到了冬天,那些因不耐冻饿自杀的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碰着一位新闻记者先生偶然大发慈悲,登出一二,大家也是不加批评、不加注意的。有人说自杀是壮烈的行为,他们又有什么壮烈?有人说自杀是罪恶的行为,他们又有什么罪恶?以我看来,社会上发生了自杀的现象,总是社会制度有些缺陷。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为免自己或他人的迷惑麻烦,有处决自己生命的自由。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5号

1919年1月19日

面包问题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

欧战停止以后,日本大(的)阪(的)工厂闭锁者日有所闻。据经济学者的推测,到了三月间,才是失业劳工的生死关头。又据东北[京]帝大的森本教授在去年二十二日(原文如此——编者)日本社会政策大会的报告,日本五口的人家,最小生活费,一年也要二千七十六元。有这样收人的,百户中不过二户,其余都是食不能充饥,衣不能御寒,老不能养贍,子弟不能教育。贫富的悬隔,一天甚似一天,大有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样子。一般武人,却是一日跋扈一日,压迫自国的平民,还在不算,更想和别国的武人勾结,害别国的平民。现在米价又涨了,这面包问题不解决,换几个内阁,也是得倒,倒几个内阁,还是不了。因为今日政治问题,就是面包问题。照这样看起来,我很替我们邻邦担忧。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5号

1919年1月19日

政 客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主、客是对待的名辞，既有政客必有政主。今日中国的政治现象，但见有几个政客，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混一口饭吃，看不见主人影儿。请问这种客吃的饭是那个款待他们的？共和国的政主到底是谁？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6号

1919年1月26日

国民仲裁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脑筋不清楚,没有像我们中国人的。开平和会议解决政治法律问题,竟有些自称国民的要来仲裁。请问你们仲裁的那政治法律问题,是谁家的事?你们若是自命为客,何必借国民的名义?你们若是真正政治上的主人翁,为何要仲裁你们自己的事?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6号

1919年1月26日

平民独裁政治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俄、德起了社会革命，世人又造出一种新名辞来，叫做什么“平民独裁政治”，就是说这种政治是平民一阶级的“狄克铁特”(Dictator)。这话骤然听了，似乎可以成理，仔细想来却是非逻辑的。君主、贵族、资产阶级可以独裁，平民怎么能够独裁呢？平民不能尽化为君主、贵族、资本家，而君主、贵族、资本家都可以化为平民。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你们若想做平民，那个不许你们来做？我们若想都做你们一样的贵族，是万万不能的。你们若想保存你们的阶级，那就是你们要独裁。所以我说只有君主、贵族、资本家的独裁政治，断乎没有“平民独裁政治”。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6号

1919年1月26日

过激乎？过惰乎？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人类所以总是这不长进的样子，实因社会上有一种力量作怪，就是惰性(Inertia)。他的力量，实在比进步的力量大的多。有了进步的举动，人就说是过激，因为他是在惰性空气包围的中间。其实世间只有过惰，那有过激！不说是自己过惰，却说人家过激，这是人类的劣根性。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6号

1919年1月26日

乡愿与大盗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¹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那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6号

1919年1月26日

放弃特殊地位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日本《万朝报》主张日本应该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真是明白话。这特殊地位，实在是要不得的东西。德国要想在世界上得一个特殊地位，惹起了一场世界大战。资本家、地主要想在产业界占特殊地位，惹起了社会革命。中国有一派人要想在中国保持特殊地位，惹起了南北纷争。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就为日本自身计，也是放弃的好。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6号

1919年1月26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二月一日为旧历春节,二月三日又为本校开游艺大会之期,自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图书馆各阅览室一律闭馆,初四日照常开馆。此告。

《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1月30日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

(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

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女子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

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人情多为习惯所拘，惰性所中，往往只见有旧的破坏，看不见新的创造，所以觉着这种解放的运动，就是分裂的现象。见了国家有人民的、地方的解放运动，就说是国权分裂了；见了经济界有农夫、工人的解放运动，就说是经济组织分裂了；见了社会里、家庭里有女子或子弟的解放运动，就说是社会分裂了、家庭分裂了；见了这些分裂的现象都凑集在一个时代，凡在这个时代所制的器物，所行的俗尚，都带着分裂的彩色，就说“现在的时代是分裂的时代。看呵！国旗由一个黄色变为五色，不是分裂的现象吗？正阳门的通路由一个变而为数个，不是分裂的现象吗？再看现在流行妇人的鬢髻、女孩的辫发，多由奇数变为偶数，不是分裂的现象吗？一个中国有两个国会、两个政府，俄国裂成几个国家，德、奥、匈的小民族纷纷自主，不都是分裂的现象吗？”数年以来，我们国人所最怕的有两个东西：一是民主主义，一是联治主义。国体由君主变为民

主了,大家对于民主主义才稍稍安心。这联治主义直到如今,提起来还是有些害怕。不是说联邦须先邦后国,就是说中国早已统一;不是吞吞吐吐的说我是主张自治,避去联邦字样,就是空空洞洞的说我是单谈学理,不涉中国事实。推本求原,一般人所以怕他的原故,都是误认他是分裂的现象,所以避去他的名字不讲,都是怕人误认他是个分裂的别名。

其实这些人都是只见半面,不见全体。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民主主义、联治主义都是这一条线上的记号。没有联治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行民主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有了联治的组织,那时行民主政治,就像有了师导一般。因为民主政治与联治主义有一线相贯的渊源,有不可分的关系。这条线的渊源,就是解放的精神。可是这解放的精神,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他是联合。正阳门的通路变少为多,妇人的鬢髻、女孩的发辫变奇为偶,一面是分裂,一面又是联成一种新组织、新形式,适应这新生活,也同国旗上的颜色是一样的。中国政局的分裂,南一国会,北一国会,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俄国当此社会的根本改造的时候,这里一个政府,那里一个国家,一时也呈出四分五裂的现象,奥国、匈国、德国都是这样,一方面可以说他是分裂,一方面也可以说他是改造一种新组织。这种新组织就是一个新联合。这个新联合的内容,比从前的旧组织要扩大一层,因为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世界的种种生活,发生种种新

要求，断断非旧组织旧形式所能适应的，所能满足的。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正阳门若是照旧只有一条路，那些来往不绝的车马，纷乱冲突，是断断不能容纳的。方今世界大通，生活关系一天复(杂)似一天，那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联治主义于这两点都很相宜。因为地方、国家、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这联治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各个地方、国家、民族间又和各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这联治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达他们互助的目的。这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的界限，都是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的。

照此看来，联治主义不但不是分裂的种子，而且是适于复杂、扩大、殊异、驳杂生活关系的新组织。多少国家民族间因为感情、嗜性、语言、宗教不同的原故，起过多年多次的纷争，一旦行了联治主义，旧时的仇怨嫌憎，都可消灭，都可了结。看那英人与法人，有几世的深仇，当那英国的政治家引诱坎拿大人创造一种联治，确定地方自治权的时候，英、法二民族间也曾起过战争，到后来坎拿大行了联治主义，法国人的坎人¹，变成忠于英国的顺民，英国人的坎人，甘心服从法人为坎人的首领，两个民族却相安无事了，他们激烈的冲突，就是这样了结。有一位 Sir Wilfred Laurier 是法国的旧教徒，多年居坎拿大的政枢，到了英国各部间起了巩固结合的运动的时候，大家都承认这位法国人的坎拿大政治家是热心英国联合巩固的一个重要人物。再看那南非洲的英国人与荷兰人也曾起过复仇的战争，一旦有了联合，作自治的基础，那英、荷二国的人就和好如初。勃亚人(Boers)² 因为享了自治的生活，也就忠于英国政府了。我们中国自从改造共和以来，南北的冲突总是不止，各省对于中央，也都是不肯服从，那蒙、藏边域，不是说自主，就是说自

治。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一个新中国。又如俄国那样大的领域,那样杂的民族,将来秩序重复,也是非采联治主义不可。这回大战终结,奥、匈也改成民主联邦了。德国的联邦,原来是几个君主组织的,够不上纯粹联邦,经这一回的革命,把那些君主、皇族总共有二百七十八人,一个一个的都驱逐去了,那普鲁士的霸权也根本摧除净尽,才成了真正的民主联邦。据近来的报告,英国也宣布改成联邦了。那澳洲、非洲、坎拿大、纽西兰诸领地,原来就是一种联治的组织,他们和英格兰本土的关系,不因为这回改造有多大的变动。这回英国的改造,爱尔兰自治与印度自治却是最可注意的。这回左右世界大战局的重要国家,就是美国。我们须要记取美国是世界中最纯正的一个民主联邦国。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

上古时代,人与人争,也同今日国与国争全是一样。以后交通日繁,人人都知道长此相争,不是生活的道路,于是有了人群的组织。到了今日,国与国的关系也一天多似一天,你争我战,常常酿成大战,杀人无算,耗财无算,人才渐悟国与国长此相争,也不是生活的道路,于是才有海牙平和会议,海牙仲裁裁判,新世界共和国代表五年会议种种国际的组织。这回美国威总统提议的国际大同盟,又是更进一步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世界联邦的初步。本来邦联与联邦的区别,不过是程度的差异,邦联就是各独立国为谋公共的防卫、公共的利益所结的联合,各国仍保留他的主权。这联合的机关全仰承各国共同商决的政策去做。那古代的希腊各邦,后来瑞士的 Cantons³,德国的各邦,美国的各州,都曾行过。联邦就是一国有一个联合政府,具有最高的主权,统治涉及联邦境内各邦共同的利益,至于那各邦自治领域以内的事,仍归各邦自决,联合政府不去干涉。那采行一七八九年宪法以后的美国,采行一八四八年宪法以后的瑞士,都是此类。我们要晓得美国的联邦是由一

七八九年以前各州的邦联蜕化而成的，这个邦联是由一六四三年四个新英兰殖民地的同盟蜕化而成的。瑞士的联邦也是由一八四八年以前各 Cantons 的邦联蜕化而成的。将来世界的联邦，也必是这回国际大同盟蜕化而成的。现在全世界的生活关系，已经是脉络相通。从前德国的军国主义若是不打破，世界的民主政治都有危险。亚洲若有一国行军国主义，像从前的德国一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总不安宁。我们的政局，若是长此扰乱，世界各国都受影响。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和平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的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

署名：李大钊

《新潮》第1卷第2号

1919年2月1日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一九一九年二月七——九日)

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把战焰的势子挫了一下。细查这派潮流的发源，并不在俄国，乃是在德国。果然，不久在他的渊源所在也澎湃澎湃的涌现出来。这烈火一般的世界战祸，可就从此消灭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社会革命的潮流！

这回德国的失败，不是败于外部的强敌，乃是败于内部的国民。这回民主主义的胜利，不是从前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若是单讲武力，德国纵然稍稍退却，决不至一败涂地若此。这都是经济学者、军事家所证明的。

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德国革命未发以前，就有一位哈利孙(Harrison)氏，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引起了恐怖，引起了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那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世界就在那里边造成。Bolshevism的下边，也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进化，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与一种灾殃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又一危机。爱尔兰的独立运动，涌出了很多的国事

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威亚、日尔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日本有一位陆军中将佐藤钢次郎,是一个宣传军国主义的人,人称他为日本的伯伦哈的,他最近也有一篇《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的论文在《日本评论》上发表。其中有一段说:“这回德国的革命,是过激派的势力在德国愈益扩张的结果。德国在俄国扩张过激派的势力,也曾尽过很大的力量。这回他的本国,也陷于同一的命运了。这过激派的势力,今后益将弥漫于世界。意大利非常危险,因为他的国民性很容易感染这种思想。我想英国也是不大稳当,从雷德乔治的演说可以看出他们严加警戒的口气来。美国虽然原来是个民主国,由过激派的立场看起来,也有令人可以想得到他有惹起什么社会的大变革的理由。因为美国有叫做黄金阀的一阶级,非常跋扈,近来渐有失却 Democracy 实质的样子。实在讲起来,最近的美和把最大幸福给多数国民 Democracy 的本旨一点儿也不相合。多数国民苦于金权的压迫,想把他打破,过激派是最所必要的。那么,过激派的思想,也怕自然要弥漫于美国。”这些话,都可以证明今日的世界,大有 Bolsheviki 化的趋势。就是我们近邻的日本,也难保没有这种的危机。彼邦评论家茅原华山氏,最近也在《日本评论》上说过:“世界的平和来,日本的不平和来,经济上、政治上的台风,都要一涌而至。若问给日本国民生活怎么样的影响变化,不能不把劳工阶级与中流阶级分开想一想。劳工阶级将出许多失业的人,无论何人都已首肯,到处失业的人,已经层见迭出了。这些失业的人,并不求何职业,求也是没有,也不定规。政府仿佛也不作像英、美、法、意诸国关于怎么使那些还乡的军人就职的研究,倒有一种乐观的样子。若问这些失业的人,不求职求什么呢?简直的说,他们正在想怎么暴动,正在感染上一种 Bolshevism 了。将来骚动、暴动、烧打的事情,我们预知是不能免的。或者比‘米暴动’不同,有更深刻的举动,也难计

算。‘米暴动’从一种意思讲起来，也可以说是有了成功，在一般的民心上造了一种印象，仿佛一有暴动，米和金钱就可从天降下似的。失业的人一旦穷了，就要拿从前成过功的东西再来求一回成功，也是自然的势子。若想得一个大成功，必须起一回更大的暴动，这种的感想，也难保不发生。”他又说：“俄、德的革命，决不限于二国。英、法、意及其他欧洲诸国，固然也不能免，或者也不刚是欧洲与亚洲大陆的事情，这易受暗示习于模仿的日本，突然起了这种变动，也未可知。我所以说日本有土崩瓦解之势，就是这个原故。”

现在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遍布于中央欧罗巴一带，由乌拉山¹至亚尔布士山²，其间的城市，大半成了社会主义的根据。虽然有些反过激军崛起，但是反过激军不必定是反社会主义军，就像捷克斯拉瓦克³军，他们虽然反对过激派，其中却有什之四是社会党员呢。现在不过开始活动，将来的结果难以预测。但是这种革命，决不止于中欧一隅，可以断言，久而久之，必将袭入西欧，或者渡过大西洋到美国去观观光，或者渡过印度海、中国海访问访问日本。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的颜色。

我从前侨居日本的时候，正逢着樱岛爆发那一线的喷火。虽然出自小小的一个樱岛，日本全境火山几乎都有山鸣谷应的样子，飞出来的灰几乎落遍了三岛。今日社会革命的潮流，也同那火山爆发一样。中欧好比作樱岛，世界上都与这种潮流有脉络相通的关系，仿佛各火山系与喷火的地方遥相呼应的样子，就是没有火山的地方，也要沾染点灰焰。

世界上有了这样大的变动，那有宪政经验的国家，没有不早作准备的。可是他们的准备，不是准备逆着这个潮流去抵抗他，乃是准备顺着这个潮流去迎合他。像英国那样素以“无血革命”⁴自夸的国民，又想拿出他们宪政的天才来顺应这种世变，求得一个无血的社会革命，就是他们说的那由上起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ha-

bitue)。英国近来设了一个“改造部”(Mi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专去调查怎么可以成就这无血的革命,这改造部大臣任命的委员长调查的结果,曾印成小册子公之当世。《伦敦夕刊》曾选录过那小册子中的一文,题目是《关于成年者教育的产业及社会状况》,对于改善劳工生活的方法特为注意,仿佛是一种温情主义的工党首领撰的一样。听说雷德乔治等要把这个方法加入政纲,这次选举既然大获胜利,第一着实行的必是这条政纲,因为他可以创造一个“新英国”,可以使这好几年英国国民直接间接在战场上的牺牲不至白白的没有意义。这就叫“沉默的革命”,“调和的革命”。英国国民若能在风平浪静的中间,完成了这一大使命,世界上有政治天才的国民,真算英人为第一了。

日本的朝野近来也都注意及此,“无血革命”、“第二维新”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什么“温情主义”咧,“三益主义”咧,也常常挂在研究社会问题的口上。这都是对着这世界潮流的未雨绸缪。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大的问题,都是因为分配而起的。我们要知道,有生产才有分配,有生产的劳工才有分配的问题。像我们这种大多数人只想分配不想生产的国民,只想了抢饭不愿作工的社会,对于这种世界潮流,应该怎么样呢?那些少数拿他们辛辛苦苦终年劳作的汗水,供给大多数闲人吮括的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呢?这大多数游手好闲不作工专抢干饭的流氓,应该怎么样呢?望大家各自拿出自己的良心来想一想!

署名:守常

《晨报》

1919年2月7、8、9日

劳动教育问题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十五日)

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 Democracy 的颜色,都沿着 Democracy 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 Democracy 就是现代惟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 Democracy 的时代。

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 Democracy 的表现。因为 Democracy 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以致合理工作的生产者,反不得均当的分配,断断非 Democracy 所许的。应该要求一种 Democracy 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不但这个,人类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物的欲望而外,尚有灵的要求。一个人汗血滴滴的终日劳作,靡有工夫去浚发他的知识,陶养他的性灵,他就同机械一样,牛马一般,久而久之,必把他的人性完全消失,同物品没有甚么区别。人但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物质的结果,是资本家莫大的暴虐,莫大的罪恶,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现代的劳工社会,已经渐渐觉醒。我们

常常听见他们有“一日工作八时”、“一周工作四十时”、“假期休工不停(给)”种种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我们游惰性成的社会,必要是更表同情,可是他们的同情,未必和人家这种要求的本意一致。我们这些游惰性成的工人,必以为少做点工,挪出工夫来可以去嫖去赌,去作些与人生无益有害的举动,岂不快乐。那晓得这省出来的一点时间,在人家正是工人的神圣时间,要拿他去读书,去看报,去补习技能,慰安灵性,非常的宝贵,那忍轻轻的把他抛弃呢?

凡是一个人,靡有不愿脱去黑暗向光明里走的。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不幸生在组织不良社会制度之下,眼看人家一天天安宁清静去求知识,自己却为衣食所迫,终岁勤动,蠢蠢的跟牛马一样,不知道人间何世。这种侮辱个性、束缚个性的事,也断断非现在 Democracy 的时代所许的。因为 Democracy 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现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开[通]俗的文学,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要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战后劳工生活改善的第一步,就是这种补助教育机关的设备。我们预知战后欧美的书报机关,必将愈益扩张,愈益发达。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人休息时间的阅览。英国这次社会改革的方案中,也有改革村落生活的一条,打算各村均设一所大会堂,多设书报社,这真是应时的设施了。从前李石曾先生说过,欧洲有益人类的学术文艺,都从工作中得来;倘不尊重工作,有甚么学说文艺,都不过供政治上的牺牲罢了。仔细想来,此话甚有道理。欧洲工人生活改善而后,必有新文

明萌发于其中。像我们这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望关心社会教育、劳动问题的人注意！

署名：守常

《晨报》

1919年2月14、15日

战后之妇人问题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妇人参政的运动，也是本着这种精神起的。因为妇人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而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他们的地位，在生活上有他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们的权利，他们岂能久甘在男子的脚下受践踏呢？妇人参政的运动，在这次大战之前，久已有他们奋斗的历史。美国有许多州，已经实行了。可是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这种运动，他们大都说，女子的判断力薄弱，很容易动感情，不宜为政治家。也有对于女子的能力怀疑的。我们东方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念，更是奇怪，不是说“礼教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说女子应该做男子的“内助”，专管“闺以内”的事。到了战争起来的时候，那些男子一个一个的都上了战场，女子才得了机会去作出一个榜样来，让那些男子看看，到底女子有没有能力。于是当警察的也有，作各种劳动的也有，在赤十字救护队中活动的也有，在军队中作后方勤动的也有，做了种种的成绩，都可以杜从前轻视女子的口实。所以在战事未了的时候，美、英、德诸国已经都有认许妇人参政权的表示。俄国 Bolsheviki 政府里边有一个救济部总长，名叫郭冷苔，就是一位女子，这就是妇人参政的一

个新纪元。

妇人参政的运动,到了今日,总算是告一段落。这过去半世纪的悬案,总算有了解决的希望。但在战时有一段事,还引起了许多人怀疑。就是美国对德宣战的时候,孟塔拿州¹有位女议员,名叫兰金²,是美国最初的女议员,一时世间对他,很有不满意的批评。因为决议宣战案的时候,第一次唤他,他并不答,第二次仍是无语,第三次问他,他才哭着,颤声答了一个“NO”字。后来有一位新闻记者去访问他,他说:“惩膺德国的横暴,他也认为必要,但不赞成战争。”于是有人说,妇人决一件事,往往不靠理性,单靠感情,所以让他们去做政治家,很不相宜。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话,实在是有些疑问。那些政治家的理性,都是背着人类感情的么?那些背着人类感情的理性,都是好的么?都是对的么?这个不忍的感情,都是错的么?都是坏的么?这几点,我们都应该拿出纯真的心想一想,然后再下断语的。就美国而论,妇人中有很多比获享选举权的男子们还有独立的判断与知识的。美国西部各州,有很多实行妇人参政著有成效的地方。数年前,考劳拉豆州³有夫妇二人,各有各的投票权,他们所欲选的人,却正是反对党,结果,其妻所选举的人归于失败,选举后家庭的感情,并不以是生何影响。这个例,不可以证明妇人也有独立的判断力,妇人参政也不致与社会及家庭以恶影响么?就说关于社会一般的文教制度、法律习惯,妇人的判断知识实视男子为贫弱,而关于妇人切身的问题,与其父兄夫友全不相干的问题,令他们自己也有发表意见的机会,难道不比由男子一手代办,把妇人当作一阶级排出政治以外妥当的多么?又有人说,妇人的大多数,对于政治并不发生兴趣。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像美国的考劳拉豆和优达⁴二州,各阶级的妇女对于选举投票,均很踊跃,很可以证明他们承认妇人选举权是正当的。又像最近英国的总选举,那些妇人行使选举权踊跃的样子,令人惊愕。一个社会

生活上有了必须的要求,就应该立一种制度,适应他的情况,才是正当的道理。

预想这回战后,欧、美妇人社会发生许多难解决的问题:

第一,就是妇女过庶问题

据人口统计,从前欧、美男女的比例,就是女多男少。经这回战争,壮丁男子在战场上死的很多,已嫁的女子添了许多新寡,未嫁的女子也天天想着结婚难,妇女过庶的倾向愈益显著。这时的社会,必起许多悲惨的现象,生活一天难似一天,结婚也不容易,离婚却更增多,卖淫、堕胎、私生子,一天多似一天。妇女一个阶级有了这样悲惨的现象,社会全体必也受莫大的影响。

第二,就是女工对男工的问题

欧战既起,作工的男子都上了战场,一时非用女工填他们的缺,各工厂就得停工。英国政府拿战后必恢复旧状作条件,违背战时劳动组合的规定,许工厂得以女工代男工用。其他各国,也大都如此。欧洲妇女界骤得了工作的机会,如同开辟了新领土一样。那些资本家也很愿意雇用这工价低廉的女工。到了战后,从前赴战场的男子都还乡土,看见他们作工的地盘都被价廉的女工们占领,自然要同这些女工们起一场争斗。那些女工因为生活难的结果,也断断不肯把已经取得的新领土拱手让还男子。那些资本家也不愿辞退这价廉的女工。从前妇女劳动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熟练,经这次战争中的训练,与职工教育的发达,这种缺点已经消灭。既没有不熟练的缺点,又有工价低廉的便宜,资本家正可以利用女工操纵男工。为防止男工女工间的竞争与资本阶级的操纵,必须谋一个对于同一工作给与同额报酬的方法。可是这个方法,很不容易定规。因为妇人劳动的团体结合不坚,他的势力也很微弱,不

能独立抗资本家,要求得与男子同额的报酬,恐怕做不到。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希望政府定出一个公定工银法来,有的主张设法奖励男女劳动组合的一致提携。总而言之,男女工人间有了争执,必为资本家所乘,结局都是不利。男女工人间有了结合,定能于阶级战争添一层力量。将来出于那条道路,虽难预定,若从俄、德革命的潮流滔滔滚滚的及于全欧的大势看起来,英、法的动摇也是迟早间的问题。男女工人大约不至长相争执,他们或者可以互相提携,于阶级战争加一层力量。

第三,就是劳动阶级的母亲问题

战时丁男骤去出征,剩下家中的老弱没人照管,甚为可怜。因此有的国家就规定一律[种]办法,对于出征兵士的家族,发一项扶助费,这个费额,不是拿那为家长的男子出征前的工银作标准的,乃是按那家族人数的多寡发给他们。从前因为收入不足,且不确定,天天在苦痛的生活中鬼混的劳动阶级的母亲们,这才有了确实生活的保障。他们在这战争期间,算是享了一点子的幸福。一旦战争停止,这种幸福也就跟着消灭,又要回复他们那暂时忘下的苦痛生活。他们怎样抛弃这暂时的幸福,去迎受那旧日不要的生活,实在是一个问题。这次战争,丧失壮丁不少,为补充战后的人口计,对于母性的保护,应该特别注意。像那育儿扶助费,及种种母性保护的方法,也是不能不研究的。还有一样,开战后英国所设的儿童保护所约有二百处,收容的儿童约六万人,这种机关,战后必愈见发达,因为有些作工同时而为母亲的妇人,若去作工,就不能照管小孩,这种机关,实在是必要的。儿童的养育,由家庭移到社会的共同育儿机关,这也是社会进化的一个新现象。

这些问题,若是单靠着女权运动去解决他们,固然也不能说全没有一点效果。但是女权运动,仍是带着阶级的性质。英国的妇

人自从得了选举权，那妇人参政联合又把以后英国妇人应该要求的事项罗列出来，大约不过是：

- (一) 妇人得为议员；
- (二) 派妇人到国际战后经济会议；
- (三) 使同外人结婚的英国妇人也得享有英国国籍；
- (四) 妇人得为审判官及陪审官；
- (五) 妇人得为律师；
- (六) 妇人得为政府高级官吏；
- (七) 妇人得为警察官；
- (八) 使女教师与男教师同等；
- (九) 以官费养育寡妇和他们的子女；
- (十) 父权及母权的均衡；
- (十一) 男女道德标准的一致。

这几项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一个是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所以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假定有一无产阶级的妇人，因为卖淫被拘于法庭，只是捉他的是女警官，讯他的是女审判官，为他辩护的是女律师，这妇人问题就算解决了么？这卖淫的女子受女官吏的拘讯，和受男官吏的拘讯，有什么两样的地方么？就是科刑的轻重有点不同，也是枝叶的问题。根本的问题，不问直接间接，还是因为有一个强制妇人不得不卖淫的社会组织在那里存在。在那种组织的机关的一部安放一两个妇人，怎能算是妇人的利益呢？中产阶级妇人的利害，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

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有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我们中国的女界,对于这世界的妇人问题,有点兴趣没有,我可不敢武断,但是我很盼望我们中国不要长有这“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6卷第2号

1919年4月

祝 黎 明 会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日本吉野、福田、今井诸博士¹，结合新派学者，创立黎明会²。揭出三大纲领：(一)学理的阐明日本国本，完成日本在世界文明进步中特有的使命；(二)扑灭逆着世界大势的危险的顽冥思想；(三)顺应战后世界的新趋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固充实。细察这三条纲领中包含的精神，就是主张公理，反抗强权，打破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完成日本国民的共同生活，使他与世界人类的共同生活调和一致。现在这黎明运动的声光，已经照耀三岛的全境。想不到这沈沈黑暗睡死的东方，也有曙光一线了。

我们中、日两国，本来有最亲切的关系。我们要想在世界人类中有点贡献，自然先要把东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气。在加入人类共同生活之先，东洋民族应该先有共同生活的关系才能完成这共同的使命。但是这种共同生活的关系，因为有一部分军阀的强权在中间妨阻，不但不能发生，而且愈弄愈远。将来(原文如此——编者)两国军阀的亲善，却愈引起两国民众的猜嫌。现在平和会议正在开议，我们东洋民族有许多对于世界文化进步的责任，对于世界共同生活的要求，都不能够作一致的主张，向同一方面共同努力。这真是莫大的遗憾。

因为少数恶魔的拨弄，同是东亚的民族反不能开诚见心，仿佛在黑暗的地方你猜我怕的一样。你想这样苦闷的生活，我们岂能

长受。要知东亚的黑暗与光明，都是我们东亚人人共同享受的。中国若是黑暗，日本不能独自光明。日本有了光明，中国不能常在黑暗。同此天地，同此日月星辰，只要有了光辉，我们都能认清这共同生活的道路。

黎明的曙光现了！东亚的晨钟响了！这些鬼鬼祟祟[祟祟]的恶魔，都该销声匿迹了！我们中日的民众，才能趁着这光华曙色，打个照面，行个握手，结一个联合，然后偕着我们东亚的兄弟们，偕手同行，加入世界人类的大联合。我祝日本的黎明，从今以后曙光灿烂。我祝中国的黎明，也快快大发曙光，和日本的黎明相映照。我祝世界人生的光明，也有我东方黎明的光辉，作他一部分的原素。进！进！进！黎明会！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9号

1919年2月16日

秘 密 外 交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俄人提倡世界革命，揭出三大纲领：一、不要皇帝；二、不要常备军；三、不要秘密外交。美国威总统提倡国际大同盟，也主张禁止秘密外交。因为世间一切罪恶，都包藏在秘密的中间，罪恶是秘密的内容，秘密是罪恶的渊藪。我们若想禁绝罪恶，必须揭破秘密。现在战局已终，军事关系已经消灭，中日两国的人民，应该要求两国政府立时将从前所立的密约在平和会议公布废止。不可听两国军阀在那秘密里作鬼，惹起世界的猜疑，留下扰乱和平的种子。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9号

1919年2月16日

罪恶之守护者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日本少壮学者永井柳太郎氏¹漫游中国,看见北京各机关门首警备森严军士林立的景象,起了一种感想。他说仿佛这些机关都包藏着许多罪恶,所以要武装来守护他。如今想起来,这话很是有理。世界上的武装,那个不是守护罪恶的呢?世界上的罪恶,那个不是要武装来守护的呢?岂独中国的政治机关!岂独北京的军警!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9号

1919年2月16日

青年与农村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十三日)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

俄国今日的情形，纵然纷乱到什么地步，他们这回革命，总算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总算是为新世纪开一新纪元。我们要晓得，这种新机的酝酿，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也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他们有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有时乘着他们休息的时间和他们谈话，有时和他们在一处工作，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们同情的伴侣。有时在农村里聚集老幼妇孺，和他们灯前话语，说出他们的苦痛，增进他们的知识。一经政府侦知他们，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罗网。在那阴霾障天的俄罗斯，居然有他们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那是什么？就是俄罗斯农村。

我们中国今日的情况，虽然与当年的俄罗斯大不相同，可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

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那个?

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里边,有的是刚能自给的有土农夫,有的是厚拥田畴的地主,有的是专作农工的佃户,有的是专待雇佣的工人。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来,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地主总是苛待佃户与工人,佃户与工人不但不知互助、没有同情,有时也作自己同行的奸细,去结那地主的欢心。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虽有成立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就是在吹风落雨、灯前月下时候,有点闲暇,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从前的村落都有个寺院庙堂,他们也不会利用这些东西,作他们大家聚合的会堂,白白的看着他颓零在荒烟蔓草的里面。村落中也有比较开明一点,大家立个青苗会,在庙堂中觅个会所,也不过听那些会头们、绅董们一手处理,有了费用,就向老百姓们要,用去以后,全没什么报销。世界潮流已竟到了这般地步,他们在那里,还只是向人家要什么真主,还只是听官绅们宰割蹂躏,作人家的良民,你说可怜不可怜呢?推究这个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

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

民主政治的精神进展的结果，扩张选举的声音逐渐增高起来，战后各立宪国，苟想把民主主义做到比从前更加充实的地步，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我们中国将来的选举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趋势，无论所行的是限制选举，抑是普通选举，那选民的生活本据，大多数都在农村。若想扩[廓]清选举，使这种新制度不作高等流氓们藏污纳垢的巢穴、发财作官的捷径，非开发农村不可，非使一般农民有自由判别的知能不可。人民国，名义上也算行过几次选举，可是弄得污七八糟，几乎把这个制度糟蹋的没有一点本来面目了。根本的原因，就在农村中没有真是农民伴侣的青年，告知他们那选举的道理，备他们选出的人物。那些运动选举的人都是来自都市，不是在都市中当过几天流氓，就是在都市中作过几天强盗，练习了许多的诡诈手段，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却来骗他乡里的父老。这些人都靠着选举入了议院，立宪政治、民主政治，那有丝毫的希望？那些老百姓的生活上的疾苦，那能改善？生活上的幸福，那能获享？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在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只要农村里有了现代青年的足迹，作现代文明的导线，那些农民们自然不会放弃他们的选举权，不会滥用他们的选举权，不会受那都市中流氓的欺、地方上绅董的骗，每人投的清清楚楚的一票，必能集中到一个勤苦工作、满腹和劳工阶级表同情的人身上。他来到议院，才能替老百姓说话，也就是老百姓说话，他的话才能有无限的权威，万一有种非礼的压迫无端相加，老百姓才能作他们的后援。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

主义的沃土。在这一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

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只[这]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你们在都市上天天向那虚伪凉薄的社会求点恩惠，万一那点恩惠天幸到手，究竟是幸福，还是苦痛，尚是一个疑问。曾何如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

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署名：守常

《晨报》

1919年2月20--23日

死 动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日本的浪人会，专去逆着世界大势作那拥护国体的运动。彼邦酷评家说他们是“死动”，不是活动。我想这种“死动”，几乎遍中国都是。不是拜倒在偶像之前鬼混，就是倒行逆施往死路走。人家的社会，还有大部分“人的活动”，几个顽冥的“死动”，不至永远成了黑暗的鬼世界。像我们的社会，“人的活动”，很是稀少。起初还是“死动”，后来恐怕就剩下了一个“死”，连“动”也不会“动”了。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 10 号

1919 年 2 月 23 日

普 通 选 举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世界上未行普通选举的国，只有我们中国和日本、土耳其。日本现在普通选举的声音，几乎震动了三岛。上杉慎吉¹也不倡他那凯撒复辟论了，德富苏峰也不说他那贫国强兵论了，大石正已²也暂且不提他那大陆膨胀主义了，却都来鼓吹普通选举。回头看看我们中国！你说武力统一，他说武力护法，那有人提到这个问题！那能够提到这个问题！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到了今日，没有普通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 10 号

1919 年 2 月 23 日

光明与黑暗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听说北京有位艺术家,每日早晨,登城眺望,到了晌午以后,就闭户不出了。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早晨看见的,不是担菜进城的劳动者,便是携书入校的小学生。就是那推粪的工人,也有一种清白的趣味,可以掩住那粪溺的污秽。因为他们的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他们的生活,都是人的生活。他们大概都是生产者,都能靠着工作发挥人生之美。到了午间,那些不生产只消费的恶魔们、强盗们,一个个都出现了。你驾着呜呜的汽车,他带着凶赳赳的侍卫,就把人世界变成鬼世界了。这也是光明与黑暗两界的区分。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11号

1919年3月2日

新旧思潮之激战

(一九一九年三月四——五日)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我们且看今日的日本,新的方面,有“黎明会”¹一班人士种种的结合,大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和那一切顽迷思想宣战。什么军阀、贵族,什么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仇敌,都在他们攻击之列。他们天天宣传,天天游说,这儿一个演说会,那儿一个讨论会,这里立一个杂志,那里创一所日刊。公共结合以外,他们还有自己本着他专究的学理择选的问题,今天一个小册子,明天一个小册子,散布传播,飞如蝴蝶。他们虽然定了一个公同进行的方向,都向着黎明的曙光走去,可是各人取那条路,还是各人的自由,不必从同,且不能从同,不可从同。那反对一方面,也是堂堂鼓、正正旗来相对应。“桐花会”、“黑龙会”²这一班人的思想虽旧,他们也知道走正路,也知道本着自己所信的道理、

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正当势力，和新的对抗。就是那个“浪人会”的行动，在日本社会已为舆论所不直，他们对于新派的激战，也不过开一个演说会，请反对党的魁领莅会辩论而已。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新的旧的，都是死气沈沈。偶有一二稍稍激昂的议论、稍稍新颖的道理，因为靡有旗鼓相当的对立，也是单调靡有精采，比人家那如火如荼的新潮，那风起潮涌的新人运动，尚不知相差几千万里？那些旧人见了，尚且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他们总不会堂皇正大的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在政治上相见，就想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相遇，就想引学术以外的势力。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

我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那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³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那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沈沈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

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那里去了!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

署名:守常

《晨报》

1919年3月4-5日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工人不如骡马

(一九一九年三月九日)

前天遇见一位由唐山煤厂来的朋友,我就向他询问那里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位朋友就略略的把他们的状况述说一点。我今将他的话写出来,供关心劳动问题的参考。

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听说有过一次同盟罢工的事情,原因却为着工厂对于一个工人罚了几角钱,一时动了公愤,才联合起来,以罢工为抵抗的手段。但是他们平日既没有什么团结,这回举动,又靡有正大的要求,罢工的时候,系由工头持刀斧在门前堵守,不许进去作工,像这种没有结合的罢工,无意识的罢工,强迫的罢工,自然是没有效果了。

他们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

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饮膳还要自备。他们有个恶习惯,常常把两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来作。在这一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作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

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也靡有供他们别样娱乐的设备。因为他们的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目的工夫,无昼无夜的像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元半元钱,好去嫖赌。

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因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尚不用供给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

唐山煤厂是取包工制。资本家对于工人不生直接的关系,那包工的人对于工人,就算立在资本家的地位。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12号

1919年3月9日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十六日)

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努力去作人的活动！

青年呵！你们临开始活动以前，应该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万一能够达到，也是偶然的机。靠着偶然机会所得的成功，究竟没有很大的价值。

我今就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稍有陈说，望我亲爱的青年垂听！

第一，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近来常听人说：“我们青年要耐得过这寂寞日子。”我想这“寂寞日子”，并不是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我觉得世间一切光明，都从寂寞中发见出来。譬如天时，一年有一个冬季，是一年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木枯黄，气象凋落，死寂，冷静，都是他的特色。可是那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不是就从这个寂寞的冬天发见出来的么？一天有一个暗夜，也是一天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种的尘嚣嘈杂，都有个一时片刻的安息。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不是从这寂寞的暗夜发见出来的么？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

这样讲来,这寂寞日子,实在是有趣味、有趣意的日子,不是忍苦受罪的日子,我们实在乐得过,不是耐得过。况且耐得过的日子,必不长久。一个人若对于一种日子总觉得是耐得过,他的心中,必是认这寂寞日子,是一种苦境,是一种烦恼,那就很容易把他抛弃,去寻快乐日子过。因为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勉强矜持的心,是靠不住的。譬如孀妇不再嫁,若是本着他自由的意思,那便是他的乐境,那种寂寞日子,他必乐得过到底。若是全因为受传说偶像的拘束,风俗名教的迫胁,才不去嫁,那真是人间莫大的苦境,那种寂寞日子,他虽天天耐得过,天天总有耐不得跟着。乐得过的是一种趣味,耐得过的是一种矜持。青年呵!我们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可带着丝毫勉强矜持的意思,必须知道那里有一种真趣味,一种真光明,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从)这寂寞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

第二,现代的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本来苦乐两境,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那个苦?那个乐?全靠各人的主观去判定他,本靡有一定标准的。我从前曾发过一种谬想,以为人生的趣味就在苦中求乐,受苦是人生本分,我们青年应该练忍苦的本领。后来觉得大错。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背着自然去做,不是勉强,就是虚伪。这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人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但是,求乐虽是人性的自然,苦境总缘着这乐境发生,总来缠绕,这又当怎样摆脱呢?关于此点,我却有一个新见解,可是妥当与否,我自己还未敢自信。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

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这是很容易晓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这一点一般人却是多不注意。一个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个境界的本身，已竟是大苦；面在无事的时间，一切不正当的欲望，靡趣味的思索，都乘隙而生。疲敝陈惰的血分，周满于身心，一切悲苦烦恼，相因而至，于是要想个消遣的法子。这消遣的法子，除去劳动，便靡有正当的法则。吃喝嫖赌，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堕落在这里的人，都是不知道尊重劳动，不知道劳动中有无限的快乐，所以才误入迷途了。青年呵！你们要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作尊劳主义。这样讲来，社会上的人，若都本着这尊劳主义去达他们人生的目的，世间不就靡有什么苦痛了吗？你为何又说我们要青年在苦痛方面活动呢？此问甚是。但是现在的社会，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的组织不良，少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大多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呵！

第三,现代的青年,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人生的努力,总向光明的方面走,这是人类向上的自然动机,但是世间果然到了光明的机运,无一处不是光明,我们在这光明中享尽人生之乐,岂不是一大幸事?无如世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间,我们焉能独自享受光明呢?同胞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去援救他们,却自找一点不沾泥土的地方,偷去安乐,偷去清洁,那种光明,究竟能算得光明么?那种幸福,究竟能算得幸福么?旧时代的青年讲修养的,犹且有“先忧后乐”的话,新时代的青年,单单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地步,能算尽了责任的人么?俄国某诗人训告他们青年说:“毁了你的巢居,离开你的父母,你要独立自营,保住你心的清白与自然。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你到那里去活动。”这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宝训,真是现代青年的警钟。我们睁开眼看!那些残杀同胞的兵士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残暴的事情么?杀人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去作杀人野兽么?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丑贱的事情么?卖笑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迫他们去作辱身的贱业么?那些监狱里的囚犯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作罪恶的事么?他们做的犯法的事,果真是罪恶么?他们所受的刑罚,果真适当他们的罪恶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陷于罪恶或是受了冤枉么?再看巷里街头老幼男女的乞丐们,冻馁的战抖在一堆,一种求爷叫奶的声音,最是可怜,一种秽垢惰丧的神气,最是伤心,他们果真愿作这可耻的态度丝毫不觉羞耻么?他们堕落到这个样子,果真都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废材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

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不得不如此么？由此类推，社会上一切陷于罪恶、堕落、秽污、黑暗的人，都不必全是他们本身的罪过。谁都是爹娘生的，谁都有不灭的人性，我们不可把他们看作洪水猛兽，远远的躲避他们。固然在黑暗的里面，潜藏着许多恶魔毒菌，但是防疫的医生，虽有被传染的危险，也是不能不在恶疫中奋斗。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署名：守常

《晨报》

1919年3月14—16日

强 国 主 义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大战终结,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种种名辞,都随着德意志的军阀丧失了他的命运。我们东方的德意志军阀崇拜者,又来讲什么“强国主义”。这个东西,恐怕又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变相,又是破坏世界平和的种子!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13号

1919年3月16日

小 国 主 义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日本黎明会中,有人唱“小国主义”。他说:唱大国主义的国,内召平民阶级的反感,外惹各大国平民阶级和各弱小国人民全体(体)的仇视;唱小国主义的国,内免阶级的争端,外得各大国平民阶级和各弱小国人民全体的同情。这话如果不错,到底是大国主义好呢?还是小国主义好呢?

署名:明明

《每周评论》第13号

1919年3月16日

现在与将来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近来常听人说：“中国人所以堕落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他们只有‘现在主义’，靡有‘将来观念’”。因此，就拿“时间只有过去与将来，绝靡有现在”的话，来劝告他们，也是希望他们抛了“现在主义”，存点“将来观念”的意思。但是我对于这话，却有几个疑问：（一）堕落的生活中的现在，在人生观果然算得现在么？（二）就他们的生活而论，果然靡有他们的将来观念么？（三）时间果然靡有现在么？我要就这几点说几句话。

现今一般堕落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东西。所以从人生上讲，他们不但靡有将来，并且靡有现在。他们的现在，不是他们的人生，是他们发舒兽欲的机会。他们有了工夫，就去嫖，去赌，去拨弄是非，奔走权要，想出神法鬼法，去弄几个丧良心的金钱，拿来满足他们的兽欲。像这样的活动，在宇宙自然的大生命中，在人类全体的大生命中，在他自己一个人的全生命中，有丝毫算得是人生的现在么？依我看来，这种的生活，简直是把人生的活动，完全灭尽。他们的知能躯体，全听兽欲的冲动的支配。若说他们有现在，也是兽欲的现在，不是人生的现在。这种的生活，不配叫什么主义。

这种堕落的生活，固然在真正人生上，不但靡有将来，并靡有现在；而在他们的兽欲生活中，却是不但有他们的现在，并且有他

们的将来。试看那强盗军阀,那个不是忙着搜括地皮,扣侵军饷,拿到他家,盖上些比城墙还坚的房子,预备他那子孙下辈万世之业?那卖国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至少也可以做下半世的过活?就是那最时髦的政客,成日价营营苟苟,忙个不了,今天靠着某军阀,明天靠着某元老,也是总想作回大官,发回大财,又那个不是为他将来的物质生活作预备呢?这样看来,他们虽然靡有真正人生的将来,他们却有他们那种生活的将来;他们固然有他们那种生活的现在,却靡有真正人生的现在。

至于时间是否有现在?是哲学上一大问题。有人说只有过去与未来,靡有现在;有人说过去与未来都是现在。如今我们且不去判断他们的是非,但是我却确信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在、大生命中比较出来的程序,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力,一线相贯,不可分析,不可断灭。我们不能画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我们要想完成这自然的大生命,应该先实现自己的人生。我们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应该把我们生命中过去与将来间的关系、时间全用在人生方面的活动,不用在兽欲方面的冲动。

署名:守常

《晨报》

1919年3月28日

统 一 癖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

中国人说到国家组织,最怕联邦妨害了统一。说到道德,最愿把孔子拿来定为国教,去统一人心。日本人也是常讲国民思想统一,教育划一。去年全国教育会议,又有人提出人心归向统一案,敬神、崇祖是他们统一人心的手段。统一!统一!真是东洋人的通癖了。可是中国人的威信统一,武力统一,已经把个国家弄得七乱八糟,不可收拾。日本人的神祖统一、文教统一,又得什么样的结果?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16号

1919年4月6日

白 人 阀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

“打破白人阀”!“打破白人阀”! 这种声音,常从东方吹来。白人如果在有色人种中作了贵族阀,那有色人种自然应该对白人起一种反抗。但是首倡“打破白人阀”的黄人,必须先把自己在黄人中占的贵族地位抛弃,然后才有讲话的资格。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 16 号

1919 年 4 月 6 日

混充牌号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

世间有一种人物、主义、或是货品流行，就有混充他的牌号的纷纷四起。王麻子的刀剪好用，什么汪麻子、旺麻子、真王麻子、老王麻子，闹个不清。稻香村东西好吃，什么稻香春、新稻香村、老稻香村、真稻香村，闹个不清。茶庄有王正大、汪正大的混杂，也是这个道理。“民本主义”的话，在日本很流行，什么民本的军国主义、君主民本主义，闹个不清。卖药的广告，也说“民本主义”。“社会主义”流行，就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出现。社会上有一二清流学者，很得大众的信仰，一班官僚帝孽，就想处处借他的名字作招牌。这都是“混充牌号”。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16号

1919年4月6日

解放后的人人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放过足的女子,再不愿缠足了。剪过辫的男子,再不愿留辫。享过自由幸福的人民,再不愿作专制皇帝的奴隶了。作惯活文学的人,再不愿作死文章了。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17号

1919年4月13日

宰猪场式的政治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日本人说他们的政治,是动物园式的政治,把人民用铁栅栏牢牢的关住,给他们一片肉吃,说是什么“温情主义”。我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 18 号

1919 年 4 月 20 日

汽车与邮片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汽车的横暴，很妨害行路的安宁。轧死人畜的事情，也是常有的。国家的警察，对于乘坐汽车的人，往往怕他们的势力，或关他们的情面，不去干涉。日本也有这种现象。近来听说日本人发明一个方法，行路的时候，常把汽车号数簿带在身边。遇见有对人无理或与人不便的汽车，即刻按号数簿上所记所有人的住址、姓名，发邮片去警告他。有人说这是一种平民私设警察。我想北京的市民，也大可以仿行。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18号

1919年4月20日

废娼问题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废娼运动,是现代社会的运动的一种。最近上海有一部分外人提起这个问题,某报因此特辟一栏,征求社会上对于妇人问题的意见。登了好久,并没有一个应声的人。可见中国人一般的心理,都不认妇女有个人格。这真是可怜的现象!

我们主张废娼,有五大理由:

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

凡是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制度风俗,我们都认作仇敌,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攻讨他,征伐他,非至扑灭他不止。到了今日,人类社会上还有娼妓存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认许公娼,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你想好端端的一个人,硬把他放在娼门里,让他冒种种耻辱,受种种辛苦,在青天白日之下,去营那人间最卑贱的生活,卖自己的肉体、精神、完全人格,博那些拥有金钱的人的欢心,那一种愁苦、羞愤、卑屈、冤枉,真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境遇。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看见许多青年女子,不管风雨昼夜,一群一群的站在街头,招拉行路的人,那一种可怜、凄惨的光景,恐怕是稍有人心的人,都要动点同情的。至于娼寮[寮]中的黑暗,和他们在那里所受的虐待,真是人间的活地狱一般了。像这样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事,若不绝对禁止,还讲什么人道自由,不是自欺欺人么?

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社会上若许公娼存在,男女间恋爱生活的价值必然低落,恋爱的自由必为不正不当的势力所侵犯,致令一般人对于恋爱起一种苟且轻蔑的心,不在人生上求他,却向兽欲里求他,不但是侮辱了人权,而且是侮(辱)了人生。

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

认许公娼的惟一理由,就是因为娼妓既然不能废止,对于花柳病的传染,就该有一种防范的办法,那么与其听他们暗自流行,不如公然认许他们,把他们放在国家监视的底下,比较的还可以行检查身体的制度和相当的卫生设施。可是人类的生活,不只是肉欲一面,肉欲以外,还有灵性。娼妓不能废止的话,实在是毫无根据。且据东、西的医生考证起来,这种检毒法实是没有效果。因为检毒的人,每多草率不周,检毒的方法又不完备,并且不行于和娼妓相接的男子,结果仍是传染流行,不能制止。不但流毒同时的社会,而且流毒到后人身上。又据医家说,久于为娼的女子,往往发生变性的征候,这个问题,尤与人种的存亡,有很大的关系。

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

公娼制度,与人身买卖制度全是一样。娼寮中的妓女,大半是由买卖来的。从前各国因为废奴问题起过战争、革命的都有,如今国家反来认许公娼。须知认许公娼即是认许人身买卖,也就是认许破坏法律上的人身自由。实行民治的国家,绝不许有这种恶制存在。因此联想到买妾、买婢的风俗,也算是一种娼妓,也应该和

娼妓一齐废止。

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

社会上有了娼妓,大失妇女在社会上人格的尊严,启男子轻侮妇女、玩弄妇女的心。中国妇女解放的运动,第一应该把这妇女界最大的耻辱革除,不使他再留一点痕迹。我很盼望中国正[主]持正义的男子和那自觉的妇女联合起来,发起一个大运动,不令社会上再有娼妓、妾、婢这等名辞存在,不令社会上再有人作娼、作妾、作婢的妇女,不令社会上再有拿人作娼、作妾、作婢的男子。

我的废娼的办法:第一,禁止人身买卖;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的时期教他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他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其实这都还是些治标的办法。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19号

1919年4月27日

“五一节”(May Day)杂感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

一年一个五月一日。何以叫做“五一节”？“五一节”从什么时候有的？自从一千八百九十年有的。自从一千八百九十年以后，年年都有一回“五一节”。

一千八百九十年的五月一日是什么日子？那一日是什么人有什么举动，才把这日作成了一个“五一节”？那个日子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惟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

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几个工人，就多几个人欢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世界的同胞们都有一定的仪式过这个祝典么？那种仪式情形，年年处处都是一样么？不一样，决不一样。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Karl Marx)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马克思的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生日，也是世界的劳工共和国的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

日诞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

署名:守常

《晨报》

1919年5月1日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凡是世界上的土地，只要是世界上知道人的道理的人在那里过人的生活，我们决不把他认作私有物，拒绝他人。但是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¹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

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威尔逊²这位书生，天天在那里对那些强盗说“正义”、“人道”的话，组织“国际联盟”哪，希望“永久平和”哪，这真是对牛弹琴。只落得那些强盗们对他瞪眼，他自己也是对他们呕气，希望他的人灰心。

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³，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

阀间的秘密协定⁴？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像这样的平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人家为保障一国的强盗权利，还有退出和会的决心勇气，你为保障世界平和，贯彻自己的主张，竟没有退出和会的决心勇气。你自己的主张计画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常向我们说和我们有同种同文的情谊的日本人啊！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拼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依我看来，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吗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作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这话并不是我太刻薄，试一翻日本人的移民史，那一处不是这几色人先到？除去这几色人还有什么人？——那背包卖药的还是第一等的——在这等地方的商人、绅士、官吏、军人，也都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淫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这又何苦呢！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⁵；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⁶。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⁷，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民），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人骨髓，都说政

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 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 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 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世界,
不认秘密外交,
实行民族自决。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 22 号

1919 年 5 月 18 日

黑暗的东方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天明了,曙光现了,光明的境界,没有强盗恶魔们立足之地了,一个一个的都跑到黑暗的东方来。所以边疆上就有谢米诺夫¹、霍尔瓦特²这一流人扰乱治安,内地就有一种外国的外交官替崇拜强权的国家政府捕拿国事犯,摧残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呵!好了!我只替你们祝福。祝你们永远不要回归你们那光明的故土,祝你们永远有个黑暗的东方作你们的逋逃藪。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23号

1919年5月26日

太上政府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呵！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¹。你居然拿出命令的、自尊的、傲慢的口吻来，说什么“恠”、“不恠”。你居然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说什么“警告”、“取缔”、“限期答复”。呵！你是用惯了那年五月七日的哀的美敦书²。呵！我如今才晓得你是要作我们的太上政府。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23号

1919年5月26日

第五师军人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益世报》载：近畿陆军第五师¹步马炮工辎全师目兵胡龙舒等一万零零八十名通电：“除国贼，……御外侮，……愿以铁血为后盾。”像这种爱国自卫的精神，断断不可以拿干涉政治的话责备他们。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 23 号

1919 年 5 月 26 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暑假临迩,本馆例须清理。自六月一日起,凡图书报章,一律停止借出,其从前借出者,亦望从速缴还。此告。

《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5月29日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像这种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我且举一个近例，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这种愚暗无知的结果，竟造出来一场义和拳的大祸。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呢？

听说日本有位议长，说俄国的布尔扎维克是实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已经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噫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也没有危险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

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危险万分，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的，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

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抑制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24号

1919年6月1日

图书主任布告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暑假期内,本馆每日自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开馆,下午及晚间闭馆,但阅报室可延长至下午五时。此告。

《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6月24日

牢 狱 的 生 活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28号

1919年6月29日

不要再说吉祥话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黑暗的世界，偏要说什么“光明”。明明是压缚的世界，偏要说什么“解放”。明明是兽行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人道”。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这正是我们的大罪。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 28 号

1919 年 6 月 29 日

新华门前的血泪¹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
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 28 号

1919 年 6 月 29 日

改 造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交通部的大门¹,因为曹汝霖被学生们攻击去职,部员都说他的方向不利,请勘輿家为之改造。海军部的围墙²,也因为有勘輿家说他不吉利,故近来各处舰队时起风波,听说也要改造。我说中国近年南北争哄,民生困苦到这步田地,也是因为一种大门——
阀——建立的不好,也应该改造。可惜我又不是勘輿家,没有人信我的话!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28号

1919年6月29日

哭 的 笑 的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今天(二十八日)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 28 号

1919 年 6 月 29 日

威先生感慨何如？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昨日(二十七日)巴黎的白宫宴会,法总统举觞祝贺威尔逊及各代表。我不知那位威先生在那庆祝伪平和的席上,如何下咽,感慨如何?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 28 号

1919 年 6 月 29 日

阶级竞争与互助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Ruskin¹ 说过：“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法则。”William Morris² 也说：“有友谊是天堂，没有友谊是地狱”。这都是互助的理想。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

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见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他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都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我们试一翻 Kropotkin 的《互助论》³ (Mutual Aid)，必可晓得“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的道理。我们在生物学上寻出来许多证据，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

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依人类

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我信这是必然的事实。

与这“互助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说。

这个阶级竞争说,是 Karl Marx⁴ 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都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过:“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又说:“从来社会的历史都在阶级对立中进行。”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太古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凡过去的历史,社会的经济构造,都建设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具体讲出来,地主、资本家是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在原始社会,经济上的技术不很发达,一个人的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

有许多人听见这阶级竞争说,很觉可怕,以为人类的生活,若是常此争夺、强掠、残杀,必没有光明的希望,拿着阶级竞争作改造社会的手段,结果怕造不出光明社会来。所以对于此说,很抱疑虑。

但是 Marx 明明的说：“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又说：“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采敌对形态者的最后。”又说：“人类历史的前史，以今日的社会组织终。”可见他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全历史，通过去、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是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他是确信继人类历史的前史，应该辟一个真历史的新纪元。

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

在那人类历史的前史时代，互助的精神并未灭绝，但因有与互助相反的社会组织，他在世间遂不断的被毁。人类的真历史开始以后，那自私自利的恶萌，也不敢说就全然灭尽。但是互助的社会组织既然实现，那互助精神的火光，可以烧他，使他不能发生。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 29 号

1919 年 7 月 6 日

赤色的世界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今天一个消息,说某处创了一个劳农共和国。明天一个消息,说某国立了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他们的旗,都是“赤旗”。他们的兵,都是“赤军”。这种的革命,人都叫作“赤革命”。这样演下去,恐怕世界都要变成赤色。请问这个赤色,是什么东西染成的?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 29 号

1919 年 7 月 6 日

最危险的东西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我常和友人在北京市里步行，每过那颓废墙下，很觉可怕。怕他倒了，把行路的人活活压死。请问世间最危险的东西，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 29 号

1919 年 7 月 6 日

光 明 权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北京市民对于电灯公司颇不满意，说电光不足，很妨害市民的“光明权”。噯！在这黑暗世界中任是生活的那一方面，一线的光明，都没有希望。我们当真要求光明权，应该不止对于电灯公司。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 29 号

1919 年 7 月 6 日

我 与 世 界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 29 号

1919 年 7 月 6 日

忠告黎明会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日本的黎明运动,总算是一线曙光的影子。我们对于他们,很有希望。但是看了福田博士¹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出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怪不得堺利彦²一辈主撰的《新社会》,老早就劝他们于黎明日本以前,先要把自己的脑子黎明一下。我也劝黎明会中的真正黎明分子,先要在黎明会中作一回黎明运动。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30号

1919年7月13日

黑暗与光明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在日本的黎明会里,也可以分黑暗与光明两个层级。大概已竟在社会上享有相当地位声望的一流人的思想,比较的不彻底,议论、态度,比较的暧昧。还是新人会一派的青年,较有朝气。他们的议论、思想,很有光明磊落的样子。这也是青年胜过老人的地方,也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点。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30号

1919年7月13日

真正的解放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30号

1919年7月13日

战 栗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美国出了怪炸弹案¹，我听了很替他们战栗。现在日本又跟着出了这样的情事，并且听说主犯是现在的高等警官。噫呀！高等警官，不是维持治安的么？现在也来作这种危险的运动，这真算是大变人心了！真正令人战栗！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 30 号

1919 年 7 月 13 日

万恶之原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一个人要是有点知识聪明，一般的亲族戚属，总是希望他去做官僚式的强盗，牺牲了他一个人，供他们大家的荒淫作乐。这样子待人，分明是莫大的冤仇，那里有丝毫的亲义！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 30 号

1919 年 7 月 13 日

灰色的中国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人说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我说无论是白是赤,总在本质稍有光明的国家,才能发见这样鲜明的颜色。像我们中国这样黑暗的国家,对于世界革命的潮流,不问他是白是赤,一味作盲目的抗拒。等到潮流逼进了门,大家仍是昏沈沈的在黑尘中乱滚,白革命会变成灰色,赤革命会变成黑色。辛亥以后的军阀政客,已竟把个中国弄成灰色了,盼望以后你们不要把中国再弄成黑色才好。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30号

1919年7月13日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¹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²，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 30 号

1919 年 7 月 13 日

日本人听者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在东京所开第三回人类的差别撤废期成大会演说,有几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在亚细亚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在亚细亚内有受轻蔑的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能得人尊敬。诸君真愿得世界的尊敬,诸君不可不使其他亚细亚诸国,也为可被尊敬的国。而为他日一切的亚细亚诸国得自由,诸君子不可不先作最初的解放者。因为束缚他人同时自己也受束缚。”药石之言,日本人听者!

署名:守常

《每周评论》第31号

1919年7月20日

注 释

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

- 1 葡萄牙革命 指葡萄牙推翻君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共和党人在首都部分卫戍部队支持下发动起义，得到人民群众响应。次日，政府军投降，起义领袖宣布葡萄牙为共和国，成立以布拉加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颁布一系列革命法令，宣布政教分离，取消贵族称号。1911年8月，立宪会议通过共和国宪法，规定保障人民不可剥夺的各种权利。
- 2 墨西哥革命 指墨西哥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0年10月，萨帕塔和比利亚领导农民起义，次年5月推翻迪亚斯独裁统治。10月，马德罗(Francisco Indalicio Madero, 1873—1913)出任总统。1913年2月，美国支持乌埃尔塔(Victoriano Huerta, 1854—1916)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激起人民反抗，农民军攻入首都墨西哥城，1914年7月乌埃尔塔被推翻。但不久自由派首领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 1859—1920)击败农民军，夺取政权，并于1915年和1917年颁布土改法及宪法。这次革命为墨西哥发展民族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 3 吾华革命 指1911年在武昌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称辛亥革命。
- 4 印度、土耳其之青年革命运动 指20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5年至1908年，印度人民在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因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和分化，国大党分裂，这次运动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土耳其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于1908年7月在马其顿发动起义，得到士兵和当地人民支持，于1909年5月占领首都伊斯坦布尔，废黜哈密德二世，立穆罕默德五世(Muhammad V, 1844—1918)为苏丹，青年土耳其党掌握政权。史称青

- 年土耳其革命或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 5 俄之虚无党 即民意党。俄国民粹派恐怖组织。1879年秋于彼得堡成立。由热里雅波夫(А·И·Желябов, 1851—1881)、彼洛夫斯卡娅(С·Л·Перовская, 1853—1881)和菲格涅尔(В·Н·Фигнер, 1852—1942)为首的执行委员会领导,在许多城市设有分部,以个人恐怖作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斗争手段,曾在1881年3月,炸死亚历山大二世。由于脱离群众和内部的分裂,很快被沙皇政府摧毁。
 - 6 伯脱罗古拉德 俄文 Петербург 的音译,即彼得格勒。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中,1713年彼得大帝迁都于此,改称彼得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改称彼得格勒。
 - 7 彼得大帝 即彼得一世(Алексеевич Пётр I, 1672—1725),俄国沙皇(1682—1725年在位)。1682年与其兄伊凡五世(Иван V)同时即位,为“第二”沙皇,由其姊索菲亚摄政。1689年推翻索菲亚掌握实权。1696年伊凡五世病卒后,为惟一君主。1697年化名并以下士身份随大使团出国到西欧考察。返国后仿效西方,实行经济、军事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实行扩张政策,1721年从瑞典夺得波罗的海海口,1723年又从波斯夺得里海西岸地区。并两次对土耳其作战,欲打开黑海出海口,未果。
 - 8 加札林二世 Алексеевна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又译喀德邻二世。今译叶卡特琳娜二世。俄国女皇(1762—1796)。系德意志公爵之女,原名索菲亚·奥古斯特。1745年与彼得三世(Пётр III 1728—1762)结婚,改用此名。1762年度彼得三世自立。任内标榜“开明专制”,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交往密切。但同时扩大贵族特权,颁布地主有权放逐农民的诏令。对外同土耳其、瑞典进行战争,三次参加瓜分波兰(1772、1793、1795),吞并立陶宛、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以及克里米亚。其执政时期是俄国农奴制的鼎盛时期。
 - 9 萨马林 Ю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Самарин(1819—1876),俄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斯拉夫派主要思想家。贵族出身。曾起草自由派贵族废除农奴制的计划,参加1861年农奴改革的准备工作。撰有关于波罗的海沿岸社会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方面的著作。
 - 10 亚萨哥夫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Аксаков(1823—1886),今译阿克萨科夫,俄国

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派思想家之一。曾编辑《日报》、《莫斯科报》、《俄罗斯座谈》等杂志和《俄罗斯报》等。19世纪40—50年代主张废除农奴制。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是斯拉夫人争取摆脱土耳其压迫运动的组织者。

- 11 李伯米亚哥夫 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омяков(1804—1860),今译霍米亚科夫。俄国宗教哲学家、作家、诗人、政论家,斯拉夫派的创始人之一。主张实行言论、出版等自由,赞成废除农奴制。在哲学上既崇尚东正教的教父学,又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1856年当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 12 古拉那夫士奇 今译基列耶夫斯基。俄国宗教哲学家、文艺批评家、政论家。斯拉夫派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发生危机以及抽象思维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根源是背离了宗教的原则和丧失了宗教的严整性。主张俄国哲学的任务是按照东方的教父学说来改造“欧洲文明”。
- 13 伯林士奇 即别林斯基。参见本篇“伯伦士奇”条注。
- 14 亚历山大 此指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沙皇(1855—1881)。尼古拉一世之长子。即位后,面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和农民革命高涨的形势,被迫于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给农民以人身自由,同时给予一块份地和宅旁园地,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位期间,残酷镇压70年代革命运动和1863年波兰起义,兼并北高加索和中亚的大部分土地。1881年3月在彼得堡被民意党人刺杀。
- 15 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沙皇(1881—1894)。其父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登极。在位期间,迫于国内形势,实施废除人头税、降低农民赎金等改革;但后又在社会各领域中进行反改革,力图巩固贵族地位。实行愚民政策和民族歧视,蹂躏犹太人,并强化警察制度,维护专制统治。对外向巴尔干地区扩张渗透。
- 16 杰伦杰夫士奇 今译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作家。大学时代接触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1855年发表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即李大钊此文中提及的《艺术与真实生活之关系》),认为美就是生活,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1856年起担任《现

- 代人》杂志主编。同年发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62年遭沙皇政府逮捕,流放西伯利亚。被监禁、流放期间写出长篇小说《怎么办?》(即本文中提及之《当何为软?》)与《序幕》等。1889年回到故乡,同年去世。
- 17 慈尔改捏夫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1883),今译屠格涅夫,俄国文学家。出身贵族家庭,早年入彼得堡大学学习。1847—1851年先后写成并发表《猎人笔记》(包括25个短篇),大都贯穿着反对农奴制的思想,因此而被沙皇政府放逐。在监禁时写成中篇小说《木木》,对农奴制表示抗议。1853年获释,继续为《现代人》杂志撰稿。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
- 18 哥尔哥罗奇 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игорович(1822—1899),今译格里戈罗维奇。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88)。其作品中篇小说《乡村》(一译《田舍》,1846)和《苦命人安东》(1847),描绘农民生活,具有反对农奴制度的色彩。5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渔夫们》和《移民》包含丰富的民族学材料。
- 19 涅库拉索夫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1821—1878)今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出身地主家庭,父亲不愿为他的学业花钱,17岁起,涅克拉索夫即在彼得堡过饥寒交迫的生活。1847年在别林斯基支持下,主办《现代人》杂志,并使其成为进步文学和革命民主派宣传中心。后又创办《祖国纪事》杂志。代表作为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一译《在俄罗斯谁能快乐和自由》)。
- 20 龚加罗夫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нчаров(1812—1891),今译冈察洛夫,俄国作家。生于商人家庭。183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后长期在沙皇政府中供职。1847年在《现代人》杂志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反映了19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生活的急剧演变,特别是贵族青年在生活、思想上的变化。1859年完成小说《奥勃洛莫夫》,刻画了农奴制崩溃前夕俄国的昏庸懒惰的地主形象。
- 21 杜士泰夫士奇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今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早年就读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1846年发表中篇小说《穷人》,描写小公务员的悲惨生活。1849年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判死刑,后改判苦役,流放西伯利亚。先后写成中、长篇小说《白

- 夜》、《尼托契卡·涅兹瓦诺娃》、《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等，揭露沙皇统治下俄国社会的种种黑暗，但充满消极悲观情绪。
- 22 赫尔金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今译赫尔岑。俄国革命家、作家。出身大贵族家庭。幼年深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1829—1833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组织政治小组，研究傅立叶、圣西门学说，进行革命宣传。毕业后不久被捕。曾先后两次被流放，长达6年。1847年被迫流亡国外。1853年在伦敦创办“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北极星》和《钟声》等报刊，深刻揭露沙皇制度的腐朽，为农民解放疾呼。代表作有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长篇小说《谁之罪》。
- 23 俾善士奇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1821—1866)，今译彼特拉舍夫斯基。俄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学副博士。主张在俄国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解放农奴。1849年被判处终身苦役，流放至外贝加尔工厂服刑。1856年被迁往伊尔库茨克。编著有《外来语袖珍词典》(第二版)。
- 24 伯伦士奇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今译别林斯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早年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就读，因撰写反对农奴制的话剧《季米特里·加里宁》而被开除。1834年发表论文《文学的幻想》，蜚声文坛。1838—1846年先后任《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现代人》等杂志的编辑。毕生以文学批评为武器，无情地抨击农奴制度、专制制度和教会。1847年发表的《给果戈里的信》，集中表达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还写有《论普希金的作品》、《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 25 海智儿 即黑格尔。参见《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黑智儿条注。
- 26 圣西门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Saint-Simon, Comtede(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身贵族，青年时曾参加北美独立战争。1789年革命爆发时支持革命，放弃贵族头衔。后脱离政治斗争，专事著述。代表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
- 27 士多雷宾 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1911)，今译斯托雷平。俄国首相(1906—1911)。贵族出身。1906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任内推行政治高压方针，大肆屠杀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经济上实施新土地法，培

- 植沙皇制度在农村中的支柱——富农阶层。1911年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
- 28 十月党 亦称十月十七日同盟。俄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党。1905年11月由地方自治运动的右翼代表组成。因承认尼古拉二世颁布的《十月十七日宣言》而得名。主张君主立宪,召开国家杜马,希冀与沙皇分享政权。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全力支持斯托雷平的反动政策。二月革命后,参加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被取缔。
- 29 俄罗斯人同盟 即俄罗斯人民同盟,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建立的君主派黑帮组织。“正教、专制、民族”为其纲领,组织各种镇压、扼杀革命工人和学生的活动,迫害犹太人及其他非俄罗斯民族。1917年2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盟被取缔。
- 30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语出《左传》闵公元年(前662年)。鲁庄公卒,其子子般即位。鲁庄公的弟弟庆父派人杀死子般,立年仅8岁的庄公庶子啓方,是为鲁闵公,导致鲁国内乱。齐桓公派大臣仲孙湫到鲁国察看。仲孙回来后向桓公汇报,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后来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比喻不把造成内乱的罪魁祸首除掉,国家就不得安宁。

战争与人口问题

- 1 马查士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今译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789年匿名发表《人口原理》(又改《人口论》)一书,宣称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递增,生活资料却以算术级数增加。因此人口必定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独身等),才是抑制人口过分增长的主要因素,才能使生活资料 and 人口之间恢复平衡。其理论后发展为各种“新马尔萨斯主义”,有人还用之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政策服务。
- 2 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学说的创始者,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1831—1836年,他乘英海军“贝格尔”(Beagle,“猎犬”)号舰作环球旅行,在南美海面航行5年,对热带与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作了广泛的考察,确立了他生物进化的观念。据此,他论证生物界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新种形成和旧种消灭是自然历史发展的结果,从而为拉马克的进化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他认为物种形成及其适应

性和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选择(其要素是变异、遗传和生存竞争),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此外,还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结论。但其学说过分强调自然选择的作用,且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引入进化论,以致以为种内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达尔文在世时,生物进化学说已得到公认并广为传布。

- 3 Proudhon 即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先后发表《战争与和平》、《税收理论》和《贫困的哲学》等,主张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宣扬“打倒政党、打倒政府”。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曾对其学说进行了批判。

调和之法则

- 1 宫商角徵羽 古乐五声音阶的五个阶名,简称之为五声或五音。《礼记·乐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滞之音矣。”毛奇龄《竟山乐录·五声不并列》:“人声层次虽多,然只五声而止。如宫是第一声,商是第二声,从下而上,从浊而清,从低而高,从重而轻。”徵,音 Zhi。
- 2 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何晏集解:“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乱正色。”紫;蓝色和红色合成的颜色;朱,大红色。古代视为五色中的正色。郑声,本指春秋时期郑国的音乐,因与孔子等提倡之乐不同,而被视为淫邪之音。雅乐;古代帝王祭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时所用的舞乐。周代用为宗庙之乐六舞,儒家认为其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奉之为雅乐的典范。后世帝王都循例作雅乐,以歌颂本朝功德。
- 3 虽欲不索于枯鱼之市不可得矣 《庄子·外物》:“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李大钊用此典以指明如不能正确、及时讲调和,则用不了多少时间,中国人之精神性灵,都将枯竭,即使想不让它沦落到“干鱼”店里,也不可能了。“枯鱼之市”,当为“枯鱼之肆”。
- 4 淮橘北枳 《周礼》:“桔逾淮北而为枳……此地气然也。”说的是桔树在淮

河以北长出的果实便成为“枳”，意为物种随环境而变异。

- 5 突梯滑稽 委婉从顺，圆滑随俗。屈原《卜居》：“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吕向注：“突梯滑稽，委屈顺俗也。”突梯：圆滑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耳。”
- 6 莫烈 John Morley(1838—1923)，今译摩莱或摩里。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历任英国自由党的许多报纸和杂志的编辑。1886年和1892—1895年两度担任自由党内阁爱尔兰事务大臣。1905—1910年任印度事务大臣，奉行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他的思想颇受密尔及斯宾塞等人的影响。其《论妥协》(On Compromise)一书曾由李剑农、高一涵及李大钊等人加以介绍，是民初调和思潮的思想来源之一。
- 7 黄远生 即黄远庸(1884—1915)，江西德化(今九江)人，原名为基，字远生，笔名远庸、远，室名惺惺室。光绪三十年末科进士，曾留学日本。初为北京《亚细亚报》撰文，兼为上海《东方日报》、《时报》通讯。后任《申报》特约记者，为辛亥以后北京的著名记者。袁世凯酝酿帝制时，派薛大可可在上海创刊《亚细亚报》沪版，约黄为总撰述，迫其撰文赞成帝制，黄乃于1915年9月托辞赴美，是年12月旅旧金山，被误认为帝制派而遭刺杀。有《远生遗著》行世。

战争与人口(上)

- 1 奈端 Isaac Newton(1642—1727)，今译牛顿。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自1655年起，提出了一系列近代科学理论。在力学方面，建立了作为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运动定律，发现万有引力。
- 2 卓拉士特教 卓拉士特，古波斯语 Zarathushtra(意为“像老骆驼那样的男子”或“骆驼的驾驭者”)的旧译，今译琐罗亚斯德，其生平众说不一，生活于前7至前6世纪(一说约前628—前551)。30岁时创建琐罗亚斯德教。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清静、创造、生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是恶端。要求人们从善避恶，弃暗投明。其道德箴言是“善思、善言、善行”。认为火是善和光明的化身。其主要仪式为礼拜“圣火”。该教在3—7世纪(229—652)成为萨珊王朝的国教，并大规模传入中亚，南北

朝时,传入中国,中国史称之为“袄教”、“火袄教”、“火教”、“拜火教”。北宋末南宋初在汴梁、镇江等地区还有袄祠。宋以后,中国史籍不再提及。

- 3 梵天 梵语 Brahma 的意译,音译为婆罗贺摩。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最高神。婆罗门教认为世间一切现象皆为虚幻,惟有梵天真实存在。梵天与另外两个主神毗湿奴和湿婆称为“三位一体”,合为造化。
- 4 各以其德,周流六虚,而成宇宙 此为古印度的宗教——婆罗门教的学说。婆罗门教是大约公元前 7 世纪,在印度、雅利安人国家形成过程中,婆罗门祭司阶级把印度、雅利安人的原始信仰加以整理而成的宗教体系。该教以《吠陀》为其经典。以梵天(Brahmā,婆罗贺摩)为最高主神,毗瑟拏(毗湿奴)和湿婆为另外两主神,三者分别代表宇宙的创始、保全(持)和毁灭。公元前 6 世纪佛教和耆那教兴起后,婆罗门教受到极大冲击,经过一千多年的改革,至公元八九世纪间,改称印度教。故此“三神”说,并非“佛说”。
- 5 图腾 英语 totem 一词的音译。源出北美印第安人的奥季布瓦语,意为“他的亲族”。图腾为原始社会一些氏族认定的同本氏族有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的动物或自然物。被一个氏族称为图腾的物(如熊、鹿、鹰等),即成为该民族的标志,被认为可起到保护和庇佑的作用。图腾往往为全民族的忌物,禁杀禁食,并对之举行崇拜仪式,以促进该物的繁衍。图腾崇拜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
- 6 孟干 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生于纽约州。早年从事律师业,以维护土著印第安人的利益闻名。1843 年组织“大易洛魁社”。1847 年被印第安易洛魁部落收养入族。1879 年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长期研究印第安人与原始社会历史,著有《易洛魁联盟》等多部著作。代表作《古代社会》第一次揭示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族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学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恩格斯并以《古代社会》一书为基础,写成《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1884),并称摩尔根的发现可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相比。
- 7 条顿 Teutoni 或 Teutones,即条顿人。古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 4 世

纪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一带,性强悍善战。前2世纪后期,南下闯入罗马北部境内。后世有以条顿人泛指日耳曼(德意志)人及其后裔者。严格地说,条顿人只是日耳曼人的一族。此处为泛指。

- 8 回、耶相犯,则十字军兴 指十字军东侵事件。它是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以保护基督教圣地为借口,对东地中海沿岸国家发动殖民侵略的远征。1095年,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由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组织,在法国召开宗教大会,宣布组织十字军远征,号召到东方去和“异教徒”(穆斯林)作斗争,夺回圣地耶路撒冷。法、意、德、英等国都参加。大批没有领地的骑士成了主力军。时值地中海东岸各国陷于分裂,拜占庭帝国已削弱,遂为东侵造成可乘之机。从1096至1291年,共组织八次东征,前后持续了近二百年。除第一次攻占耶路撒冷和爱德沙并建立王国统治外,其余七次均以失败告终。这一侵略战争严重破坏地中海东岸各国的生产力,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西欧各国人力物力也受到极大损失。
- 9 英兰蔷薇之战 英国的蔷薇战争(因蔷薇又名玫瑰,故又称玫瑰战争),乃1455—1485年英国两大王族间的混战。兰加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的族徽为红蔷薇(玫瑰),约克家族(House of York)的族徽为白蔷薇,故名。1455年5月,约克公爵理查举兵反对兰加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战争爆发。1460年理查战死。1461年3月,理查之子爱德华占领伦敦,废黜亨利六世,取得王位,称爱德华四世,建立约克王朝。1483年4月,爱德华四世卒,其子爱德华五世即位,爱德华四世之弟理查摄政。6月,理查篡位,称理查三世。约克家族中拥护爱德华四世后裔的贵族和兰加斯特家族的余党联合,反对理查。1485年8月,兰加斯特家族的远亲亨利·都铎击败理查,自立为王,称亨利七世,建立都铎王朝,蔷薇战争结束。
- 10 日本南北之争 指日本京都北朝同吉野南朝对峙的南北朝时代。1336年,足利尊氏自北九州进入京都拥立光明天皇,后醍醐天皇由京都南逃至吉野建立朝廷;1392年两朝合并。北朝实权掌握在足利手中,1336年足利尊氏开创室町幕府,1338年自任征夷大将军,不断发动对南朝的进攻。南朝建立不久,军事支柱新田义贞等战死,后醍醐天皇病死,势力衰退。但由于幕府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激烈,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仍得以维持。至尊氏之孙足利义满统治之时,幕府统治趋于稳定。1392年经足利义满提议,两朝以南朝

后龟山天皇让位给北朝后小松天皇的形式实现合并。此后皇位由北朝子孙继承,南北战争结束。

- 11 五霸 即春秋五霸。春秋时大国争霸期间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 12 七雄 即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
- 13 卢森堡 即卢森堡。
- 14 杜(杜兰斯哇) 即德兰士瓦(Transvaal),位于南非东北部,首府比勒陀利亚。1902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10年成为南非联邦的一个省。
- 15 坪井博士 坪井正五郎(1863—1913),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1884年组织东京人类学会,1886年创刊《人类学会杂志》,后任学会会长。1889年赴英国留学。1892年回国,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898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12年病死于彼得堡。著有《人类学讲义》、《埴轮考》等。
- 16 普罗德亨(Proudhon) 见《战争与人口问题》Proudhon注。
- 17 普、法之役 1870—1871年普鲁士同法国的战争。因争夺欧洲大陆霸权和德意志统一问题,普、法两国长期交恶。西班牙王位继承的争执则被双方利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宣战。战争爆发后,法军屡败。9月2日法皇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但普军继续进攻,逼近巴黎。1871年1月法国政府与普鲁士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成立巴黎公社。5月10日,法国与普鲁士正式缔结了《法兰克福和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次战争使原来依附法国的德意志小邦归顺普鲁士,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
- 18 力巨(比国一要塞) Liege,比利时一要塞,今译列日。
- 19 多瑙之水 即多瑙河。
- 20 管仲 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前645),字仲。颖上(颖水之滨)人。出身贫贱,后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治齐40年,实行改革,富国强兵,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汉书·艺文志》著录有《管子》86篇,一般认为是托名于他的著作,实为战国至西汉的文集。
- 21 韩非 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学

- 说的集大成者。韩国贵族公子,和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曾多次上书韩王劝谏改革,未被采纳。其著作传到秦国,秦王政极为赞赏。公元前 234 年为韩国出使秦国,为李斯、姚贾所谗,被迫自杀于狱中。著作有《韩非子》。
- 22 马查士(Malthus) 今译马尔萨斯。见《战争与人口问题》马查士条注。
- 23 封于泰山,禅于梁父 梁父,泰山下的一座小山。封、禅(音 shàn)是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德,称禅。
- 24 古德文 今译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英国思想家。牧师出身,后信仰无神论。他认为通过理性教育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人口增长也可以由理性来控制。马尔萨斯则与之相对,写出《人口原理》,认为人与社会并非可完全由理性控制。1820 年,葛德文出版《论人口——对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回答》,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反驳。他的思想曾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影响。著有政论《政治正义论》。
- 25 上穷碧落,下临黄泉 白居易《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碧落,即天上、天官;黄泉,地下,地府。
- 26 黄石 黄石老人,事见《史记·留侯世家》。
- 27 赤松 即赤松子。相传为上古时神仙,各家所载,其事互有异同。《史记·留侯世家》:“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司马贞索隐引《列仙传》:“神农时雨师也,能人火自烧,昆仑山上随风雨上下也。”《汉书·古今人表》:“赤松子,帝誉师。”
- 28 南华蝶梦 指庄子的“蝴蝶梦”。庄子,名周,先秦道家学者,后世别称南华真人。典出《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本为寓言,后用来表示虚幻之思。
- 29 沙门 梵语 sramana 的音译。或译为“桑门”、“安门”等。原为古印度反婆罗门教思潮各个派别出家者的通称,佛教盛行后专指佛教僧侣。
- 30 比丘 亦作“比丘”。佛教语。梵语 Bhiksu 的音译。意译“乞士”,以上从诸佛乞法,下就俗人乞食得名,为佛教出家“五众”之一。指已受具足戒的男性,俗称和尚。
- 31 加雷 即 Henry Charles Carey(1793—1879),今译凯里。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创立阶级利益调和论、鼓吹保护关税政策而著称于世。他是马

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对者。基于美国由于人口增加而迅速繁荣发展起来的事实,他认为,人口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人口的增加,可以共同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食物的供给。因此,人口的增长决不会超出生活资料的生长。其思想曾对欧美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过去、现在和未来》等。

32 英人硕学弥勒 参见《民彝与政治》“弥勒”条注。

33 塞里古曼 即 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1861—1939),今译塞利格曼。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后去柏林、巴黎留学。回国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主编,古巴政府财政顾问等职。著有《租税的转嫁和负担》、《通货膨胀和公债》等。

34 士秋瓦(James Stewart,1712—1780) 今译斯图亚特。英国经济学家。出身封建贵族,曾亡命欧洲大陆。是英国重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之一。提出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持贸易差额论,主张国家全面地干预经济生活。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35 杨阿则(Arthur Young,1741—1820) 今译杨格·阿瑟,英国农学家和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年经营农业,后曾实地考察英国国内外的农业状况。著有《英国荒地现状考察记》、《法国旅行记》等,为研究英法等国农业史的重要资料。

36 唐审 (Joseph Townsend,1740—1816) 今译唐森,英国牧师,地质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1791年出版的《西班牙游记》一书中,提出人口的增长依赖于生活资料的生长,进而认为下层阶级的生殖率最高,即使国家对贫民加以救济,也无助于改变他们的现状。他的这种观点成为马尔萨斯论述的人口规律之一。

37 芙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今译富兰克林。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出身于马萨诸塞州一工人家庭。后至费城,建立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组织美洲哲学会。1751年帮助创办宾夕法尼亚大学。独立战争时积极参加反英斗争,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并参加起草《独立宣言》。曾出使法、英,缔结法美同盟(1778)、英美停战的《巴黎和约》(1783)。1787年为出席制宪会议代表,主张废除奴隶制。在科学研究上,发明避雷针、双焦眼镜等。其回忆录《自传》影响广泛。

- 38 重商派 即重商主义(Mercantilism)。15至18世纪西欧国家的一种经济政策和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亚当·斯密称之为“商业的重商体系”，故名。其中心内容是：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发展对外贸易以获取金银货币是积累国家财富的主要途径。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典型是塞西尔(William Cecil, 1520—1598)任财政大臣时期(1572—1598)的英国和科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任财政总监时期的法国。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经济放任主义的流行，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也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重商主义遂趋衰落。
- 39 重农派(Physiocrat)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别。主要代表有魁奈(Francoiss Quesnay, 1694—1774)和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其学说是作为重商主义对立面出现的。其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一切财富源于土地，农业是提供纯产品、增殖财富的惟一经济部门，农业经营者是惟一的生产者阶级；工业不是生产部门，只能改变物质财富的形式而不能创造财富；应采取经济放任主义，保证贸易绝对自由，由自然的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杜尔哥任法国财政总监时(1774—1776)曾推行重农主义政策，以失败告终。重农学派把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有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对亚当·斯密产生重大影响。
- 40 亚丹·斯密 参见《政论家与政治家》(二)“亚丹·斯密”条注。
- 41 庇德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今译皮特，老皮特之子，人称小皮特。英国首相(1783—1801, 1804—1806)，托利党领袖。1781年当选下议院议员，1782年任财政大臣。首相任内，进行财政与关税改革，主张自由贸易；1800年实施爱尔兰与英国合并，镇压爱尔兰民族民主运动；178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积极组织反法联盟，进行反对法国革命政权与拿破仑政府的战争。
- 42 海拉母 Henry Hallam(1777—1859)，今译哈勒母，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毕业，从事律师职业。1812年继承其父遗产后专事历史研究。著有《中世纪欧洲国家论》、《从亨利七世继位到乔治二世逊位的英国制度史》等。

- 43 杰穆士·弥勒 James Mill(1773-1836),今译詹姆斯·穆勒。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功利主义学说主要代表。是系统论述大卫·李嘉图学说的第一人。认为资本是积累劳动,利润是积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首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四分法”,即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一般经济学者广泛采用。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要义》、《英国印度史》。
- 44 李家谏 David Ricardo(1772-1823),今译李嘉图(李大钊文中“李家谏”、“黎家德”混用),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之一。早年经商,后从事经济理论研究。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彻底的劳动价值论。1819年当选下院议员,主张议会改革,鼓吹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代表了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 45 马肯陶士翁 Sir James Mackintosh(1765-1832),今译麦金托什。“翁”即 Sir 之旧译,今译爵士。前文言及的“腊利翁”,即腊利爵士。)英国法学家、历史学家。早年习医,1795年获专门律师资格。曾在孟买任记录法官和海事法庭法官。1812年回英国后,被选为下院议员,代表辉格党利益。后任印度事务委员会委员。著有《自然法和万国公法》、《论道德哲学的进展》。
- 46 秋蒙 Arsène Jean Francois Dumont(1849-1902),今译杜蒙。法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主要研究人口社会学,特别是法国的人口减少问题。他认为出生率下降是某些文明民族人口日趋减少的直接原因,也是现代文明的结果之一。因为现代文明建立在个人主义的生存观念上面。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人都有向上发展的希望和可能,这种向上发展对个人来说,意味着要减轻因养育子女所造成的家庭负担。人们随着日益增加的愿望在社会阶梯中上升,导致自动自愿地限制子女的数目。他把人们在社会阶梯中的上升能力称为“社会的毛细管现象”,并归纳出一条规律:如果社会毛细管作用活跃,出生率就低;反之则高。主要著作有《人口减少和文明》、《出生率和民主》、《以人口统计学为基础的伦理学》等。
- 47 费雷罗 Guglielmo Ferrero(1872-1942),意大利历史学家、作家。毕业于比萨大学和都灵大学。初研究犯罪学,与人合著《犯罪的女人》。后从事历史著述。从民主主义思想出发,激烈反对法西斯主义。晚年被迫移居瑞士,任日内瓦大学历史教授。著有《罗马兴衰史》、《古代罗马和现代美

洲》等。

- 48 罗斯福 此指西奥多·罗斯福。参看《北美之风云儿》一文“罗斯福”条注。
- 49 国风之化,始于关雎 《诗经·国风》的第一篇为《关雎》,首句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以说《诗经·国风》对人的化育,始于《关雎》篇,此篇歌唱了男女的情爱。
- 50 韶武之乐 “韶”、“武”,古代二乐曲名。《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旧注:“韶”,舜乐也。“武”,周武王乐。李大钊以此二乐曲代表最美好的音乐。
- 51 康德塞 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de Condorcet(1743—1794),今译孔多塞。法国数学家、哲学家、侯爵。曾就学于巴黎那瓦尔学院。1769年因数学上的卓越成就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782年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被选入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后被捕,卒于狱中。认为改善人类理性即可促进社会进步。维护财产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张政教分离,普及初等教育。著有《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概率论原理》等。
- 52 哥白尼 Nicola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的创立者,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早年留学意大利。从意大利归国后不久,即开始酝酿提出日心说。1536年左右撰成《天体运行论》一书,推翻了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建立了“太阳中心说”(即日心说或地动说),主要内容是: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普通行星,其本身又以地轴为中心自转。此说的创立否定了在西方统治达一千多年的地心说,引起了宇宙观的重大革新。参见《宪法与思想自由》“科巴尔尼加士”条注。
- 53 魏尔士 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今译威尔斯,英国作家。早年生活艰辛,后在大学攻读生物学。毕业后曾做过赫胥黎的助手。1903年加入费边社,赞成社会改良主义。早期写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等,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主张以技术力量改良资本主义社会。后发表一系列长篇小说,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李大钊下文中“韦尔士博士”也指他。
- 54 瓦赖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今译华莱士。英国博物学家。自然选择学说创立者之一。曾旅行各地,进行生物区系的比较研究。1858

年独立提出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论文同时宣读于伦敦林赖学会。著有《动物的地理分布》、《达尔文学说》。

- 55 哥伦布 Cristoforo Colombo(约 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生于热那亚。1476 年移居葡萄牙,曾向葡王建议向西环航以探索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上航路,未被采纳。1485 年移居西班牙。1492 年奉西班牙统治者之命,率船队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岛。后又三次西航,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诸岛及中美、南美洲大陆沿岸地带,误认为所到之处即印度,故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
- 56 郁焱 即郁宪章。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1912 年底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成立了北洋法政学会,郁焱与李大钊同为学会编辑部部长。1913 年 4 月他们共同编辑、创办了《言治》月刊。

美 与 高

- 1 蔡子民 即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子民,清朝光绪进士,1892 年授翰林院庶吉士。戊戌变法失败后回家乡浙江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1904 年与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任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 年赴德国留学。辛亥武昌起义后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1913 年赴法国。1915 年与吴玉章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 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支持新文化运动。著作有《蔡元培全集》。李大钊所引蔡氏在政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曾在 1917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题为《蔡子民先生之欧战观》。
- 2 政学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集团。1916 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国民党籍议员多数反对段及北洋军阀,但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组织政学会,支持段对德宣战。后发展为国民党的一个派系,时称政学系。
- 3 气德 气指人、物的属性或一地的天然特点。《周易·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晋陆机《辨亡论》上:“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德,指人的道德、品性。《周易·乾》:“君子进德修业。”《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德行,内外之称,在

心为德,施之为行。”此处气、德连用,当指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或风尚气质。

- 4 洞庭云梦 洞庭,指洞庭湖,在湖南省北部、长江南岸,面积原有 2820 平方公里,素有“八百里洞庭”之称,湖中小山颇多。云梦,古代藪泽名。汉、魏以前所指的云梦泽范围较小,晋以后的经学家才将云梦泽越说越大,把洞庭湖都包括在内。《周礼·夏官·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藪曰云梦。”郑玄注:“衡山在湘南,云梦在华容。”清孔尚任《桃花扇·哭主》:“你看浩浩洞庭,苍苍云梦,控西南之险,当江汉之冲。”
- 5 兰蕙芷蓀 指兰花,蕙兰、白芷、菝兰,均为生长于泽藪之中的香草。蓀,读作 chāi 或 zhī,即白芷。
- 6 地灵人杰之说 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称赞南昌“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李大钊扩大其说以指整个中华大地与中华民族。

学 生 问 题

- 1 俄国大革命 指 1917 年 3 月(俄历 2 月)在俄国首都爆发的“二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军损失惨重。军事动员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交通混乱、物资匮乏、物价飞涨。1917 年初,首都的食品供应更加恶化,大街上到处都是购买食品的长队,挤满了因李大钊在下文所说的“面包问题”而罢工示威的人群,并进而酿成革命。首都成立了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同时,国家杜马建立了临时政府,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统治俄国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度遂告结束。
- 2 昔者梁任公先生尝有人才不经济之慨,及以作官为解决社会问题之说 梁任公,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 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 年赴京参加会试,参与发起公车上书。1896 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次年长沙,主讲时务学堂,鼓吹维新变法。1898 年到北京。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1902 年创办《新民丛报》,1907 年组织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1913 年初归国,任共和党党魁,后组织进步党,支持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1916 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洪

宪帝制。后曾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不久即辞去。晚年脱离政界后，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

李大钊所引梁氏“人才不经济之慨”，当指1914年初梁启超在《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中所发的感想之一。梁氏在那篇文章中曾指出：“人皆曰中国今日人才消乏，惟吾亦以为消乏也。然自昔社会亦只能以一时代一地域之才，治一时代一地域之事。例如治庖，熊蹯驼峰，固可登俎，春盘苜蓿，亦可成味。例如筑室，大柱细桷，各有其所，雕甍壤土，咸含其用。才之界说，岂有定哉？若乃糝桂椒于饴羹，见画壁于洞牖，惟其不适，是以无用；匪惟无用，且兹害焉。此不经济之说也。吾非敢谓今日全国之人才尽投诸不经济之地，然其患此者已什而八九。及所余一二，亦程度问题耳。以不经济之故，于是举国殆无一人能发挥其良能，……”（见《饮冰室文集》之31，页24-25）。

“以做官为解决社会问题之说”，当指梁启超在《做官与谋生》一文中对中国官僚机构庞大，浪费人、财、物力现象所做的批评。梁启超说：中国颇以社会问题为苦，但政府解决此类社会问题的办法有二，一是多养兵，以救下层人民之社会问题；二是多设官以救济上、中层人民之社会问题，结果，越来越多的没有正当职业的人都去做官、当兵，有正当职业的人则“出其血汗所得以养此无业者……使全国人遂皆有有业为苦，以无业为幸，全国人民皆待养于国家，而国家遂终无以为养，则养者与待养者俱毙而已。”（参见《饮冰室文集》之33，页48。）

- 3 汤济武先生亦云，言及位置学生即兴无限之伤心 汤济武，即汤化龙（1874—1918），济武是其字，湖北蕲水人，光绪进士。1906年赴日留学，并组织留日学生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1908年秋回国，任湖北咨议局筹办处参事。1909年当选为咨议局议长。1910年赴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主席。1911年参与发起组织宪友会，继续开展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等职。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未就职。同年4月到北京，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10月，参与组织民主党，任干事长。191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与梁启超等促成民主党、统一党、共和党合并，组成进步党。袁世凯称帝后，密赴上海，参加讨袁护国运动。袁去世后，与梁启超合组研究

系,支持段祺瑞,并任众议院议长、内务总长等职。1918年9月在加拿大中华会馆遇刺身亡。

- 4 章秋桐先生于某会之演说,亦尝畅论俭才之义 章秋桐,即章士钊(1882—1973),参见《弹劾用语之解纷》“秋桐君”条注。

学生问题(二)

- 1 素心 本指纯洁的心地,或心地纯洁、世情淡泊的人。晋陶潜《移居诗之一》:“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此处似指“八埤之粉黛”。
- 2 白板、东风 白板,也作“白版”,指麻将牌中不刻字样或花纹的牌。王西彦《古屋》第四部六:“打牌鬼,真倒霉,要白板,来发财。”又指不施油漆的木板。唐王维《田家诗》:“雀乳青苔井,鸡鸣白板扉。”也指未施油漆的木门。清曹寅《过陈次山寓居读迦陵稿有感》:“草深白版鸣蛙处,水长西桥浴马时。”此处指简陋的房子。东风,也是麻将牌中的一种牌名。东风又是菜名。《文选》左思《吴都赋》:“草则藿、蒟、豆蔻……东风、扶留。”刘逵注:“东风,亦草也,出九真。”清钱谦益《太和萧伯玉自白下过访》诗之九:“生计东风菜,前期夜雪舟。”李大钊将白板东风连用,当是一语双关,既指颓唐自废、沦落天涯的学生日与麻将、歌妓为伴,又指他们居处简陋,生活困苦。
- 3 罗宾逊 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所写小说 Robinson Crusoe(今译《鲁宾逊漂流记》,1719)中的主人公。
- 4 正阳门 指北京前门,原为元朝大都之丽正门,明代正统年间改称正阳门,为北京内城之正南门。此处代指京城。

讲演会之必要

- 1 神州学会 1915年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成立的团体,总部设于东京,以“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为号召,以分科研究、举行演讲及编撰书报三项为主要会务。李大钊是该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后会中成员归国者多集于北京,遂在北京设立神州学会分会。李大钊此文中所提到的1917年4月8日的“神州学会第一次特别讲演大会”,据1917年4月4日北京《晨报》上所发的广告,于8日下午1时至6时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湖广会馆举行,讲演人及讲演题目分别为:蔡子民:《以美育代宗教

说》;汤化龙:(未定);李石曾:《学术之进化》;张溥泉:《法儒纪约之道德观》;陈独秀:(未定);章秋桐:(未定)。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

- 1 及伦 不详。
- 2 耶科士 疑为 Sir Henry Bradwardine Jackson(1855—1929),今通译杰克逊,英国海军军官,长期负责为英国海军研制和开发无线电报通信。1915年任英国海军大臣。
- 3 伯加 疑为 Sir Horatio Gilbert Parker(1862—1932),今通译帕克,英国小说家,专写冒险小说与历史传奇,尤以描述 17 世纪征服魁北克的长篇小说《强者之位》(1896)而著名。政治上,他是一位著名的帝国主义者。1900—1918 年任国会议员;1902 年被授予爵士称号,1915 年封准男爵,1916 年任枢密顾问。
- 4 布鲁科 疑指美国评论家 Van Wyck Brooks(1886—1963),1907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次年发表《清教徒之酒》,将美国文化的缺点归咎于清教传统。1915 年又发表《美国的成长》,进一步探讨了清教传统对美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1910 年曾赴英国定居。
- 5 《北美评论》 指 North American Review,1815 年创刊于美国波士顿,后迁至纽约,被认为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最优秀的杂志之一,它所发表的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颇负盛誉。1940 年停刊。
- 6 奥达洼 即 Ottawa,今通译渥太华,加拿大首都。
- 7 先零 “shilling”的音译,今通译“先令”,原英国货币单位,12 便士为 1 先令,20 先令为一镑。
- 8 纽治兰 New Zealand,今通译新西兰,19 世纪 40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间为英帝国下属的自治领。一战中参战支持英国,战后加入国际联盟,成为主权国家。
- 9 印度七百王国 指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858—1947 年)的印度诸土邦。英国在印度殖民地,除了由英印当局直接统治的“英属印度”十三个省外,还有一部分未被纳入“英属印度”的土邦,也臣属于英国。这些土邦名义上由土著王公统治,但大权操于英国驻扎官手中。当时约有土邦七百个,故李

大钊文中称“七百王国”。

- 10 姜达库 Jeanne d'Arc, 又作 Joan of Arc(1412- 1431), 今通译贞德, 法国东北地区一乡村少女、法国民族英雄。为了帮助王子查理七世从英国人手中重新夺回王位, 她于 1429 年率领一支大军包围了奥尔治(Orléans), 并使王子在莱姆斯(Reims)举行了登基典礼。1430 年, 她不幸被勃艮第人俘获, 并出卖给英国人, 次年被英国人烧死。
- 11 亚丹夫人 不详。
- 12 《大西洋》月刊 当指 Atlantic Monthly, 1857 年创刊于美国波士顿。该刊颇为著名, 朗费罗、海明威等人的诗和小说, 都曾在该杂志连载。
- 13 霞飞将军 Joffre, Joseph-Jacques-Césaire(1852—193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法军总司令(1914—1916)。1911 年任法军总参谋长, 即战时总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 他为法军制定的作战计划遭到失败。德军大规模越过比利时包抄协约国军队, 使和其他法军高级将领措手不及, 巴黎也岌岌可危。他断定德军威胁法国左翼后, 立即组织一支新军, 即第六军, 由他亲自指挥, 抵抗德国, 终于挽救了局势。9 月 6 日, 霞飞下令协约国军反击, 部分击退了德军的进军, 使德军在西线迅速取胜的希望化为泡影。1916 年 12 月, 升任法国元帅。一战期间, 中国报刊上曾发表过不少霞飞将军的传奇故事和传记等。
- 14 安特雷夫 疑指俄国小说家 Leonid Nikolaevich Andreev(1871—1919), 通译安德烈耶夫, 早年曾在莫斯科学习法律并曾当过律师, 后成为专写法律和犯罪方面的新闻报道的记者。1905 年革命失败后, 和颓废派合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负责编辑政府支持的一份报纸。后因反对革命, 逃往芬兰, 死在芬兰。
- 15 库罗泡特金 即 Peter Kropotkin(1842—1921), 今译克鲁泡特金, 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出身于俄国世袭亲王之家, 1862—1867 年间曾在西伯利亚当过军官。1874 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 两年后越狱逃往西欧, 大部分时间旅居瑞士, 逐渐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881 年瑞士政府在俄国要求下把他驱逐出境。他移居法国, 不久又被以煽惑罪下狱, 1886 年始获释。此后在英国定居达 30 年之久, 直到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才返回祖国。其代表作之一《互助论》(1902 年)曾对 20 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

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 16 议会中之社会党人 1916年底、1917年初,参加议会的德国社会党人推动首相贝特曼·霍尔威克进行了以“重新制定方针”为主要内容,包括普鲁士选举权问题和议会、政府问题在内的内政改革,曾一度获得德皇的支持。1917年4月7日,德皇发布“上谕”,宣称“朕已决意实行改革,国内政治社会诸问题,其改正虽当让诸战后,然当局自今已准备着手”(北京《晨钟报》,1917年4月15日第3版)。7月11日,德皇又正式颁布命令,宣布支持普鲁士实行平等选举制,并命内阁草拟改革议案。在议会政府改革中,因改革派要求此后任命官员不再由皇帝单独签字,而应由陆军大臣联署,引起德皇不满,首相霍尔威克被迫辞职。

真理之权威

- 1 余曩在本报著论,谓:“余信宇宙间有惟一无二之真理。……毋宁信真理。”指1917年2月1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之《真理》(一)与次日刊发之《真理》(二),但文字与此出入较大。
- 2 余友仲公,著《丁巳杂志》卷首发端 仲公,即李仲公,又名李其荃。1917年2月《丁巳杂志》在北京创刊,李氏担任编辑。生卒年不详。
- 3 迤迤固拒 迤迤(音 yíyí),也作“池池”,洋洋自得、沾沾自喜貌。《孟子·告子下》:“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池池,予既已知之矣!’池池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赵岐注:“池池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焦循《正义》:“盖言辞不正,欺罔于人,自夸大之貌。”严复《救亡决论》:“池池声颜,距(拒)人千里。”池池固拒,意指自满自足,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 4 程 量、度。《礼记·月令》:“(孟冬之月)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郑玄注:“程,谓器所容也。”《韩诗外传》卷十:“齐桓公置酒,令诸大夫曰:‘后者饮一经程’。管仲后,当饮一经程,饮其一半,而弃其半。”(经,一种盛酒器的名。)
- 5 违时 本指违背当时的形势或趋势。《国语·鲁语上》:“动不违时,财不过用。”《管子·霸言》:“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此处指违背世俗常情,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犹言“违时绝俗”。《后汉书·独行传·范冉》:“冉好违时

绝俗,为激诡之行”。

- 6 逻辑之用 逻辑,英文 Logic 的音译,又译名学、论理学,是研究思维的形式与规律的一门学问,清末民初经严复、章士钊等人译介到中国。逻辑之用指逻辑之功用、意义。
- 7 万象森列 万象,宇宙间一切事物或景象。南朝宋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唐杜甫《宿白沙驿》诗:“万象皆春气,孤槎自客星。”万象森列又作万象森罗,指纷然罗列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南朝梁陶弘景《茅山长沙馆碑》:“夫万象森罗,不离两仪所育。”
- 8 实体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指事物的永恒不变的基础。宋朱熹《中庸章句》第一章题解:“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惟两端叠用,遂成对立之象,于是可知所动所静,所聚所散,为虚为实,为清为浊,皆取给于太和细缊之实体。”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天道》:“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气血心知,性之实体也。”
- 9 真理亦将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 介:因、凭借、依靠。《左传》文公六年:“介人之宠,非勇也。”杜预注:“介,因也。”《资治通鉴》汉武帝元鼎五年:“欲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李大钊本文此句是说,只要能够按照自己的知(智)力来认识真理,并将所取得的认识,也就是自己所相信的真理确实地示之于人,那也就是他所见到的真理。即使他的认识虽含有真理而未必全为真理,真理也将因其自信力而逐步显现。
- 10 天经地义 天地间本当如此、不可更改的道理。语本《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晋潘岳《世祖武皇帝诔》:“永言孝恩,天经地义。”
- 11 邪说淫辞 邪僻荒诞而有害的言论。《孟子·滕文公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淫辞,又作“淫词”,指荒诞的言论。《孟子·公孙丑上》:“跛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赵岐注:“有淫美不信之辞。”《孔丛子·连丛子上》:“忿俗儒淫辞冒义,有意欲校乱反正,由来久矣。”
- 12 暗昧之乡 暗昧,愚昧、昏庸。《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传》:“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三国志平话》卷下:“刘璋暗昧,奸臣弄权。”乡,指某种状况、境界。宋李清照《〈金石录〉跋》:“余性偶强记,每饭

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史书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李大钊此文全句是说那些发现并坚信真理的人,发出骇世的言论,即使当世之人直接间接都丝毫不信、不用其言,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沮丧,而会在这种普遍愚昧的环境中终生默持其说。

- 13 苏格拉底的 Socrates(约前 470—前 399),今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三大哲人之一,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由于他生活在伯罗奔尼萨战争混乱时期,道德价值遭到腐蚀,苏格拉底感到有必要劝导人们“认识自己”,力求通过探索道德和人道的术语的涵义的方法,去支撑当时生活中的伦理局面。公元前 399 年,他被控告为“不敬神”,罪状有二:一是“腐蚀青年”,二是“藐视城邦崇拜的神及从事奇异的宗教活动。”法庭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友人劝他逃跑,他拒绝了,理由是:判决虽然违背事实,但却是合法法庭的判决,必须服从。最后,他安然服毒死去。参见《宪法与思想自由》“苏格拉底”条注。

大亚细亚主义

- 1 《中央公论》 日本近现代一综合性月刊。1887 年京都西本愿寺系统的反省会创办《反省会杂志》,一度改称《反省杂志》。后移至东京,1899 年改称《中央公论》,逐渐发展为综合性杂志。明治末期,以文艺内容丰富,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大正民主运动时期,泷田樗阴任总编辑,吉野作造在该刊发表大量政治评论,对大正民主运动起了推动和指导作用。

不自由之悲剧

- 1 马秀士博士 不详。
- 2 京中广德楼 晚清、民国年间北京著名戏园之一,位于前门大栅栏繁华商业区,初建于嘉庆初年,义和团运动时被团民烧毁,后重建。清朝末年,绥远将军钟贻谷之子钟志谨为房东,名武生俞菊笙亦为股东之一。后钟氏被刑部拿问,其所持股份转售给果香菱。民国初年,著名京剧艺术家谭鑫培、杨小楼、俞振庭(股东、俞菊笙之子)、张毓庭、贾洪林、梅兰芳等曾在此联袂演出,轰动一时,广德楼也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喜欢

光顾的地方之一。

- 3 梁君漱溟 (1893—1988), 广西桂林人, 早年毕业于北京顺天中学堂, 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与李大钊有较多交往。
- 4 白君惺亚 即白坚武(1896—1937), 原名见五, 字馨亚, 又字惺亚, 直隶(今河北)交河人,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 曾任北洋法政学会评议部议员, 在清末请开国会运动中, 与李大钊同被推为学生代表。毕业后, 先在京、津任教。洪宪帝制起, 避居上海, 间参冯国璋戎务。1916年任内务部部曹。1918年作为直隶代表, 参加南北议和会议, 后赴南京, 被李纯聘为参议。李死后, 受吴佩孚聘, 任巡阅使署政务处处长。李大钊早期与白氏关系十分密切, 并曾通过他做争取吴佩孚等直系军阀的工作, “二七”惨案后断绝来往。
- 5 余鉴于斯剧 鉴于, 本指考虑到。此处指“一想到……就……”。
- 6 刍狗 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魏源《老子本义》:“结刍为狗, 用之祭祀, 既毕事则弃而践之。”《庄子·天运》:“夫刍狗之未陈也, 盛以篋衍, 巾以文绣, 尸祝斋戒以将之; 及其已陈也, 行者践其首脊, 苏者取而爨之而已。”陆德明《释文》引李颐:“刍狗, 结刍为狗, 巫祝用之。”后因用以比喻微贱无用的事物或言论。白惺亚此处用作动词, 意指贬低少年之人格。
- 7 汽车掌 即汽车司机, 此处当指家庭所雇佣之司机。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 1 财政部当局陷于受贿之重嫌 指1917年4月中旬发生的财政部受贿案件。此前, 保利银公司申请集资承办收买化炼制钱, 被国会否决。财政部当局遂提议组织炼铜厂, 并以助办公益事业为名, 要求集资商人报效25万两, 以此作为炼铜厂报国务会议通过的条件。炼铜厂案在国务会议通过后, 双方因交现银还是期票问题发生争议, 一时成为轰动社会的特大丑闻。4月18日, 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 宣布罢免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骞, 参事虞熙正、司长吴乃琛, 并交法庭查办(关于此案详情, 可参见4月16日、4月17日、4月18日、4月19日北京《晨钟报》第2版之社论、大总统令及紧要新闻)。

- 2 王治馨(?—1915) 字琴斋,山东莱阳人,曾任京师内城巡警总厅厅丞,1913年10月任京兆尹,1914年7月署内务部次长、代理总长。1915年被袁世凯以受贿罪枪毙,但据当时新闻界观察,王之被处死不仅因为其受贿罪,更重要的是已“混入国民党”,与民初党争有某种关系(详见黄远庸《远生遗著》卷四《王治馨》)。
- 3 今日一嘉禾,明日一文虎 嘉禾:袁世凯时代之勋章名,参见《大哀篇》“嘉禾”条注。文虎:亦为勋章名。

罪恶与忏悔

- 1 甘旨 美味。《韩诗外传》五:“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汉书·食货志上》晁错《论贵粟疏》:“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

简易生活之必要

- 1 处 退隐。《周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 2 出 出仕。《周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 3 玉食 珍美的食品。《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隋书·高祖纪下》开皇八年诏:“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
- 4 箪食瓢饮 用竹器盛食品,用瓢饮水,意谓生活贫苦简单。语出《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回指孔子的弟子颜回。)后用箪食瓢饮指生活简朴、安贫乐道。唐李复言《续玄怪录·韦令公皋》:“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箪食瓢饮,亦君之食。”

中心势力创造论

- 1 兀巢 即瓠巢(音 wù niè),动摇不安。唐韩愈《昌黎集》五《赠刘师服诗》:“我今口牙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瓠巢”,指牙齿动摇。《文苑英华》唐梁肃《受命宝赋》:“东周瓠”,指周王朝动摇不定。
- 2 英伦之有统一党与自由党 统一党(Unionist Party),又称保守党(Conser-

vative Party)。英国早期政党主要有托利党(Torris,近代又译王党、主权党、保党)和辉格党(Whigs,近代又译民党、民权党等)。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托利党也被称作保守党。保存现有体制、改良社会、反对剧烈变革是该党主要纲领。差不多同一时期,辉格党也更名为自由党(Liberal Party)。1886年,自由党因爱尔兰等问题发生分歧,自由统一联盟(The Liberal Unionists)从自由党中分裂出来。而保守党也几经改造,更名为“全国保守与统一协会联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 Unionist Associations)。经过分化、组合后的统一党与自由党成为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后英国最主要的政党。

- 3 枘凿之势 枘(ruì)、凿(zào)、榫头与卯眼,一方一圆,无法投合,比喻互相不协调,扞格不入。
- 4 海天无既 既,尽,尽头,穷尽。《庄子·应帝王》:“吾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海天无既指海天无尽无际。
- 5 过渡时代 指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一群之中,常有停顿与过渡之二时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体,是为过渡相;各波具足体,是为停顿相。于停顿时代,而膨胀力(即涨力)之现象显焉;于过渡时代,而发生力之现象显焉。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
- 6 中级社会 又作中等阶级、中产阶级等,指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如专业人士、商人等。此部分人一般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上)

- 1 柳泥贝路西之役 柳泥贝路西,指比利时西弗兰德斯的 Ypres 城,今译伊普尔。一次大战期间,德国军队与同盟国军队于1914年10月14日—11月13日、1915年4月22日—5月2日、1917年6月7日—11月6日在此进行三次战役,第一次战役双方陷入胶着状态,第二次战役德军首次使用毒气,第三次战役英国军队突破德军防线,但付出了40万士兵牺牲的代价。

- 2 盖德 Jules Guesde(1845—1922),又译该得、盖得,法国工人运动领袖,早年从事新闻工作,1880年曾就法国工人运动纲领问题求教于马克思和拉法格,后来这一纲领在当年的全国劳动大会上获得通过,要求工人们选举那些宣誓不屈不挠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到议会大厅中去进行阶级斗争”的人作自己的代表。1914—1915年,曾入法国政府内阁,担任不管部部长。
- 3 Caesarism 与 Czarism 专制主义与沙皇主义,分别源自古代罗马终身独裁官、执政官 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前44年,通译凯撒)和俄罗斯皇帝 Czar(又作 Tsar、Tzar)。
- 4 勃 指勃牙利,即保加利亚。
- 5 科本哈恩 即 Copenhagen,今译哥本哈根。
- 6 德相北特门活尔威西 Theohald von Bethman Hollweg(1856—1921),今译贝特曼·霍尔韦格,德国政治家,1899年任勃兰登堡省主席,1905年接管普鲁士内政部,1907年任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1909年出任帝国首相普鲁士总理大臣,1917年在德皇威廉二世的要求下辞职。
- 7 士多和伦 即 Stockholm,今译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
- 8 勃牙利之合同社会党 1894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联盟合并,成立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该党召开第10次代表大会,将机会主义派别“共同事业派”(广泛派社会主义者)清除出党。从此,党的名称定为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1919年5月,该党召开第22次代表大会,将党的名称改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紧密派”系由西文 Contract 转译而来,近人又译“合同”。
- 9 瑞典社会民主党 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Partiet,又称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于1889年,最初只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政治团体,后发展成为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于1917年赢得大选31%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第一大政党,此后一直保持这一地位。
- 10 布朗金 Karl Hjalmar Branting(1860—1925),今译布兰廷,瑞典政治家、社会民主党创始人、19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早年在斯德哥尔摩等地学习理科,从1886年开始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他是主要创始人之一。1896年被选入下议院,是社会民主党在议院

中的第一位议员。1907年他成为社会民主党主席。一次大战期间,布氏坚持瑞典应严守中立。1917年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他担任财政部长。1919年春,他被派往法国参加巴黎和会。同年,他参加第二国际伯尔尼大会,担任主席,并被选为第二国际重建委员会永久委员。1920年—1925年间,他三次组建社会民主党政府,最后因健康状况不得不于去世前一个月将政权交与桑德拉(Rickard Sandler)。

- 11 李卜苦聂西特 Karl Liebknecht(1871—1919),今译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翼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897年获博士学位,1899年在柏林开设律师事务所,190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同卢森堡一起,主张按照俄国的经验,大力开展议会斗争,特别是加强组织群众性的罢工斗争。1907年发表题为《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的小册子并因此而被捕入狱一年。1908年当选普鲁士邦会议员。1912年当选德国议会议员,通过议会讲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1914年12月2日议会第二次讨论军事拨款时,独自投反对票,并在国会提出“掉转枪口反对自己国内的敌人”。1916年2月被征入伍,后因在柏林领导反战示威,被军事法庭判处4年徒刑。1918年10月获释后即参加德国十一月革命,次年1月15日被右派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杀害。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中)

- 1 法国社会党魁焦雷氏 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France),原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5年4月由法国社会党、法兰西社会党和工人社会主义革命党联合而成。第一次大战期间,该党主要领导人均加入法国政府。焦雷氏,指 Jean Jaurès(1859—1914),又译若累斯,通译饶勒斯,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国社会党领袖,1901年建立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人道报》,1905年率社会党与丁·盖德领导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党合并,组建新的法国社会党,并任该党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反对殖民主义和战争,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侵略,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呼吁各国政府放弃战争政策。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遭暗杀。代表作有《社会主义的法国革命史》、《新军》等。

- 2 美国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 U. S., 1901年,美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党温和派合并,定名为美国社会党,总部设在圣路易斯。该党的基本纲领是把工人阶级及其同情者组织为一个政党,以参加竞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以夺取政权并利用权力把现存的生产 and 分配的私有制改为全体人民的集体所有制,但反对通过社会革命的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1905—1914年间,该党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创办了13种日报、12种月刊和300多种周刊。1917年,该党通过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议,党的主要领导人德布斯等因反战活动被捕入狱。
- 3 瑞西 即瑞士。
- 4 英国工党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1900年1月建立于伦敦,称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称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该党追随自由党,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加入战时联合政府。
- 5 法国工人同盟 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为以盖德为首的“盖德派”和以P·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前者仍沿用工人党的名称,后者更名为法国工人同盟(即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1902年,该同盟加入以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并入统一社会党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 6 瓦铁贝尔 疑指 Emile Vandervelde(1866—1938),今译王德威尔德,比利时政治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局主席,1915年社会党伦敦会议的发起者和主持人。一战期间曾任比利时政府国务大臣,1918年后曾长期担任司法、外交、公共卫生及不管部大臣等职。
- 7 比国社会党 Parti Socialiste Belge,比利时政党,成立于1885年,又称比利时工人党。该党于一次大战时首次入阁,1918年后曾多次执政。
- 8 马克德纳特 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今译麦克唐纳,英国工党创始人。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联盟,1886年参加费边社,1894年加入独立工党,1900年被选为新成立的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书记。1906年当选为议员,1911年成为议会下院工党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持和平立场而受到党内多数反对,被迫辞去工党议会党团领袖职务。1924年后曾多次出任政府首相。
- 9 法国瓦扬氏 Edouard—Marie Vaillant(1840—1915),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71年巴黎公社领导人,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1880年大

赦后回国。1886年创建革命社会党,1889年参与创建第二国际。1893年当选为法国众议员,此后连续当选直至去世。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

- 1 罗马那夫朝 Романовы,今译罗曼诺夫王朝,俄罗斯封建王朝(1613—1917)。1613年1月,在缙绅会议上,贵族、商人、僧侣和哥萨克上层的代表推举罗斯托夫总主教非拉列特的儿子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1596—1645)为沙皇,是为罗曼诺夫王朝之始。罗曼诺夫王朝共历16个沙皇。1917年二月革命中,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次年7月17日,在叶卡捷琳堡被处决。
- 2 修罗巷 修罗,梵语 Asura 的译音,“阿修罗”的省称,意为“不端正”或“非天”,是古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住在海天,常与天神战斗。佛教采用其名,把他列为天龙八部之一,又列为轮回六道之一。唐吕岩《敲爻歌》:“声闻缘觉冰消散,外道修罗缩项惊。”修罗巷,同修罗场,指修罗与天神战斗的场所,通常用以比喻惨酷的场所。
- 3 君士坦丁堡 即 Constantinople,通译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 4 达尔达聂尔海峡 即 Dardanelles Strait,通译达达尼尔海峡。
- 5 李普库聂西特 即今译之李卜克内西。参见《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上)》“李卜苦聂西特”条注。
- 6 罗札卢森堡 Rosa Luxemburg(1871—1919),今译罗莎·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1898年移居柏林,此后积极投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904年6月因“褻渎”德皇被监禁3个月。1905年12月秘密返回华沙,领导波兰工人的革命斗争。次年3月被捕,7月获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她在多次国际会议上揭露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同F·梅林、K·李卜克内西等一起创办《国际》杂志,提出“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在德国国内,她又于1916年1月1日参与建立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大战期间,曾两次被捕。1919年1月领导柏林工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于1月15日与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杀害。

- 7 哈宰氏 即 Hugo Haase(1863—191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领导人。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续)

- 1 安士特丹 即 Amsterdam,通译阿姆斯特丹。
- 2 梅林 Franz Mehring(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政论家、历史学家。早年入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1852年获博士学位。1869年起从事新闻工作,站在民主主义立场抨击德国专制制度。1891年加入社会民主党,担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编辑。1902—1907年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行为。1915年因与卢森堡创办《国际》杂志而被捕。1916年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一起组织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2月参与创建德国共产党。代表作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
- 3 杰脱金 Clara Zetkin(1857—1933),今译蔡特金,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领袖,188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92—1917年任社会民主党妇女刊物《平等报》主编。1910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根据她的提议,决定每年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她到处奔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大战爆发后,她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等一起发表声明,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号召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1915年3月,她在伯尔尼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回国后即被逮捕。获释后,她参与创建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3月脱离社会民主党,加入德国共产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议会议员。
- 4 义 指意大利。下句中“哈、鸠二氏至义”中的“义”亦指意大利。
- 5 纽兰堡 即 Nürnberg 或 Nürnberg,又译纽累姆堡、努连堡,通译纽伦堡,德国西部巴伐利亚州制造业中心,中世纪时是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中心。
- 6 耶那 即 Jena,又译耶拿,德国东部古城,以出产玻璃和光学仪器著称,1806年拿破仑曾在此大破普鲁士军队。

旅行日记

- 1 张溥泉 即张继(1882—1947),直隶沧州(今河北沧州)人。原名溥,字溥

泉。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就学于东京善邻书院、早稻田大学。1902年结识孙中山。次年回国,任《苏报》参议,并与章士钊、陈独秀创办《国民日报》。后参与创立华兴会。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发行人和编辑。1908年赴法国,与李石曾等创办《新世纪》杂志,一度倾向无政府主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归国。1913年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后参加“二次革命”与护法运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积极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结识张继,并成为朋友。20年代初,为了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由张继引进会见孙中山,并且由张继的介绍,作为跨党党员参加了国民党。

- 2 滦州革命军 指辛亥革命时期滦州(今河北滦县)起义成立的起义军。1911年(宣统三年)10月,武昌起义后,驻河北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计划举兵响应。但吴禄贞被暗杀,张绍曾亦被调任,第二十镇各协分别被调防。1912年1月,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第一、二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等与同盟会代表白毓昆策划发动起义,于2日宣布滦州独立,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通电全国,震动京津。袁世凯派兵镇压,起义军乘火车西进,至雷庄发生战斗,激战一昼夜,王、施、白相继遇害,起义失败。
- 3 白亚雨 即白毓昆(1866—1912),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字雅雨,号铎玉。早年入江阴南菁书院就读,结业后到上海,任南洋公学及澄衷学校教习。1908年至天津,任北洋女子师范、北洋法政学堂教习。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天津组织红十字会及“天津共和会”,任会长,积极策划滦州新军起义。同年12月代表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联合组成“北方革命协会”,宣布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三民主义。1912年1月策动滦州军警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被推为参谋长。旋因兵败被捕牺牲。白毓昆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地理教员。李大钊对他极为敬佩。
- 4 王金铭 山东武城人,字子箴(1880—1912)。清末任新军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一营管带。1911年为参加永平(今河北卢龙)秋操,调驻滦州。武昌起义爆发后,与二营管带施从云、同盟会代表白毓昆等积极响应,于1912年1

月2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被推为大都督。旋遭清军进攻,双方激战于雷庄。清军称停战议和,他与施从云入清营谈判,被执遇害。(一说在与清军激战中负伤牺牲。)

- 5 施从云 安徽桐城人,字夔卿(1880—1912)。清末任新军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二营管带。1911年为参加永平秋操,调驻滦州。武昌起义爆发后,与一营管带王金铭、同盟会代表白毓昆等积极响应,于1912年1月2日宣布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被推为总司令。率义军向天津进发时遭遇清军,双方激战于雷庄。清军称停战议和,他与王金铭入清营谈判,被执遇害。
- 6 张绍曾 直隶大城(今属河北)人,字敬舆(1879—1928)。早年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归国后,历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清贵胄学堂监督。1911年(宣统三年)2月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为参加永平秋操,调驻滦州(今滦县)。武昌起义后,通电清廷,要求立宪,又与吴禄贞等谋联合进军丰台,倾覆清廷。吴禄贞被刺后,调任长江宣抚大臣,未赴任,潜至上海。1913年被袁世凯任为绥远将军。1916年任北洋政府陆军训练总监。1922年任陆军总长,次年任国务总理,主张迎孙中山入京协商南北统一,为总统曹锟所忌,不久去职,退居天津。1928年被刺身亡。
- 7 吴绶卿 即吴禄贞(1880—1911),湖北云梦人,字绶卿。1897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赴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不久加入兴中会。1902年毕业回国,任武昌普通学堂教习,积极宣传革命。1904年奉调入京,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1907年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充军事参议,旋任延吉边务帮办。1910年调任陆军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赴滦州约张绍曾等举兵反清,又赴石家庄与山西革命军联络,拟联合北方新军直攻北京。旋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停止进攻汉口。1911年11月7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一说主谋人为良弼)。
- 8 蓝天蔚 湖北黄陂人,字秀豪(1878—1922)。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3年参与组织拒俄义勇军,被推为学生军队长。归国后任新军统带兼湖北将弁学堂教员。1910年(宣统二年)任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驻奉天(今沈阳)。武昌起义后,与吴禄贞、张绍曾等拟发动北方新军响应。吴禄贞被刺后,赴上海任北伐军第二军总司令,进驻烟台。南北议和时辞职,出国游

历。归国后暗助南方护法军政府。1921年任鄂西联军总司令,参加反军阀斗争。次年被孙传芳击败,逃入四川,被执自杀(一说被川军杀害)。

- 9 十九信条 武昌起义爆发后,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与协统蓝天蔚发表通电,要求清廷改革政治,宣布立宪,并密谋举事。清政府被迫于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规定国会有制宪、改制、选举内阁总理大臣、宣战、媾和等权力;同时规定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皇室经费听由国会决议,皇帝权限和皇室大典由宪法规定。形式上缩小了皇帝的权力。
- 10 干城之选 干,盾;城,城郭。二者都起捍卫防御作用。也用以比喻捍卫者或御敌立功的将领。《诗·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蔡邕《蔡中郎集》八《荐皇甫规》:“论其功劳,则汉室之干城;论其文德,则皇家之腹心。”干城之选,即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人选。参见《裁都督横议》“干城”条注。

自由与胜利

- 1 日俄之战 指1904—1905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日本曾向沙俄提出分占权益要求,沙俄置之不理。1904年2月,在英国支持下,日本舰队突袭旅顺口和朝鲜仁川港的俄国舰船。10日两国正式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905年8月,结果俄方大败。在美国调停下,日俄两国签订和约。日本迫使俄国在夺自中国的权益中将南满铁路、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等转让给日本,并迫其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特权,此外,还割让库页岛南部。俄国的不断失败,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1905年俄国爆发了反对沙皇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故李文中称俄人“欲索胜利,先索自由”。
- 2 罗曼那夫皇室 今译罗曼诺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俄罗斯封建王朝(1613—1917)。王朝对内建立绝对君主统治,1649年颁发法典,用法律形式确定农奴制,使之成为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对外积极推行扩张政策,侵吞欧、亚各国大片土地,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19世纪后,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农奴制开始解体,1861年被迫废除农奴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昏庸残暴,于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时被推翻。参见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罗马那夫朝”条注。

- 3 和汉卓伦皇室 今译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朝。由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先后统治过勃兰登堡侯国(1415—1701)、普鲁士王国(1701—1918)、德意志帝国(1871—1918)。此处指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该王朝,它是1871年由威廉一世统一德意志以后建立,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被推翻。

辟 伪 调 和

- 1 忠恕之道 儒家的伦理思想,忠诚宽厚待人的修养。语出《论语·里仁》:“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 2 阙养 阙,同“缺”。《论语·子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国语·鲁语下》:“若盟而弃鲁侯,信抑阙矣。”阙养,即缺乏修养。
- 3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论的著名理论家。他主要靠自学成才,构筑了一座极为庞大的哲学体系。先后完成了《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和《伦理学原理》等著作,在19世纪中后期享有盛名。其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进化论经严复译介及宣传之后,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4 莫烈 见《调和之法则》“莫烈”条注释。
- 5 剑农 即李剑农(1880—1963),湖南邵阳人,号德生,又号铁星,笔名剑农、半粟。清末加入同盟会,曾留学日本。武昌起义后回国参加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任汉口《民国日报》新闻编辑。次年赴英国留学。1916年返国,其后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与周鲠生等创办《太平洋》杂志,宣传宪政思想、调和思想及地方自治主张。“五四运动”前后曾参与湖南自治运动,并于长沙创办晨光学校。1927年后,历任太平洋书店编辑主任、武汉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在家乡创办松坡中学,任蓝田国立师范学校教授。解放后仍任教武汉大学,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史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 6 一涵 即高一涵(1885—1968),安徽六安人。笔名涵庐、象山、一涵。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国民党监察委员兼

- 两湖监察使等职。“五四”时期曾任《新青年》、《甲寅》日刊、《每周评论》及《努力周刊》编辑及撰稿人,宣传西方近代政治思想。解放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撰有《欧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纲要》等著作。
- 7 大隈内阁 指大隈重信于1914—1916年主持的日本内阁。任内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借口进攻德军,出兵中国山东;1915年1月还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并吞中国的“二十一条”。参见《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大隈氏”条注。
- 8 永井柳太郎 Ryutaro Nagai(1882—1944),日本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国后任大隈重信的《新日本》杂志主笔,曾助大隈于1914年竞选首相。1918年当选为众议员,加入民政党。1929年任外务省政务次官,同年来华活动。后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大臣,鼓吹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论”等反动理论,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听过永井讲授的《社会政策》课程。
- 9 风马牛不相及 《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注》:“风,放也,马牛,牝牡相诱也。言两地相隔,牝牡不能相诱也。”今人谓不相涉,关连不着之事,曰“风马牛”,或“风马牛不相及”。
- 10 密勿 原意犹黽勉也,后多作机密解。因谓在天子(或当政者)之侧,掌(或参与)枢要之政者,为参与密勿。
- 11 肇庆军务院 护国运动中建立的反袁军政领导机关。由梁启超发起,于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成。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各独立省份督军、总司令为抚军,负责指挥各省军事。拥护黎元洪任总统,与袁世凯的洪宪政权相对峙。袁死后,黎继任总统。7月14日军务院宣布撤销。
- 12 披猖 亦作“披猖”。猖獗,猖狂。《北史·王盟独孤信等传论》:“王谊文武奇才,以刚正见忌,有隋受命,郁为名臣,末路披昌,信有终之克鲜。”王闳运:《彭寿颐哀辞》:“罢计洛阳,群寇披昌。”
- 13 张、康复辟 指张勋复辟事。辛亥革命后发生的第二次帝制复辟活动。张即张勋,康即康有为。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张、康两人即互相交结,密谋复辟。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控制北京政权,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5月,黎元洪免段祺瑞总理职,段于天津设独立各省总参谋

处,与黎对抗。黎电召张勋入京调停。6月中旬张勋带兵自徐州北上入京,先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又逼黎去职。接着,康有为也化装入京,与张勋一道策划。7月1日拥溥仪复辟,恢复清朝旧制,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受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复辟引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段祺瑞即以“讨逆”为名,率军攻张。12日张勋兵败,宣统再次宣布退位。1917年是旧历丁巳年,故又称此事变为“丁巳复辟”。

- 14 《甲寅》日刊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论性刊物。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章士钊主办,李大钊、邵飘萍和高一涵为主要撰稿人。日刊分社论、时评、要闻等栏目。宗旨是反对专制主义及帝制复辟,主张实行民主共和,提倡信仰自由,尤注重宣传自由主义调和思想,着重介绍欧洲各国社会党的和平运动。张勋复辟后,日刊被迫停刊。
- 15 方愚去某报时,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讽劝 “去某报”,指离开《晨钟报》。“临别赠言”,指李大钊所作小说《别泪》。李大钊早年,与清末立宪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孙洪伊和汤化龙关系密切,不仅思想上深受其立宪思想影响,且生活上亦得到他们的帮助。李大钊留学即得到孙、汤的资助。回国后又任汤化龙所办《晨钟报》编辑部主任。反袁斗争胜利后,孙洪伊站到国民党方面,汤化龙则转而与段祺瑞相结合。而此时李大钊的思想和认识也有很大转变,接近国民党。因而当汤化龙要利用《晨钟报》对孙洪伊进行攻击时,李大钊坚决脱离了《晨钟报》,并发表小说《别泪》,批评了汤化龙等人的软弱性与投机性,并希望其能够觉悟和反省。
- 16 《群学肄言》 原名 The Study of Sociology,即《社会学研究法》,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所著,1873年出版。严复于1897年为《国闻报》译出前二篇,至1903年始将全书16篇译稿全部交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此书是斯宾塞生平的重要著作《会通哲学》的入门之作,经严复翻译后,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广泛影响。
- 17 飘萍君 即邵飘萍(1884—1926),清末民初的新闻记者。名振青,笔名飘萍。浙江金华人。1905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办《汉民日报》,因抨击时政,1914年被袁世凯政府封闭。邵东走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1916年回国任《申报》、《时事新报》等报主笔。袁死后,担任《申报》驻京特

派员,撰写《北京特别通讯》。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和《京报》。因揭露段祺瑞卖国行径遭通缉,逃亡上海。旋赴日任《朝日新闻》特约记者。1920年回国,重办《京报》,并在北京平民大学、政法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邵同情国民军,反对北洋政府“讨赤”政策,后被奉系军阀杀害。

- 18 汤济武 即汤化龙(1874—1918),立宪派领袖。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进士。1906年赴日学习法律,1908年回国参加立宪活动。曾任湖北咨议局议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主席。发起组织宪友会。武昌起义后,他表示赞成革命,任湖北都督府总参议、政事部长等职。袁世凯任总统后,历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等职。参与组织民主党、进步党等政团。段祺瑞执政时复任众议院议长、内务总长。1916年组织“宪法研究会”。1918年9月在加拿大被枪击而亡。李大钊一度与汤化龙关系密切。李大钊留学日本得到汤化龙的资助,归国后又被聘为梁启超、汤化龙等人创办的《晨钟报》编辑部主任。

此 日

——致《太平洋》杂志记者

- 1 涸洞 相连不断。语出贾谊《旱云赋》：“运混浊之涸洞兮，正重沓而并起。”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忧端齐终南，涸洞不可掇。”此处之“风尘涸洞”，意谓多种事变不断发生。
- 2 昧爽平旦之际 昧爽：拂晓，天未全明之时。《尚书·太甲上》：“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平旦：清晨。《史记·李将军传》：“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此处意为天快亮的时候。
- 3 明德 完美的德性。《尚书·君陈》：“黍稷非声，明德惟馨。”《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主张通过个体修养，实现其完美的德性。“复其明德”，即谓恢复完美的德性。
- 4 复旦之机 即夜而复明的时候。《尚书大传·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白居易《曲江早秋》：“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
- 5 九京 山名，也作“九原”。《国语·晋语》：“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京”，《注》：“京当为原。”在山西新绛县北。《礼记·檀弓下》：“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注》：“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盖字之误，当为原。”后

世因称墓地为九原或九京。《文选》收沈约《冬节后至丞相第谐世子车中作》诗曰：“谁当九原上，郁郁望佳城。”

暴力与政治

- 1 美儒柏哲士 参见《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柏哲士”条注。
- 2 督军团肇变 1916年7月6日，北洋政府下令把袁世凯在世时称为“将军”的各省军事长官更名为督军。后国务总理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和宣战问题上发生争执。段为加强自己的力量，以开军事会议之名，于1917年4月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指使他们对黎施加压力。时称这批跋扈的督军为督军团。5月23日，各省督军到徐州开会。会后，奉天、山东、福建、河南、浙江、陕西、直隶等省督军相继宣布独立，安徽督军张勋则用“十三省区联合会”名义，电请黎元洪辞职。6月8日，张勋自徐州率兵至天津，并派兵赴京，要求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废除民国年号，改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李大钊所说“督军团肇变”即指此。
- 3 市府国家 即 city-state，今译城邦，指一个独立的、对其周围地区享有主权并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该词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英国，专指古希腊、腓尼基、意大利的城市以及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城邦就其规模、独占性、独立性及爱国(邦)精神等方面而言，都与部落制度或国家制度有很大不同，它最初的管理机构是全体成员大会和地方执政官管辖区会议。由于全体成员大会不可能处理具体的日常事务，便根据需要设立不同的委员会来处理具体的行政和立法事务，执政官的职位则通常由最初建立城邦的地主或富商担任。
- 4 善良政治 此处指良好政治。下文的“治制”与此所说的政治相同，均相当于英文的“government”一词。李大钊认为，政治一词，古今含义不同，“古用斯语，含有强制或迫人为所弗愿之义，今则不舍区民为治者与服隶阶级之旨矣。盖治制之实质既更，语文之义，亦不能不从而有所变迁。自治一语，且与政治之古义恰相反对，此以知强力之于政治，今已全失其用，施用强力之必要，适足为政治颓坏之标识已尔。”
- 5 奏凯 《周礼·春官·大司乐》：“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郑玄注：“大献，献捷于祖；恺乐，献功之乐。谓战胜而奏庆功之乐。”后以“奏凯”泛指胜利。

- 6 奴制 即奴隶制。
- 7 诺威 今译挪威。
- 8 瑞西 今译瑞士。
- 9 所几之程 几,此处解为及,将及。所几之程,即所达到的程度。
- 10 强力之于此时,与云为力,宁当谓权 权,本指用来测定物体重量的秤或秤砣。《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何晏集解:“权,称也。”《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正权概。”郑玄注:“称锤曰权。”引申为权柄、权力。《谷梁传》襄公三年:“故鸡泽之会,诸侯始失正矣,大夫执国权。”太平天国洪秀全《斩邪留正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近代法律用语中,“权”指公民或政府机关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力和利益,故李大钊下文中有“权可以依法而使”之句。力,指强力、权势。《诗·大雅·桑柔》:“民之回遘,职竞用力。”郑玄笺:“言民之行维邪者,主由为政者遂用强力相尚故也。”《孟子·公孙丑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李大钊对上述两词的区别意在强调民主政治中政府依法行政,不恃强力,换言之,强力在民主政治中已全无所用。
- 11 卢骚 即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今译卢梭,法国思想家,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在近代中国曾有多种译本,对中国思想界发生过重要影响。日人中江兆民用汉文所译《民约译解》(即李大钊原注中所说的《民约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印行的卢梭《民约论》的主要蓝本。参见前此之“卢骚”或“卢梭”条注。
- 12 英儒蒲徕思 即 James Bryce(1838—1922),今译布赖斯,英国政治家、外交家、著名学者,自由党领袖之一。代表作有《历史与法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1901年出版)、《美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1888年)等,后者是研究美国宪法及其运作的名著。
- 13 美儒甄克士 不详。
- 14 美儒甄克士 此指 Edward Jenks(1861—1939),英国学者,曾任牛津大学教授。所著 A History of Politics 出版于1900年。严复将此书译作《社会通论》,并于1904年出版,对清末明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此处之“美儒”,疑为“英儒”之误。
- 15 唆威鞞帝 英文 sovereignty 的音译,今通译“主权”。

- 16 理佛留显 英文 revolution 的音译,今通译“革命”。
- 17 莫之与京 京:大,盛。《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孔颖达疏:“莫之与京,谓无与之比大。”李大钊此处指国家主权至高无上,没有任何权威能与之抗衡,但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引起革命。
- 18 犹有豸 豸,解也。《左传》宣公十七年:“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犹有豸,意谓国事还可能解救。

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

- 1 这是李大钊任北大图书主任后,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的第一个《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李大钊任图书主任的时间,应为1918年1月。据1918年1月编印的《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现任职员名录》记载:“职务:图书主任;姓名:李大钊;别号:守常;年岁:30;籍贯:直隶·乐亭”。图书馆前任主任是章士钊先生。《职员录》明确记载,章先生于1917年10月就任北大图书主任,于1918年1月离任。另据章先生写的《李大钊先生传·序》说:“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替吾职(指图书主任——编者)主动议。时校长蔡子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又守常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关于这份《借书规则》的制定,1918年3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图书馆主任告白》中已明确提及。告白说,将“查照各国大学图书馆章,厘定一完善章程,请校长核准定期施行”。

在进德会评议员、纠察员

第一次会议上的提议

- 1 1918年1月,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进德会,这是个全校师生均可自愿参加的以反对封建腐败的旧道德,提倡恪守新道德修养为宗旨的群众团体。当年六月三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了该会的选举结果,李大钊以64票当选为纠察员。他自报为“甲种会员”。不久,进德会章程复明确规定:“‘确守不狎妓、不赌博、不纳妾’三条戒律者”方可入会,其它戒律自报。据此,李大钊自报的人会准则为:除确守“不狎妓、不赌博、不纳妾”三条必备戒律外,加“不饮酒、不吸烟”两条。

- 2 李大钊改变会名的提议,未获会议赞成。
- 3 废除“纠察员之名”的提议为会议多数人所接受,经评议员表决,决定“纠察员悉改为评议员”。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除改任评议员外,并与沈尹默、钱玄同、康白情(学生)等同被推举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的编辑。

强力与自由政治

——答高元君

- 1 《太平洋》 1917年3月在上海创刊,英文名称 The Pacific Ocean,由太平洋杂志社编辑,泰东图书局发行。初为月刊,从第二卷起改为双月刊,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25年6月停刊,共出4卷42期。李大钊、胡适、李剑农、高一涵、吴稚晖等均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重要论文。
- 2 意思(will) 今通译“意志”。下文的“自由意思”即“自由意志”。
- 3 威尔逊氏 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在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坚持主张美国保持中立,后于1917年率领美国向德国宣战。1918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作为巴黎和会的基础。1919年,他参加了巴黎和会并促成了国联的成立,但事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有关条约。192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代表作有《议会制政府:美国政治研究》(*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 1885)、《美国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902)、《美国立宪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8)、《新自由主义》(*The New Freedom*, 1913)等。
- 4 free consent 李大钊在以后的文章中将此译为“自由可决。”
- 5 子舆氏 指孟子。所引语句出自《孟子·公孙丑上》。
- 6 鲍生葵 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今译鲍桑葵或博赞克特,英国哲学家,英国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ism)的最后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早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受到过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和格林(T·H·Green)等人的影响。1903年至1908年在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任道德哲学教授。代表作有《知识与现实》(*Knowledge and Reality*, 1885)、《逻辑》(*Logic*, 1888)、《美学史》(*History of Aesthetic*, 1892)、《个性与价值之原》(*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and Value*, 1912)、《个人之价值与命

运》(*The Value and Destiny of the Individual*, 1913)、《美学三讲》(*Three Lectures on Aesthetic*, 1915)、《社会与国际之理想》(*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Ideals*, 1917)等,李大钊此处所引鲍氏之言论出自《国家之哲学理论》(*Philosophic Theory of the State*, 又译《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出版于1899年。在这部著作中,鲍氏提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共同意志(communal will),此种共同意志来源于个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同时又支持每个人,使之获得自由并享受到因参与到全体之中而带来的果实。鲍氏的思想学说曾对自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一定影响。

- 7 仿枭雄之伪造民意 “仿”字疑为“防”字之误,与下文“杜客卿国情之说”中的“杜”字相对应,意为防止枭雄伪造民意,杜绝外国顾问所谓的中国国情特殊之类的说法。枭雄,指袁世凯。
- 8 客卿国情之说 客卿,指美国人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 1859—193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法教授,著有《比较行政法》(1893)、《政治与行政》(1900)、《美国行政法原理》(1905)等。1913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次年回国,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同年11月,在纽约发表《中国新约法论》的演说,认为中国的《临时约法》不合中国国情,而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更符合中国的历史习惯。1915年8月10日,他又在《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中国“民智低下”,如实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见《国情》古德诺条注释。
- 9 胡适之 即胡适(1891—1962),适之是其字。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 1 欧罗细亚 Eurasia 的音译,今通译“欧亚”。
- 2 俾路麻 Burma, 今译缅甸。
- 3 阿富汗尼斯坦 Afghanistan 或 Afghānestan 的音译,今通译阿富汗。

- 4 俾尔齐斯坦 即 Pakistan, 旧译俾耳芝士坦、俾路支等, 今通译巴基斯坦, 原与阿富汗同属东波斯, 1720 年脱离波斯独立, 后因两国内部纷争, 英、俄乘虚而入, 迫其成为保护国。
- 5 土尔基 即 Turkey, 又译土耳其机、土耳几、土尔其, 今通译土耳其。
- 6 士坎迭拿威亚 指 Scandinavia, 今译斯堪的那维亚。
- 7 奥士大利亚 即 Austria, 今译奥地利。
- 8 足踏车 即自行车, 今我国江南一代仍称之为脚踏车。
- 9 代议士 旧指近代西方代议制政体下的议会议员。
- 10 虚怀若谷 《老子》：“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教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又：“上德若谷”。王弼注：“不德其德，无所怀也。”后因以“虚怀若谷”形容非常虚心，心胸开阔。
- 11 美德加父教授 (Professor Maynard W. Metcalf) 不详。
- 12 阿西利亚 即 Assyria, 又译阿西利阿、亚西里亚, 通译亚述, 西亚古代文明古国, 其领土相当于今伊拉克。林乐知等译《四裔编年表》：“洪水后，闪之子但居西里亚，阿奴居亚西里亚。其地北为阿米尼阿(亚美尼亚)，东为西里西亚，南为阿刺伯(阿拉伯)，西为西里亚。西里亚一名密所颇退米阿(美索布达米亚)，译言两江中，一名倍打乃郎，译言高平原，在大格里司江(底格里斯河)、由弗拉的江(幼发拉底江)之间。近大格里斯江者为亚西里亚，近由弗拉的江者为巴比伦，今皆东土耳其地也。”英国李思伦白约翰甫辑《万国通史前编》卷三《迦勒邸亚述合志》：“亚洲西境黑海、里海之南有地焉，总名曰米素波涛米，介于曷弗腊底斯、底格漓两大川之间……古大国之兴于此者，如迦勒邸，如米塔，如巴泄仑，如亚述，如波斯，大都物阜民殷，兵强财富。”
- 13 佛尼西亚 指 Phenicia 或 Phoenicia, 又译腓尼西亚, 通译腓尼基, 古代文明古国, 其地相当于今之黎巴嫩沿海及叙利亚部分地区。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希腊……海权，乃有远驾长驭之实，以商则赢，以战则胜，西亚名王，受其要约，而叙利亚、凯布刺思(塞浦路斯)、腓尼西亚之海船皆受制，不敢与冲矣。”
- 14 亚拉比亚 即 Arabia, 又译亚刺比亚、亚拉伯等, 今通译阿拉伯。
- 15 加潘特 Edward Carpenter 今译卡彭特(1844—1929), 英国作家, 早年受

教育于剑桥大学,毕业后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改革,是莫理斯(W. Morris)派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代表作除李大钊所引用的《文明之起源及其救济》(Civilization; Its Cause & Cure, 1898)外,还有《英国之理想》(England's Ideal, 1887)、《创造的艺术》(The Art of Creation, 1904)等。

- 16 飞虹、普济、江宽等轮之冲沉 民国初年重大水上交通事故。江宽号是轮船招商局商船,1918年4月25日晚8点左右,在汉口下游约40里处的丹水池地方被国务总理段祺瑞的随员所乘坐的“楚材”号军舰撞沉,400多名乘客(一说1200多名)落水溺死,段祺瑞的主要随员、国务院副官罗凤阁及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杨桂堂等从“楚材”号仓皇逃命时亦被淹死。飞虹、普济两船之遇难经过不详。(5月8日《民国日报》所发表的《江宽归客与某政治家之谈话》,对江宽号被撞的政治背景进行了分析,指事件为一起有预谋的政治谋杀。)
- 17 奇普陵 Kipling 即 Rudyard Kipling(1865—1936),又译基普林,今译吉卜林,英国小说家、诗人,以创作描述驻扎在印度和缅甸的英国士兵的故事和诗、撰写儿童故事而闻名,1907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次大战前后对中国文学界、文化界产生过一定影响。
- 18 茅原华山 (1870—1952),日本评论家。1870年8月生于东京。其父为幕府旧臣。幼名廉平,号华山。1892年在《东北日报》任记者,其后历任仙台《自由新闻》、《长野新闻》等报刊的主笔。1900年热烈鼓吹对俄作战论,被《万朝报》聘为评论员。1905年至1910年,以海外通讯员的身份巡游欧美各国。大正(1912—1926)初期回国,抨击政府官僚主义,宣扬民本主义,主张小日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扩张,对吉野作造有影响。1913年创办杂志《第三帝国》,1914年退出《万朝报》,与安部矶雄、植原悦二郎等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有文字交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华山抛弃小日本主义,追随帝国主义扩张思想。1916年创办杂志《洪水以后》(后改称《日本评论》)。同年赴美,回国后再次投身民主主义运动,担任工运机关报《东京每日新闻》的编辑监督。1920年刊行杂志《内观》,1944年被停刊。1948年复刊,改名《自我批判》。有《动中观静》等著作40余种存世。
- 19 《东方》 即《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

刊,内容分社论、内务、军事、外交、教育、实业、宗教、小说、译件、调查、大事记等,是近代中国历史最长(1948年12月停刊)的大型综合性期刊。

- 20 胡某 即下文所说的辜鸿铭。
- 21 《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 指《中国牛津运动史》(1910年2月,英文版)的德译本 *Ver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由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翻译,并由欧根·狄特里希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社于1912年出版。
- 22 《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 指1915年4月辜鸿铭以英文在北京出版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的德译本(德文书名 *Ku Hung-ming; Der Geist des Chinesischen Volkes*),《战争之血路》是书中所收的论文之一,由施密茨(Oscar A. H. Tschmitz)译(一说由瑞典学者斯万伯 Harald Svanborg 译),1916年在德国出版,此后陆续有法文、日文等译本出现,在国际上曾引起很大反响。
- 23 迳 音 yì,誊写、翻译。鲁迅《坟·文化偏至论》:“此非操觚之士,独凭神思构架而然也,社会思潮,先发其朕,则迳之载籍而已矣。”严复《译〈天演论〉自序》:“夏日如年,聊为迳译。”
- 24 三十年之战 指1618—1648年间因德意志境内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政治宗教纷争而引发的一系列战争。1618—1623年,波希米亚的新教徒发动叛乱,被天主教联盟镇压。西班牙、丹麦、瑞典、法国等先后于1621—1623、1624—1629、1630—1635、1635—1648年间发动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战争的结局,使德意志受到毁灭性打击,西班牙大受损失,法国的势力则大大加强。
- 25 他山之助 他山,指别处山上的石头,比喻磨砺自己、帮助自己的外力。《群书治要》卷四五引汉仲长统《昌言》:“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学,广之以他山,肃之以二物,则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风可发矣。”三国魏曹丕《以郑称为武德傅令》:“龙渊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砉之以砥砺,错之以他山,故能致连城之价,为命世之宝。”
- 26 胶执己见 胶执,固执。宋欧阳修《论杨察请终丧制乞不夺情札子》:“岂可不通人情,胶执旧弊,推禄利之小惠,废人臣之大节。”胶执己见犹固执己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九章第七节:“若参议院诸公必欲胶执成

见、事久变生，诚恐以一时未审之谋，贻全国无穷之祸。”

- 27 以道里计 道里，指普通长度。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以道里计”，指用一般的长度或标准来衡量。“不可以道里计”则是指不能用一般的长度或标准来衡量，言差距之大。
- 28 舍己芸人 《孟子·尽心下》：“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赵岐注：“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责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轻。”后以“舍己芸人”指看重别人，轻视自己。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按西例，出口货税或轻或免，以期畅销土货；重征进口货税以遏来源，保我黎民，毋侵害农工。未有舍己芸人、抑内护外者也。”李大钊此处用来批评辜鸿铭等人把西方文化的弊害之处看得过重，而对本民族文化、本国文化的缺点却不加反思。
- 29 菲西的 即 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又译菲斯的、菲希特，今通译费希特，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全部知识学基础》(1794)、《论学者的使命》(1794)、《自然法基础》(1796)、《知识学第一导论》、《知识学第二导论》(1797)、《伦理学体系》(1798)、《人的使命》(1800)、《对德意志国民讲演》(1812)等。梁启超曾撰《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对其生平学说进行介绍。费希特学说对民初思想文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
- 30 人则与天则 则，规律、法则。《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管子·形势》：“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又指规章、制度。《尚书·五子之歌》：“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周礼·天官·大宰》：“以八则治都鄙”，郑玄注：“则亦法也。典、法、则所用异，异其名也。”人则即人事、人类社会之演进规律；天则即天道、天命，自然之演进规律。
- 31 大我无我 佛教语。无我，谓世界上不存在实体的自我，以诸法无我为根本义。唐王维《能禅师碑》：“禅师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无我。”唐鲍容《赠僧戒林》诗：“风行露宿不知贫，明月为心又是身。欲问月中无我法，无人无我问何人？”大我无我，似指离开一己小我之境入无我之境。
- 32 老庄荆楚之学 老庄，老子和庄子的并称，春秋战国时期道教的主要思想家。《淮南子·要略》：“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老子是楚国苦县人，

庄子虽不是楚人,但其学问“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以诋讪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又因荆为楚之旧号,大体相当于古荆州地区(在今湖北、湖南一带),故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又常常被称为“老庄荆楚之学”。

- 33 倭铿 见《日本之托尔斯泰热》“倭根”条注。
- 34 大自在 佛学术语,指进退无碍、心离烦恼。《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复闻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后多用指自由自在、无挂无碍的境界。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引清符曾诗:“心死便为大自在,魂归仍返小玲珑”。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 1 觐国者 觐国,观察国情。《礼记·檀公下》:“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人而哭之哀。晋人之觐宋者,反(返)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悦),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觐国乎!’”觐国者指研究国情、国运的人士。又指窥伺帝位者。宋蔡條《铁围山丛谈》卷二:“当是时,上密报鲁公,则已有觐国之意矣。”此处,指观察、思考国情、国运者。
- 2 流俗 指凡碌平庸、识见短浅、随俗浮沉的人。《汉书·司马迁传》:“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宋李如篪《东园丛书·坡词》:“愚每举此一事,而为人言之,莫以为然。此可与深于词者语,岂流俗之所能识也哉?”
- 3 涣汗绝叫 语本“涣汗大号”,原指帝王号令,如人之汗,一出不复收。《周易·涣》:“九五,涣汗大其号。”孔颖达疏:“人遇险厄惊怖而劳,则汗从体出,故以汗喻险厄也。九五处尊履正,在号令之中,能行号令以散险厄者也。”此处借指俄罗斯人在革命中提出的正当要求,也像帝王的命令一样,一发而不可复收。
- 4 国家主义 英文 nationalism 的意译,指一种 18 世纪首先诞生于西欧和北美,并于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先后传播到中欧、东南欧、东亚、非洲的、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绝对忠诚的学说。《新文化辞书》(1923 年):国家主义是“主张以国家底统一和安宁为第一义,而以其民众为从位的学说。国家主义从其本来的意义上说来,是和个人主义对立的,大概表现于政治上和教育上。广义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本位说,是以调和个人主义和国家主

义为目的的；但狭义的社会主义却和国家主义对立。在政治上，对于欧洲中世的封建制度，以其统一——就是国权的集中——为目的，到了近世初期，所谓国家统一的运动表现出来；其次，是和那本着自由、平等底思想——法兰西大革命的动机——的自由民权论对照，而为各国政治上底根本政策……十八世纪末叶，拿破仑出世，怀抱侵略主义，欲统一全世界，建设一个大帝国。因此，欧罗巴列国底主权者，很怕国家从此根本颠覆，历久养成的国民性从此消灭，抱这思想最是激切的，就是德意志国民。他们，德意志国民，以为国家是人类发展进步上所不可缺的东西，人类只在有秩序、有组织底国家，能够进于完全之域，世界主义是反乎人道的危险思想……拿破仑底世界统一既归于失败，于是那古来历史、言语、风俗、信仰等各不相同的各国民，当依着这种差别，各自建立国家，给予各民族以自由，也如给与各个人以自由一般，使其建设适于其发达的政府。这是造出 19 世纪历史的大思想，……国家主义是这样着着达其目的，独立国民也是这样发达起来的。”国家主义重视国家对于教育的掌握，但同时又强调对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一般平民的教育。德国思想家费希特于 1906 年拿破仑打进柏林时，发表题为《告德意志国民》的演讲，极说国民教育底必要，欲图谋国家的进步发展，除了教育之外，没有别的路程，德意志必须从国民教育底普及，才可挽回国运……国家须把个人当作国家底一分子看待，个人也不可不为国家尽一分子之相当责任。国家和个人之间有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教育不是单把个人当作个人看待，须把他当作他所属的国家之一分子看待。教育不当限于某种特殊阶级之子弟，必须不分男女，而普及于国民全体。叔来尔马海尔 (Schleiermacher) 继承菲希特的思想，创始社会主义教育。他认为教育可说是国家的，也可说是个人的。如果教育真为国家的，那么其中自然含有个人的自由；又如果真为个人的，也不可不含有其国家的统一。离开国家没有个人，离开个人没有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可看作是欲谋教育上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调和而起的。这种思想在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对五四时期乃至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李大钊在其文章中也几次提到过费希特，盛赞他为德意志民族复兴作出的功绩。

5 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近代从西方传入的一种与国家主义、帝国主

义等相对的思潮。《新文化辞书》(1923):世界主义“是反对那只顾本国的安宁、幸福,不顾别国的安宁、幸福的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而以企图全人类底幸福安宁为理想的一种主义。世界主义的理想,是个人道德和自由,所以,这思想的基础,是注重个人和自由底道德。把这样的道德思想应用于政治上,在内治方面为自由主义,在外交方面为世界主义。”“自由主义、世界主义以人民自己统治为理想;反之,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以一国民统治别国民为理想,反对自治,否定人类平等的思想,蔑视个人的自由,一以并吞别国为职志。其特别的,是为帝国主义之一变形的军国主义,不顾国民幸福,竭一国财源以供侵略外国之用。总之,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是自由贸易、平和政策、军备撤废或减少、经费节省、平民政治、殖民地自治、个人自由、国际平和等等,而一贯这许多主张的,是自由底精神。”

雪地冰天两少年

- 1 俄以摧败之余,人民复欲睹平和之曙光,以改革内政为急务,单独议和之说,已现诸事实 指 1918 年 3 月 3 日俄国与德国及其盟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缔结《布列斯特 立托夫斯克和约》一事。1917 年 11 月 8 日,苏俄在《和平法令》中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交战国提出的缔结正义的民主和约的建议被拒绝。当时前线旧俄军队溃逃,国内经济困难,红军尚未组织起来,最迫切的任务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12 月 3 日,苏俄不得不单独与同盟国集团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开始停战谈判。次年 3 月 3 日,苏俄在德、奥同盟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将 1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同盟国并赔偿 60 亿马克。同年 11 月 13 日,苏俄政府利用德国在大战中的失败宣布废除该和约。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 1 比藏钦帝国 即 Byzantium,又译拜占兴,今通译拜占廷,东罗马帝国的别称。330 年,罗马教皇君士坦丁一世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廷旧址定都,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395 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因此又称拜占廷帝国,由于其领土大部在希腊人居住地区,故

- 也称希腊帝国。拜占廷帝国位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处,领土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为中心,包括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帝国灭亡。
- 2 俄罗斯正教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或 Orthodox Eastern Church,又译(俄罗斯)东正教。东正教原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1054年因拒绝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而被开除出基督教,逐步形成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耶路撒冷等十多个牧首区,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精神领袖。15世纪末,莫斯科公国兴起,反对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控制俄罗斯正教会。1587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承认俄罗斯正教会独立。此后,俄罗斯正教以继承东正教正统自居,迅速发展,成为东欧最有影响的势力。
- 3 彼得大帝 俄文 Пётр Великий 或英文 Peter the Great 的译名,又作彼得一世(1672—1725),1682—1721年为俄国沙皇,1721—1725年为俄国皇帝。1695—1696年,两次进攻土耳其,占领亚速。1697年,彼得化名米哈伊洛夫下士,参加“彼得大使团”,赴西欧各国考察,参观了荷兰、英国和奥地利的工厂、学校、博物馆等。回国以后,仿效西欧国家,进行了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多方面的改革,改变了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落后状态,使俄国进入了欧洲强国之列。
- 4 国粹、西欧二派 19世纪俄国文学流派。国粹派又称斯拉夫派,主要盛行于19世纪30—70年代。该派主张:俄国要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当以俄罗斯国民的民族性、宗教性和从前所实行的土地公有制度及地方议会为基础,建设俄罗斯固有之文明和生活,放弃西欧化的近代的俄罗斯,而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西欧派则为19世纪40—50年代俄国贵族中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派别。该派观点与国粹派对立,主张废除农奴制,代之以雇佣劳动制;主张废除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英、法式的君主立宪或议会制,强调法制与民主的重要性与优越性,但排斥革命,希望通过普及教育和科学知识、渐进地改革等以实现其主张。
- 5 Pushkin(普希金)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7),俄国著名诗人、文艺批评家,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者,一生写了800多首抒情诗和十几部叙事诗,最著名的有《自由颂》、《茨冈》和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童话诗《渔父和金鱼的故事》。此外,普希金还创作了小说《上尉的女

儿》等。

- 6 Lermontov(莱蒙托夫) 即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1814--1841),俄国诗人。早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1837年因《诗人之死》一诗,被流放到高加索当兵。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决斗时遭杀害。其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感和浪漫主义精神。长诗《恶魔》(1839年),象征性地体现了一个反抗不合理世俗秩序的叛逆者个性,同时也是孤独者的一场悲剧。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年)饱含深刻的社会心理内容,是莱蒙托夫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
- 7 Ryliev(雷列耶夫) 生于1795年,卒于1826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诗人、北方协会会员。《北极星》杂志的创办人。作品有历史诗《沉思》、抒情长诗《沃依纳罗夫斯基》和《纳里瓦依科》等,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他领导了1825年12月14日起义,失败后被处绞刑。
- 8 Herzen(赫尔岑)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俄国哲学家、文学家,早年入莫斯科大学,1833年毕业,因宣传革命思想,被捕并流放。1842年回莫斯科,投入反对农奴制的斗争。1847年被迫出国。1853年在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5年创办《北极星》文艺丛刊,1857年与奥加辽夫合办《钟声报》,号召人民推翻沙皇制度。代表作有《科学上一知半解》、《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谁之罪》、《往事与随想》等。
- 9 Minaev(米纳耶夫) 生于1835年,卒于1889年,俄国诗人。
- 10 Barykova(巴雷科娃) 今译巴纳耶娃(1819或1820—1893),俄国女作家。出身于彼得堡皇家剧院一演员家庭。1837年与作家巴纳耶夫结婚。1842年与诗人涅克拉索夫相识,萌生爱情。后成为涅克拉索夫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著有中篇小说《塔尔尼科夫一家》、《草原上的小姐》,长篇小说《在意大利的俄国人》及大量短篇小说。晚年所著《回忆录》(1890)是她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作品。
- 11 Dobrolubov(杜勃罗留波夫)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俄国文艺批评家、政论家,1853年入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学习,曾任《现代人》杂志书评栏编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得力助手。代表作有《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等。
- 12 Nekrasov(涅克拉索夫) 参见《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涅库拉索夫”条

注释。

- 13 Tchernyshevsky(车尔尼雪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 俄国文学家、哲学家, 1846 年入彼得堡大学语文历史系学习, 1853 年开始为《祖国记事》杂志撰稿, 同年与涅克拉索夫相识, 参加《现代人》杂志编辑部。1862 年被沙皇政府逮捕, 流放西伯利亚 22 年。代表作有《怎么办》、《序幕》、《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等。

《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编者识

- 1 题解 《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系翻译作品, 署名“去阁”, 乃为笔名, 译者究属何人, 尚待考订。该文发表于《言治季刊》第三册。经研究考订, 本期为李大钊主编, 该文之《编者识》应是李大钊所作, 故予以收录。

Pan··ism 之失败与 Democracy 之胜利

- 1 大日耳曼主义 Pan-Germanism 的意译, 又作泛日耳曼主义, 是一种以操日耳曼语(德语)的居民实现政治统一为目标的理论和主张, 出现于 19 世纪 60—70 年代。最初, 这种主张只是提倡拥有日耳曼血统的民族应具有共同的“种族意识”, 后来则致力于操德语居民和德语地区的政治联合并统一为一个国家, 其范围包括中欧、东欧、尼德兰地区乃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扩张意识的思潮。参加这一运动的多是政府官员、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宣传“生存空间论”、“人种优劣论”、“武力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等。一战期间, 这派人提出建立中欧帝国的纲领, 攻击斯拉夫人和犹太人, 对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参见《警告全国父老书》“大日耳曼主义”条注释。
- 2 大斯拉夫主义 Pan-Slavism 或 Пан Славизм 的意译, 也作泛斯拉夫主义, 是 19 世纪俄国沙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一种种族主义理论。最初是捷克人倡导的一种民族文化运动, 主要内容是研究斯拉夫人的历史、语言、文学, 加强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 以促进斯拉夫人在政治上的团结。但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西南斯拉夫人中, 有一些人幻想依靠沙皇俄国来改变本民族的被统治地位。这种思想被俄国上层人物所

利用。19世纪中叶,俄国大斯拉夫主义者接过大斯拉夫主义的口号,为俄国对外侵略扩张服务。他们鼓吹俄罗斯人负有统一全体斯拉夫人的重任,西南斯拉夫人的未来只有依靠俄国才能有保障,并以大斯拉夫主义对抗大日耳曼主义,宣扬斯拉夫人的“统一性”,认为各地区的斯拉夫人有共同的血统关系,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相近,大多数斯拉夫人的宗教信仰一致,居住的地域毗连,因此,必须使所有斯拉夫人“团结”一致,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主,以沙皇为首的、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斯拉夫君主联邦即泛斯拉夫帝国,以对抗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参见《警告全国父老书》“大斯拉夫主义”条注释。

- 3 退避三舍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出亡至楚,楚成王礼遇重耳,并问:“公子若返晋国,则何以报不穀?”(不穀,四夷君长于内自称之词,又,王者自贬之称。)重耳对曰:“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避)君三舍。”舍,军行三十里。后重耳返国执政,晋、楚在城濮交战,晋军果然“退三舍以辟(避)之”。即退兵九十里先避让楚军,然后再战。
- 4 段祺瑞 字芝泉(1865—1936),安徽合肥人,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1889年毕业后赴德国学习炮兵,次年回国。后于1896年至小站,协助袁世凯练兵,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1901年随袁世凯至保定,负责编练北洋军。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任军令使正使。1905年调任第四镇统制。1906年充保定军官学堂总办。1909年改任第六镇统制。1910年任江北提督,驻清江。辛亥革命爆发后,改任第二军军统,驰往湖北镇压革命军,授湖广总督。袁世凯任总统后,充陆军总长。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镇压二次革命。袁死后,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主对德宣战,与大总统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乘机带兵入京,拥废帝溥仪复辟。段在天津马厂誓师讨张,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继续控制政权,召开新国会,出卖国家主权,引起各派政治势力反对。
- 5 罗马教于中世 罗马教即 Roman Catholic Church,又译罗马天主教,基督教重要教派之一,与后来的东正教和新教不同,它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从公元4世纪开始,罗马天主教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整个西欧陷入长期战乱和动荡之中,经常受到野蛮民族

和外来势力的进攻。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作为惟一的一个有统一信仰、系统组织的团体,成为西欧政治、社会、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李大钊以此比喻民主主义将成为 20 世纪人类政治、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最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没有民主主义,任何民族都将一事无成。

图书主任告白

- 1 十五种报纸为: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杭州《之江日报》、沈阳《盛京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时报》、《顺天时报》(日文)、《甲寅日刊》、《华文日报》、《导报》(英文)、《支那新报》(日文)两种、和大版《朝日新闻》。

Bolshevism 的胜利

- 1 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 指段祺瑞。1917 年 8 月,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国宣战,12 月,段祺瑞就任参战督办,从日本借款,接受日本军火,聘请日本教官,编练参战军,但所练军队并未派往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军改为边防军,仍由段祺瑞任督办、日本教官指挥。
- 2 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 指梁启超。梁启超在其所著《欧洲战役史论》第十九节中说:“自开战之始,吾尝言德之必胜,且言其决胜甚速。比则频有难吾说者,我亦几不能自坚持。虽然,吾终信德之决不能败也……何也?吾观德人政治组织之美,其国民品格能力训练发育之得宜,其学术进步之速,其制作改良之勤,其军队之整肃而忠勇,其交通机关之敏捷,其全国人之共为国家一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凡此诸点,举世界各国无一能逮德者。有国如此,其安能败。使德人而败者,则自今以往,凡有国者,其可以不必培植民德、不必奖励学术、不必搜讨军实,乃至一切庶政,其皆可以不讲矣。此非吾矫激之言。彼德国者,实今世国家之模范。国家主义如消灭斯已耳,此主义苟一日存在者,则此模范国断不容陷人劣败之地。不宁惟是,以德与英、法诸国战,无异新学艺与旧学艺战,新思想与旧思想战,新人物与旧人物战,新国家与旧国家战。使德而败,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今可以摧弃矣。”1917 年对德宣战案中,梁启超站在段祺瑞一边支持对德宣战。大战

结束后,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又在1918年12月1日复刊的《晨报》第一号头版头条上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布下述广告:“恭祝协约国大胜利、世界和平!”

- 3 Hohenzollern 家 即 Hohenzollern Family, 今译霍亨索伦家族, 从16世纪中叶开始, 一直是普鲁士和德意志的主要统治家族, 1871年, 普鲁士国王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 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被推翻。
- 4 陀罗慈基 (Trotsky)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或 Leon Trotsky (1879—1940), 通译托洛茨基。1896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 次年参与建立“南俄罗斯工人协会”,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1898年1月被捕, 189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2年从流放地逃往伦敦。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回国, 参加革命活动, 12月当选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 不久被捕。1906年12月被判长期流放, 在押解途中逃脱, 长期流亡国外。1917年2月革命后回国, 7月被俄国临时政府逮捕, 9月出狱, 10月当选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参与准备和指挥十月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苏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晚年因在苏联国内与国际政策方面与斯大林存在严重分歧并发生冲突, 先被开除出党(1927年), 流放到阿拉木图(1928年), 后被驱逐出境(1929年), 1940年在墨西哥遭暗杀。
- 5 郭冷苔 (Collontay) 不详。
- 6 列卜涅西 (Liebknecht) 今译李卜克内西。参见《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上)》“李卜苦聂西特”条注。
- 7 夏蝶曼 (Scheidemann) 不详。
- 8 Kings……Emperors 英文, 意为国王们、皇帝们。
- 9 哈利逊氏 (Frederic Harrison) (1831—1923), 英国法学家、文学家, 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 毕业后曾担任过衡平法院法官、皇家法律编汇委员会秘书、法学教育委员会法学与国际法教授、伦敦郡市政局高级市政官等职。1855年在巴黎与社会学家孔德 (Auguste Comte) 结识, 从此成为实证社会学思想的忠实追随者, 全力将孔德的学说介绍到英国。1880—1905年, 他担任

英国实证主义者委员会的主席,发表了大量关于实证主义原理及人道主义方面的演讲和论著。1903年,他积极参与了创建社会学协会(后来的社会学研究院)的工作,并使之将孔德的哲学历史方法与实地考察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从中年开始,放弃一切政治及司法工作方面的活动,全力投入著述,发表了大量关于一些名人和历史、道德、宗教以及时政方面的论著。代表作有:《克伦威尔传》(1888)、《人道:世界之宗教体系》(1890)、《实证主义:其立场、目标与理想》(1901)、《民族与社会问题》(1908)、《宗教之实证进化:其道德与社会反应》(1913)等。

- 10 兰巴地 Lombardy 的音译。兰巴地位于意大利北部,面积 23797 平方公里,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农业、畜牧业、工业均十分发达。兰巴地原是一个古国,774 年崩溃,分裂为多个公国和城邦。1535—1713 年间,该地区由西班牙人统治,此后转入奥地利之手,1861 年成为意大利王国的一部分。
- 11 共产党人发布檄文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阐述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发表于 1848 年。

《国体与青年》跋

- 1 吾友慕韩 指曾琦(1892—1951),字慕韩,原名昭宗,别号愚公,党号移山,四川隆昌人。1916 年春赴日本留学,入中央大学研究宪法及行政法。1917 年在东京创华瀛通讯社。1918 年,为抗议日本与段祺瑞缔结《中日军事密约》,罢学归国,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在上海创《救国时报》,又与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五四运动后赴法留学,与李璜等合办巴黎通讯社,1923 年底在巴黎组建中国青年党。
- 2 《国体与青年》 曾琦著,分上、下两编,共 26 章。细目如下:上编“青年”:一、弁言;二、青年之意义与其价值;三、新时代之青年;四、现代堕落之青年;五、现代迷惑之青年;六、现代自杀之青年;七、今后觉悟之青年;八、青年必具之修养;九、青年进取之途径;十、青年成功之秘诀;十一、陷人背水阵之青年;十二、建造新国家之青年;十三、新中国青年之责任。下编“国体”:一、国体与青年之关系;二、共和主义之真谛;三、共和国体之由来;四、建造共和之六大模范人物;五、二千年来之共和思想;六、我国国民性之优

点：七、适于进化原理之国体；八、顺于世界潮流之国体；九、我国过去之国耻；十、我国现在之国势；十一、我国将来之国运；十二、大中华民族之使命；十三、结论。

新 纪 元

- 1 诺阿 基督教《圣经》传说人物 Noah 的音译，今通译诺亚。相传为希伯来祖先，曾根据上帝的旨意，建造了一只方舟，当上帝为惩治人类的罪恶而命洪水暴发时，诺亚即携带其家人及各种生物的代表乘舟漂流至高山之巅，使人类及各种生物得以在大洪水中幸存下来（事见《圣经·创世纪》五）。
- 2 马尔查士 指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今通译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著有《论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 3 劳工剩余 Surplus Value 的意译，又译剩余劳动，今通译剩余价值，马克思经济学术语，指劳动者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与其所得到的工资之间的差额。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 1 大光谷瑞 疑指おおただこずい(Otani Kozui, 1876—1948)，译作大谷光瑞，明治后期日本西本愿寺宗主。1898 年与贞明皇后的姐姐九条筹子结婚，次年经中国赴欧洲各国旅行。1902 年率西本愿寺留学生赴中亚、印度考察佛迹，次年回国，继任管长。曾在中国、南亚、土耳其等地经营农业。1919 年兴建光寿会，任总裁，创刊《大乘》杂志，发表了许多研究佛典、政治、经济的论文。著有《大谷光瑞全集》(13 卷)、《大谷光瑞兴业计划》(10 卷)等。
- 2 德富苏峰 とくとみそほう(Tokutomi Soho, 1863—1957)，本名猪一郎，日本政治评论家。1880 年自同志社英文学校辍学后，任新闻记者。1883 年首次发表评论《论官民调和》。1885 年发表《19 世纪日本之青年及其教育》和《将来之日本》二书，宣扬富国强兵思想。1890 年创办《国民新闻》，提倡日本主义。中日甲午战争时，到过中国东北，写战地通讯。日俄战争前后，曾连续发表文章，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1911 年兼任贵族院议员。
- 3 亚细亚孟罗主义 孟罗主义即 Monroe Doctrine，今译门罗主义，指 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J·Monroe)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美国对外

政策原则,主要包括: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内部事务;美国承认并且不干涉欧洲列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但欧洲列强不得再在南、北美洲开拓新的殖民地;欧洲任何列强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其最著名的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质上是宣布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门罗主义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亚细亚门罗主义又称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政界所鼓吹的一种类似门罗主义的论调。1912年10月27日,日本国会议员考察团访问北京。访问期间,该团成员之一、日本众议院议员井深彦太郎所著《大亚细亚主义论》在上海《民立报》第752号发表。该文中说:“亚细亚洲者,亚细亚人之亚细亚洲也,亚细亚中之机枢,须由亚细亚洲人主宰之,必不可使亚细亚洲外之国有所贪觊,是之谓大亚细亚主义,盖实为亚细亚洲人万世不灭之神权也。”

北京的“华严”

- 1 “华严” 日本著名瀑布之一。参见《厌世心与自觉心》“华严之泆”条注。
- 2 梁巨川氏自杀 梁巨川,即梁济(1859—1918),巨川是其字,清末曾任内阁中书、员外郎,民国后辞官家居,1918年11月10日在北京积水潭净业湖投水自杀,留遗书万言,声明自己系为殉清而自杀。

乡愿与大盗

- 1 乡愿 外博谨愿之名而实际上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汉徐幹《中论·考伪》:“乡愿亦无杀人之罪也,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也作“乡原”。《论语·阳货》:“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

- 1 坎人 指加拿大人。此处所言“坎拿大实行了联治主义”即加拿大实行了

联治主义。

- 2 勃亚人(Boers) 今译布尔人,指在南非定居的早期荷兰人或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主要聚居于好望角殖民地(Cape Colony)、奥兰治(Orange State)等地。在南非联盟于1910年成立之前,布尔人曾分别于1880—1881年和1899—1902年间与英国人作战,史称“布尔战争”。
- 3 瑞士的 Cantons 指瑞士的行政单位“州”。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 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 1 乌拉山 指俄国境内的 Urals 山脉,今通译乌拉尔山脉。主峰高 1884 米。一般认为该山是亚、欧两洲的分界线。
- 2 亚尔布士山 指 Alps,今通译阿尔卑斯山,欧洲最大的山脉,绵延 1062 公里,穿过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及南斯拉夫等国,主峰为蒙特布朗,高 4810 米。
- 3 捷克斯拉瓦克 指 Czechoslovakia,中欧国家,今通译捷克斯洛伐克。
- 4 “无血革命” 英文“Bloodless Revolution”的意译。“无血革命”又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1689年,以托利党和辉格党人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反对国王詹姆斯二世靠拢法国、迫害清教徒、重用天主教徒、损害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做法而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并最终演成政变。1688年中,他们派代表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到英国来,保护英国的国教、自由和财产。信奉新教的威廉接受邀请并于9月30日发布宣言,要求恢复他的妻子玛丽(詹姆斯二世第一个妻子所生的长女)的王位继承权。11月1日,威廉率军队 15000 人在托利湾登陆。詹姆斯仓皇出逃德意志,途中被截获押回伦敦,后经威廉同意,出亡法国。12月,威廉兵不血刃进入伦敦。1869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詹姆斯二世逊位,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同时议会向威廉提出了一个《权利宣言》,谴责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的行为,提出: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国王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威廉接受上述宣言。10月,经议会批准,宣布成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君

主立宪政体在英国逐渐确立起来。

战后之妇人问题

- 1 孟塔拿州 指 Montana, 今译蒙大拿州。
- 2 兰金 (Jeannette Rankin, 1880—?) 又译朗金, 1902年毕业于蒙大拿大学后, 从事社会工作, 1910—1914年积极参加妇女参选运动, 并成为全美妇女参选权协会立法书记, 1916年被选为国会议员, 是美国国会中第一个女性议员。她在议会中坚决主张外交孤立, 是1917年对德宣战案中49名反对对德宣战的议员之一。她为此而在次年的选举提名中被淘汰。后重操旧业, 从事社会工作。60年代曾组织著名的“兰金旅”(J·Rankin Brigade), 在国会大厦前游行示威, 反对战争。
- 3 考罗拉多州 指 Colorado, 今译科罗拉多州。
- 4 犹他 指 Utah, 今译犹他州。

祝黎明会

- 1 吉野、福田、今井诸博士 吉野, 即吉野作造(よしのさくぞう, Yoshino Sakuzo, 1878—1933), 日本政治学家、评论家, 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政治科毕业后, 任《新人》编辑, 1906年来中国任袁世凯长子的家庭教师。曾任北洋法政学堂总教习。后留学欧、美, 获法学博士学位, 回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授。1918年创建黎明会、新人会, 提倡民本主义。著作有《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8卷。

福田, 指福田德三。

今井, 指今井嘉幸(1878—1951), 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经吉野作造推荐, 于1908年2月到北洋法政学堂任教, 1913年回国。1916年春应蔡锷之邀, 再次来华, 1917年回国。是日本“日中国民协会”成员, 主张以大亚细亚主义为基础, 建立日中联盟。1918年与吉野作造等创建黎明会。

- 2 黎明会 日本大正时期的思想团体。1918年12月由吉野作造、福田德三等发起成立。旨在团结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和学者, 推动民主运动。最初会员有今井嘉幸、新渡户稻造、大山郁夫等23人。1919年1月起, 每月举办一次讲演会, 颇受欢迎。讲演稿结集出版后, 广为发行, 在

读者中很有影响。但不久因社会主义思想自国外引入,该会的活动逐渐丧失时代性,加以内部矛盾迭起而无法统一,遂于1920年解散。

罪恶之守护者

- 1 永井柳太郎氏 たがハリ中うたろう, Nagai Ryutarō(1881—1944), 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国后任大学教授。后任《新日本》杂志主笔。1920年后8次当选为众议员。著有《殖民原论》、《殖民政策与社会政策》。

普通选举

- 1 上杉慎吉 ろえすきしんきち, Uesugi Shinkichi(1878—1929), 190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06年赴德国留学,回国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12年发表《国体异说》。1913年组织桐花学会,参与成立七生会、经纶学盟。曾任建国会会长。著有《帝国宪法述义》、《国体宪法及宪政》、《国家论》、《宪政读本》等。
- 2 大石正巳 おおいレまさみ, Oishi Masami(1855—1935), 1874年入立志社,从事自由民权运动。1881年任自由党干事,次年脱离自由党。1896年参与组织进步党。1898年进步党与自由党合并成立宪政党,任创立委员。同年6月任大隈重信内阁农商务大臣。后由于党内纠纷,宪政党改称国民党。1913年脱离国民党,参加立宪同志会。1914年退出政界。

新旧思潮之激战

- 1 “黎明会” 参见《祝黎明会》“黎明会”条注。
- 2 “黑龙会” 现代日本承袭玄洋社传统并与之相呼应的右翼团体。甲午中日战后,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对此极为愤恨,以黑龙江之“黑龙”为社名,于1901年2月成立“黑龙会”。以内田良平为首领,头山满担任顾问。发行机关杂志《黑龙》,对内抨击劳工、民主运动,对外力主扩张,标榜“大亚细亚主义”,策划侵略中国,叫嚣对俄开战、把俄国从亚洲赶出去。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主要成员是活跃于中

国大陆的浪人,最多时有近万人。后协助军部从事间谍特务活动。1931年与其他反动团体一起结成法西斯政党大日本生产党。战后,1946年美国占领军总部指令解散。

- 3 伟丈夫 林纾小说《荆生》中的人物。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荆生》,以田必美、金心异、狄莫三个虚构的人物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说三人聚谈于陶然亭,田生指责孔子,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间隔壁跳出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痛骂三人,“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蝟,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三人相顾无言,敛具下山。”李大钊对林纾此举颇不以为然,所以在本文中揭示其用心是“想抱着哪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而“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 1 欧洲分赃会议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会议,史称巴黎和会。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日、意等27国,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为美、英、法三国所操纵,成为少数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会议。会上不顾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无理地把战前德国侵略山东所得的权益,又转交给日本。
- 2 威尔逊(1856~1924) 民主党人,曾任律师、大学教授、校长、州长,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1917年4月对德宣战,次年1月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结束战争的14点纲领,其中包括反对秘密外交、主张民族自决、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等内容,使当时的中国人抱很大希望。但在巴黎和会上,他并未坚守承诺,而向日本让步妥协,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 3 伦敦密约 在巴黎和会期间,日本代表于1月27日的美、英、法、日、意的“五强”会议上突然宣布:英、法、意于1917年2月与日本已签订秘密协定,保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支持日本有关德国在山东权利的处理主张”。这就是所谓的“伦敦密约”。日本靠此密约,获得英、法、意的支持,同

时,亦使中国指望其帮助的美国陷于孤立。

- 4 军閥间的秘密协定 指1918年9月24日中国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换文的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向日本借款(西原借款之一)以修建济(南)顺(德)、高(密)徐(州)两条铁路,并将这两条铁路的全部产权和收入作抵押。日本还提出关于山东问题的七点“建议”,要求于青岛、济南驻军,胶济铁路由中日两国合办,铁路巡警队及重要车站聘用日本人等。对于日方的要求,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说“欣然同意”。在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又向美、英、法、意代表透露了这一“秘密协定”,成为日本继续侵占山东的一个重要借口。
- 5 “以夷制夷”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反对有些官员提出的继续“封关禁海”的主张,认为那样做是“良莠不分”。他提出:“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此后,李鸿章为执行此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在使俄前曾说:“联络东洋,牵制西洋,是此行要策。”此政策意在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与在华的利害冲突,互相牵制,造成“均势”,以求自保。此政策在某种情况下也曾起到某些作用,但其立足点是依赖外力,把中国的命运寄托于别国的利害之上,故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自主与自立的问题。
- 6 “依重特殊势力” 这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所谓“特殊势力”,是指拥有枪杆子而又轶乎政治轨道以外的那种势力,其主要代表首先是袁世凯。当时,张嘉森向梁建议:“森以为下手之方,在联袁而已”;“借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于各省”。梁启超说:“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暴乱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蟠亘于国中。”梁启超认为,“暴乱派”也就是革命派是“第一敌”,应“注全力以与抗”;而以“腐败派”也就是袁派势力为“第二敌”,应采取“暂时稍为假借”。梁启超的这种“假借”,是造成袁腐败势力猖狂复辟与革命势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大钊认为这种“对内的信条”,与“以夷制夷”的“对外的信条”一样,都暴露了中国民族性的弱点。
- 7 作了比利时 比利时是德、法之间的小国,也是中立国。1914年7月29日德皇威廉二世向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德军自由通过比境去进攻巴黎,被比拒绝。8月4日,德军入侵,比全国军民奋起抵抗,坚持达20日之

久,使德军计划受挫。由此,比民族被认为是英雄的民族。李大钊认为在侵略强权面前,即使“作了比利时”,也是光荣的。

黑暗的东方

- 1 谢米诺夫 今译谢苗诺夫(1890—1946),俄国十月革命后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首领,中将。1922年,所部被红军击溃,窜扰外蒙、满洲里一带,成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反苏的工具。1945年被苏军俘获,旋被处决。
- 2 霍尔瓦特 (1858—1937),俄国十月革命后远东反革命叛乱的另一策划者,中将。1918年宣称是“俄国临时最高执政”,继任A·B·高尔察克驻远东的“特任最高行政长官”,又任俄国全国军人联合会远东部主席,与谢苗诺夫一起在中俄边境进行窜扰活动。

太上政府

- 1 太上政府 指当时驻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它们主宰着中国的内政外交和命运,而北京军阀政府对它们则俯首听命。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林长民就山东问题发表文章,批评巴黎和会偏袒日本,疾呼“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竟以此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而北京政府却沉默以对,不敢置一词。林于是上书总统徐世昌辞职。“太上政府”之文,即缘此。
- 2 五月七日表的美敦书 指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所发出的最后通牒。日本政府为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其“二十一条”的侵略要求,日驻华公使日置益5月7日下午3时将最后通牒并所附的解释送交中国外交部,限于48小时内,“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对此通牒,袁世凯政府决定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

第五师军人

- 1 近畿陆军第五师 近畿陆军第五师胡龙舒等全体官兵,于1919年5月21

日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敬告全国同胞电，内称：“前次北京大学诸爱国学生等，击章贼之骨，焚曹贼之巢，军人等不胜欢跃钦佩……军人等惟以铁血为诸君后盾。希望我全国军人猛醒，万勿以南北二字存心，自相残杀，徒为个人争名利耳。”电中呼吁“全国一致，共御外侮，速除国贼”。徐世昌、段祺瑞等深惧军人响应，遂令山东督军张树元迫使该师立即“更正”，谎称“此电系他人假借该师名义冒发，该师不负责任。”此条消息北京《益世报》于5月23日转载。24日，北京警察厅以“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的罪名，将该报封闭，并逮捕主编潘智远，判徒刑一年。

新华门前的血泪

- 1 题解 1919年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期，从6月20日起，由山东请愿团开始，继又有北京、陕西的代表参加，连续多次到新华门前请愿，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代总理龚心湛、总统徐世昌虽然于6月21日、23日先后接见了代表，但24日仍指示中国代表团准备签字。请愿代表“只得跪在门外，放声号哭。时适值下大雨，各代表尽陷于水污泥淖之中。痛哭失声，闻者悱恻。”（《国民公报》的报道）陕西代表屈武愤而以头撞柱，当场流血昏厥。

改 造

- 1 交通部的大门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1916年起由曹汝霖任其总长。曹氏因助袁氏与日本谈判二十一条，长期亲日卖国为国人所痛恨，五四爱国运动中，北京学生曾火烧其赵家楼住宅，后被迫免职。此事之后，部员们“多归咎于该部衙门方向之不利”，认为如不改造，“恐大祸将临”。于是，请“勘舆家”（俗称风水先生）“为之布置”。结果“将原有大门塞去，于原有大门左方另辟大门。”拆去十余间房屋，砍去培植几十年的海棠和丁香数十株。1919年6月28日北京《晨报》以《交部大门》为题发了报道。
- 2 海军部的围墙 与“交部大门”一起发报道的还有“海部围墙”的问题。据报载：“海军部日来亦将门前围墙改造，查其原因，系信某勘舆家之说，谓近年各处舰队时生风波，全系该围墙筑造失宜所致。”报称：当时北京这种勘舆家之说“盛行”。

阶级竞争与互助

- 1 Ruskin 今译拉斯金或罗斯金。本书第四卷《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有《Ruskin 之略传》。
- 2 William Morris 今译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工艺艺术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憎恶资本主义,认为现代大工业破坏人类创造性劳动,推崇中世纪艺术和手工业。曾创建英国社会主义者同盟,发动工人运动。著有《社会主义歌集》、《约翰·保尔的梦想》(小说)。
- 3 Kropotkin 的《互助论》 Kropotkin,今译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革命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互助论》是其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著作,1890—1896年首先发表于英国《十九世纪》杂志上,1902年汇成单行本出版,名为:《互助:一个进化的要素》。其理论基础是关于生物本性包括人的本性的理论,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具有互助的本性,从而使人类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这种互助本性决定着人类的道德准则,个人首先要关心他人,为集体和社会献身。他承认生物和社会都贯穿着斗争,但认为生命的一切生存形态却首先基于互助。他承认人民反抗剥削与强权是进步的,但反对夺取政权,认为包括革命的政权也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专横。他认为未来社会应是建立在团结互助基础上的自由联邦。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回到祖国,对苏维埃政权持批判态度,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列宁对他的晚年生活给予关怀,1919年5月曾指出:“他那整个美好的过去,以及他所写的那些著作,对我们来说毕竟是有价值的,而且是珍贵的。”《互助论》内容本世纪初曾在巴黎《新世纪》上作过介绍,1919年8—10月又在《民风》杂志上连载,对“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包括李大钊与毛泽东都曾有过相当影响。
- 4 Karl Marx 今译为卡尔·马克思。

忠告黎明会

- 1 福田博士 即福田德三(1874—1930)。经济学家,日本近代经济学的开拓者。1898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1905年,又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东京高等商科、庆应义塾等校教授。1918年与吉野作造创立黎明会,编《解

放》杂志。

- 2 堺利彦 (1871—1933), 日本社会主义者, 青年时提倡自由民权思想。1904年, 与幸德秋水合译《共产党宣言》(略第三章)。1906年, 创办《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15年, 创办《新社会》杂志。宣传社会主义运动, 对福田德三及黎明会有所批评。1922年, 领导创建日本共产党, 任委员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反对日本政府侵华政策。

战 栗

- 1 美国出了怪炸弹案 1919年4月30日, 美国纽约等8个城市很多邮局同时发现邮件的包裹中装有炸弹。包裹的长宽高和重量相同, 其中有的分别寄给交通总长、总检察长、劳动总长、纽约市长和洛克菲勒、杜邦等人, 内有揭帖称“阶级战争已经开始”, 寄件人一律写: “纽约市32街、35街金比尔兄弟商会”。参议员哈德维克夫人打开包裹时被炸伤, 一时人心惶惶。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 1 题解 1919年6月11日, 陈独秀与高一涵等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陈所写的《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 陈被巡警和便衣密探当场逮捕, 社会上群情愤激并展开营救与声援。李大钊此文即为声援文章之一。对于陈独秀, 人们当时把他所代表的新文化、新思潮作为光明的象征。当时的毛泽东曾撰文说: “我们对于陈君, 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万岁! 我祝陈君全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湘江评论》创刊号:《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此可代表当时的一般看法。
- 2 “只眼” 陈独秀当时所用的一个笔名。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李大钊全集 第2卷 (最新注释本)

作者 =

页数 = 438

SS号 = 11560589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